

The backgroun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. It depicts a rugged mountain range with dark, textured peaks and misty, hazy valleys. The style uses varying ink tones and brushwork to create depth and atmosphere. A central vertical label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contains the title in white calligraphy.

射鵬英雄傳

金庸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，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津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了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

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。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那道人哈哈大笑，右掌忽然提起，快如闪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，格的一声，杨铁心只觉虎口剧痛，急忙撒手，铁枪已摔在雪地之中。

第一回 风雪惊变

钱塘江浩浩江水，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，东流入海。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，叶子似火烧般红，正是八月天时。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，一抹斜阳映照之下，更增了几分萧索。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，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，正自聚精会神的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。

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，一件青布长袍早洗得褪成了蓝灰色。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，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羯鼓上敲起得得连声。唱道：

“小桃无主自开花，烟草茫茫带晚鸦。

几处败垣围故井，向来一一是一家。”

那说话人将木板敲了几下，说道：“这首七言诗，说的是兵火过后，原来的家家户户，都变成了断墙残瓦的破败之地。小人刚才说到那叶老汉一家四口，悲欢离合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。他四人给金兵冲散，好不容易又再团聚，欢天喜地的回到故乡，却见房屋已给金兵烧得干干净净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去到汴梁，想觅个生计。不料想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他四人刚进汴梁城，迎面便过来一队金兵。带兵的头儿一双三角眼觑将过去，见那叶三姐生得美貌，跳下马来，当即一把抱住，哈哈大笑，便将她放上了马鞍，说道：‘小姑娘，跟我回家，服侍老爷。’那叶三姐如何肯从？拼命挣扎。那金兵长官喝道：‘你不肯从我，便杀了你的父母兄弟！’提起狼牙棒，一棒打在那叶四郎的头上，登时脑浆迸裂，一命呜呼。正是：

阴世新添枉死鬼，阳间不见少年人！

“叶老汉和妈妈吓得呆了，扑将上去，搂住了儿子的死尸，放声大哭。那长官提起狼牙棒，一棒一个，又都了帐。那叶三姐却不啼哭，说道：‘长官休得凶恶，我跟你回家便了！’那长官大喜，将叶三姐带得回家。不料叶三姐觑他不防，突然抢步过去，拔出那长官的腰刀，对准了他心口，一刀刺将过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刀刺去，眼见便可报得父母兄弟的大仇。不料那长官久经战阵，武乞精熟，顺手一推，叶三姐登时摔了出去，那长官刚骂得一声：‘小贱人！’叶三姐已举起钢刀，在脖子中一勒。可怜她：

花容月貌无双女，惆怅芳魂赴九泉。”

他说一段，唱一段，只听得众村民无不咬牙切齿，愤怒叹息。

那人又道：“众位看官，常言道得好：

为人切莫用欺心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若还作恶无报应，天下凶徒人吃人。

“可是那金兵占了我大宋天下，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却又不见他遭到什么报应。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，我中国本来兵多将广，可是一见到金兵到来，便远远的逃之夭夭，只剩下老百姓遭殃。好似那叶三姐一家的惨祸，江北之地，实是成千成万，便如家常便饭一般。诸君住在江南，当真是天堂里了，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。正是：宁作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。小人张十五，今日路经贵地，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，叫作《叶三姐节烈记》话本说彻，权作散场。”将两片梨花木板拍拍拍的乱敲一阵，托出一只盘子。

众村民便有人拿出两文三文，放入木盘，霎时间得了六七十文。张十五谢了，将铜钱放入囊中，便欲起行。

村民中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汉，说道：“张先生，你可是从北方来吗？”

张十五见他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便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大汉道：“小弟作东，请先生去饮上三杯如何？”张十五大喜，说道：“素不相识，怎敢叨扰？”那大汉笑道：“喝上三杯，那便相识了。我姓郭，名叫郭啸天。”指着身旁一个白净面皮的汉子道：“这位是杨铁心杨兄弟。适才我二人听先生说唱叶三姐节烈记，果然是说得好，却有几句话想要请问。”张十五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今日得遇郭杨二位，也是有缘。”

郭啸天带着张十五来到村头一家小酒店中，在张饭桌旁坐小酒店的主人是个跛子，撑着两根拐杖，慢慢烫了两壶黄酒，摆出一碟蚕豆、一碟咸花生，一碟豆腐干，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，自行在门口板凳上坐了，抬头瞧着天边正要落山的太阳，却不更向三人望上一眼。

郭啸天斟了酒，劝张十五喝了两杯，说道：“乡下地方，只初二、十六方有肉卖。没了下酒之物，先生莫怪。”张十五道：“有酒便好。听两位口音，遮莫也是北方人。”杨铁心道：“我两兄弟原是山东人氏。只因受不了金狗的肮脏气，三年前来到此间，爱这里人情厚，便住了下来。刚才听得先生说道，我们住在江南，犹似在天堂里一般，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，你说金兵会不会打过江来？”

张十五叹道：“江南花花世界，遍地皆是金银，放眼但见美女，金兵又有哪一日不想过来？只是他来与不来，拿主意的却不是金国，而是临安的大宋朝廷。”郭啸天和杨铁心齐感诧异，同声问道：“这却是怎生说？”

张十五道：“我中国百姓，比女真人多上一百倍也还不止。只要朝廷肯用忠臣良将，咱们一百个打他一个，金兵如何能够抵挡？我大宋北方这半壁江山，是当年徽宗、钦宗、高宗他父子三人奉送给金人的。这三个皇帝任用奸臣，欺压百姓，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将罢免的罢免，杀头的杀头。花花江山，双手送将过去，金人却之不恭，也只得收了。今后朝廷倘若仍是任用奸臣，那就是跪在地下，请金兵驾到，他又如何不来？”郭啸天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只拍得杯儿、筷儿、碟儿都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正是！”

张十五道：“想当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，要做神仙，所用的奸臣，像蔡京、王黼，是专帮皇帝搜括的无耻之徒；像童贯、梁师成，是只会吹牛拍马的太监；像高俅、李邦彦，是陪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。道君皇帝正事诸般不理，整日里若不是求仙学道，便是派人到处去找寻希奇古怪的花木石头。一旦金兵打到眼前来，他束手无策，头一缩，便将皇位传给了儿子钦宗。那时忠臣李纲守住了京城汴梁，各路大将率兵勤王，金兵攻打不进，只得退兵。不料想钦宗听信了奸臣的话，竟将李纲罢免了，又不用威名素著、能征惯战的宿将，却信用一个自称能请天神天将、会得呼风唤雨的骗子郭京，叫他请天将守城。天将不肯来，这京城又如何不破？终于徽宗、钦宗都给金兵掳了去。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，那也罢了，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。”

郭啸天、杨铁心越听越怒。郭啸天道：“靖康年间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这件大耻，我们听得多了。天神天将甚么的，倒也听说过的，只道是说说笑话，岂难道真此事？”张十五道：“那还有假的？”杨铁心道：“后来康王在南京接位做皇帝，手下有韩世忠、岳爷爷这些天将，本来大可发兵北伐，就算不能直捣黄龙，要收复京城汴梁，却也并非难事。只恨秦桧这奸贼一心想议和，却把岳爷爷害死了。”

张十五替郭、杨二人斟了酒，自己又斟一杯，一口饮干，说道：“岳爷爷有两句诗道：‘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’这两句诗当真说出

了中国全国百姓的心里话。唉，秦桧这大奸臣运气好，只可惜咱们迟生了六十年。”郭啸天问道：“若是早了六十年，却又如何？”张十五道：“那时凭两位这般英雄气概，豪杰身手，去到临安，将这奸臣一把揪住，咱三个就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却又不用在这里吃蚕豆、喝冷酒了！”说着三人大笑。

杨铁心见一壶酒已喝完了，又要了一壶，三人只是痛骂秦桧。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、一碟花生，听他三人骂得痛快，忽然嘿嘿两声冷笑。

杨铁心道：“曲三，怎么了？你说我们骂秦桧骂得不对吗？”那跛子曲三道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对，有甚么不对？不过我曾听得人说，想要杀岳爷爷议和的，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。”三人都感诧异，问道：“不是秦桧？那么是谁？”曲三道：“秦桧做的是宰相，议和也好，不议和也好，他都做他的宰相。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要灭了金国，迎接徽钦二帝回来。这两个皇帝一回来，高宗皇帝他又做甚么呀？”他说了这几句话，一跷一拐的又去坐在木凳上，抬头望天，又是一动不动的出神。这曲三瞧他容貌也不过二十来岁年纪，可是弓腰曲背，鬓边见白，从背后瞧去，倒像是个老头子模样。

张十五和郭杨二人相顾哑然。隔了半晌，张十五道：“对，对！这一位兄弟说得很是。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，只怕不是秦桧，而是高宗皇帝。这个高宗皇帝，原本无耻得很，这种事情自然做得出来。”

郭啸天问道：“他却又怎么无耻了？”张十五道：“当年岳爷爷几个胜仗，只杀得金兵血流成河，尸积如山，只有逃命之力，更无招架之功，而北方我中国义民，又到处起兵抄鞑子的后路。金人正在手忙脚乱、魂不附体的当儿，忽然高宗送到降表，说要求和。金人的皇帝自然大喜若狂，说道：议和倒也可以，不过先得杀了岳飞。于是秦桧定下奸计，在风波亭中害死了岳爷爷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，岳爷爷被害，只隔得一个月，到绍兴十二年正月，议和就成功了。宋金两国以淮水中流为界。高宗皇帝向金国称臣，你道他这道降表是怎生书写？”杨铁心道：“那定是写得很不要脸了。”

张十五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这道降表，我倒也记得。高宗皇帝名叫赵构，他在降表中写道：‘臣构言：既蒙恩造，许备藩国，世世子孙，谨守臣节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，遣使称贺不绝。岁贡银二十五万两，绢二十五万匹。’他不但自己做奴才，还叫世世子孙都做金国皇帝的奴才。他做奴才不打紧，咱们中国百姓可不是跟着也成了奴才？”

砰的一声，郭啸天又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记，震倒了一只酒杯，洒水流得满桌，怒道：“不要脸，不要脸！这鸟皇帝算是哪一门子的皇帝！”

张十五道：“那时候全国军民听到了这个讯息，无不愤慨之极。淮水以北的百姓眼见河山恢复无望，更是伤心泣血。高宗见自己的宝座从此坐得稳若泰山，便道是秦桧的大功。秦桧本来已封到鲁国公，这时再加封太师，荣宠无比，权势薰天。高宗传孝宗，孝宗传光宗，金人占定了我大半边江山。光宗传到当今天子庆元皇帝手里，他在临安已坐了五年龙廷，用的是这位韩侂胄韩宰相，今后的日子怎样？嘿嘿，难说，难说！”说着连连摇头。

郭啸天道：“甚么难说？这里是乡下地方，尽说无妨，又不比临安城里，怕给人听了去惹祸。韩侂胄这贼宰相，哪一个不说他是大大的奸臣？说到祸国殃民的本事，跟秦桧是拜把子的兄弟。”

张十五说到了眼前之事，却有些胆小了，不敢再那么直言无忌，喝了一怀酒，说道：“叨扰了两位一顿酒，小人却有一句话相劝，两位是血性汉子，说话行事，却还得小心，免惹祸端。时势既是这样，咱们老百姓也只有混口

苦饭吃，挨日子罢啦，唉！正是：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
杨铁心问道：“这四句诗，说的又是甚么故事？”张十五道：“那倒不是故事。说的是我大宋君臣只顾在西湖边上饮酒作乐，观赏歌舞，打算世代就把杭州当作京师，再也不想收复失地、回汴梁旧京去了。”

张十五喝得醺醺大醉，这才告辞，脚步踉跄，向东往临安而去，只听他口中独自喃喃的念着岳飞那首《满江红》中的句子：“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……”

郭啸天付了酒钱，和杨铁心并肩回家。他两人比邻而居，行得十余丈，便到了家门口。

郭啸天的浑家李氏正在赶鸡入笼，笑道：“哥儿俩又喝饱了酒啦。杨叔叔，你跟嫂子一起来我家吃饭吧，咱们宰一只鸡。”

杨铁心笑道：“好，今晚又扰嫂子了。我家里那个养了这许多鸡鸭，只是白费粮食，不舍得杀他一只两只，老是来吃你的。”李氏道：“你嫂子就是心好，说这些鸡鸭从小养大的，说甚么也狠不下心来杀了。”杨铁心笑道：“我说让我来杀，她就要哭哭啼啼的，也真好笑。今儿晚我去打些野味，明儿还请大哥大嫂。”郭啸天道：“自己兄弟，说甚么还请不还请？今儿晚咱哥儿一起去打。”

当晚三更时分，郭杨二人躲在村西七里的树林子中，手里拿着弓箭猎叉，只盼有只野猪或是黄麋夜里出来觅食。两人已等了一个多时辰，始终没听到有何声息。正有些不耐烦了，忽听得林外传来一阵铙铙铙之声，两人心中一凛，均觉奇怪：“这是甚么？”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远处有几人大声吆喝：“往哪里走？”“快给我站住！”接着黑影晃动，一人闪进林中，月光照在他身上，郭杨二人看得分明，不由得大奇，原来那人撑着两根拐杖，却是村头开小酒店的那个跛子曲三。只见他左拐在地下一撑，发出铙的一声，便即飞身而起，躲在树后，这一下实是高明之极的轻身功夫。郭杨两人不约而同的伸出一手，互握了一下，心中均是惊诧万分：“我们在牛家村住了三年，全不知这跛子曲三武功竟然如此了得！”当下躲在长草之中，不敢稍动。

只听得脚步声响，三个人追到林边，低声商议了几句，便一步步的踏入林来。只见三人都是武官装束，手中青光闪烁，各握着一柄单刀。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兀那跛子，老子见到你了，还不跪下投降？”曲三却只是躲在树后不动。三名武官挥动单刀，呼呼虚劈，渐渐走近，突然间波的一声，曲三右拐从树后戳出，正中一名武官胸口，势道甚是劲急。那武官一下闷哼，便向后飞了出去，摔在地下。另外两名武官挥动单刀，向曲三砍去。

曲三右拐在地下一撑，向左跃开数尺，避开了两柄单刀，左拐向一名武官面门点去。那武官武功也自不弱，挺刀挡架。曲三不让他单刀碰到拐杖，左拐收回着地，右拐扫向另一名武官腰间。只见他双拐此起彼落，快速无伦，虽然一拐须得撑地支持身子，只余一拐空出来对敌，却是丝毫不落下风。

郭杨二人见他背上负着一个包裹，甚是累赘，斗了一会，一名武官钢刀砍去，削在他包裹之上，当啷一声，包裹破裂，散出无数物事。曲三乘他欢喜大叫之际，右拐挥出，拍的一声，一名武官顶门中拐，扑地倒了。余下那

人大骇，转身便逃。他脚步甚快，顷刻间奔出数丈。曲三右手往怀中一掏，跟着扬手，月光下只见一块圆盘似的黑物飞将出去，托的一下轻响，嵌入了那武官后脑。那武官惨声长叫，单刀脱手飞出，双手乱舞，仰天缓缓倒下，扭转了几下，就此不动，眼见是不能活了。

郭杨二人见跛子曲三于顷刻之间连毙三人，武功之高，生平从来未见，心中都是怦怦乱跳，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，均想：“这人击杀命官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我们若是给他发觉，只怕他要杀人灭口，我兄弟俩可万万不是敌手。”

却见曲三转过身来，缓缓说道：“郭兄，杨兄，请出来吧！”郭杨二人大吃一惊，只得从草丛中长身而起，手中紧紧握住了猎叉。杨铁心向郭啸天手中猎叉瞧了一眼，随即踏上两步。曲三微笑道：“杨兄，你使杨家枪法，这猎叉还将就用得。你义兄使的是一对短戟，兵刃可太不就手了，因此你挡在他身前。好好，有义气！”杨铁心给他说穿了心事，不由得有些手足无措。曲三又道：“郭兄，就算你有双戟在手，你们两位合力，斗得过我吗？”

郭啸天摇头道：“斗不过！我兄弟俩当真有眼无珠，跟你老兄在牛家村同住了这么些年，全没瞧出你老兄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。”

曲三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双腿已废，还说得上甚么绝技不绝技？”似乎十分的意兴阑珊，又道：“若在当年，要料理这三个宫中的带刀侍卫，又怎用得着如此费事？唉，不中用了，不中用了。”郭杨二人对望一眼，不敢接口。曲三道：“请两位帮我跛子一个忙，将这三具尸首埋了，行不行？”郭杨二人又对望一眼，杨铁心道：“行！”

二人用猎叉在地下掘了个大坑，将三具尸体搬入。搬到最后一具时，杨铁心见那个黑色的盘形之物兀自嵌在那武官后脑，深入数寸，于是右手运劲，拔了出来，着手重甸甸地，原来是个铁铸的八卦，在尸身上拭去了血渍，拿过去交给曲三。

曲三道：“劳驾！”将铁八卦收入囊中，解下外袍摊在地下，捡起散落的各物，一一放入袍中包起。郭杨二人搬土掩埋尸首，斜眼看去，见有三个长长的卷轴，另有不少亮晶晶的金器玉器。曲三留下一把金壶、一只金杯不包入袍中，分别交给郭杨二人，道：“这些物事，是我去临安皇宫中盗来的。皇帝害苦了百姓，拿他一些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金银，算不得是贼赃。这两件金器，转送给了两位。”

郭杨二人听说他竟敢到皇宫中去劫盗大内财物，不由得惊呆了，都不敢伸手去接。

曲三厉声道：“两位是不敢要呢？还是不肯要？”郭啸天道：“我们无功不受禄，不能受你的东西。至于今晚之事，我兄弟俩自然决不泄漏一字半句，老兄尽管放心。”曲三道：“哼，我怕你们泄漏了秘密？你二人的底细，我若非早就查得清清楚楚，今晚岂能容你二位活着离开？郭兄，你是梁山泊好汉地佑星赛仁贵郭盛的后代，使的是家传戟法，只不过变长为短，化单为双。杨兄，你祖上杨再兴是岳爷爷麾下的名将。你二位是忠义之后，北方沦陷，你二人流落江湖，其后八拜为交，义结金兰，一起搬到牛家村来居住。是也不是？”

郭杨二人听他将自己身世来历说得一清二楚，更是惊讶无比，只得点头称是。

曲三道：“你二位的祖宗郭盛和杨再兴，本来都是绿林好汉，后来才归

顺朝廷，为大宋出力。劫盗不义之财，你们的祖宗都干过了的。这两件金器，到底收是不收？”杨铁心寻思：“若是不收，定然得罪了他。”只得双手接过，说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

曲三骤然色喜，提起包裹缚在背上，说道：“回家去吧！”

当下三人并肩出林。曲三道：“今晚大有所获，得到了道君皇帝所画的两幅画，又有他写的一张字。这家伙做皇帝不成，翎毛丹青，瘦金体的书法，却委实是妙绝天下。”

郭杨二人也不懂甚么叫作“翎毛丹青”与“瘦金体的书法”，只唯唯而应。

走了一会，杨铁心道，“日间听那说话的先生言道，我大宋半壁江山，都送在这道君皇帝手里，他画的画、写的字，又是甚么好东西了？老兄何必甘冒大险，巴巴的到皇宫去盗了出来？”曲三微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懂了。”郭啸天道：“这道君皇帝既然画得一笔好画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定是聪明得很的，只可惜他不专心做皇帝。我小时候听爹爹说，一个人不论学文学武，只能专心做一件事，倘若东也要抓，西也要摸，到头来定然一事无成。”

曲三道：“资质寻常之人，当然是这样，可是天下尽有聪明绝顶之人，文才武学，书画琴棋，算数韬略，以至医卜星相，奇门五行，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！只不过你们见不着罢了。”说着抬起头来，望着天边一轮残月，长叹一声。

月光映照下，郭杨二人见他眼角边忽然渗出了几点泪水。

郭杨二人回到家中，将两件金器深深埋入后院地下，对自己妻室也不吐露半句。两人此后一如往日，耕种打猎为生，闲来习练兵器拳脚，便只两人相对之时，也决不提及此事。两人有时也仍去小酒店对饮几壶，那跛子曲三仍是烫上酒来，端来蚕豆、花生等下酒之物，然后一跷一拐的走开，坐在门边，对着大江自管默默想他的心事，那晚林中夜斗，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。但郭杨二人瞧向他的眼色，自不免带上了几分敬畏之意。

秋尽冬来，过一天冷似一天。这一日晚间刮了半夜北风，便下起雪来。第二日下得更大，银絮飞天，琼瑶匝地，四下里都白茫茫的。杨铁心跟浑家包氏说了，今晚整治酒肴，请义兄夫妇过来饮酒赏雪。吃过中饭后，他提了两个大葫芦，到村头酒店去沽酒，到得店前，却见一对板门关得紧紧地，酒帘也收了起来。

杨铁心打了几下门，叫道：“曲三哥，跟你沽三斤酒。”却不听得应声。隔了一会，他又叫了儿声，屋内仍无应声，走到窗边向内一张，只见桌上灰尘积得厚厚地，心想：“几天没到村头来，原来曲三已有几天不在家了。可别出了事才好。”当下只得冲风冒雪，到五里外的红梅村去买了酒，就便又买了一只鸡，回到家来，把鸡杀了，请浑家整治。

他浑家包氏，闺名惜弱，便是红梅村私塾中教书先生的女儿，嫁给杨铁心还不到两年。当晚包氏将一只鸡和着白菜、豆腐、粉丝放入一只大瓦罐中，在炭火上熬着，再切了一盘腊鱼腊肉。到得傍晚，到隔壁去请郭啸天夫妇饮酒。

郭啸天欣然过来。他浑家李氏却因有了身孕，这几日只是呕酸，吃了东西就吐，便推辞不来。李氏的闺名单字一个萍字，包惜弱和她有如姊妹一般，两人在房中说了好一阵子话。包惜弱给她泡了一壶热茶，这才回家来张罗，却见丈夫和郭啸天把炭炉搬在桌上，烫了酒，两人早在吃喝了。

郭啸天道：“弟妹，我们不等你了。快来请坐。”郭杨二人交好，又都是豪杰之士，乡下人家更不讲究甚么男女避嫌的礼法。包惜弱微笑答应，在炭炉中添了些炭，拿一只酒杯来斟了酒，坐在丈夫下首，见两人脸上都是气忿忿地，笑问：“又有甚么事，惹得哥儿俩生气了？”杨铁心道：“我们正在说临安朝廷中的混帐事。”

郭啸天道：“昨儿我在众安桥头喜雨阁茶楼，听人谈到韩侂胄这贼宰相的事。那人说得有头有尾，想来不假。他说不论哪一个官员上书禀报，公文上要是不注明‘并献某某物’的字样，这贼宰相压根儿就不瞧他的文书。”杨铁心叹道：“有这样的皇帝，就有这样的宰相；有这样的宰相，就有这样的官吏。临安涌金门外的黄大哥跟我说，有一日他正在山边砍柴，忽然见到大批官兵拥着一群官儿们过来，却是韩宰相带了百官到郊外游乐，他自管砍柴，也不理会。忽听得那韩侂胄叹道：‘这里竹篱茅舍，真是绝妙的山野风光，就可惜少了些鸡鸣犬吠之声！’他话刚说完不久，忽然草丛里汪汪汪的叫了起来。”包惜弱笑道：“这狗儿倒会凑趣！”杨铁心道：“是啊，真会凑趣。那狗子叫了一会，从草里钻将出来，你道是甚么狗子？却原来是咱们临安府的堂堂府尹赵大人。”包惜弱笑弯了腰，直叫：“啊哟！”郭啸天道：“赵大人这一扮狗叫，指日就要高升。”杨铁心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三人喝了一会酒，只见门外雪下得更大了。热酒下肚，三人身上都觉得暖烘烘的，忽听得东边大路上传来一阵踏雪之声，脚步起落极快，三人转头望去，却见是个道士。

那道士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全身罩满了白雪，背上斜插一柄长剑，剑把上黄色丝条在风中左右飞扬，风雪满天，大步独行，实在气概非凡。郭啸天道：“这道士身上很有功夫，看来也是条好汉。只没个名堂，不好请教。”杨铁心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请他进来喝几杯，交交这个朋友。”两人都生性好客，当即离座出门，却见那道人走得好快，晃眼之间已在十余丈外，却也不是发足奔跑，如此轻功，实所罕见。

两人对望了一眼，都感惊异。杨铁心扬声大叫：“道长，请留步！”喊声甫歇，那道人倏地回身，点了点头。杨铁心道：“天冻大雪，道长何不过来饮几杯解解寒气？”

那道人冷笑一声，健步如飞，顷刻间来到门外，脸上满是鄙夷不屑之色，冷然道：“叫我留步，是何居心？爽爽快快地说出来罢！”

杨铁心心想我们好意请你喝酒，你这道人却恁地无礼，当下扬头不睬。郭啸天抱拳道：“我们兄弟正自烤火饮酒，见道长冒寒独行，斗胆相邀，冲撞莫怪。”那道人双眼一翻，朗声道：“好好好，喝酒就喝酒！”大踏步进来。

杨铁心更是气恼，伸手一把抓住他左腕，往外一带，喝道：“还没请教道长法号。”斗然间忽觉那道人的手滑如游鱼，竟从自己手掌中溜出，知道不妙，正待退开，突然手腕上一紧，已被那道人反手抓住，霎时之间，便似被一个铁圈牢牢箍住，又疼又热，急忙运劲抵御，哪知整条右臂已然酸麻无力，腕上奇痛彻骨。

郭啸天见义弟忽然满脸胀得通红，知他吃亏，心想本是好意结交，倘若贸然动手，反得罪了江湖好汉，忙抢过去道：“道长请这边坐！”那道人又是冷笑两声，放脱了杨铁心的手腕，走到堂上，大模大样的居中而坐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明明是山东大汉，却躲在这里假扮临安乡农，只可惜满口山东话

却改不了。庄稼汉又怎会功夫？”

杨铁心又窘又怒，走进内室，在抽屉里取了一柄匕首，放在怀里，这才回到内堂上，筛了三怀酒，自己干了一怀，默然不语。

那道人望着门外人雪，既不饮酒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微微冷笑。郭啸天见他满脸敌意，知他定是疑心酒中作了手脚，取过道人面前酒杯，将怀中酒一口干了，说道：“酒冷得快，给道长换一杯热的。”说着又斟了一怀，那道人接过一口喝了，说道：“酒里就是有蒙汗药，也迷我不倒。”杨铁心更是焦躁，发作道：“我们好意请你饮酒，难道起心害你？你这道人说话不三不四，快请出去吧。我们的酒不会酸了，菜又不会臭了没人吃。”

那道人“哼”了一声，也不理会，取过酒壶，自斟自酌，连干三杯，忽地解下蓑衣斗笠，抛在地下。杨郭两人细看时，只见他三十余岁年纪，双眉斜飞，脸色红润，方面大耳，目光炯炯照人。他跟着解下背上革囊，往桌上一倒，咚的一声，杨郭二人都跳起身来。原来革囊中滚出来的，竟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。

包惜弱惊叫：“哎唷！”逃进了内堂。杨铁心伸手去摸怀中匕首，那道人将革囊又是一抖，跌出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来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肝，看来不像是猪心猪肝，只怕便是人心人肝。杨铁心喝道：“好贼道！”匕首出怀，疾向那道人胸口刺去。

道人冷笑道：“鹰爪子，动手了吗？”左手掌缘在他手腕上一击。杨铁心手腕上一阵酸麻，五指登时无力，匕首已被他夹手夺去。

郭啸天在旁看得大惊，心想义弟是名将之后，家传的武艺，平日较量武功，自己尚稍逊他一筹，这道人却竟视他有如无物，刚才这一手显然是江湖上相传的“空手夺白刃”绝技，这功夫只曾听闻，可从来没见过，当下惟恐义弟受伤，俯身举起板凳，只待道人匕首刺来，就举凳去挡。

谁知那道人并不理会，拿起匕首一阵乱剁，把人心人肝切成碎块，跟着一声长啸，声震屋瓦，提起右手，一掌劈将下来，腾的一声，桌上酒杯菜盆都震得跳了起来，看那人头时，已被他手掌击得头骨碎裂，连桌子中间也裂开一条大缝。

两人正自惊疑不定，那道人喝道：“无耻鼠辈，道爷今日大开杀戒了！”

杨铁心怒极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，抄起靠在屋角里的铁枪，抢到门外雪地里，叫道：“来来来，教你知道杨家枪法的厉害。”那道人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凭你这为虎作伥的公门鼠辈也配使杨家枪！”纵身出门。

郭啸天见情势不妙，奔回家去提了双戟，只见那道人也不拔剑，站在当地，袍袖在朔风里猎猎作响。杨铁心喝道：“拔剑吧！”那道人道：“你两个鼠辈一齐上来，道爷也只是空手对付。”

杨铁心使个旗鼓，一招“毒龙出洞”，枪上红缨抖动，卷起碗大枪花，往道人心口直搦过去。那道人一怔，赞道：“好！”身随枪走，避向左侧，左掌翻转，径自来抓枪头。

杨铁心在这杆枪上曾苦下幼功，深得祖传技艺。要知杨家枪非同小可，当年杨再兴凭一杆铁枪，率领三百宋兵在小商桥大战金兵四万，奋力杀死敌兵二千余名，刺杀万户长撒八孛堇、千户长、百户长一百余人，其时金兵箭来如雨，他身上每中一只敌箭，随手折断箭干再战，最后马陷泥中，这才力战殉国。金兵焚烧他的尸身，竟烧出铁箭头二升有余。这一仗杀得金兵又敬又怕，杨家枪法威震中原。

杨铁心虽然不及先祖威勇，却也已颇得枪法心传，只见他攒、刺、打、挑、拦、搯、架、闭，枪尖银光闪闪，枪缨红光点点，好一路枪法！

杨铁心把那枪使发了，招数灵动，变幻巧妙。但那道人身随枪走，趋避进退，却哪里刺得着他半分？七十二路杨家枪法堪堪使完，杨铁心不禁焦躁，倒提铁枪，回身便走，那道人果然发足追来。杨铁心大喝一声，双手抓住枪柄，斗然间拧腰纵臂，回身出枪，直刺道人面门，这一枪刚猛狠疾，正是杨家枪法中临阵破敌、屡杀大将的一招“回马枪”。当年杨再兴在降宋之前与岳飞对敌，曾以这一招刺杀岳飞之弟岳翻，端的厉害无比。

那道人见一瞬间枪尖已到面门，叫声：“好枪法！”双掌合拢，拍的一声，已把枪尖挟在双掌之间。杨铁心猛力挺枪往前疾送，竟是纹丝不动，不由得大惊，奋起平生之力往里夺回，枪尖却如已铸在一座铁山之中，哪里更拉得回来？他胀红了脸连夺三下，枪尖始终脱不出对方双掌的挟持。那道人哈哈大笑，右掌忽然提起，快如闪电般在枪身中间一击，格的一声，杨铁心只觉虎口剧痛，急忙撒手，铁枪已摔在雪地之中。

那道人笑道：“你使的果然是杨家枪法，得罪了。请教贵姓。”杨铁心惊魂未定，随口答道：“在下姓杨，草字铁心。”道人道：“杨再兴杨将军是阁下祖上吗？”杨铁心道：“那是先曾祖。”

那道人肃然起敬，抱拳道：“适才误以为两人乃是歹人，多有得罪，却原来竟是忠良之后，实是失敬，请教这位高姓。”郭啸天道：“在下姓郭，贱字啸天。”杨铁心道：“他是我的义兄，是梁山泊好汉赛仁贵郭盛头领的后人。”那道人道：“贫道可真鲁莽了，这里谢道。”说着又施了一礼。

郭啸天与杨铁心一齐还礼，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请道长入内再饮三杯。”杨铁心一面说，一面抬起铁枪。道人笑道：“好！正要与两位喝个痛快！”

包惜弱挂念丈夫与人争斗，提心吊胆的站在门口观看，见三人释兵言欢，心中大慰，忙入内整治杯盘。

三人坐定，郭杨二人请教道人法号。道人道：“贫道姓丘名处机……”杨铁心叫了一声：“啊也！”跳起身来。郭啸天也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遮莫不是长春子吗？”丘处机笑道：“这是道侣相赠的贱号，贫道愧不敢当。”郭啸天道：“原来是全真派大侠长春子，真是有幸相见。”两人扑地便拜。

丘处机急忙扶起，笑道：“今日我手刃了一个奸人，官府追得很紧，两位忽然相招饮酒，这里是帝王之都，两位又不似是寻常乡民，是以起了疑心。”郭啸天道：“我这兄弟性子急躁，进门时试了道长一手，那是更惹道长起疑了。”丘处机道：“常人手上哪有如此劲力？我只道两位必是官府的鹰犬，乔装改扮，在此等候，要捉拿贫道。适才言语无礼，实是鲁莽得紧。”杨铁心笑道：“不知不怪。”三人哈哈大笑。

三人喝了几杯酒。丘处机指着地下碎裂的人头，说道：“这人名叫王道乾，是个大大的汉奸。去年皇帝派他去向金主庆贺生辰，他竟与金人勾结，图谋侵犯江南。贫道追了他十多天，才把他干了。”杨郭二人久闻江湖上言道，长春子丘处机武功卓绝，为人侠义，这时见他一片热肠，为国除奸，更是敬仰。两人乘机向他讨教些功夫，丘处机详为点拨。

杨家枪法虽是兵家绝技，用于战场上冲锋陷阵，固是所向无敌，当者披靡，但以之与武学高手对敌，毕竟颇为不足。丘处机内外兼修。武功虽然尚未登峰造极，却也已臻甚高境界，杨铁心又如何能与他拆上数十招之多？却是丘处机见他出手不凡，心中暗暗称奇，有意引得他把七十二路枪法使完，

以便则知他是否杨家嫡传，要是真的对敌，数招之间就已把他铁枪震飞了；当下说明这路枪法的招数本意用于马上，若是步战，须当更求变化，不可拘泥成法。杨郭二人听得不住点头称是。杨家枪是传子不传女的绝艺，丘处机所知虽博，却也不明枪法中的精奥，当下也向杨铁心请教了几招。

三人酒酣耳热，言谈甚是投机。杨铁心道：“我们兄弟两人得遇道长，真是平生幸事，道长可能在舍下多盘桓几日吗？”丘处机正待答话，忽然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“有人来找我了。不管遇上甚么事，你们无论如何不可出来，知道吗？”郭杨二人点头答应。丘处机俯身抬起人头，开门出外，飞身上树，躲在枝叶之间。

郭杨二人见他举动奇特，茫然不解。这时万籁无声，只听得门外朔风虎虎，过了一阵，西面传来隐隐的马蹄之声，杨铁心道：“道长的耳朵好灵。”又想：“这位道长的武功果然是高得很了，但若与那跛子曲三相比，却不知是谁高谁下？”又过一会，马蹄声越来越近，只见风雪中十余骑急奔而来，乘客部是黑衣黑帽，直冲到门前。

当先一人突然勒马，叫道：“足迹到此为止。刚才有人在这里动过手。”后面数人翻身下马，察看雪地上的足迹。为首那人叫道：“进屋去搜！”便有两人下马，来拍杨家大门。突然间树上掷下一物，砰的一声，正打在那人头上。这一掷劲力奇大，那人竟被此物撞得脑浆迸裂而死。众人一阵大哗，几个人围住了大树。一人拾起掷下之物，惊叫：“王大人的头！”

为首的那人抽出长刀，大声吆喝，十余人把大树团团围住。他又是一声口令，五个人弯弓搭箭，五枝羽箭齐向丘处机射去。

杨铁心提起铁枪要出屋助战，郭啸天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“道长叫咱们别出去。要是他寡不敌众，咱们再出手不迟。”话声甫毕，只见树上一枝羽箭飞将下来，却是丘处机闪开四箭，接住了最后一箭，以甩手箭手法投掷下来，只听得“啊”的一声，一名黑衣人中箭落马，滚入了草丛之中。

丘处机拔剑跃下，剑光起处，两名黑衣人已然中剑。为首的黑人叫道：“好贼道，原来是你！”刷刷刷三枝短弩随手打出，长刀劈风，勒马冲来。丘处机剑光连闪，又是两人中剑落马。杨铁心只看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心想自己也练得十年武艺，但这位道爷出剑如此快法，别说抵挡，连瞧也没能瞧清楚，刚才如不是他手下留情，自己早就死于非命了。

但见丘处机来去如风，正和骑马使刀那人相斗，那使刀的也甚了得，一柄刀遮架砍劈，甚为威猛。再斗一阵，郭杨两人已看出丘处机存心与他缠斗，捉空儿或出掌击、或以剑刺，杀伤对方一人，用意似要把全部来敌一鼓歼灭，生怕伤了为头之人，余党一哄而散，那就不易追杀了。

只过半顿饭时间，来敌已只剩下六七名。那使刀的知道不敌，一声呼哨，双腿一夹，拨转马头就逃。丘处机左掌前探，已拉住他的马尾，手上一用劲，身子倏地飞起，还未跃上马背，一剑已从他后心插进，前胸穿出。丘处机抛下敌尸，勒缰控马，四下兜截赶杀，只见铁蹄翻飞，剑光闪烁，惊呼骇叫声中，一个个尸首倒下，鲜血把白雪皑皑的大地片片染红。

丘处机提剑四顾，惟见一匹匹空马四散狂奔，再无一名敌人剩下，他哈哈大笑，向郭杨二人招手道：“杀得痛快吗？”

郭杨二人开门出来，神色间惊魂未定。郭啸天道：“道长，那是些甚么人？”丘处机道：“你在他们身上搜搜。”

郭啸天往那持刀人身上抄摸，掏出一件公文来，抽出来看时，却是那装

狗叫的临安府赵知府所发的密令，内称大金国使者在临安府坐索杀害王道乾的凶手，着令捕快会同大金国人员，克日拿捕凶手归案。郭啸天正自看得愤怒，那边杨铁心也叫了起来，手里拿着几块从尸身上检出来的腰牌，上面刻着金国文字，却原来这批黑衣人中，有好几人竟是金兵。

郭啸天道：“敌兵到咱们国境内任意逮人杀人，我大宋官府竟要听他们使者的号令，那还成甚么世界？”杨铁心叹道：“大宋皇帝既向金国称臣，我文武百官还不都成了金人的奴才吗？”丘处机恨恨的道：“出家人本应慈悲为怀，可是一见了害民奸贼、敌国仇寇，贫道竟是不能手下留情。”郭杨二人齐声道：“杀得好，杀得好！”

小村中居民本少，天寒大雪，更是无人外出，就算有人瞧见，也早逃回家去闭户不出，谁敢过来察看询问？杨铁心取出锄头铁锹，三人把十余具尸首埋入一个大坑之中。

包惜弱拿了扫帚扫除雪上血迹，扫了一会，突觉血腥之气直冲胸臆，眼前一阵金星乱冒，呀的一声，坐倒在雪地之中。杨铁心吃了一惊，忙抢过扶起，连声问道：“怎么？”包惜弱闭目不答。杨铁心见她脸如白纸，手足冰冷，心里十分惊惶。

丘处机过来握住包惜弱右手手腕，一搭脉搏，大声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杨铁心愕然道：“甚么？”这时包惜弱“嚶”了一声，醒了过来，见三个男人站在周身，不禁害羞，忙回进屋内。

丘处机微笑道：“尊夫人有喜啦！”杨铁心喜道：“当真？”丘处机笑道：“贫道平生所学，稍足自慰的只有三件。第一是医道，炼丹不成，于药石倒因此所知不少。第二是做几首歪诗，第三才是这几手三脚猫的武艺。”郭啸天道：“道长这般惊人的武功若是三脚猫，我兄弟俩只好说是独脚老鼠了！”三人一面说笑，一面掩埋尸首。掩埋完毕后入屋重整杯盘。丘处机今日一举杀了不少金人，大畅心怀，意兴甚豪。

杨铁心想到妻子有了身孕，笑吟吟的合不拢口来，心想：“这位道长会做诗，那是文武双全了。”说道：“郭大嫂也怀了孩子，就烦道长给取两个名字好吗？”丘处机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，杨二哥的孩子叫作杨康，不论男女，都可用这两个名字。”郭啸天道：“好，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，要记得二帝被虏之辱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正是！”伸手入怀，摸出两柄短剑来，放在桌上。这对剑长短形状完全相同，都是绿皮鞘、金吞口、乌木的剑柄。他拿起杨铁心的那柄匕首，在一把短剑的剑柄上刻了“郭靖”两字，在另一把短剑上刻了“杨康”两字。

郭杨二人见他运剑如飞，比常人写字还要迅速，刚刚明白他的意思，丘处机已刻完了字，笑道：“客中没带甚么东西，这对短剑，就留给两个还没出世的孩子吧。”郭杨两人谢了接过，抽剑出鞘，只觉冷气森森，剑刃锋利之极。

丘处机道：“这对短剑是我无意之中得来的，虽然锋锐，但剑刃短了，贫道不合使，将来孩子们倒可用来杀敌防身。十年之后，贫道如尚苟活人世，必当再来，传授孩子们几手功夫，如何？”郭杨二人大喜，连声称谢。丘处机道：“金人窃据北方，对百姓暴虐之极，其势必不可久。两位好自为之吧。”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开门走出。郭杨二人待要相留，却见他迈步如飞，在雪地里早已去得远了。

郭啸天叹道：“高人侠士总是这样来去飘忽，咱们今日虽有幸会见，想多讨教一点，却是无缘。”杨铁心笑道，“大哥，道长今日杀得好痛快，也给咱们出了一口闷气。”拿着短剑，拔出鞘来摩挲剑刃，忽道：“大哥，我有个傻主意，你瞧成不成？”

郭啸天道：“怎么？”杨铁心道：“要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男儿，那么让他们结为兄弟，倘若都是女儿，就结为姊妹……”郭啸天抢着道：“若是一男一女，那就结为夫妻。”两人双手一握，哈哈大笑。

包惜弱从内堂出来，笑问：“甚么事乐成这个样子？”杨铁心把刚才的话说了。包惜弱脸上一红，心中也甚乐意。

杨铁心道：“咱们先把这对短剑掉换了再说，就算是文定之礼。如是兄弟姊妹，咱们再换回来。要是小夫妻么……”郭啸天笑道：“那么对不起得很，两柄剑都到了做哥哥的家里啦！”包惜弱笑道：“说不定都到做兄弟的家里呢。”当下郭杨二人换过了短剑。其时指腹为婚，事属寻常，两个孩子未出娘胎，双方父母往往已代他们定下了终身大事。

郭啸天当下拿了短剑，喜孜孜的回家去告知妻子。李萍听了也是喜欢。

杨铁心把玩短剑，自斟自饮，不觉大醉。包惜弱将丈夫扶上了床，收拾杯盘，见天色已晚，到后院去收鸡入笼，待要去关后门，只见雪地里点点血迹，横过后门。她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原来这里还有血迹没打扫干净，要是给官府公差见到，岂不是天大一桩祸事？”忙拿了扫帚，出门扫雪。

那血迹直通到屋后林中，雪地上留着有人爬动的痕迹，包惜弱愈加起疑，跟着血迹走进松林，转到一座古坟之后，只见地下有黑黝黝的一团物事。

包惜弱走进一看，赫然是具尸首，身穿黑衣，就是刚才来捉拿丘处机的人众之一，想是他受伤之后，一时未死，爬到了这里。她正待回去叫醒丈夫出来掩埋，忽然转念：“别鬼使神差的，偏偏有人这时过来撞见。”鼓起勇气，过去拉那尸首，想拉入草丛之中藏起，再去叫丈夫。不料她伸手一拉，那尸首忽然扭动，跟着一声呻吟。

包惜弱这一下吓得魂飞天外，只道是僵尸作怪，转身要逃，可是双脚就如钉在地上一一般，再也动弹不得。隔了半晌，那尸首并不再动，她拿扫帚去轻轻碰触一下，那尸首又呻吟了一下，声音甚是微弱。她才知此人未死。定睛看时，见他背后肩头中了一枝狼牙利箭，深入肉里，箭枝上染满了血污。天空雪花兀自不断飘下，那人全身已罩上了薄薄一层白雪，只须过得半夜，便冻也冻死了。

她自幼便心地仁慈，只要见到受了伤的麻雀、田鸡、甚至虫豸蚂蚁之类，必定带回家来妥为喂养，直到伤愈，再放回田野，若是医治不好，就会整天不乐，这脾气大了仍旧不改，以致屋子里养满了诸般虫蚁、小禽小兽。她父亲是个屡试不第的村学究，接着她性子给她取个名字，叫作惜弱。红梅村包家老公鸡老母鸡特多，原来包惜弱饲养鸡雏之后，决不肯宰杀一只，父母要吃，只有到市上另买，是以家里每只小鸡都是得享天年，寿终正寝。她嫁到杨家以后，杨铁心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妻子十分怜爱，事事顺着她的性子，杨家的后院里自然也是小鸟小兽的天下了。后来杨家的小鸡小鸭也慢慢变成了大鸡大鸭，只是她嫁来未久，家中尚未出现老鸡老鸭，但大势所趋，日后自必如此。

这时她见这人奄奄一息的伏在雪地之中，慈心登生，明知此人并非好人，

但眼睁睁的见他痛死冻死，心下无论如何不忍。她微一沉吟，急奔回屋，要叫醒丈夫商量，无奈杨铁心大醉沉睡，推他只是不动。

包惜弱心想，还是救了那人再说，当下检出丈夫的止血散金创药，拿了小刀碎布，在灶上提了半壶热酒，又奔到坟后。那人仍是伏着不动。包惜弱扶他起来，把半壶热酒给他慢慢灌入嘴里。她自幼医治小鸟小兽惯了的，对医伤倒也有点儿门道，见这一箭射得极深，一拔出来只怕当时就要喷血毙命，但如不把箭拔出，终不可治，于是咬紧牙关，用锋利小刀割开箭旁肌肉，拿住箭杆，奋力向外一提。那人惨叫一声，晕死了过去，创口鲜血直喷，只射得包惜弱胸前衣襟上全是血点，那枝箭终于拔了出来。

包惜弱心中突突乱跳，忙拿止血散按在创口，用布条紧紧扎住。过了一阵，那人悠悠醒来，可是疲弱无力，连哼都哼不出声。

包惜弱吓得手酸足软，实在扶不动这个大男人，灵机一动，回家拿了块门板，把那人拉到板上，然后在雪地上拖动门板，就像一辆雪车般将他拖回家中，将他安置在柴房之中。

她忙了半日，这时心神方定，换下污衣，洗净手脸，从瓦罐中倒出一碗适才没喝完的鸡汤，一手拿了烛台，再到柴房去瞧那汉子。见那人呼吸细微，并未断气。包惜弱心中甚慰，把鸡汤喂他。那人喝了半碗，忽然剧烈咳嗽起来。

包惜弱吃了一惊，举起烛台一瞧，烛光下只见这人眉清目秀，鼻梁高耸，竟是个相貌俊美的青年男子。她脸上一热，左手微颤，晃动了烛台，几滴烛油滴在那人脸上。

那人睁开眼来，蓦见一张芙蓉秀脸，双颊晕红，星眼如波，眼光中又是怜惜，又是羞涩，当前光景，宛在梦中，不禁看得呆了。

包惜弱低声道：“好些了吗？把这碗汤喝了吧。”那人伸手要接，但手上无力，险些把汤全倒在身上。包惜弱抢住汤碗，这时救人要紧，只得喂着他一口一口的喝了。

那人喝了鸡汤后，眼中渐渐现出光彩，凝望着她，显是不胜感激。包惜弱倒给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拿了几捆稻草给他盖上，持烛回房。

这一晚再也睡不安稳，连做了几个噩梦，忽见丈夫一枪把柴房中那人刺死，又见那人捉刀杀了丈夫，却来追逐自己，四面都是深渊，无处可以逃避，几次都从梦中惊醒，吓得身上都是冷汗。待得天明起身，丈夫早已下床，只见他拿着铁枪，正用磨刀石磨砺枪头，包惜弱想起夜来梦境，吓了一跳，忙走去柴房，推开门来，一惊更甚，原来里面只剩乱草一堆，那人已不知去向。

她奔到后院，只见后门虚掩，雪地里赫然是一行有人连滚带爬向西而去的痕迹。她望着那痕迹，不觉怔怔的出了神。过了良久，一阵寒风扑面而来，忽觉腰酸骨软，十分困倦。回到前堂，杨铁心已烧好了白粥，放在桌上，笑道：“你瞧，我烧的粥还不错吧？”包惜弱知道丈夫因自己怀了身孕，是以特别体惜，一笑而坐，端起粥碗吃了起来。她想若把昨晚之事告知丈夫，他嫉恶如仇，定会赶去将那人刺死，岂不是救人没救彻？当下绝口不提。

忽忽腊尽春回，转眼间过了数月，包惜弱腰围渐粗，愈来愈感慵困，于那晚救人之事也渐渐淡忘了。

这日杨氏夫妇吃过晚饭，包惜弱在灯下给丈夫缝套新衫裤。杨铁心打好了两双草鞋，把草鞋挂到墙上，记起日间耕田坏了犁头，对包惜弱道：“犁头损啦，明儿叫东村的张木儿加一斤半铁，打一打。”包惜弱道：“好！”

杨铁心瞧着妻子，说道：“我衣衫够穿啦！你身子弱，又有了孩子，好好儿多歇歇，别再给我做衣裳。”包惜弱转过头来一笑，却不停针。杨铁心走过去，轻轻拿起她的针线。包惜弱这才伸了个懒腰，熄灯上床。

睡到午夜，包惜弱朦胧间忽听丈夫斗然坐起身来，一惊而醒，只听得远处隐隐有马蹄之声，听声音是从西面东来，过得一阵，东边也传来了马蹄声，接着北面南面都有了蹄声。包惜弱坐起身来，道：“怎么四面都有了马？”杨铁心匆匆下床穿衣，片刻之间，四面蹄声越来越近，村中犬儿都吠叫起来。杨铁心道：“咱们给围住啦！”包惜弱惊道：“干甚么呀？”杨铁心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把丘处机所赠的短剑递给妻子，道：“你拿着防身！”从墙上摘下一杆铁枪，握在手里。

这时东南西北人声马嘶，已乱成一片。杨铁心推开窗子外望，只见大队兵马已把村子团团围住，众兵丁手里高举火把，七八名武将骑在马上往来奔驰。

只听得众兵丁齐声叫喊：“捉拿反贼，莫让反贼逃了！”杨铁心寻思：“是来捉拿曲三吗？这几日却不见他在村里，幸好他不在，否则的话，他的武功再强，也敌不过这许多兵马。”忽听一名武将高声叫道：“郭啸天、杨铁心两名反贼，快快出来受缚纳命。”

杨铁心大吃一惊，包惜弱更是吓得脸色苍白。杨铁心低声道：“官家不知为了何事，竟来诬害良民。跟官府是辩不清楚的，咱们只好逃命。你别慌，凭我这杆枪，定能保你冲出重围。”他一身武艺，又是在江湖上闯荡过的，这时临危不乱，挂上箭袋，握住妻子右手。

包惜弱道：“我来收拾东西。”杨铁心道：“还收拾甚么？统统不要了。”包惜弱心中一酸，垂下泪来，颤声道：“我们这家呢？”杨铁心道：“咱们只要留得性命，我和你自可在别地重整家园。”包惜弱道：“这些小鸡小猫呢？”杨铁心叹道：“傻孩子，还顾得到它们吗？”顿了一顿，安慰她道：“官兵又怎会跟你的小鸡小猫儿为难。”

一言方毕，窗外火光闪耀，众兵已点燃了两间草房，又有两名兵丁高举火把来烧杨家屋檐，口中大叫：“郭啸天、杨铁心两个反贼再不出来，便把牛家村烧成了白地。”

杨铁心怒气填膺，开门走出，大声喝道：“我就是杨铁心！你们干甚么？”两名兵丁吓了一跳，丢下火把转身退开。

火光中一名武官拍马走近，叫道：“好，你是杨铁心，跟我见官去。拿下了！”四五名兵丁一拥而上。杨铁心倒转枪来，一招“白虹经天”，把三名兵丁扫倒在地，又是一招“春雷震怒”，枪柄挑起一兵，攒入了人堆，喝道：“要拿人，先得说说我又犯了甚么罪。”

那武官骂道：“大胆反贼，竟敢拒捕！”他口中叫骂，但也畏惧对方武勇，不敢逼近。他身后另一名武官叫道：“好好跟老爷过堂去，免得加重罪名。有公文在此。”杨铁心道：“拿来我看！”那武官道：“还有一名郭犯呢？”

郭啸天从窗口探出半身，弯弓搭箭，喝道：“郭啸天在这里。”箭头对准了他。

那武官心头发毛，只觉背脊上一阵阵的凉气，叫道：“你把箭放下，我读公文给你们听。”郭啸天厉声道：“快读！”把弓扯得更满了。那武官无奈，拿起公文大声读道：“临安府牛家村村民郭啸天、杨铁心二犯，勾结巨

寇，图谋不轨，着即拿问，严审法办。”郭啸天道：“甚么衙门的公文？”那武官道：“是韩相爷的手谕。”

郭杨二人都是一惊，均想：“甚么事这样厉害，竟要韩侂胄亲下手谕？难道丘道长杀死官差的事发了？”郭啸天道：“谁的首告？有甚么凭据？”那武官道：“我们只管拿人，你们到府堂上自己分辩去。”杨铁心叫道：“韩丞相专害无辜好人，谁不知道？我们可不上这个当。”领队的武官叫道：“抗命拒捕，罪加一等。”

杨铁心转头对妻子道：“你快多穿件衣服，我夺他的马给你。待我先射倒将官，兵卒自然乱了。”弦声响处，箭发流星，正中那武官右肩。那武官啊哟一声，撞下马来，众兵丁齐声发喊，另一名武官叫道：“拿反贼啊！”众兵丁纷纷冲来。郭杨二人箭如连珠，转瞬间射倒六七名兵丁，但官兵势众，在武官督率下冲到两家门前。

杨铁心大喝一声，疾冲出门，铁枪起处，官兵惊呼倒退。他纵到一个骑白马的武官身旁，挺枪刺去，那武官举枪挡架。岂知杨家枪法变化灵动，他枪杆下沉，那武官腿上早着。杨铁心举枪挑起，那武官一个筋斗倒翻下马。

杨铁心枪杆在地下一撑，飞身跃上马背，双腿一夹，那马一声长嘶，于火光中向屋门奔去。杨铁心挺枪刺倒门边一名兵丁，俯身伸臂，把包惜弱抱上马背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哥，跟着我来！”郭啸天舞劝双戟，保护着妻子李萍，从人丛中冲杀出来。官兵见二人势凶，拦阻不住，纷纷放箭。

杨铁心纵马奔到李萍身旁，叫道：“大嫂，快上马！”说着一跃下马。李萍急道：“使不得。”杨铁心哪里理她，一把将她拦腰抱起，放上马背。义兄弟两人跟在马后，且战且走，落荒而逃。

走不多时，突然前面喊声大作，又是一彪军马冲杀过来。郭杨二人暗暗叫苦，待要觅路奔逃，前面羽箭嗖嗖射来。包惜弱叫了一声：“啊哟！”坐骑中箭跪地，把马背上两个女子都抛下马来。杨铁心道：“大哥，你护着她们，我再去抢马！”说着提枪往人丛中冲杀过去。十余名官兵排成一列，手挺长矛对准了杨铁心，齐声呐喊。

郭啸天眼见官兵势大，心想：“凭我兄弟二人，逃命不难，但前后有敌，妻子是无论如何救不出了。我们又没犯法，与其白白在这里送命，不如上临安府分辩去。上次丘处机道长杀了官兵和金兵，可没放走了一个，死无对证，谅官府也不能定我们的罪。再说，那些官差、金兵又不是我们兄弟杀的。”当下纵声叫道：“兄弟，别杀了，咱们就跟他们去！”杨铁心一呆，拖枪回来。

带队的军官下令停箭，命兵士四下围住，叫道：“抛下兵器弓箭，饶你们不死。”杨铁心道：“大哥，别中了他们的奸计。”郭啸天摇摇头，把双戟往地下一抛。杨铁心见爱妻吓得花容失色，心下不忍，叹了一口气，也把铁枪和弓箭掷在地下。郭杨二人的兵器刚一离手，十余枝长矛的矛头立刻刺到了四人的身旁。八名士兵走将过来，两个服侍一个，将四人反手缚住。

杨铁心嘿嘿冷笑，昂头不理。带队的军官举起马鞭，刷的一鞭，击在杨铁心脸上，骂道：“大胆反贼，当真不怕死吗？”这一鞭只打得他自额至颈，长长一条血痕。杨铁心怒道：“好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军官怒气更炽。鞭子如雨山下。叫道：“老爷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姓段名天德，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。记住了吗？你到阎王老子那里去告状吧。”杨铁心毫不退避，圆睁双眼，凝视着他段天德喝道：“老爷额头有刀疤，脸上有青记，都记住

了！”说着又是一鞭。

包惜弱见丈夫如此受苦，哭叫：“他是好人，又没做坏事。你……你干吗要这样打人呀？你……你怎么不讲道理？”

杨铁心一口唾沫，呸的一声，正吐在段天德脸上。段天德大怒，拔出腰刀，叫道：“先毙了你这反贼！”举刀搂头砍将下来杨铁心向旁闪过。身旁两名士兵长矛前挺，抵住他的两肋。段天德又是一刀，杨铁心无处可避，只得向后急缩。那段天德倒也有几分武功，一刀不中，随即向前一送，他使的是柄锯齿刀，这一下便在杨铁心左肩上锯了一道口子，接着第二刀又劈将下来。

郭啸天见义弟性命危殆，忽地纵起，飞脚往段天德面门踢去。段天德吃了一惊，收刀招架。郭啸天虽然双手被缚，腿上功夫仍是了得，身子未落，左足收转，右足飞出，正踢在段天德腰里。

段天德剧痛之下，怒不可遏，叫道：“乱枪戳死了！上头吩咐了的，反贼若是拒捕，格杀勿论。”众兵举矛齐刺。郭啸天接连踢倒两兵，终是双手被缚，转动不灵，身子闪让长矛，段天德自后赶上，手起刀落，把他一只右膀斜斜砍了下来。

杨铁心正自力挣双手，急切无法脱缚，突见义兄受伤倒地，心中急痛之下，不知从哪里忽然生出来一股巨力，大喝一声，绳索绷断，挥拳打倒一名兵士，抢过一柄长矛，展开了杨家枪法，这时候一夫拼命，万夫莫当。长矛起处，登时搠翻两名官兵。段天德见势头不好，先自退开。杨铁心初时尚有顾忌，不敢杀死官兵，这时一切都豁出去了，东挑西打，顷刻间又戳死数兵。众官兵见他凶猛，心下都怯了，发一声喊，四下逃散。

杨铁心也不追赶，扶起义兄，只见他断臂处血流如泉涌，全身已成了一个血人，不禁垂下泪来。郭啸天咬紧牙关，叫道：“兄弟，别管我……快，快走！”杨铁心道：“我去抢马，拚死救你出去。”郭啸天道：“不……不……”晕了过去。

杨铁心脱下衣服，要给他裹伤，但段天德这一刀将他连肩带胸的砍下，创口占了半个身子，竟是无法包扎。郭啸天悠悠醒来，叫道：“兄弟，你去救你弟妇与你嫂子，我……我是……不成了……”说着气绝而死。

杨铁心和他情逾骨肉，见他惨死，满腔悲愤，脑海中一闪，便想到了两人结义时的那句誓言：“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抬头四望，自己妻子和郭大嫂在混乱中都已不知去向。他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我去给你报仇！”挺矛向官兵队里冲去。

官兵这时又已列成队伍，段天德传下号令，箭如飞蝗般射来。杨铁心浑不在意，拨箭疾冲。一名武官手挥大刀，当头猛砍，杨铁心身子一矮，突然钻到马腹之下。那武官一刀砍空，正待回马，后心已被一矛刺进。杨铁心掷开尸首，跳上马背，舞动长矛。众官兵哪敢接战，四下奔逃。

他赶了一阵，只见一名武官抱着一个女子，骑在马上疾驰。杨铁心飞身下马，横矛忤打倒一名兵士，在他下中抢过弓箭，人光中看准那武官坐骑，嗖的一箭射去，正中马臀，马腿前跪，马上两人滚了下来。杨铁心再是一箭，射死了武官，抢将过去，只见那女子在地下挣扎着坐起身来，正是自己妻子。

包惜弱乍见丈夫，又惊又喜，扑到了他怀里。杨铁心问道：“大嫂呢？”包惜弱道：“在前面，给……给官兵捉去啦！”杨铁心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救她。”包惜弱惊道：“后面又有官兵追来啦！”

杨铁心回过头来，果见一队官兵手举火把赶来。杨铁心咬牙道：“大哥已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救人嫂出来，保全郭家的骨血。要是天可怜见，你我将来还有相见之日。”包惜弱紧紧搂住丈夫脖子，死不放下，哭道：“咱们永远不能分离，你说过的，咱们就是要死，也死在一块！是吗？你说过的，”

杨铁心心中一酸，抱注妻子亲了亲，硬起心肠拉脱她双手，挺矛往前急追，奔出数十步回头一望，只见妻子哭倒在尘埃之中，后面官兵已赶到她身旁。

杨铁心伸袖子一抹脸上的泪水、汗水、血水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一心只想救出李氏，为义兄保全后代，赶了一阵，又夺到了一匹马，抓住一名官兵喝问，得知李氏正在前面。

他纵马疾驰。忽听得道旁树林一个女人声音大叫大嚷，急忙兜转马头，冲入林中，只见李氏双手已自脱缚，正和两名兵士厮打。她是农家女子，身子壮健，虽然不会武艺，但这时拼命蛮打，自有一股刚勇，那两名兵士又笑又骂，一时却也奈何她不得。杨铁心更不打话，冲上去一矛一个，戳死了两兵，把李氏扶上坐骑，两人同乘，回马再去找寻妻子。

奔到与包氏分手的地方，却已无人。此时天色微明，他下马察看，只见地下马蹄杂沓，尚订人身拖曳的痕迹，想是妻子又给官兵掳去了。

杨铁心急跃上马，双足在马腹上乱踢，那马受痛，腾身飞驰。赶得正急间，忽闻道旁号角声响，冲出十余名黑衣武上。当先一人举起狼牙棒往他头顶猛砸下来，杨铁心举矛格开，还了一矛。那人回体横扫，棒法奇特，似非中原武术所使家数。

杨铁心以前与郭啸天谈论武丛。知道当年梁山泊好汉中有一位霹雳火秦明，狼牙棒法天下无双，们除他之外，武林豪杰使这兵刃的向来极少，因狼牙棒份量沉市，若非订极人膂力不易运用自如。只有金兵将官却甚喜用，以金人生长辽东苦寒之地，身强力大，兵器沉重，则阵上多占便宜。当年金兵入寇，以狼牙棒砸击大宋军民。众百姓气愤之余，忽然说起笑话来。某甲道：“金兵订甚么可怕，他们有一物，咱们自有一物抵挡。”某乙道：“金兵有金兀术。”甲道：“咱们有韩少保。”乙道：“金兵有拐了马。”甲道：“咱们有麻札刀。”乙道：“金兵有狼牙棒。”甲道：“咱们有天灵盖。”那天灵盖是头顶的脑门。金兵狼牙棒打来，大宋百姓只好用天灵盖去抵挡，笑谑之中实含无限悲愤。

这时杨铁心和那使狼牙棒的斗了数合，想起以前和郭啸天的谈论，越来越是疑心，瞧这人棒法招术，明明是金兵将官，怎地忽然在此现身？又斗数合，枪招加快，挺矛把那人刺于马下。余众大惊，发喊逃散。

杨铁心转头去看骑在身后的李氏，要瞧她在战斗之中有无受伤，突然间树丛中时出一枝冷箭，杨铁心不及闪避，这一箭直透后心，李氏人惊，叫道：“叔叔，箭！箭！”杨铁心心中一凉：“不料我今日死在这里！但我死前先得把贼兵杀散，好让大嫂逃生。”当下摇矛狂呼，注人多处直冲过去，但背上箭伤创痛，眼前一团漆黑，昏晕在马背之上。

当时包惜弱被丈夫推开，心中痛如刀割，转眼间官兵追了上来，侍要闪躲，早被几名士兵拥上一匹坐骑。一个武官举起火把。向她脸上仔细打量了一会，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瞧不出那两个蛮子倒有点本事，伤了咱们不少兄弟。”另一名武官笑道：“现下总算大功告成，这趟辛苦，每人总有十几两银子赏赐罢。”那武官道：“哼，只盼上头少兑扣些。”转头对号手道：“收队罢！”

那号兵举起号角，呜呜呜的吹了起来。

包惜弱吞声饮位，心中只是挂念丈夫，不知他性命如何。这时天色已明，路上渐有行人，百姓见到官兵队伍，都远远躲了开去。包惜弱起初担心官兵无礼，哪知众武官居然言语个止之间颇为客气，这才稍稍放心。

行不数里，忽然前面喊声大振，十余名黑衣人手执兵刃，从道旁冲杀出来，当先一人喝道：“无耻官兵，残害良民，统通下马纳命。”带队的武官大怒，喝道：“何方大胆匪徒，在京畿之地作乱？快滚开些！”一众黑衣人更不打话，冲入官兵队里，双方混战起来。官兵虽然人多，但黑衣人个个武艺精熟，一时之间杀得不分胜负。

包惜弱暗暗欢喜，心想：“莫不是铁哥的朋友们得到讯息，前来相救？”混战中一箭飞来，正中包惜弱坐骑的后臀，那马负痛，纵蹄向北疾驰。

包惜弱大惊，双臂搂住马颈，只怕掉下马来。只听后面蹄声急促，一骑马追来。转眼间一匹黑马从身旁掠过，马上乘客手持长索，在空中转了几圈，呼的一声，长索飞出，索上绳圈套住了包惜弱的坐骑，两骑马并肩而驰。那人渐渐收短绳索，两骑马奔跑也缓慢了下来，再跑数十步，那人呼哨一声，他所乘黑马收脚站住。包惜弱的坐骑被黑马一带，无法向前，一声长嘶，前足提起，人立起来。

包惜弱劳顿了大半夜，又是惊恐，又是伤心，这时再也拉不住缰，双手一松，跌下马来，晕了过去。

昏睡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等到悠悠醒转，只觉似是睡在柔软的床上，又觉身上似盖了棉被，很是温暖，她睁开眼睛，首先入眼的是青花布帐的帐顶，原来果是睡在床上。她侧头望时，见床前桌上点着油灯，似有个黑衣男子坐在床沿。

那人听得她翻身，忙站起身来，轻轻揭开了帐子，低声问道：“睡醒了吗？”包惜弱神智尚未全复，只觉这人依稀似曾相识。那人伸下在她额头一摸，轻声道：“烧得好烫手，医生快来啦。”包惜弱迷迷糊糊的重又入睡。

过了一会，似觉有医生给她把脉诊视，又有人喂她喝药。她只是昏睡，梦中突然惊醒大叫：“铁哥，铁哥！”随觉有人轻拍她肩膀，低语抚慰。

她再次醒来时已是白天，忍不注出声呻吟。一个人走近前来，揭开帐子。这时面面相觑，包惜弱看得分明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这人面目清秀，嘴角含笑，正是几个月前她在雪地里所救的那个垂死少年。

包惜弱道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，我当家的呢？”那少年摇摇手，示意不可作声，低声道：“外边官兵追捕很紧，咱们现下是借住在一家乡农家里。小人斗胆，谎称是娘子的丈大，娘子可别露了形迹。”包惜弱脸一红，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我当家的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娘子身子虚弱，侍大好之后，小人再慢慢告知。”

包惜弱大惊，听他语气，似乎丈夫已遭不测，双手紧紧抓住被角。颤声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怎么了？”那人只是不说，道：“娘子这时心急也是无益，身子要紧。”包惜弱道：“他……他可是死了？”那人满脸无可奈何之状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杨爷不幸，给贼官兵害死了。”说着只是摇头叹息。包惜弱伤痛攻心，晕了过去，良久醒转，放声大哭。

那人细声安慰。包惜弱抽抽噎噎的道：“他……他怎么去世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杨爷可是二十来岁年纪，身长膀阔，手使一柄长矛的吗？”包惜弱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今日一早见到他和官兵相斗，杀了好几个人，可惜……”

唉，可惜一名武官偷偷绕到他身后，一枪刺进了他背脊。”

包惜弱夫妻情重，又晕了过去，这一日水米不进，决意要绝食殉夫。那人也不相强，整日只是斯斯文文的和她说话解闷。包惜弱到后来有些过意不去了，问道：“相公高姓大名？怎会知道我有难而来打救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颜，名烈，昨天和几个朋友经过这里，正遇到官兵逞凶害人。小人路见不平，出手相救，不料老天爷有眼，所救的竟是我的大恩人，也真是天缘巧合了。”

包惜弱听到“无缘巧台”四字，脸上一红，转身向里，不再理他，心下琢磨，忽然起了疑窦，转身问道：“你和官兵本来是一路的？”颜烈道：“怎……怎么？”包惜弱道：“那日你不是和官兵同来捉拿那位道长、这才受伤的吗？”颜烈道：“那日也真是冤枉。小人从北边来，要去临安府，路过贵村，哪知道无端端一箭射来，中了肩背。如不是娘子大恩相救，真是死得不明不白。到底他们要捉甚么道士呀？道士捉鬼，官兵却捉道士，真是一场胡涂。”说着笑了起来。

包惜弱道：“啊，原来你是路过，不是他们一伙。我还道你也是来捉那道长的，那天还真不想救你呢。”当下便述说官兵怎样前来捉拿丘处机，他又怎样杀散官兵。

包惜弱说了一会，却见他怔怔的瞧着自己，脸上神色痴痴迷迷，似乎心神不属，当即住口。颜烈一惊，陪笑道：“对不住。我在想咱们怎样逃出去，可别再让官兵捉到。”

包惜弱哭道：“我……我丈夫既已过世，我还活着于甚么？你一个人走吧。”颜烈正色道：“娘子，官人为贼兵所害，含冤莫白，你不设法为他报仇，却只是一意寻死。官人生前是英雄豪杰之士，他在九泉之下，只怕也不能瞑目罢？”

包惜弱道：“我一个弱女子，又怎有报仇的能耐？”颜烈义愤于色，昂然道：“娘子要报杀夫之仇，这件事着落在小人身上。你可知道仇人是谁？”包惜弱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统率官兵的将官名叫段天德，他额头有个刀疤，脸上有块青记。”颜烈道：“既有姓名，又有记认，他就是逃到了天涯海角，也非报此仇不可。”他出房去端来一碗稀粥，碗里有个剥开了的咸蛋，说道：“你不爱惜身子，怎么报仇呀？”包惜弱心想有理，接过碗来慢慢吃了。

次日早晨，包惜弱整衣下床，对镜梳好广头髻，找到一块白布，剪了朵白花插在鬓边，替丈夫带孝，但见镜中红颜如花，夫妻俩却已人鬼殊途，悲从中来，又伏桌痛哭起来。

颜烈从外面进来，待她哭声稍停，柔声道：“外面道上官兵部已退了，咱们走吧。”包惜弱随他出屋。颜烈摸出一锭银子给了屋主，把两匹马牵了过来，包惜弱所乘的马本来中了一箭，这时颜烈已把箭创裹好。

包惜弱道：“到哪里去呀？”颜烈使个眼色，要她在人前不可多问，扶她上马，两人并辔向北。走出十余里，包惜弱又问：“你带我到哪里去？”颜烈道：“咱们先找个偏僻的所在住下，避一避风头，待官家追拿得松了，小人再去找寻官人的尸首，好好替他安葬，然后找到段天德那个好贼，杀广替官人报仇。”

包惜弱性格柔和，自己本少主意，何况人唯之余，孤苦无依，听他想得周到，心中好生感激，道：“颜相公，我……我怎生报答你才好？”颜烈凛然道：“我性命是娘子所救，小人这一生供娘子驱使，就是粉身碎骨，赴汤

蹈火，那也是应该的。”包惜弱道：“只盼尽快杀了那大坏人段天德，给铁哥报了大仇，我这就从他于地下。”想到这里，又垂下泪来。

两人行了一比晚上在长安镇上投店歇宿。颜烈自称夫妇二人，要了一间房。包惜弱心中惴惴不安，吃晚饭时一声不作，暗自抚摸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：“要是他稍有无礼，我就一剑自杀。”

颜烈命店伴拿了两捆稻草入房，等店伴出去，闩上了房门。把稻草铺在地下，自己倒在稻草之中，身上盖了一张毡毯，对包惜弱道：“娘子请安睡吧！”说着闭上了眼。

包惜弱的心怦怦乱跳，想起故世的丈夫，真是柔肠寸断，呆呆的坐了大半个时辰，长长叹了口气，也不熄灭烛火，手中紧握短剑，和衣倒在床上。

次日包惜弱起身时，颜烈已收拾好马具，命店仆安排了早点。包惜弱暗暗感激他是至诚君子，防范之心登时消了大半。待用早点时，见是一碟鸡炒干丝，一碟火腿，一碟腊肠，一碟熏鱼，另有一小锅清香扑鼻的香梗米粥。她出生于小康之家，自归杨门，以务农为生，平日吃早饭只是几根咸菜，半个咸蛋，除了过年过节、喜庆宴会之外，哪里吃过这样考究的饮食？食用之时，心里颇不自安。

待得吃完，店伴送来一个包裹。这时颜烈已走出房去，包惜弱问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店伴道：“相公今日一早出去买来的，是娘子的替换衣服，相公说，请娘子换了上道。”说罢放下包裹，走出房去。包惜弱打开包裹一看，不觉呆了，只见是一套全身缟素的衣裙，白鞋白袜固然一应俱全，连内衣、小袄以及罗帕、汗巾等等也都齐备，心道：“难为他一个少年男子，怎地想得如此周到？”换上内衣之时，想到是颜烈亲手所买，不由得满脸红晕。她半夜仓卒离家，衣衫本已不整，再加上一夜的纠缠奔波，更是满身破损尘污，待得里外一新，精神也不觉为之一振。待得颜烈回房，见他身上也已换得光鲜焕然。

两人纵马上道，有时一前一后，有时并辔而行。这时正是江南春意浓极的时光，道旁垂柳拂肩，花气醉人，田中禾苗一片新绿。

颜烈为了要她宽怀减愁，不时跟她东谈西扯。包惜弱的父亲是个小镇上的不第学究，丈夫和义兄郭啸天都是粗豪汉子，她一生之中，实是从未遇到过如此吐属俊雅、才识博洽的男子，但觉他一言一语无不含意隽妙，心中暗暗称奇。只是眼见一路北去，离临安越来越远，他却绝口不提如何为己报仇，更不提安葬丈夫，忍不住道：“颜相公，我夫君的尸身，不知落在哪里？”

颜烈道：“非是小人不肯去寻访尊夫尸首，为他安葬，实因前日救娘子时杀了官兵，眼下正是风急火旺的当口，我只要在临安左近一现身，非遭官兵的毒手不可。眼下官府到处追拿娘子，说道尊夫杀官造反，罪大恶极，拿到他的家属，男的斩首，女的充作官妓。小人死不足惜，但若娘子无人保护，给官兵逮了去，遭遇必定极惨。小人身在黄泉之下，也要伤心含恨了。”包惜弱听他说得诚恳，点了点头。颜烈道：“我仔细识过，眼下最要紧的，是为尊夫收尸安葬。咱们到了嘉兴，我便取出银子，托人到临安去妥为办理。倘若娘子定要我亲自去办这才放心，那么在嘉兴安顿好娘子之后，小人冒险前往便了。”包惜弱心想要他甘冒大险，于理不合，说道：“相公如能找到妥当可靠的人去办，那也是一样的。”又道：“我丈夫有个姓郭的义兄，同时遭难，敢烦相公一并为他安葬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说着垂下泪来。

颜烈道：“此事容易，娘子放心便是。倒是报仇之事，段天德那贼子是

朝廷武将，要杀他着实不易，此刻他又防备得紧，只有慢慢的等候机会。”包惜弱只想杀了仇人之后，便自杀殉夫。颜烈这番话虽然句句都是实情，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，心下一急，哭出声来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我也不想要报甚么仇了。我当家的如此英雄，尚且被害，我……我一个弱女子，又……又有甚么能耐？我一死殉夫便是。”

颜烈沉吟半晌，似也十分为难，终于说道：“娘子，你信得过我吗？”包惜弱点了点头。颜烈道：“眼下咱们只有去北方，方能躲避官兵的追捕。大宋官兵不能追到北边去捉人。咱们只要过得长江，就没多大危险了。待事情冷下来之后，咱们再南下报仇雪恨。娘子放心宽怀，官人的血海沉冤，肉有小人一力承担。”

包惜弱大为踌躇：自己家破人亡，举目无亲，如不跟随他去，孤身一个弱女子又到哪里去安身立命？那晚亲眼见到官兵杀人放火的凶狠模样，若是落入了他们手中，被充作官妓，那真是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了。但此人非亲非故，自己是个守节寡妇，如何可随一个青年男子同行？此刻苦是个刃自刎，此人必定阻拦。只觉去路茫茫，来日大难，思前想后，真是柔肠百转。她连日悲伤哭泣，这时却连眼泪也几乎流干了。

颜烈道：“娘子如觉小人的筹划不妥，但请吩咐，小人无有不遵。”包惜弱见他十分迁就，心中反觉过意不去，除非此时自己立时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否则实在也无他法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得低头道：“你瞧着办吧。”

颜烈大喜，说道：“娘子的活命人德，小人终身不敢忘记，娘子……”包惜弱道：“这事以后别再捉啦。”颜烈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当晚两人在硖石镇一家客店中宿歇，仍是同处一室。自从包惜弱答允同去北方之后，颜烈的言谈举止，已不如先前拘谨，时时流露出喜不自胜之情。包惜弱隐隐觉得有些不妥，只是见他并无丝毫越礼，心想他不过是感恩图报，料来不致有何异心。

次日中午，两人到了嘉兴。是浙西大城，丝米集散之地，自来就十分繁盛，宋室南渡之后，嘉兴地近京师，市况就更热闹。

颜烈道：“咱们找一家客店歇歇吧。”包惜弱一直在害怕官兵追来，道：“天色尚早，还可赶道呢。”颜烈道：“这里的店铺不错，娘子衣服旧了，得买几套来替换。”包惜弱一呆，道：“这不是昨天才买的吗？怎么就旧了？”颜烈道：“道上尘多，衣服穿一两天就不光鲜啦。再说，像娘子这般容色，岂可不穿世上顶顶等等的衣衫？”

包惜弱听他夸奖自己容貌，内心窃喜，低头道：“我是在热丧之中……”颜烈忙道：“小人理会得。”包惜弱就不言语了。她容貌秀丽，但丈夫杨铁心从来没这般当面赞过，低下头偷眼向颜烈瞧去，见他并无轻薄神色，一时心中粟六，也不知是喜是愁。

颜烈问了途人，径去当地最大的“秀水客栈”投店。漱洗罢，颜烈与包惜弱一起吃了些点心，两人相对坐在房中。包惜弱想要他另要一间客房，却又不知如何启齿才好，脸上阵红一阵白，心事重重。过了一会，颜烈道：“娘子请自宽便，小人出去买了物品就回。”包惜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相公可别太多花费了。”颜烈微笑道：“就可惜娘子在服丧，不能戴用珠宝，要多花钱也花不

韩宝驹左足勾住马镫，双手及右足托住了铜缸，使它端端正正的放在马鞍之上，不致倾侧。那黄马跑得又快又稳，上楼如驰平地。

第二回 江南七怪

颜烈跨出房门，只见过道中一个中年士人拖着鞋皮，踢踏踢跳的直响，一路打着哈欠迎面过来。那士人似笑非笑，挤眉弄眼，一副惫懒神气，全身油腻，衣冠不整，满面污垢，看来少说也有十多天没洗澡了，拿着一柄破烂的油纸黑扇，边摇边行。

颜烈见这人衣着明明是个斯文士子，却如此肮脏，不禁皱了眉头，加快脚步，只怕沾到了那人身上的污秽。突听那人干笑数声，声音甚是刺耳，经过他身旁时，顺手伸出折扇，在他肩头一拍。颜烈身有武功，这一下竟没避开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干甚么？”

那人又是一阵干笑，踢跳踢跣的向前去了，只听他走到过道尽头，对店小二道：“喂，伙计啊，你别瞧大爷身上破破烂烂，大爷可有的是银子。有些小子可邪门着哪，他就是仗着身上光鲜唬人。招摇撞骗，勾引妇女，吃白食，住白店，全是这种小子，你得多留着点儿神。稳稳当当的，让他先交了房饭钱再说。”也不等那店小二答腔，又是踢跳踢跣的走了。

颜烈更是心头火起，心想好小子，这话不是冲着我来吗？那店小二听那人一说，斜眼向他看了眼，不禁起疑，走到他跟前，哈了哈腰，陪笑道：“您老别见怪，不是小的无礼……”颜烈知他意思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把这银子给存在柜上！”伸手往怀里一摸，不禁呆了。他囊里本来放着四五十两银子，一探手，竟已空空如也。店小二见他脸色尴尬，只道穷酸的话不错，神色登时不如适才恭谨，挺腰凸肚的道，“怎么？没带钱吗？”

颜烈道：“你等一下，我回房去拿。”他只道匆匆出房，忘拿银两，哪知回入房中打开包裹一看，包裹几十两金银竟然尽皆不翼而飞。这批金银如何失去，自己竟是茫然不觉，那倒奇了，寻思：“适才包氏娘子出去解手，我也去了茅房一阵，前后不到一柱香时分，怎地便有人进房来做了手脚？嘉兴府的飞贼倒是厉害。”

店小二在房门口探头探脑的张望，见他银子拿不出来，发作道：“这姑娘是你原配妻子吗？要是拐带人口，可要连累我们呢！”包惜弱又羞又急，满脸通红。颜烈一个箭步纵到门口，反手一掌，只打得店小二满脸是血，还打落了几枚牙齿。店小二捧住脸大嚷大叫：“好哇！住店不给钱，还打人哪！”颜烈在他屁股上加了一脚，店小二一个筋斗翻了出去。

包惜弱惊道：“咱们快走吧，不住这店了。”颜烈笑道：“别怕，没了银子问他们拿。”端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头。过不多时，店小二领了十多名泼皮，抡棍使棒，冲进院子来。颜烈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你们想打架？”忽地跃出，顺手抢过一根杆棒，指东打西，转眼间打倒了四五个。那些泼皮平素只靠逞凶使狠，欺压良善，这时见势头不对，都抛下棍棒，一窝蜂的挤出院门，躺在地下的连爬带滚，惟恐落后。

包惜弱早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，颤声道：“事情闹大了，只怕惊动了官府。”颜烈笑道：“我正要官府来。”包惜弱不知他的用意，只得不言语了。

过不半个时辰，外面人声喧哗，十多名衙役手持铁尺单刀，闯进院子，把铁链抖得当当当乱响，乱嘈嘈的叫道：“拐卖人口，还要行凶，这还了得？凶犯在哪里？”颜烈端坐椅上不动。众衙没见他衣饰华贵，神态伊然，倒也不敢贸然上前。带头的捕快喝道：“喂，你叫甚么名字？到嘉兴府来干甚么？”颜烈道：“你去叫盖运聪来！”

盖运聪是嘉兴府的知府，众衙役听他直斥上司的名字，都是又惊又怒。那捕快道：“你失心疯了吗？乱呼乱叫盖大爷的名字。”颜烈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，往桌上一掷，抬头瞧着屋顶，说道：“你拿去给盖运聪瞧瞧，行他来是不来？”那捕快取过信件，见了封皮上的字，吃了一惊，但不知真伪，低声对众衙役道：“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”随即飞奔而出。

包惜弱坐在房中，心里怦怦乱跳，不知吉凶。

过不多时，又涌进数十名衙役没来，两名官员全身公服，抢上来向颜烈跪倒行礼，享道：“卑职嘉兴府盖运聪、秀水县姜文，叩见大人。卑职不知大人驾到，未能远迎，请大人恕罪。”颜烈摆了摆手，微微欠身，说道：“兄弟在贵县失窃了一些银子，请两位劳神查一查。”盖运聪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手一摆，两名衙役托过两只盘子，一盘黄澄澄的全是金子，一盘肉晃晃的则是银子。

盖运聪道：“卑职治下竟有奸人胆敢盗窃大人使费，全是卑职之罪，这点戈戈之数，先请大人赏收。”颜烈笑着点点头，盖运聪又把那封信恭恭敬敬的呈上，说道：“卑职已打扫了行台，恭请大人与夫人的宪驾。”颜烈道：“还是这里好，我喜欢清洁静静的，你们别来打扰啰唆。”说着脸色一沉。盖运聪与姜文忙道：“是，是！大人还需用甚么，请尽管吩咐，好让卑职办来孝敬。”颜烈抬头不答，连连摆手。盖姜二人忙率领衙役退了出去。

那店小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由掌柜的领着过来磕头赔罪，只求饶了一条性命，打多少板子屁股也是心甘。颜烈从盘中取过一锭银子，掷在地上，笑道：“赏你吧，快给我滚。”那店小二还不敢相信，掌柜的见颜烈脸无恶意，怕他不耐烦，忙捡起银子，磕了几个头，拉着店小二出去。

包惜弱兀自心神不定，问道：“这封信是甚么法宝？怎地做官的见了，竟怕成这个样子。”颜烈笑道：“本来我又管不着他们，这些做官的自己没用。赵扩手下尽用这些脓包，江山不失，是无天理了。”包惜弱道：“赵扩，那是谁？”颜烈道：“那就是当今的宁宗皇帝。”包惜弱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小声！圣上的名字，怎可随便乱叫？”颜烈见她关心自己，很是高兴，笑道：“我叫却是不妨。到了北方，咱们不叫他赵扩叫甚么？”包惜弱道：“北方？”颜烈点了点头，正要说话，突然门外蹄声急促，数十骑马停在客店门口。包惜弱雪白的脸颊上本已透出些血色，听到蹄声，立时想起那晚官兵捕拿之事，登时脸色又转苍白。颜烈却是眉头一皱，好似颇不乐意。

只听得靴声橐橐，院子里走进数十名锦衣军士来，见到颜烈，个个脸色有喜，齐叫：“王爷！”爬下行礼。颜烈微笑道：“你们终于找来啦。”包惜弱听他们叫他“王爷”，更是惊奇万分，只见那些大汉站起身来，个个虎背熊腰，甚是剽健。

颜烈摆了摆手道：“都出去吧！”众军士齐声答应，鱼贯而出。颜烈转头对包惜弱道：“你瞧我这些下属，与宋兵比起来怎样？”包惜弱奇道：“难道他们不是宋兵？”颜烈笑道：“现今我对你实说了吧，这些都是大金国的精兵！”说罢纵声长笑，神情得意之极。

包惜弱颤声道：“那么……你……你也是……”颜烈笑道：“不瞒娘子说，在下的姓氏上还得加多一个‘完’字，名字中加多一个‘洪’字。在下完颜洪烈，大金国六王子，封为赵王的，便是区区。”

包惜弱自小听父亲说起金国蹂躏我大宋河山之惨、大宋皇帝如何被他们掳去不得归还、北方百姓如何被金兵残杀虐待，自嫁了杨铁心后，丈夫对于

金国更是切齿痛恨，哪知道这几天中与自已朝夕相处的竟是个金国王子，惊骇之余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完颜洪烈见她脸上变色，笑声顿敛，说道：“我久慕南朝繁华，是以去年求父皇派我到临安来，作为祝贺元旦的使者。再者，宋主尚有几十万两银子的岁贡没依时献上，父皇要我前来追讨。”包惜弱道：“岁贡？”完颜洪烈道：“是啊，宋朝求我国不要进攻，每年进贡银两绢匹，可是他们常说甚么税收不足，总是不肯爽爽快快的缴足。这次我对韩侂胄全不客气，跟他说，如不在一个月之内缴足，我亲自领兵来取，不必再费他心了。”包惜弱道：“韩丞相又怎样说？”完颜洪烈道：“他有甚么说的？我人未离临安府，银子绢匹早已送过江去啦，哈哈！”包惜弱蹙眉不语。完颜洪烈道：“催索银绢甚么的，本来也不须我来，派一个使臣就已足够。我本意是想瞧瞧南朝的山川形胜，人物风俗，不意与娘子相识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包惜弱心头思潮起伏，茫然失措，仍是默然不语。

完颜洪烈道：“我给娘子买衣衫去。”包惜弱低头道：“不用啦。”完颜洪烈笑道：“韩丞相私下另行送给我的金银，如买了衣衫，娘子一千年也穿着不完。娘子别怕，客店四周有我亲兵好好守着，决无歹人敢来伤你。”说着扬长出店。

包惜弱追思自与他相见以来的种种经过，他是大金国王子，对自己一个平民寡妇如此低声下气，不知有何用意？想到丈夫往日恩情，他惨遭非命，撇下自己一个弱女子处此尴尬境地，实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由得六神无主，又伏枕痛哭起来。

完颜洪烈怀了金银，径往闹市走去，见城中居民人物温雅，虽然贩夫走卒，亦多俊秀不俗之人，心中暗暗称羨。

突然间前面蹄声急促，一骑马急奔而来。市街本不宽敞，加之行人拥挤，街旁又摆满了卖物的摊头担子，如何可以驰马，完颜洪烈忙往街边一闪，转眼之间，见一匹黄马从人丛中直窜出来。那马神骏异常，身高膘肥，竟是一匹罕见的良马。完颜洪烈暗暗喝了一声彩，瞧那马上乘客，不觉哑然。

那马如此神采，骑马之人却是个又矮又胖的猥琐汉子，乘在马上犹如个大肉团一般。此人手短足短，没有脖子，一个头大得出奇，却又缩在双肩之中。说也奇怪，那马在人堆里发足急奔，却不碰到一人、亦不踢翻一物，只见它出蹄轻盈，纵跃自如，跳过瓷器摊，跨过青菜担，每每在间不容发之际闪让而过，闹市疾奔，竟与旷野驰骋无异。完颜洪烈不自禁的喝了一声彩：“好！”

那矮胖子听得喝彩，回头望了一眼。完颜洪烈见他满脸都是红色的酒糟粒子，一个酒糟鼻又大又圆，就如一只红柿子粘在脸上，心想：“这匹马好极，我出高价买下来吧。”

就在这时，街头两个小孩游戏追逐，横过马前。那马出其不意，吃了一惊，眼见左足将要踢到小孩身上，那矮胖子一提缰绳，跃离马鞍，那马身上一轻，倏然跃起，在两个小孩头顶飞越而过，那矮胖子随又轻飘飘的落在马背。

完颜洪烈一呆，心想这矮子骑术如此精绝，我大金国善乘之人虽多，却未有及得上他的，真是人不可以貌相。如聘得此人回京教练骑兵，我手下的骑士定可纵横天下。这比之购得一匹骏马又好过万倍了。他这次南来，何处可以驻兵，何处可以渡江，看得仔仔细细，一一暗记在心，甚至各地州县长

官的姓名才能，也详为打听。此时见到这矮胖子骑术神妙无比，心想南人朝政腐败，如此奇士弃而不用，遗诸草野，何不楚材晋用？当下决意以重金聘他到燕京去作马术教头。

他心意已决，发足疾追，只怕那马脚力太快，追赶不上，正要出声高呼，但见那乘马奔到大街转弯角处，忽然站住。完颜洪烈又是一奇，心想马匹疾驰，必须逐渐放慢脚步方能停止，此马竟能在急行之际斗然收步，实是前所未睹，就算是武功高明之人，也未必能在发力狂奔之时如此神定气闲的蓦地站定。只见那矮胖子飞身下马，钻入一家店内，完颜洪烈快步走将过去，见店中直立着一块大木牌，写着“大白遗风”四字，却是一家酒楼，再抬头看时，楼头一块极大的金宁招牌，写着“醉仙楼”三个人字，字迹劲秀，旁边写着“东坡居士书”五个小字，原来是苏东坡所题。完颜洪烈见这酒楼气派豪华，心想：“他来到酒楼，便先请他人吃人喝一番，乘机结纳，正是再好不过。”忽见那矮胖子从楼梯上奔了下来，手里托着一个酒坛，走到马前。完颜洪烈当即闪在一旁。

那矮胖子站在地下，更加显得臃肿难看，身高不过三尺，膀阔几乎也有三尺，那马偏偏腿长身高，他头顶不过刚齐到马镫。只见他把酒坛放在马前，伸掌在酒坛肩上轻击数掌，随手一揭。已把酒坛上面一小半的坛身揭了下来，那酒坛便如是一个深底的瓦盆。黄马前足扬起，长声欢嘶，俯头饮酒。完颜洪烈闻得酒香，竟是浙江绍兴的名酿女儿红，从这酒香辨来，至少是十来年的陈酒。

那矮胖子转身入内，手一扬，当的一声，将一大锭银子掷在柜上，说道：“给开三桌上等酒菜，两桌荤的，一桌素的。”掌柜的笑道：“是啦，韩三爷。今儿有松江来的四鳃鲈鱼，下酒再好没有。这银子您韩三爷先收着，慢慢再算。”矮胖子白眼一翻，怪声喝道：“怎么？喝酒不用钱？你当韩老三是光棍混混，吃白食的吗？”掌柜笑嘻嘻的也不以为件，大声叫道：“伙计们，加把劲给韩三爷整治酒菜哪！”众伙计里里外外一叠连声的答应。

完颜洪烈心想：“这矮胖子穿着平常，出手却这般豪阔，众人对他又如此奉承，看来是嘉兴府的一霸。要聘他北上去做马术教头，只怕要费点周折且看他请些甚么客人，再相机行事。”当下拾级登楼，拣了窗边一个座儿坐下，要了一斤酒，随意点了几个菜。

这醉仙楼正在南湖之旁，湖面轻烟薄雾，几艘小舟荡漾其间，半湖水面都浮着碧油油的菱叶，他放眼观赏，登觉心旷神怡。这嘉兴是古越名城，所产李子甜香如美酒，因此春秋时这地方称为醉李。当年越王勾践曾在此处大破吴王阖闾，正是吴越之间交通的孔道。当地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，是绿色的没角菱，菱肉鲜甜嫩滑，清香爽脆，为天下之冠，是以湖中菱叶特多。其时正当春日，碧水翠叶，宛若一泓碧玻璃上铺满了一片片翡翠。

完颜洪烈正在赏玩风景，忽见湖心中一叶渔舟如飞般划来。这渔舟船身狭长，船头高高翘起，船舷上停了两排捉鱼的水鸟。完颜洪烈初时也不在意，但转眼之间，只见那渔舟已赶过了远在前头的小船，竟是快得出奇。片刻间渔舟渐近，见舟中坐着一人，舟尾划桨的穿了一身蓑衣，却是个女子。她伸桨入水，轻轻巧巧的一扳，渔舟就箭也似的射出一段路，船身几如离水飞跃，看来这一扳之力少说也有一百来斤，女子而有如此劲力已是奇怪，而一枝木桨又怎受得起如此大力？

只见她又是数扳，渔舟已近酒楼，日光照在桨上，亮晃晃的原来是一柄

点铜铸的铜桨。那渔女把渔舟系在酒楼下石级旁的木桩上，轻跃登岸。坐在船舱里的汉子挑了一担粗柴，也跟着上来。两人径上酒楼。渔女向那矮胖子叫了声：“三哥！”在他身旁坐了下来。矮胖子道：“四弟、七妹，你们来得早！”

完颜洪烈侧眼打量那两人时，见那女子大约十八九岁年纪，身形苗条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皮肤如雪，正是江南水乡的人物。她左手倒提铜桨，右手拿了蓑笠，露出一头乌云般的秀发。完颜洪烈心想：“这姑娘虽不及我那包氏娘子美貌，却另有一般天然风姿。”

那挑柴的汉子三十岁上下年纪，一身青布衣裤，腰里束了条粗草绳，足穿草鞋，粗手大脚，神情木讷。他放下担子，把扁担往桌旁一靠，叽叽数声，一张八仙桌竟给扁担推动了数寸。完颜洪烈一怔，瞧那条扁担也无异状，通身黑油油地，中间微弯，两头备有一个突起的鞘子。这扁担如此沉重，料想必是精钢熟铁所铸。那人腰里插了一柄砍柴用的短斧，斧刃上有几个缺口。

两人刚坐定，楼上脚步声响，上来两人。那渔女叫道：“五哥、六哥，你们一起来啦。”前面一人身材魁梧，少说也有二百五六十斤，围着一条长围裙，全身油腻，敞开衣襟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膛，袖于卷得高高的，手臂上全是寸许长的黑毛，腰间皮带上插着柄尺来长的尖刀，瞧模样是个杀猪宰羊的屠夫。后面那人五短身材，头戴小毡帽，白净面皮，手里提了一杆秤，一个竹篓，似是个小商贩，完颜洪烈暗暗称奇：“瞧头上三人都是身有武功之人，怎么这两个市井小人却又跟他们兄弟相称？”

忽听街上传来一阵登登登之声，似是铁物敲击石板，跟着敲击声响上楼梯，上来一个衣衫褴褛的瞎子，右手握着一根粗大的铁杖。只见他四十来岁年纪，尖嘴削腮，脸色灰扑扑地，颇有凶恶之态。坐在桌边的五人都站了起来，齐叫：“大哥。”渔女在一张椅子上轻轻一拍，道：“大哥，你座位在这里。”那瞎子道：“好。二弟还没来吗？”那屠夫模样的人道：“二哥已到了嘉兴，这会儿也该来啦。”渔女笑道：“这不是来了吗？”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踢踏踢踏拖鞋皮声响。

完颜洪烈一怔，只见楼梯口先探上一柄破烂污秽的油纸扇，先扇了几扇，接着一个穷酸摇头晃脑的踱了上来，正是适才在客店中相遇的那人。完颜洪烈心想：“我的银两必是此人偷了去……”心头正自火冒，那人咧嘴向他一笑，伸伸舌嘴，装个鬼脸，转头和众人招呼起来，原来便是他们的二哥。

完颜洪烈寻思：“看来这些人个个身怀绝技，倘若能收为己用；实是极大的臂助。那穷酸偷我金银，小事一桩，不必计较，且瞧一下动静再说。”只见那穷酸喝了一口酒，摇头摆脑的吟道。“不义之财……放他过，……玉皇大帝……发脾气！”口中高吟，伸下从怀里掏出一锭锭金银，整整齐齐的排在桌上，一共掏出八锭银子，两锭金子。

完颜洪烈瞧那些金银的色泽形状，正是自己所失却的，心下不怒反奇：“他入房去偷我金银倒也不难，但他只用扇子在我肩头一拍，就将我怀中银锭都偷去了，当时我竟一无所觉。这妙手空空之技，确是罕见罕闻。”

眼看这七人的情状。似乎他们作东，邀请两桌客人前来饮酒，因宾客未到，七人只喝情酒，菜肴并不开上席来。但另外两桌上各只摆设一副怀筷，那么客人只有两个了。完颜洪烈寻思：“这七个怪人请客，不知请的又是何等怪客？”

过了一盏茶时分，只听楼下有人念佛：“阿弥陀佛！”那瞎子道：“焦

木人师到啦！”站起身来，其余六人也部肃立相迎。又听得一声，“阿弥陀佛！”一个形如槁木的枯瘦和尚上了楼梯。这和尚四十余岁年纪，身穿黄麻僧衣，手里拿着一段木柴，木柴的一头已烧成焦黑，不知有何用处。

和尚与七人打个问讯，那穷酸引他到一桌空席前坐下。和尚欠身道：“那人寻上门来，小僧自知不是他的对手，多蒙江南七侠仗义相助，小僧感激之至。”

那瞎子道：“焦木人师不必客气。我七兄弟多承大师平日眷顾，大师有事，我兄弟岂能袖手？何况那人自恃武功了得，无缘无故的来与大师作对，哪还把江南武林中人放在眼里？就是大师不来通知，我们兄弟知道了也决不能甘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只听得楼梯格格作响，似是一头庞然巨兽走上楼来，听声音若非巨象，便是数百斤的一头大水牛。楼下掌柜与众酒保一叠连声的惊叫起来：“喂，这笨家伙不能拿上去！”“楼板要给你压穿啦。”“快，快，拦住他，叫他下来！”但格格之声更加响了，只听喀喇一声，断了一块梯板。接着又听得喀喀两声巨响，楼梯又断了两级。

完颜洪烈眼前一花，只见了一个道人手中托了一口极大的铜缸，迈步走上楼来，定睛看时，只吓得心中突突乱跳，原来这道人正是长春子丘处机。

完颜洪烈这次奉父皇之命出使宋廷，要乘机阴结宋朝大官，以备日后入侵时作为内应。陪他从燕京南来的宋朝使臣王道乾趋炎附势，贪图重贿，已暗中投靠金国，到临安后替他拉拢奔走。哪知王道乾突然被一个道人杀死，连心肝首级部不知去向。完颜洪烈大惊之余，生怕自己阴谋已被这道人查觉，当即带同亲随，由临安府的捕快兵役领路，亲自追拿刺客。追到牛家村时与丘处机遭遇，不料这道人武功高极，完颜洪烈尚未出手，就被他一技甩手箭打中肩头，所带来的兵役随从被他杀得干干净净。完颜洪烈如不是在混战中先行逃开，又得包惜弱相救，堂堂金国王子就此不明不白的葬身在这小村之中了。

完颜洪烈定了定神，见他目光只在自己脸上掠过，便全神贯注的瞧着焦木和那七人，显然并未认出自己，料想那日自己刚探身出来，便给他羽箭掷中摔倒，并未看清楚自己面目，当即宽心，再看他手中托的那口大铜缸时，一惊之下，不由得欠身离椅。

这铜缸是庙宇中常见之物，用来焚烧纸锭表章，直径四尺有余，只怕足足有四百来斤，缸中溢出酒香，显是装了美酒，那么份量自必更加沉重，但他托在手里却不见如何吃力。他每跨一步，楼板就喀喀乱响。楼下这时早已乱成一片，掌柜、酒保、厨子、打杂的、众酒客纷纷逃出街去，只怕楼板给他压破，砸下来打死了人。

焦木和尚冷然。道：“道兄惠然驾临，却何以取来了小庙的化纸铜缸？衲子给你引见江南七侠！”丘处机举起左手为礼，说道：“适才贫道到宝刹奉访，寺里师父言道，大师邀贫道来醉仙楼相会。贫道心下琢磨，大师定是请下好朋友来了，果然如此。久闻江南七侠威名，今日有幸相见，足慰平生之愿。”

焦木和尚向七侠道：“这位是全真派长春子丘道长，各位都是久仰的了。”转过头来，向丘处机道：“这位是七侠之首，飞天蝙蝠柯镇恶柯大侠。”说着伸掌向那瞎子身旁一指，跟着依次引见。完颜洪烈在旁留神倾听，暗自记忆。第二个便是偷他银两的那肮脏穷酸，名叫妙手书生朱聪。最先到酒楼来

的骑马矮胖子是马王神韩宝驹，排行第三。挑柴担的乡农排行第四，名叫南山樵子南希仁。第五是那身材粗壮、屠夫模样的大汉，名叫笑弥陀张阿生。那小商贩模样的后生姓全名金发，绰号闹市侠隐。那渔女叫作越女剑韩小莹，显是江南七侠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

焦木引见之时，丘处机逐一点首为礼，右手却一直托着铜缸，竟似不感疲累。酒楼下众人见一时无事，有几个大胆的便悄悄溜上来瞧热闹。

柯镇恶道：“我七兄弟人称‘江南七怪’，都是怪物而已，‘七侠’甚么的，却不敢当。我兄弟久仰全真六子的威名，素闻长春子行侠仗义，更是钦慕。这位焦木大师为人最是古道热肠，不知如何无意中得罪了道长？道长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，便让我们做做和事老。两位虽然和尚道士，所拜的菩萨不同，但总都是出家人，又都是武林一派，大家尽释前愆，一起来喝一杯如何？”

丘处机道：“贫道和焦木大师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只要他交出两个人来。改日贫道自会到法华禅寺负荆请罪。”柯镇恶道：“交出甚么人来？”丘处机道：“贫道有两个朋友，受了官府和金兵的陷害，不幸死于非命。他们遗下的寡妇孤苦无依。柯大侠，你们说贫道该不该理？”颜烈一听，端在手中的酒杯一晃，泼了些酒水。只听柯镇恶道：“别说是道长朋友的遗孀，就是素不相识之人，咱们既然知道了，也当量力照顾，那是义不容辞之事。”丘处机大声道：“是呀！我就是要焦木大师交出这两个身世可怜的女子来！他是出家人，却何以将两个寡妇收在寺里，定是不肯交出？七位是侠义之人，请评评这道理看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焦木与江南七怪大吃一惊，完颜洪烈在旁也是暗暗称奇，心想：“难道他说的不是杨郭二人的妻子，另有旁人？”

焦木本就脸色焦黄，这时更加气得黄中泛黑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胡言乱道……胡言……”

丘处机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也是武林中知名人物，竟敢如此为非作歹！”右手一送，一口数百斤重的铜缸连酒带缸，向着焦木飞去。焦木纵身跃开避过。

站在楼头瞧热闹的人吓得魂飞天外，你推我拥，一连串的骨碌碌滚下楼去。

笑弥陀张阿生估量这铜缸虽重，自己尽可接得住，当下抢上一步，运气双臂，叫一声：“好！”待铜缸飞到，双臂一沉，托注缸底，肩背肌肉坟起，竟自把铜缸接住了，双臂向上一挺，将铜缸高举过顶。但他脚下使力太巨，喀喇一声，左足在楼板上踏穿了一个洞，楼下众人又大叫起来。张阿生上前两步，双臂微曲，一招“推窗送月”，将铜缸向丘处机掷去。

丘处机伸出右手接过，笑道：“江南七怪名不虚传！”随即脸色一沉，向焦木喝道：“那两个女子怎样了？你把她两个妇道人家强行收藏在寺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这贼和尚只要碰了她们一根头发，我把你拆骨扬灰。把你法华寺烧成白地！”

朱聪扇子一扇，摇头晃脑的道：“焦木大师是有道高僧，怎会做这般无耻之事？道长定是听信小人的谣言了。虚妄之极矣，决不可信也。”

丘处机怒道：“贫道亲眼见到，怎么会假？”江南七怪都是一怔。焦木道：“你就算要到江南来扬万立威，又何必败坏我的名头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到嘉兴府四下里去打听，我焦木和尚岂能做这等歹事？”丘处机冷笑道：“好

呀，你邀了帮手，便想倚多取胜。这件事我是管上了，决计放你不过。你清净佛地，窝藏良家妇女，已是大大不该，何况这两个女子的丈夫乃忠良之后，惨遭非命。”

柯镇恶道：“道长说焦木大师收藏了那两个女子，而大师却说没有。咱们大伙儿到法华寺去瞧个明白，到底谁是谁非，不就清楚了？兄弟眼睛虽然瞎了，可是别人眼睛不瞎啊。”六兄妹齐声附和。

丘处机冷笑道：“搜寺？贫道早就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可是明明见到那两个女人进去，人却又不见了。无法可想，只有要和尚交出人来。”朱聪道：“原来那两个女子不是人。”丘处机一楞，道：“甚么？”朱聪一本正经的道：“她们是仙女，不是会隐身法，就是惜上遁遁走啦！”余下六怪听了，都不禁微笑。

丘处机怒道：“好啊，你们消遣贫道来着。江南七怪今日帮和尚帮定了，是不是？”

柯镇恶凛然道：“我们本事低微，在全真派高手看来，自是不足一笑。可是我七兄弟在江南也还有一点小小名头，知道我们的人，都还肯说一句：江南七怪疯疯癫癫，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。我们不敢欺压旁人，可也不能让旁人来欺压了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江南七侠名声不坏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各位事不干己，不用赶这趟浑水。我跟和尚的事，让贫道自行跟他了断，现下恕不奉陪了。和尚，跟我走吧。”说着伸左手来拿焦木手腕。焦木手腕一沉，当下把他这一拿化解了开去。

马王神韩宝驹见两人动上了手，大声喝道：“道士，你到底讲不讲理？”丘处机道：“韩三爷，怎样？”韩宝驹道：“我们信得过焦木大师，他说没有就是没有。武林中铁铮铮的好汉子，难道谁还能撒谎骗人？”丘处机道：“他不会撒谎，莫非丘某就会没来由的撒谎冤他？丘某亲眼目睹，若是看错了人，我挖出这对招子给你。我找这和和尚是找定了。七位插手也是插定了，是不是？”江南七怪齐声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好，我敬七位每人一口酒。各位喝了酒再伸手吧。”说着右手一沉，放低铜缸，张口在缸里喝了一大口酒，叫道：“请吧！”手一抖，那口铜缸又向张阿生飞来。

张阿生心想：“要是再像刚才那样把铜缸举在头顶，怎能喝酒？”当即退后两步，双手挡在胸口，待铜缸飞到，双手向外一分，铜缸正撞在胸口。他生得肥胖，胸口累累的都是肥肉，犹如一个软垫般托住了铜缸，随即运气，胸肌向外弹出，已把铜缸飞来之势挡住，双手合围，紧紧抱住了铜缸，低头在缸里喝了一大口酒，赞道：“好酒！”双手突然缩回，抵在胸前，铜缸尚未下落，已是一招“双掌移山”，把铜缸猛推出去。这一招劲道既足，变招又快，的是外家的高明功夫。完颜洪烈在一旁看得暗暗心惊。

丘处机接回铜缸，也喝了一大口，叫道：“贫道敬柯大哥一缸酒！”顺手将铜缸向柯镇恶掷去。

完颜洪烈心想：“这人眼睛瞎了，又如何接得？”却不知柯镇恶位居江南七怪之首，武功也为七人之冠，他听辨细微暗器尚且不差厘毫，这口巨大的铜缸掷来时呼呼生风，自然辨得清楚，只见他意定神闲的坐着，恍如未觉，直至铜缸飞临头顶，这才右手一举，铁杖已顶在缸底。那铜缸在铁杖上的溜溜转得飞快，犹如耍盘子的人用竹棒顶住了瓷盘玩弄一般。突然间铁棒略歪，

铜缸微微倾侧，眼见要跌下来打在他的头顶，这一下还不打得脑浆迸裂？哪知铜缸倾侧，却不跌下，缸中酒水如一条线般射将下来。柯镇恶张口接住，上面的酒不住倾下，他咕嘟咕嘟的大口吞饮，饮了三四口，铁杖稍挪，又已顶在缸底正中，随即向上一送，铜缸飞了起来。他挥杖横击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那缸便飞向丘处机而去，四下里嗡嗡之声好一阵不绝。

丘处机笑道：“柯大侠平时一定爱玩顶盘子。”随手接住了铜缸。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小弟幼时家贫，靠这玩意儿做叫化子讨饭。”丘处机道：“贫贱不能移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我敬南四哥一缸！”低头在缸中喝一口酒，将铜缸向南山樵子南希仁掷去。

南希仁一言不发，待铜缸飞到，举起扁担在空中挡住，当的一声，铜缸在空中受阻，落了下来。南希仁伸手在缸里抄了一口酒，就手吃了，扁担打横，右膝跪倒，扁担搁在左膝之上，右手在扁担一端扳落，扁担另一端托住铜缸之底，扳起铜缸，又飞在空中。

他正待将缸击还给丘处机，闹市侠隐全金发笑道：“兄弟做小生意，爱占小便宜，就不费力的讨口酒吃吧。”抢到南希仁身边，待铜缸再次落下时，也抄一口酒吃了，忽地跃起，双足抵住缸边，空中用力，双脚一挺，身子如箭般向后射出，那铜缸也给他双脚蹬了出去。他和铜缸从相反方向飞出，铜缸径向丘处机飞去。他身子激射到板壁之上，轻轻滑下。妙手书生朱聪摇着折扇，不住口的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！”

丘处机接住铜缸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说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！贫道敬二哥一缸。”朱聪狂叫起来：“啊哟，使不得，小生手无缚鸡之力，肚无杯酒之量，不压死也要醉死……”呼叫未毕，铜缸已向他当头飞到。朱聪大叫：“压死人啦，救命，救……”伸扇子往缸中一捞，送入口中，倒转扇柄，抵住缸边往外送出，腾的一声，楼板已被他蹬破一个大洞，身子从洞里掉了下去，“救命，救命”之声，不住从洞里传将上来。众人都知他是装腔作势，谁也不觉惊讶。完颜洪烈见他扇柄一抵，铜缸便已飞回，小小一柄折扇，所发劲力竟不弱于南希仁那根沉重的钢铁扁担，心下暗自骇异。

越女剑韩小莹叫道：“我来喝一口”右足一点，身子如飞燕掠波，倏地在铜缸上空跃过，头一低，已在缸中吸到了一口酒，轻飘飘的落在对面窗格之上。她擅于剑法轻功，曹力却非所长，心想轮到这口笨重已极的铜缸向自己掷来，接挡固是无力，要掷还给这个道士更是万万不能，是以乘机施展轻功吸酒。

这时那铜缸仍一股劲的往街外飞出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落将下来，势必酿成极大灾祸。丘处机暗暗心惊，正拟跃到街上去接住。只听呼的一声，身旁一个黄衣人斜刺越过，口中一声呼哨，楼下那匹黄马奔到了街口。

楼上众人都抢到窗口观看，只见空中一个肉团和铜缸一撞，铜缸下堕之势变为向前斜落，肉团和铜缸双双落在黄马背上。那黄马驰出数丈，转过身来，直奔上楼。

马王神韩宝驹身在马腹之下，左足勾住镫子，双足及右足却托住铜缸，使它端端正正的放在马鞍之上，不致倾侧。那黄马跑得又快又稳，上楼如驰平地。韩宝驹翻身上马，探头在缸中喝了一大口酒，左臂一振，把铜缸推在楼板之上，哈哈大笑，一提缰，那黄马倏地从窗口窜了出去，犹如天马行空，稳稳当当的落在街心。韩宝驹跃下马背，和朱聪挽手上楼。

丘处机道：“江南六侠果然名不虚传！个个武功高强，贫道甚是佩服。”

冲着七位的面子，贫道再不跟这和尚为难，只要他交出那两个可怜的女子，就此既往不咎。”

柯镇恶道：“丘道长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这位焦木大师数十年清修，乃是有道的高僧，我们素来敬佩。法华寺也是嘉兴府有名的佛门善地，怎么会私藏良家妇女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尽有欺世盗名之辈。”韩宝驹怒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道长是不信我们的话了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我宁可信自己的眼睛。”韩宝驹道：“道长要待怎样？”他身子虽矮，但话声响亮，说来自有一股威猛之气。

丘处机道：“此事与七位本来无干，既然横加插手，必然自恃技艺过人。贫道不才，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，若是不敌，听凭各位如何了断便了。”柯镇恶道：“道长既然一意如此，就请划下道儿来罢。”

丘处机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我和各位向无仇怨，久仰江南七怪也是英侠之士，动刀动拳，不免伤了和气。这样罢。”大声叫道：“酒保，拿十四个大碗来！”

酒保本来躲在楼下，这时见楼上再无动静，听得叫唤，忙不叠的将大碗送上楼来。

丘处机命他把大碗都到缸中舀满了酒，在楼上排成两列，向江南七怪说道：“贫道和各位斗斗酒量。各位共喝七碗，贫道一人喝六碗，喝到分出胜负为止。这法儿好不好？”

韩宝驹与张阿生等都是酒量极宏之人，首先说好。柯镇恶却道：“我们以七敌一，胜之不武，道长还是另划道儿吧。”丘处机道：“你怎知一定能胜得了我？”

越女剑韩小莹虽是女子，生性却是十分豪爽，当下亢声说道：“好，先比了酒量再说。这般小觑我们七兄弟的，小妹倒是第一次遇上。”说着端起一碗酒来，咕嘟咕嘟的便喝了下去。她这碗酒喝得急了，顷刻之间，雪白的脸颊上，泛上了桃红。

丘处机道：“韩姑娘真是女中丈夫。大家请罢！”七怪中其余六人各自牛碗喝八丘处机碗到酒干，顷刻间连尽七碗，每一碗酒都只咕的一声，便白口入肚，在咽喉间竟然不稍停留。酒保兴高采烈，大声叫好，忙又装满了十四碗，八人又都喝了。

喝到第三个十四碗时，韩小莹毕竟量窄，喝得半碗，右手微微发颤。张阿生接过她手中半碗酒来，道：“七妹，我代你喝了。”韩小莹道：“道长，这可不可以？”丘处机道：“行，谁喝都是一样。”再喝一轮，全金发也败了下去。

七怪见丘处机连喝二十八碗酒，竟是面不改色，神态自若，尽皆骇然。完颜洪烈在一旁瞧着，更是桥舌不下，心想：“最好这老道醉得昏天黑地，那江南六怪乘机便将他杀了。”

全金发心想己方还剩下五人，然而五人个个酒量兼人，每人再喝三四碗酒还可支持，难道对方的肚子里还装得下二十多碗酒？就算他酒量当真无底，肚量却总有限，料想胜算在握，正自高兴，无意中在楼板上瞥，只见丘处机双足之旁湿了好大一滩，不觉一惊，在朱聪耳边道：“二哥，你瞧这道士的脚。”朱聪一看，低声道：“不好，他是用内功把酒从脚上逼了出来。”全金发低声道：“不错，想不到他内功这等厉害，那怎么办？”

朱聪寻思：“他既有这门功夫，便再喝一百碗也不打紧。预得另想计较。”

退后一步，突然从先前踹破的楼板洞中摔了下去，只听他大叫：“醉了，醉了！”又从洞中跃上。

又喝了一巡酒，丘处机足旁全是水渍，犹如有一道清泉从楼板上们们流出。这时南希仁、韩宝驹等也都瞧见了，见他内功如此精深，都是暗自钦服。

韩宝驹把酒碗往桌上一放，便欲认输。朱聪向他使个眼色，对丘处机道：“道长内功出神入化，我们佩服之极。不过我们五个拼你一个，总似乎不大公平。”丘处机一怔，道：“朱二哥瞧着该怎么办？”朱聪笑道：“还是让兄弟一对一的跟道长较量下去吧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觉奇怪，眼见五人与他斗酒都已处于必败之地，怎么他反而要独自抵挡？但六怪都知这位兄弟虽然言语滑稽，却是满肚子的诡计，行事往往高深莫测，他既这么说，必是另有诈道，当下都不作声。

丘处机呵呵笑道：“江南六侠真是要强得紧。这样吧，朱二哥陪着我喝干了缸中之酒，只要不分胜败，贫道就算输只好不好？”

这时铜缸中还剩下小半缸酒，无虑数十大碗，只怕要庙里两个弥勒佛的大肚子，才分装得下。但朱聪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兄弟酒量虽然不行，但当年南游，却也曾胜过几样厉害家伙，干啊！”他右手挥舞破扇，左手大袖飘扬，一面说，一面喝酒。

丘处机跟着他一碗一碗的喝下去，问道：“甚么厉害家伙？”朱聪道：“兄弟有一次到天竺国，天竺王子拉了一头水牛出来，和我斗饮烈酒，结果居然不分胜败。”

丘处机知他是说笑话骂人，“呸”了一声，但见他指手划脚，胡言乱语，把酒一碗一碗的灌下肚去，手足之上又无酒水渗出，显然不是以内功逼发，但见他腹部隆起了一大块，难道他肚子真能伸缩自如，颇感奇怪，又听他道：“兄弟前年到退罗国，哈，这一次更加不得了”。退罗国王牵了一头大白象和我斗酒，这蠢家伙喝了七缸，你道我喝了几缸？”

丘处机明知他是说笑，但见他神态生动，说得酣畅淋漓，不由得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几缸？”朱聪神色突转严重，压低了声音，正色道：“九缸！”忽然间又放大了声音道：“快喝，快喝！”

但见他子舞足蹈，似醉非醉，如痴非痴，便在片刻之间，与丘处机两人把铜缸中的酒喝到了底。韩宝驹等从来不知他竟有偌大酒量，无不惊喜交集。

丘处机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朱兄真是一位奇人，贫道拜服！”

朱聪笑道：“道长喝酒用的是内功，兄弟用的却是外功，乃体外之功。你请看吧！”说着哈哈大笑，忽地倒翻一个筋斗，手里已提着一只木桶，随手一晃，酒香扑鼻，桶里装的竟是半桶美酒。这许多人个个武功高强，除柯镇恶外，无不眼光锐利，但竟没瞧清楚这木桶是从哪里来的，再看朱聪的肚子时，却已扁平如常，显然这木桶本来是藏在他大袍子的底下，江南七侠纵声大笑，丘处机不禁变色。

要知朱聪最善于鸡鸣狗盗、穿窬行窃之技，是以绰号叫做“妙手书生”。他这袍内藏桶之术，一直流传至今。魔术师表演之时，空身走出台来，一个筋斗，手中多了一缸金鱼，再一个筋斗，台上又多了一碗清水，可以变到满台数十碗水，每一碗水中都有一尾金鱼游动，令观众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叹为观止，即是师法这门妙术。朱聪第二次摔落楼下，便是将一只木桶藏入了袍底，喝酒时胡言乱语，挥手扬扇，旨在引开丘处机的目光。魔术师变戏法之时，在千百对眼睛的睽睽注视之下，尚且不让人瞧出破绽，那时丘处机丝

毫没防到他会使这般手法，竟未行出他使用妙技，将一大碗一大碗的酒部倒入了藏在袍内的木桶之中。

丘处机道：“哼，你这个怎么算是喝酒？”朱聪笑道：“你难道算是喝酒了？我的酒喝在桶内，你的酒喝在地下，那又有甚么分别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踱来踱去，忽然一不小心踏在丘处机足旁的酒渍之中，一滑之下，向丘处机身上跌去。丘处机随手扶了他一把。朱聪向后一跃，踱了一个圈子，叫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自古中秋……月最明，凉风届候……夜弥清。一天……气象沉银汉，四海鱼龙……跃水精……”拖长了声音，朗声念诵起来。

丘处机一怔：“这是我去年中秋写的一首未成律诗，放在身边，拟待续成下面四句，从未给别人看过，他怎么知道？”伸手往怀里一摸，写着这半首诗的那张纸笺果真已不知去向。

朱聪笑吟吟的摊开诗笺，放在桌上，笑道：“想不到道长武功盖世，文才也如此隽妙，佩服佩服。”原来他刚才故意一滑一跌，已施展妙手空空之技，把丘处机衣袋内的这张纸条偷了出来。

丘处机寻思：“适才他伸手到我怀里，我竟是丝毫不觉，倘若他不是盗我诗笺，而是用匕首戳上一刀，此刻我哪里还有命在？显然是他手下留情了。”言念及此，心意登平，说道：“朱二侠既陪着贫道一起于光了这一缸酒，贫道自当言而有信，甘拜下风。今日醉仙楼之会，是丘处机栽在江南七侠手下了。”

江南七怪齐声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这些玩意儿是当不得真的。”朱聪又道：“道长内功深湛，我们万万不及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贫道虽然认输，但两个朋友所遗下的寡妇却不能不救。”举手行礼，托起铜缸，说道：“贫道这就去法华寺要人。”柯镇恶怒道：“你既已认输，怎地又跟焦木大师纠缠不清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扶危解困，跟输赢可不相干。柯大侠，若是你朋友不幸造难，遗孀受人欺辱，你救是不救？”说到这里，突然变色，叫道：“好家伙，还约了人啦，就是千军万马，你道爷便豁出了性命不要，也不能就此罢手。”

张阿生道：“就是咱们七兄弟，还用得着约甚么人？”柯镇恶却也早听到有数十人奔向酒楼而来，还听到他们兵刃弓箭互相碰撞之声，当即站起，喝道：“大家退开，抄家伙！”张阿生等抢起兵器，只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，数十人抢上楼来。

众人回头看时，见数十人都是穿着金兵装束的劲卒。丘处机本来敬重江南七怪的为人，只道他们被焦木和尚一时欺蒙，是以说话行事始终留了余地，这时忽见大批金兵上来，心头怒极，大叫：“焦木和尚，江南七怪，你们居然去搬金寇，还有脸面肉居甚么侠义道？”韩宝驹怒道：“谁搬金兵来着？”

那些金兵正是完颜洪烈的侍从，他们见王爷出外良久不归，大家不放心，一路寻来，听说醉仙楼上有人凶杀恶斗，生怕王爷遇险，是以急急赶到。

丘处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！贫道恕不奉陪了！这件事咱们可没了没完。”手托铜缸，大踏步走向梯口。

柯镇恶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丘道长，您可别误会！”丘处机边走边道：“我误会？你们是英雄好汉，干么要约金兵来助拳？”柯镇恶道：“我们可没有约。”丘处机道：“我又不是瞎子！”柯镇恶眼睛盲了，生平最忌别人讥讽他这缺陷，铁杖一摆，抢上前去，喝道：“瞎子便怎样？”丘处机更不打

话，左手一抬，拍的一掌，打在一名金兵的顶门上。那兵哼也没哼一声，登时脑浆迸裂而死，丘处机道：“这便是榜样！”袍袖一拂，径肉下楼。

众金兵见打死了同伴，一阵人乱，早有数人挺矛向丘处机后心掷下。他头也不回，就似背后生着眼睛，伸手一一拨落。众金兵正要冲下，完颜洪烈疾忙喝住，转身对柯镇恶道：“这恶道无法无天，各位请过来共饮一怀，商议对付之策如何？”柯镇恶听得他呼喝金兵之声，知他是金兵头脑，喝道：“他妈的，滚开！”完颜洪烈一愣。韩宝驹道：“咱大哥叫你滚开！”右肩一耸，正撞在他左胯之上。完颜洪烈一个踉跄，退开数步。江南七怪和焦木和尚一拥下楼。

朱聪走在最后，经过完颜洪烈身旁时，伸扇又在他肩头一拍，笑道：“你拐带的女子卖掉了吗？卖给我怎样？哈哈，哈哈！”说着急步下楼。朱聪先前虽不知完颜洪烈的来历，但在客店之中看到他对待包惜弱的模样，已知他二人不是夫妇，又听他自夸豪富，便盗了他金银，小作惩戒，此刻既知他是金兵头脑，不取他的金银，哪里还有天理？

完颜洪烈伸下往怀里一摸，带出来的几锭金银果然又都不翼而飞，他想这些人个个武功惊人，请那矮胖子去做马术教头之事那也免开尊口了，若再给他们发见包氏娘子竟在自己这里，更是天大祸事，幸得此刻丘处机与七怪误会未释，再不快走，连命也得送在这里。当下赶回客店，带同包惜弱连夜向北，回金国的都城燕京而去。

原来那日丘处机杀了汉奸王道乾，在牛家村结识郭啸天、杨铁心两人，又将前来追捕的金兵和衙役杀得一个不剩，心下畅快，到得杭州后，连日在湖上赏玩风景。西湖之北的葛岭，乃晋时葛洪炼丹之处，为道家胜地。丘处机上午到处漫游，下午便在葛岭道观中修练内功，研读道藏。

这日走过清河坊前，忽见数十名官兵在街上狼狈经过，甩盔曳甲，折弓断枪，显见是吃了败仗逃回来的。他心下奇怪，暗想：“此时并没和金国开仗，又没听说左近有盗贼作乱，不知官兵是在哪里吃了这亏？”询问街上百姓，众人也都茫然不知。他好奇心起，远远跟随，见众官兵进了威果第六指挥所营房。

到了夜间，他悄悄摸进指挥所内，抓了一名官兵出来，拖到旁边小巷中喝问。那官兵正睡得胡里胡涂，突然利刃加颈，哪敢有丝毫隐瞒，当即把牛家村捉拿郭、杨二人的事照实说了。丘处机不迭声的叫苦，只听那兵士说，郭啸天已当场格毙，杨铁心身受重伤，不知下落，多半也是不活的了；又说郭杨二人的妻子倒是活捉了来，可是走到半路，不知如何，竟有一彪人马冲将出来，胡里胡涂的打了一场，官兵却吃了老大的亏。丘处机只听得悲愤无已，但想那小兵奉命差遣，实是身不由己，当下也不拿他出气。只问：“你们上官是谁？”那小官道：“指挥大人他……他……姓段……官名……官名叫作大德。”丘处机放了小兵，摸到指挥所内去找那段天德，却是遍寻不获。

次日一早，指挥所前的竿子上高高挂出一颗首级，号令示众。丘处机一看，赫然便是新交朋友郭啸天的头颅，心中又是难过，又是气恼，心道：“丘处机啊丘处机，这两位朋友是忠义之后，好意请你饮酒，你却累得他们家破人亡。你若不替他们报仇雪恨，还称得上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”想到愤恨之处，反手一掌，只把指挥所前的旗杆石打得石屑纷飞。

好不容易守到半夜，他爬上长竿，把郭啸天的首级取了下来，奔到西湖边上，挖了一坑，把首级埋了，拜了几拜，不禁洒下泪来，默默祝祷：“贫道

当日答允传授两位后裔的武艺，贫道生平言出必践，如不将你们的后人调教为英雄人物，他日黄泉之下，再无面目和两位相见。”心下盘算，首先要找到那段天德，杀了他为郭杨两人报仇，然后去救出两人的妻子，安顿于妥善之所，天可怜见生下两个遗腹子来，好给两位好汉留下后代。

他接连两晚暗闯威果第六指挥所，却部未能找到指挥使段天德。想是此人贪图安逸、不守军纪，不宿在营房之中与士卒同甘同苦。第三日辰牌时分，他径到指挥所辕门之外，大声喝道：“段天德在哪里，快给我滚出来！”

段天德为了郭啸天的首级被窃，正在营房中审讯郭啸天的妻子李萍，要她招认丈夫有什么大胆不法的朋友，忽听得营外闹成一片，探头从窗口向外张望，只见一个长大道士威风凛凛的手提两名军士，横扫直劈，只打得众兵丁叫苦连天。军佐一叠连声的喝叫：“放箭！”仓卒之际，众官兵有的找到了弓，寻不着箭，有的拿到箭，却又不知弓在何处。

段天德大怒，提起腰刀，直抢出去，喝道：“造反了么？”挥刀往丘处机腰里横扫过去，丘处机见是一名军官，将下中军士一抛，不闪不架，左千一探，已抢前抓住了他下腕，喝道：“段天德那狗贼在哪里？”

段天德手上剧痛，全身酸麻，忙道：“道爷要找段大人么？他……他在西湖船里饮酒，也不知今天回不回来。”丘处机信以为真，松开了手。段天德向两名军士道：“你们快带领这位道爷。到湖边找段指挥去。”两名军士尚未领悟，段天德喝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莫惹道爷生气。”两名军士这才会意，转身走出。丘处机跟了出去。

段天德哪里还敢停留，忙带了几名军士，押了李萍，急奔雄节第八指挥所来。那指挥使和他是酒肉至交，一听之下，正要点兵去擒杀恶道，突然营外喧声人起，报称一个道士打了进来，想必带路的军士受逼不过。将段天德的常到之处说了出来。

段天德是惊弓之鸟，也不多说，带了随从与李萍便走，这次是去投城外全捷第二指挥所。那指挥所地处偏僻，丘处机一时找他不到。段天德惊魂稍定，想起那道人在千百军士中横冲直撞的威势，真是不寒而栗。这时手腕上又开始剧痛，越肿越高，找了个军营中的跌打医生来一瞧，腕骨竟是给捏断了两根。上了夹板敷药之后，当晚不敢回家，便注在全捷第二指挥所内。睡到半夜，营外喧扰起来，说是守岗的军士忽然不见。

段天德惊跳起来，心知那军士定是被道士掳了去逼问，自己不论躲往何处军营，他总能找上门来，打是打不过，躲又躲不开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道上已跟自己朝过了相，只冲着自己一人而来，军营中官兵虽多，却未必能保护周全。正自惶急，突然想起伯父在云栖寺出家，他武功了得，不如投奔他去，又想那道士找自己为难，定与郭啸天一案有关，如把李萍带在身边，危急时以她为要挟，那恶道便不敢贸然动手，当下逼迫李萍换上军士装束。拉着她从营房后门溜了出去，黑夜中七高八低的往云栖寺来。

他伯父出家已久，法名枯木，是云栖寺的住持，以前本是个军官，武功出肉浙闽交界处仙霞派的嫡传，属于少林派的旁支。他素来不齿段天德为人，不与交往，这时见他夤夜狼狈逃来，自是十分诧异，当下冷冷的问道：“你来干甚么？”

段天德知道伯父一向痛恨金兵，要是说了实情，自己如何会同金兵去捕杀郭杨二人，只怕伯父立时便杀了自己，因此在路上早已想妥了一套说辞，眼见伯父神色不辨，忙跪下磕头，连称：“侄儿给人欺侮了，求伯父作主。”

枯木道：“你在营里当官，不去欺侮别人，人家已谢天谢地啦，又有谁敢欺侮你啦？”段天德满面惭容，说道：“侄儿不争气，给一个恶道赶得东奔西逃，无路可走。求伯父瞧在我过世的爹爹面上，救侄儿一命。”枯木听他说得可怜，问道：“那道人追你干什么？”

段天德知道越是将自己说得不堪，越是易于取信，当下连称：“侄儿该死，该死。前日侄儿和几个朋友，到清冷桥西的瓦子去玩耍……”枯木鼻中哼了一声，脸色登时大为不愉。原来宋朝的妓院称为“瓦舍”，或称“瓦子”，取其“来时瓦合，去时瓦解”之义，意思是说易聚易散。

段天德又道：“侄儿有个素日相好的粉头，这天正在唱曲子陪侄儿饮酒，忽然有个道人进来，说听她曲子唱得好，定要叫她过去相陪……”枯木佛然不悦，道：“胡说！出家人又怎会到这种下流地方去？”段天德道：“是啊，侄儿当下就出言嘲讽，命他出去。那道人凶恶得紧，反骂侄儿指日就要身首异处，却在这里胡闹。”枯木道：“甚么身首异处？”段天德道：“他说金兵不日渡江南下，要将咱们大宋官兵杀得干干净净。”

枯木勃然怒道：“他如此说来？”段天德道：“是。也是侄儿脾气不好，跟他争吵，说道金兵若是渡江，我们拼命死战，也未必便输了。”这句话好生迎合枯木的心意，只听得他连连点头，觉得这个侄儿自从出得娘胎，惟有这句话最像人话。段天德见他点头，心下暗喜，说道：“两人说到后来，便打将起来，侄儿却不是这恶道的敌手。他一路追赶，侄儿无处逃避，只得来向伯父求救。”枯木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不来理会你们这般争风吃醋的丑事。”段天德哀求道：“只求伯父救我一命，以后决不敢了。”

枯木想起兄弟昔日之情，又恼那道人出言无状，便道：“好，你就在寺里客舍住几日避他一避。可不许胡闹。”段天德连连答应。枯木叹道：“一个做军官的，却如此无用。当真金兵渡江来攻，那如何得了？唉，想当年，我……”

李萍受了段天德的挟制威吓，在一旁耳听得他肆意撒谎，却不敢出一句声。

这天下午申牌时分，知客僧奔进来向枯木禀报：“外面有个道人，大叫大嚷的好不凶恶，口口声声要段……段长官出去。”

枯木把段天德叫来。段天德惊道：“是他，正是他。”枯木道：“这道人如此凶狠，他是哪一门哪一派的？”段天德道：“不知是哪里来的野道士，也不见武功有甚么了不起，只不过膂力大些，侄儿元用，因此抵敌不住。”枯木道：“好，我去会会。”当下来到大殿。

丘处机正要闯进内殿，监寺拼命拦阻，却拦不住。枯木走上前去，在丘处机臂上轻轻一推，潜用内力，想把他推出殿去，哪知这一推犹如碰在棉花堆里，心知不妙，正想收力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身不由主的直跌出去，蓬的一声，背心撞在供桌之上，喀喇喇几声响，供桌被撞塌了半边，桌上香炉、烛台纷纷落地。

枯木大惊，心想：“这道人的武功高明之极，岂只膂力大些而已？”当下双手合十，打个问讯，道：“道长光临敝寺，有何见教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我是来找一个姓段的恶贼。”枯木自知决不是他的敌手，说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怀，道长何必跟俗人一般见识？”

丘处机不理，大踏步走向殿内。这时段天德早已押着李萍在密室里躲了起来。云栖寺香火极盛，其时正是春天进香的季节，四方来的善男信女络绎

不绝。丘处机不便强搜，冷笑数声，退了出去。

段天德从隐藏之处出来。枯木怒道，“甚么野道士了？如不是他手下容情，我一条老命早已不在了。”段天德道：“这恶道只怕是金人派来的细作，否则怎么定要跟咱们大宋军官为难？”知客僧回来禀报，说那道人已经走了。枯木道：“他说些甚么？”知客僧道：“他说本寺若不交出那个……那个段长官，他决不罢休。”

枯木向段天德怒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说话不尽不实，我也难以深究。只是这道人武功实在太强，你若落入他手，性命终究难保。”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你在这里不能耽了。我师弟焦木禅师功力远胜于我，只有他或能敌得住这道人，你到他那里去避一避吧。”段天德哪里敢说半个不字，讨了书信，连夜雇船往嘉兴来，投奔法华寺注持焦木大师。

焦木怎知他携带的随从竟是个女子，既有师兄书信，便收留了。岂知丘处机查知踪迹，跟着追来，在后园中竟见到了李萍，待得冲进后园查察时，段天德已将李萍拉入了地窖。丘处机还道包惜弱也给藏在寺内，定要焦木交出人来。他是亲眼所见，不管焦木如何解说，他总是不信。两人越说越僵，丘处机一显武功，焦木自知不是敌手，他与江南七怪素来交好，便约丘处机在醉仙楼上见面。丘处机那口大铜缸，便是从法华寺里拿来的。待得在醉仙楼头撞到金兵，丘处机误会更深。

焦木于此中实情，所知自是十分有限，与江南七怪出得酒楼，同到法华寺后，说了师兄枯木禅师荐人前来之事，又道：“素闻全真七子武功了得，均已得了当年重阳真人的真传，其中长春子尤为杰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人虽然鲁莽了些，但看来也不是无理取闹之人，与老纳无怨无仇，中间定有重大误会。”

全金发道：“还是把令师兄荐来的那两人请来，仔细问问。”焦木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没好好盘问过他们。”正要差人去请段天德，柯镇恶道：“那丘处机性子好不暴躁，一上来便声势汹汹，浑没把咱们江南武林人物瞧在眼里。他全真派在北方称雄，到南方来也想这般横行霸道，那可不成。这误会要是解说不了，不得不凭武功决胜，咱们一对一的跟他动手，谁也抵挡不住。他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……”朱聪道：“咱们跟他来个一拥齐上！”韩宝驹道：“八人打他一个？未免不是好汉。”全金发道：“咱们又不是要伤他性命，只不过叫他平心静气的听焦木大师说个清楚。”韩小莹道：“江湖上传言出去，说焦木大师和江南七怪以多欺少。岂不是坏了咱们名头？”

八人议论未决，忽听得大殿上震天价一声巨响，似是两口巨钟互相撞击，众人耳中嗡嗡的好一阵不绝。柯镇恶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来啦！”

八人奔至大殿，又听得一声巨响，还夹着金铁破碎之声。只见丘处机托着铜缸，正在敲撞大殿上悬着的那口铁钟，数击之下，铜缸已出现了裂口。那道人胡须戟张，圆睁双眼，怒不可抑。江南七怪不知丘处机本来也非如此一味蛮不讲理之人，只因他连日追寻段天德不得，怒火与日俱增，更将平素憎恨金兵之情。尽皆加在一起。七怪却道他恃艺欺人，决意和他大拚一场。全真七子威名越盛，七怪越是不肯忍让，倘若丘处机只是个无名之辈，反而易于分说了。

韩宝驹叫道：“七妹，咱兄妹先上。”他是韩小莹的堂兄，性子最急，刷的一声，腰间一条金龙鞭已握在手中，一招“风卷云残”，疾往丘处机托着铜缸的右手手腕上卷去。韩小莹也抽出长剑，径往丘处机后心刺到。丘处

机前后受敌，右手回转，当的一声，金龙鞭打在铜缸之上，同时身子略侧，已让过了后心来剑。

古时吴越成仇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相图吴国。可是吴王手下有个大将伍子胥，秉承孙武遗教，训练的士卒精锐异常。勾践眼见兵卒武艺不及敌国，闷闷不乐。有一日越国忽然来了个美貌少女，剑术精妙无比。勾践大喜，请她教导越兵剑法，终于以此灭了吴国。嘉兴是当年吴越交界之处，两国用兵。向来以此为战场，这套越女剑法就在此处流传下来。只是越国处女当日教给兵卒的剑法旨在上阵决胜，是以斩将刺马颇为有用，但以之与江湖上武术名家相斗，就嫌不够轻灵翔动。到得唐朝末叶，嘉兴出了一位剑术名家，依据古剑法要旨而再加创新，于锋锐之中另蕴复杂变化。韩小莹从师父处学得了这路剑法，虽然造诣未精，但剑招却已颇为不凡，她的外号“越女剑”便由剑法之名而得。

数招一过，丘处机看出她剑法奥妙，当下以快打快。她剑法快，丘处机出手更快，右手以铜缸挡住韩宝驹的金龙鞭，左掌着着抢快，硬打硬拿，要强行夺取韩小莹手中长剑。片刻之间，韩小莹倏遇险招，被逼得退到了佛像之旁。

南山樵子南希仁和笑弥陀张阿生一个手持纯钢扁担，一个挺起屠牛的尖刀，上前夹攻。南希仁一语不发，一根扁担使得虎虎生风。张阿生却是吼叫连连，满口江南的市井俚语，丘处机既不懂他说些甚么，便跟他来个充耳不闻。

酣战中丘处机突飞左掌，往张阿生面门劈到。张阿生后仰相避，哪知他这一招乃是虚招，右足突然飞出，张阿生手腕一疼，尖刀脱手飞出，他拳术上造诣远胜兵刃，尖刀脱手，竟是毫不在意，左腿略挫，右掌虚晃，呼的一声，左拳猛击而出，劲雄势急。

丘处机赞道：“好！”侧身避开，连叫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张阿生问道：“可惜甚么？”丘处机道：“可惜你一身好功夫，却是自甘堕落，既与恶僧为伍，又去作金兵的走狗。”张阿生大怒，喝道：“蛮不讲理的贼道士，你才作金兵走狗！”呼呼呼连击三拳。丘处机身子一缩，铜缸斜转，当当两声，张阿生接连两拳竟部打在缸上。

朱聪见己方四人联手，兀自处于下风，向全金发一招手，二人从两侧攻了上去。全金发用的是一杆大铁秤，秤杆使的是杆棒路子，秤钩飞出去可以钩人，犹如飞抓，秤锤则是一个链子锤，是以一件兵器却有三般用途。朱聪擅于点穴之术，破油纸扇的扇骨乃是钢铸，将扇子当作了点穴撅，在各人兵器飞舞中找寻对方的穴道。

丘处机的铜缸回旋转侧，宛如一个巨大的盾牌，挡在身前，各人的兵器哪里攻得进去？他左手擒拿劈打，却又乘隙反袭。那沉重的铜缸拿在手中，身法虽然再也无法灵动，但以寡敌众，由此而尽挡敌人来招，毕竟还是利胜于弊。

焦木见众人越打越猛，心想时刻一久，双方必有损伤，急得大叫：“各位住手，请听我一言。”但众人斗发了性，却哪里收得住手？

丘处机喝道：“下流东西，谁来听你胡说？瞧我的！”突然间左手拳掌并用，变化无方，连下杀手，酣斗中蓦地飞出一掌，猛向张阿生肩头劈去，这一掌“天外飞山”去势奇特，迅捷异常，眼见张阿生无法避开。焦木叫道：“道长休下杀乎！”

但丘处机与六人拼斗，对方个个都是能手，实已颇感吃力，斗得久了，只怕支持不住，而且对方尚有两人虎视在旁，随时都会杀入，那时自己只怕要葬身在这江南古刹之中了，这时好不容易抓到敌方破绽，岂肯容情，这一掌竟是使上了十成力。

张阿生练就了一身铁布衫横练功夫，在屠房里时常脱光了衣衫，与蛮牛相撞角力为戏，全身又粗又硬，直如包了一层牛皮相似。他知对方这掌劈下来非同小可，但既已闪架不及，当下运气于肩，猛喝一声：“好！”硬接了他这一掌，只听得喀喇一声，上臂竟被他蕴蓄全真派上乘内功的这一掌生生击断。

朱聪一见大惊，铁骨扇穿出，疾往丘处机“璇玑穴”点去，这招是寓防于攻，生怕五弟受伤之后，敌人继续追击。

丘处机打伤一人，精神一振，在兵器丛中单掌犹如铁爪般连续进招。全金发“啊哟”一声，秤锤已被他抓住。丘处机回力急夺，全金发力气不及，被他拉近了两尺。丘处机侧过铜缸，挡在南希仁与朱聪面前，左掌呼的一声，往全金发天灵盖直击下去。

韩宝驹与韩小莹大惊，双双跃起，两般兵刃疾向丘处机头顶击落。丘处机只得闪身避开。全金发乘机窜出，这一下死里逃生，只吓得全身冷汗，但腰眼里还是给踹中了一脚，剧痛彻骨，滚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。

焦木本来不想出手，只盼设法和丘处机说明误会，可是眼见邀来相助的朋友纷纷受伤，自己是正主儿，不能不上，当下袍袖一拂，举起一段乌焦的短木，往丘处机腋下点去。丘处机心想：“原来这和尚也是个点穴能手，出手不凡。”当下凝神对付。

柯镇恶听得五弟六弟受伤不轻，挺起铁杖，便要上前助战。全金发叫道：“大哥，发铁菱吧！打‘晋’位，再打‘小过’！”叫声未歇，嗖嗖两声，两件暗器一先一后往丘处机眉心与右胯飞到。

丘处机吃了一惊，心想目盲之人也会施发暗器，而且打得部位如此之准，真是罕见罕闻，虽有旁人以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指点，终究也是极难之事。当下铜缸斜转，当当两声，两只铁菱都落入了缸内。这铁菱是柯镇恶的独门暗器，四面有角，就如菱角一般，但尖角锋锐，可不似他故乡南湖中的没角菱了，这是他双眼未盲之时所练成的绝技，暗器既沉，手法又准。丘处机接住两只铁菱，铜缸竟是一晃，心道：“这瞎子好大手劲！”

这时韩氏兄妹、朱聪、南希仁等都已避在一旁。全金发不住叫唤：“打‘中罕’、打‘离’位！……好，现下道士踏到了‘明夷’……”他这般呼叫方位，和柯镇恶是十余年来练熟了的，便是以自己一对眼睛代作义兄的眼睛，六兄妹中也只他一人有此能耐。

柯镇恶闻声发菱，犹如亲见，霎时间接连打出了十几枚铁菱，把丘处机逼得不住倒退招架，再无还手的余暇，可是也始终伤他不到。

柯镇恶心念一动：“他听到了六弟的叫喊，先有了防备，自然打他不中了。”这时全金发声音越来越轻，叫声中不住夹着呻吟，想是伤痛甚烈；而张阿生竟是一声不作，不知生死如何，只听全金发道：“打……打……他……‘同人’。”柯镇恶这次却不依言，双手一扬，四枚铁菱一齐飞出，两枚分打“同人”之右的“节”位、“损”位，另外两枚分打“同人”之左的“丰”位、“离”位。

丘处机向左跨一大步，避开了“同人”的部位，没料到柯镇恶竟会突然

用计，只听两个人同声惊呼。

丘处机右肩中了一菱，另外对准“损”位发出的一菱，却打在韩小莹背心。

柯镇恶又惊又喜，喝道：“七妹，快来！”

韩小莹知道大哥的暗器喂有剧毒，厉害无比，忙抢到他身边。柯镇恶从袋里摸出一颗黄色药丸，塞在她口里，道：“去睡在后园子泥地上，不可动弹，等我来给你治伤。”韩小莹拔脚就奔。柯镇恶叫道：“别跑，别跑！慢慢走去。”韩小莹登时领悟，暗骂自己愚蠢，中毒后发力奔跑，血行加快，把毒素带到心里立时无救，当下放慢脚步，踱到后园。

丘处机中了一菱，并不如何疼痛，当下也不在意，又和朱聪、焦木等斗在一起，酣斗中忽听得柯镇恶连叫“别跑！”心念一动，只觉伤口隐隐发麻，不觉大惊，知道暗器上有毒，心里一寒，不敢恋战，当即运劲出拳，往南希仁面门猛击过去。

南希仁见来势猛恶，立定马步，横过纯钢扁担，一招“铁锁横江”，拦在前面。丘处机并不收拳，扬声吐气，嘿的一声，一拳打在扁担正中。南希仁全身大震，双手虎口迸裂，鲜血直流，当啷一响，扁担跌在地下。丘处机情急拚命，这一拳用上了全身之力。南希仁立受内伤，脚步虚浮，突然眼前金星乱冒，喉口发甜，哇的一声，口中鲜血直喷。

丘处机虽然又伤一人，但肩头越来越麻，托着铜缸甚感吃力，大喝一声，左腿横扫。韩宝驹跃起避开。丘处机叫道：“往哪里逃？”右手推出，铜缸从半空中罩将下来。韩宝驹身在空中，无处用力，只翻了半个筋斗，巨缸已罩到顶门，他怕伤了身子，当即双手抱头缩成一团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铜缸已端端正正的把他罩住。

丘处机抛出铜缸，当即抽剑在手，点足跃起，伸剑割断了巨钟顶上的粗索，左掌推处，那千余斤重的巨钟震天价一声，压在铜缸之上。韩宝驹再有神力，也爬不出来了。丘处机这两下使力大了，只感手足酸软，额头上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渗出来。

柯镇恶叫道：“快抛剑投降，再挨得片刻，你性命不保。”

丘处机心想那恶僧与金兵及官兵勾结，寺中窝藏妇女，行为奸恶之极，江南七怪既与他一伙，江湖上所传侠名也必不确，丘某宁教性命不在，岂能向奸人屈膝？当下长剑挥动，向外杀出。

江南七怪中只剩下柯镇恶、朱聪两人不伤，余人存亡不知，这时怎能容他脱身出寺？柯镇恶一摆铁杖，拦在大门。

丘处机夺路外闯，长剑势挟劲风，径刺柯镇恶面门。飞天蝙蝠柯镇恶听声辨形，举杖挡格。当的一声，丘处机险些拿剑不住，不觉大惊，心道：“这瞎子内力如此深厚，难道功力在我之上？”接着一剑，又与对方铁杖相交，这才发觉原来右肩受伤减力，并非对方厉害，倒是自己劲力不济，当即剑交左手，使开一套学成后从未在临敌时用过的“同归剑法”来，剑光闪闪，招招指向柯镇恶、朱聪、焦木三人要害，竟自不加防守，一味凌厉进攻。

这路“同归剑法”取的是“同归于尽”之意，要是敌人厉害，自己性命危殆，无可奈何之际，只得使这路剑法拼命，每一招都是猛攻敌人要害，招招狠，剑剑辣，纯是把性命豁出去了的打法，虽是上乘剑术，倒与流氓泼皮耍无赖的手段同出一理。原来全真派有个大对头，长住西域，为人狠毒，武功深不可测，远在全真七子之上。当年只有他们师父才制他得住，现今师尊

逝世，此人一旦重来中原，只怕全真派有覆灭之虞。全真派有一个“天罡北斗阵法”，足可与之匹敌，但必须七人同使，若是仓卒与此人邂逅相逢，未必七人聚齐。这套“同归剑法”也是意在对付这大对头，然而可单独使用，只盼牺牲得一二人与之同归于尽，因而保全了一众同门。丘处机此刻身中剧毒，又被三个高手缠住，命在顷刻，只得使出这路不顾一切的武功来。

拆得十余招，柯镇恶腿上中剑。焦木人叫：“柯大哥、朱二弟，让这道人去吧。”就这么一疏神，丘处机长剑已从他右肋中刺入。焦木惊呼倒地。

这时丘处机也已摇摇欲坠，站立不稳。朱聪红了双眼，口中咒骂，绕着他前后游斗。再战数合，柯镇恶总是眼不能视物，被丘处机声东击西，虚虚实实，霍霍霍的连刺七八剑，剑势来路辨别不清，右腿又中一剑，俯身直跌。

朱聪大骂：“狗道士，贼道士，你身上的毒已行到了心里啦！你再刺三剑试试。”

丘处机须眉俱张，怒睁双目，左手提剑，踉踉跄跄的追来。朱聪轻功了得，在大殿中绕着佛像如飞奔逃。丘处机自知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叹了一口气，止步不追，只觉眼前一片模糊，定了定神，想找寻出寺的途径，突然拍的一声，后心给一物一撞，原来是朱聪从脚上脱下来的一只布鞋，鞋子虽软，却是带着内劲。

丘处机身子一晃，脑中只觉烟雾腾腾，神智渐失，正收摄心神间，咚的一下，后脑上又吃了一记，这次是朱聪在佛前面抓起的一个木鱼。幸得丘处机内功深厚，换了常人，这一下就得送命。但也已打得他眼前一阵发黑。他提声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长春子今日死在无耻之徒的手里！”突觉双腿酸软，摔倒在地。

朱聪怕他摔倒后又再跃起，拿起扇子，俯身来点他胸口穴道，突见他左手一动，知道不妙，忙伸右臂在胸前一挡，只觉小腹上有一股大力推来，登时向后直飞出去，人未落地，口中已是鲜血狂喷。丘处机最后这一击乃平生功力之所聚，虽然身子已动弹不得，但这一掌将体内残存的内劲尽数迸发出来，实是非同小可，朱聪哪里抵受得住？

法华寺中众僧都不会武艺，也不知方丈竟然身怀绝艺，突见大殿中打得天翻地覆，早就个个吓得躲了起来。过了好一阵，听得殿上没了声响，几个大胆的小沙弥探头张望，只见地下躺满了人，殿上到处是血，大惊之下，大呼小叫，跌跌撞撞的忙去找段天德。

段天德一直躲在地窖之中，听众僧说相斗双方人人死伤倒地，当真是不胜之喜，还怕丘处机不在其内，命小沙弥再去看明白那道士有没有死，等小沙弥回来报称那道士闭目俯伏，这才放心，拉了李萍奔到大殿。

他在丘处机身上踢了一脚。丘处机微微喘息，尚未断气。段天德拔出腰刀，喝道：“你这贼道追得我好苦，老子今日送你上西天去吧！”

焦木重伤之余，见段天德要行凶伤人，提气叫道：“不……不可伤他！”段天德道：“干甚么？”焦木道：“他是好人……只是性子急……急，生了误会……”段天德道：“甚么好人？砍了再说。”焦木怒道：“你听不听我说话？放……放下刀子。”段天德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要我放下刀子？哈哈！立地成佛吗？”举起腰刀，向丘处机顶门便砍。

焦木怒极，奋起平生之力，将手中一段乌焦木头对准段天德掷去。段天德身子急侧，可是武功实在太差，没能避开，这段焦木打在他嘴角之上，登时撞下了三颗牙齿。段天德疼极，恶性大发，也不顾焦木于自己有恩，举刀

便往他头上砍落。站在他身旁的小沙弥狠命拉住他右臂，另一个去拉他衣领。段天德怒极，回刀将两个小沙弥砍翻在地。

丘处机、焦木、江南七侠武功虽强，这时却个个受伤甚重，只有眼睁睁的瞧着他行凶。

李萍大叫：“恶贼，快住手！”她给段天德拉了东奔西逃，本想俟机杀他为夫报仇，这时见到满地鲜血，而这恶贼又欲杀人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当即扑上去狠命厮打。

各人见她身穿军士装束，只道是段天德的部属，何以反而拚命拦阻他伤人？均感诧异。

柯镇恶眼睛瞎了，耳朵特别灵敏，一听她叫嚷之声，便知是女子，叹道：“焦木和尚，我们都给你害死啦。你寺里果真藏着女人！”

焦木一怔，立时醒悟，心想自己一时不察，给这畜生累死，无意中出卖了良友，又气又急，双手在地上一撑，和身纵起，双手箕张，猛向段天德扑去。段天德见他来势猛恶，大骇避开。焦木重伤后身法呆滞，竟尔一头撞在大殿柱上，脑浆迸裂，立时毙命。

段天德吓得魂不附体，哪里还敢停留，拉了李萍，急奔而出。李萍大叫：“救命啊，我不去，救命啊！”终于声音越来越远。

尢赤大怒，举起马鞭又打。郭靖满地打滚，滚到尢赤身边，忽地跃起，抱住他的右腿，死命不放，尢赤用力一抖，哪知这孩子抱得极紧，竟自抖不下来。

第三回 大漠风沙

寺里僧众见焦木圆寂，尽皆悲哭。有的便替伤者包扎伤口，抬入客舍。

忽听得巨钟下的铜缸内当当响声不绝，不知里面是何怪物，众僧面相觑，手足无措，当下齐声口诵《高王经》，岂知“救苦救难”、“阿弥陀佛”声中，缸内响音始终不停，最后终于大了胆子，十多个和尚合力用粗索吊起大钟，刚将铜缸掀起少许，里面滚出来一个巨大的肉团。众僧大惊，四散逃开。只见那肉团一跃站起，呼呼喘气，却是韩宝驹。他被罩在铜缸之中，不知后半段的战局，眼见焦木圆寂，义兄弟个个重伤，急得哇哇大叫。提起金龙鞭便欲向丘处机头顶击落。全金发叫道，“三哥，不可！”韩宝驹怒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全金发腰间剧痛，只道：“千……千万不可。”

柯镇恶双腿中剑，受伤不轻，神智却仍清明，从怀中摸出解毒药来，命僧人分别去给丘处机及韩小莹服下，一面将经过告知韩宝驹。韩宝驹大怒，转身奔出，要去追杀段天德。柯镇恶喝住，说道：“那恶徒慢慢再找不迟，你快救助受了内伤的众兄弟。”

朱聪与南希仁所受内伤甚重。全金发腰间所受的这一脚也着实不轻，张阿生胳膊折断，胸口受震，一时痛晕过去，但醒转之后，却无大碍。当下众人在寺里养伤。

法华寺监寺派人到杭州云栖寺去向枯木禅师报信，并为焦木禅师料理后事。

过了数日，丘处机与韩小莹身上中的毒都消解了。丘处机精通医道，开了药方给朱聪等人调治，又分别给各人推拿按摩。幸得各人根抵均厚，内伤外伤逐渐痊愈，又过数日，都能坐起身来。这日八人聚集在一间僧房之中，想起受了奸人从中播弄，这许多江湖上的大行家竟自误打误杀，弄得个个重伤，还赔了焦木禅师一条性命，都是黯然不语。

过了一会，韩小莹首先说道：“丘道长英明，天下皆知，我们七兄弟也不是初走江湖之人，这次大家竟然胡里胡涂的栽在这无名之辈手里，流传出去，定让江湖上好汉耻笑。这事如何善后，还得请道长示下。”

丘处机这几日也是深责自己过于鲁莽，如不是这般性急，只消平心静气的与焦本交涉，必可弄个水落石出，当下对柯镇恶道：“柯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柯镇恶脾气本就怪僻，瞎了双眼之后更是乖戾，这次七兄弟被丘处机一人打倒，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，再加上腿上剑创兀自疼痛难当，气恼愈甚，当下冷笑道：“丘道长仗剑横行天下，哪里把别人瞧在眼里？这事又何必再问我们兄弟？”

丘处机一愣，知他气愤未消，当下站起身来向七人团团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贫道无状，行事胡涂，实是抱愧得紧，这里向各位谢过。”

朱聪等都还了礼。柯镇恶却装作不知，冷冷的道：“江湖上的事，我兄弟再也没面目理会啦。我们在这里打鱼的打鱼，砍柴的砍柴，只要道长不要再来寻事，我们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这下半辈子。”

丘处机给他一顿抢白，脸上微红，默不作声，僵了一阵，站起来道：“贫道这次坏了事，此后决不敢再踏进贵境。焦木大师的怨仇，着落在贫道身上，我必手刃奸徒，出这口恶气。现下贫道就此别过。”说着又是团团一揖，转身出外。

柯镇恶喝道：“且慢！”丘处机转身道：“柯大哥有何吩咐？”柯镇恶道：“你把我们兄弟个个打得重伤，单凭这么一句话，就算了事吗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柯大哥意思怎样？贫道只要力所能及，无有不遵。”

柯镇恶低沉了声音道：“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，还求道长再予赐教。”

江南七怪虽然行侠仗义，却是个个心高气傲，行止怪异，要不怎会得了“七怪”的名头？他们武功既高，又是人多势众，在武林中与人争斗从未吃过亏。当年与淮阳帮失和动手，七个人在长江边上打败了淮阳帮的一百多条好汉，其时韩小莹年纪尚幼，却也杀了两名敌人，江南七怪，端的是名震江湖。这一次败在丘处机一人手里，自是心情异常难堪。何况焦木是七怪的好友，不幸遭难，也可说是由丘处机行事鲁莽而起。可是法华寺中明明藏着女人，而且确是郭啸天的遗孀，这一节是己方理亏，江南七怪却又置之不理了。

丘处机道：“贫道中了暗器，要不是柯大哥赐予解药，这时早登鬼域。咱们双方拼斗了一场，贫道宁愿认输。”柯镇恶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把背上长剑留下，就让你走。”他明知此时若再动手，己方只韩氏兄妹能够下场，胜负之数那也不用提了，但说就此罢休，宁可七怪一齐命丧于他剑底。

丘处机怒气上冲，心想：“我给你们面子，已给得十足，又已赔罪认输，还待怎的？”当下说道：“这是贫道护身的兵器，就如柯大哥的铁杖一般。”柯镇恶大声道：“你讥笑我眼盲吗？”丘处机道：“不敢。”柯镇恶怒道：“现下咱们大家受伤，难决胜负。明年今日，请道长再在醉仙楼相会。”

丘处机眉头一皱，心想这七怪并非歹人，我何苦与他们争这闲气？那日焦木死后，韩宝驹从铜缸中脱身而出，如要杀我，易如反掌，再说这件事终究是自己莽撞了，大丈夫是非分明，错了便当认错，但如何摆脱他们的纠缠，却也不易，沉吟了一会儿，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各位既要与贫道再决胜负，也无不可，只是办法却要由贫道规定。否则的话，贫道在醉仙楼头斗酒，已输了给朱二侠：法华寺较量武功，又输了给七位，连输两场。第三场仍然是输，那也不必再比了。”

韩宝驹、韩小莹、张阿生三人当即站起，朱聪等睡在床上，也昂起头来，齐声道：“江南七怪跟人较量，时刻与所在向来由人选择。”

丘处机见他们如此好胜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论是甚么赌法，都能听贫道的主意？”朱聪与全金发均想就算你有甚么诡道奸计，也不致就输了给你，齐声说道：“由你说好了。”丘处机道：“君子一言？”韩小莹接口道：“快马一鞭，”柯镇恶还在沉吟，丘处机道：“我这主意要是各位觉得不妥，贫道话说在先，算是我输。”这是摆明了以退为进，心知七怪要强，决不肯轻易让他认输，柯镇恶果然接口道：“不用言语相激，快说罢。”

丘处机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我这个法子，时候是拖得长些，可是赌的却是真功夫真本事，并非单拼一时的血气之勇。刀剑拳脚上争先决胜、凡是学武的个个都会。咱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决不能再像后生小子们那样不成器。”江南七怪都想：“不用刀剑拳脚决胜负，又用甚么怪法子？难道再来比喝酒？”

丘处机昂然道：“咱们来个大比赛，我一人对你们七位，不但比武功，还得斗恒心毅力，斗智巧计谋，这一场大比拚下来，要看到得头来，到底谁是真英雄真豪杰。”

这番话只听得江南七怪个个血脉贲张。

韩小莹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，越难的事儿越好。”朱聪笑道：“比赛修仙

炼丹，画符捉鬼，我们可不是你道爷的对手。”丘处机也笑道：“贫道也不会想跟朱二哥比赛偷鸡摸狗，顺手牵羊。”韩小莹嘻嘻一笑，跟着又一迭连声的催促：“快说，快说。”

丘处机道：“推本溯源，咱们误打误伤，是为了拯救忠义的后代而起，那么这件事还得归结在这上面。”于是把如何结识郭杨二人、如何追赶段天德的经过说了。江南七怪听在耳中，不住口的痛骂金人暴虐，朝廷官吏无耻。

丘处机述毕，说道：“那段天德带出去的，便是郭啸天的妻子李氏，除了柯大哥与韩家兄妹，另外四位都见到他们了。”柯镇恶道：“我记得她的声音，永世不会忘记。”丘处机道：“很好。至于杨铁心的妻子包氏，却不知落在何方。那包氏贫道曾经见过，各位却不认得。贫道与各位赌的就是这回事。因此法子是这样……”韩小莹抢着道：“我们七人去救李氏，你去救包氏，谁先成功谁胜，是不是？”

丘处机微微一笑道：“说到救人吗，虽然不易，却也难不倒英雄好汉。贫道的主意却还要难得多，费事得多。”柯镇恶道：“还要怎地？”

丘处机道：“那两个女子都已怀了身孕，救了她们之后，须得好好安顿，待她们产下孩子，然后我教姓杨的孩子，你们七位教姓郭的孩子……”江南七怪听他越说越奇，都张大了口。韩宝驹道：“怎样？”丘处机道：“过得一十八年，孩子们都十八岁了，咱们再在嘉兴府醉仙楼头相会，大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欢宴一场。酒酣耳热之余，让两个孩子比试武艺，瞧是贫道的徒弟高明呢，还是七侠的徒弟了得？”江南七怪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

丘处机又道：“要是七位亲自与贫道比试，就算再胜一场，也不过是以多赢少，也没甚么光彩。待得贫道把全身本事教给了一人，七位也将艺业传给一人。让他二人一对一的比拚，那时如果贫道的徒弟得胜，七侠可非得心服口服不可。”

柯镇恶豪气充塞胸臆，铁杖重重在地下一顿，叫道：“好，咱们赌了。”

全金发道：“要是这时候那李氏已给段天德害死，那怎么办？”丘处机道：“这就是赌一赌运气了。天老爷要我得胜，有甚么可说的？”

韩宝驹道：“好，救孤恤寡，本是侠义道该做之事，就算比你不过，我们总也是作了一件美事。”丘处机大拇指一翘，朗声道：“韩三爷说得不错。七位肯承担将郭氏的孤儿教养成人，贫道先代死去的郭兄谢谢。”说着团团作揖。朱聪道：“你这法子未免过于狡狴。凭这么几句话，就要我兄弟为你费心一十八年？”

丘处机脸上变色，仰天大笑。韩小莹愠道：“有甚么好笑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我久闻江南七怪大名，江湖上都道七侠急人之难，真是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，岂知今日一见，嘿嘿！”韩宝驹与张阿生齐声道：“怎样？”丘处机道：“这叫作浪得虚名，见面不如闻名！”

江南七怪怒火上冲。韩宝驹在板凳上猛击一掌，正待开言，丘处机道：“古来大英雄真侠士，与人结交是为朋友卖命，只要是义所当为，就算把性命交给了他，又算得甚么？可不曾听说当年荆轲、聂政，有甚么斤斤计较。朱家、郭解扶危济困、急人之难，不见得又讨价还价了。”这番话一顿抢白，朱聪脸上无光，心下惭愧，当即扇子一张，道：“道长说得不错，兄弟知罪了。我们七怪担当这件事就是。”

丘处机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今日是三月廿四，十八年后的今日正午，大伙儿在醉仙楼相会，让普天下英雄见见，谁是真的好汉子！”袍袖一拂，

满室生风，当即扬长出门。

韩宝驹道：“我这就追那段天德去，要是给他躲进了乌龟洞，从此无影无踪，那可要大费手脚了。”七怪中只他一人没有受伤，当下抢出山门，跨上追风黄名驹，急去追赶段天德和李氏。朱聪急叫：“三弟，三弟，你不认得他们啊！”但韩宝驹性子极急，追风黄又是马如其名，果真奔驰如风，早去得远了。

段天德拉了李萍，向外急奔，回头见寺里无人追赶出来，这才稍觉放心，奔到河边，见到一艘小船，跳上船头，举刀喝令船夫开船。江南是水乡之地，河道密如蛛网，小船是寻常代步之具，犹如北方的马匹骡车一般，是以向来有“北人乘马，南人乘船”之说。那船夫见是一个恶狠狠的武官，哪敢违拗，当即解缆摇橹，驾船出城。

段天德心想：“我闯了这个大祸，若回临安，别的不说，我伯父立时就要取我性命，只得且到北边去避一避风头。最好那贼道和江南七怪都伤重身死，我伯父又气得一命呜呼，那时再回去作官不迟。”当下督着船夫一路往北。韩宝驹的坐骑脚程虽快，但尽在旱道上东问西找，自然寻他不着。

段天德连转了几次船，更换了身上军官装束，勒逼李萍也换了衣衫。十多日后过江来到扬州，投了客店，正想安顿个处所，以作暂居之计，说也凑巧，忽听到有人在向客店主人打听自己的踪迹。段天德大吃一惊，凑眼从门缝中张望，见是一个相貌奇丑的矮胖子和一个美貌少女，两人都是一口嘉兴土音，料想是江南七怪中的人物，幸好扬州掌柜不大懂两人言语，双方一时说不明白，当下急忙拉了李萍，从后门溜了出去，雇船再行。

他不敢稍有停留，沿运河北上，一口气到了山东境内微山湖畔的利国驿。

李萍粗手大脚，容貌本陋，这时肚腹隆起，整日价嗷嗷啼哭，段天德虽是下流胚子，对之却不起非礼之心。两人日常相对，只是相打相骂，没一刻安宁。

过不了几天，那矮胖子和那少女又追到了。段天德只想在屋里悄悄躲过，不料李萍得知来了救星，高声大叫起来。段天德忙用棉被塞住她嘴，狠狠打了她一顿，李萍拚命挣扎呼叫，虽然没让韩宝驹、小莹兄妹发现，却已惊险之至。

段天德带了她同逃，原是想以她为质，危急时好令敌人不敢过于紧逼，但眼前情势已变，心想自己单身一人易于逃脱，留着这泼妇在身边实是个大大的祸胎，不如一刀杀却，干手净脚，待韩氏兄妹走后，当即拔出刀来。

李萍时时刻刻在找寻机会，要与这杀夫仇人同归于尽，但每到晚间睡觉之时，就被他缚住了手足，不得其便，这时见他目露凶光，心中暗暗祝祷：“啸哥，啸哥，求你阴灵佑护，教我手刃这个恶贼。我这就来跟你相会了。”当即从怀中取出了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。这短剑她贴肉而藏，倒没给段天德搜去。

段天德冷笑一声，举刀砍将下来。李萍死志已决，丝毫不惧，出尽平生之力，挺短剑向段天德扎去。段天德只觉寒气直逼面门，回刀一挑，想把短剑打落，哪知短剑锋利已极，只听得当啷一声，腰刀断了半截，跌在地下，短剑剑头已抵在自己胸前。段天德大骇，往后便跌，嗤的一声，胸前衣服被划破了一条大缝，自胸至腹，割了长长的一条血痕，只要李萍力气稍大得一点儿，已自遭了破胸开膛之祸。他惊惶之下，忙举起椅子挡住，叫道：“快收起刀子，我不杀你！”李萍这时也已手酸足软，全身乏力，同时腹内胎儿

不住跳动，再也不能跟他厮拼，坐在地下连连喘息，手里却紧紧抓住短剑不放。

段天德怕韩宝驹等回头再来，如独自逃走，又怕李萍向对头泄露自己形迹，忙逼着她上船又行，仍是沿运河北上，经临清、德州，到了河北境内。

每次上陆小住，不论如何偏僻，过不多时总有人找寻前来，后来除了那矮胖子与女子之外，又多了个手持铁杖的盲人，总算这三人不认得他，都是他在明而对方在暗，得能及时躲开，却也已险象环生。

不久又多了一件大头痛事，李萍忽然疯癫起来，客店之中，旅途之上，时时大声胡言乱语，引人注目，有时扯发撕衣，怪状百出。段天德初时还道她迭遭大变，神智迷糊，但过了数日，猛然省悟，原来她是怕追踪的人失了线索，故意留下形迹，这样一来，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可更加难了。这时盛暑渐过，金风初动，段天德逃避追踪，已远至北国，所携带的银子也用得快告罄，而仇人仍然穷追不舍，不禁自怨自艾：“老子当初在杭州当官，鸡肉老酒，钱财粉头，那是何等快活，没来由的贪图了人家银子，到牛家村去杀这贼泼妇的恶强盗老公，却来受这活罪。”他几次便欲撇下李萍，自行偷偷溜走，但转念一想，总是不敢，对她暗算加害，又没一次成功。这道护身符竟变成了甩不脱、杀不掉的大累赘，反要提心吊胆的防她来报杀夫之仇，当真苦恼万分。

不一日来到金国的京城中都燕京，段天德心想大金京师，地大人多，找个僻静所在躲了起来，只消俟机杀了这泼妇，仇人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。

他满肚子打的如意算盘，不料刚到城门口，城中走出一队金兵来，不问情由，便将二人抓住，逼令二人挑担。李萍身材矮小，金兵给她的担子轻些。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一百来斤的重担，只压得他叫苦连天。

这队金兵随着一名官员一路向北。原来那官是派赴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。随行护送的金兵乱拉汉人百姓当作脚夫，挑负行李粮食。段天德抗辩得几句，金兵的皮鞭便夹头夹脑的抽将下来。这般情形他倒也阅历甚多，不足为奇，只不过向来是他以皮鞭抽百姓之头，今日却是金兵以皮鞭抽其本人之头而已。皮鞭无甚分别，脑袋却颇有不同了。

这时李萍肚子越来越大，挑担跋涉，实是疲累欲死，但她决意要手刃仇人，一路上竭力掩饰，不让金兵发现破绽，好在她自幼务农，习于劳苦，身子又甚是壮健，当下豁出了性命，勉力支撑。数十日中，尽在沙漠苦寒之地行走。

这时虽是十月天时，但北国奇寒，这一日竟满天洒下雪花，黄沙莽莽，无处可避风雪。三百余人排成一列，在广漠无垠的原野上行进。正行之间，突然北方传来隐隐喊声，尘土飞扬中只见万马奔腾，无数兵马急冲而来。

众人正惊惶间，大队兵马已涌将过来，却是一群败兵。众兵将身穿皮裘，也不知是漠北的一个甚么部族，但见行伍大乱，士众抛弓掷枪，争先恐后的急奔，人人脸现惊惶。有的没了马匹，徒步狂窜，给后面乘马的涌将上来，转眼间倒在马蹄之下。

金国官兵见败兵势大，当即四散奔逃。李萍本与段天德同在一起，但众败兵犹如潮水般涌来，混乱中段天德已不知去向。李萍抛下担子，拚命往人少处逃去，幸而人人只求逃命，倒也无人伤她。

她跑了一阵，只觉腹中阵阵疼痛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伏倒在一个沙丘之后，

就此晕了过去。过了良久良久，悠悠醒来，昏迷中似乎听得一阵阵婴儿啼哭的声音。她尚自迷迷糊糊，不知是已归地府，还是尚在人间，但儿啼声越来越响，她身子一动，忽觉胯间暖暖的似有一物。这时已是夜半，大雪初停，一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，她斗然觉醒，不禁失声痛哭，原来腹中胎儿已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。

她疾忙坐起，抱起孩儿，见是一个男孩，喜极流泪，当下用牙齿咬断脐带，贴肉抱在怀里。月光下只见这孩子浓眉大眼，啼声洪亮，面目依稀是亡夫的模样。她雪地产子，本来非死不可，但一见到孩子，竟不知如何的生出一股力气，挣扎着爬起，躲入沙丘旁的一个浅坑中以蔽风寒，眼瞧婴儿，想起亡夫，不禁悲喜交集。

在沙坑中躲了一晚，到第二天中午，听得四下无声，鼓勇出去，只见遍地都是死人死马，黄沙白雪之中，抛满了刀枪弓箭，环首四望，竟无一个活人。

她从死兵的背囊中找到些干粮吃了，又从死兵身上找到了火刀火石，割了一块马肉，生火烤了。剥下死兵的皮裘，一件裹住孩子，自己也穿了一件。好在天时酷寒，尸体不腐，她以马肉为食，在战场上挨了十来天，精力渐复，抱了孩子，信步往东走去。这时怀中抱着的是亲生孩儿，那恨之切骨的段天德已不知去向，本来的满腔悲痛愤恨，登时化为温柔慈爱，大漠中风沙如刀，她只求不刮到孩儿脸上，自己却是丝毫不以为苦。

行了数日，地下草木渐多，这日向晚，忽见前面两骑马奔驰而来。乘者见到她的模样，便勒马询问。她连说带比，将遇到败兵、雪地产儿的事说了。那两人是蒙古牧民，虽不懂她言语，但蒙古人生性好客，怜贫恤孤，见她母子可怜，就邀她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，好好睡了一觉。蒙古人以游牧为生，赶了牲口东迁西徙，追逐水草，并无定居，用毛毡搭成帐篷以蔽风雪，就叫做蒙古包，这群牧民离开时留下了四头小羊给她。

李萍含辛茹苦的抚养婴儿，在大漠中熬了下来。她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，畜养牲口，又将羊毛纺条织毡，与牧人交换粮食。

忽忽数年，孩子已经六岁了。李萍依着丈夫的遗言，替他取名为郭靖。这孩子学话甚慢，有点儿呆头呆脑，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，好在筋骨强壮，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。母子两人相依为命，勤勤恳恳，牲口渐繁，生计也过得好些了，又都学会了蒙古话，只是母子对话，说的却仍是临安故乡言语。李萍瞧着儿子憨憨的模样，说着甚么“羊儿、马儿”，全带着自己的临安乡下土音，时时不禁心酸：“你爹爹是山东好汉，你也该当说山东话才是。只可惜我跟你爹爹时日太短，没学会他的卷舌头说话，无法教你。”

这一年方当十月，天日渐寒，郭靖骑了一匹小马，带了牧羊犬出去牧羊。中午时分，空中忽然飞来一头黑雕，向羊群猛扑下来，一头小羊受惊，向东疾奔而去。郭靖连声呼喝，那小羊却头也不回的急逃。

他忙骑上小马追去，直追了七八里路，才将小羊赶上，正想牵了小羊回来，突然间前面传来一阵阵隐隐的轰隆之声。郭靖吃了一惊，他小小的心中也不知是甚么，心想或许是打雷。只听得轰雷之声愈来愈响，过了一会，又听得轰隆声中夹着阵阵人喧马嘶。

他从未听到过这般的声音，心里害怕，忙牵了小马小羊，走上一个土山，钻在灌木丛里，躲好后再探出头来。

只见远处尘土蔽天，无数军马奔驰而至，领队的长官发施号令，军马排

列成阵，东一队，西一队，不计其数。众兵将有的头上缠了白色头巾，有的插了五色翎毛。郭靖这时不再害怕，看得很是开心。

又过一阵，忽听左首数里外号角声响，几排兵马冲将过来，当先的将官是个瘦长青年，身上披了红色斗篷，高举长刀，领头冲锋。双方兵马冲近，厮杀起来。攻过来的那一队人数甚少，不久便抵敌不住，退了下去，后面又有援兵抵达，只打得杀声震天。眼见攻来的兵马又要支持不住，忽然数十支号角齐声吹动，一阵急鼓，进攻的军士大声欢呼：“铁木真大汗来啦，大汗来啦！”双方军士手不停斗，却不住转头向东方张望。

郭靖顺着各人眼光望去，只见黄沙蔽天之中，一队人马急驰而来，队中高举起一根长杆，杆上挂着几丛白毛。欢呼声由远而近，进攻的兵马勇气百倍，先到的兵马阵脚登时散乱。那长杆直向土山移来，郭靖忙缩向灌木深处，一双光溜溜的小眼仍往外望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纵马上了土山。他头戴铁盔，下颏生了一丛褐色胡子，双目一转，精光四射。郭靖自不知他便是蒙古部落的酋长铁木真，就算知道，也不懂“大汗”是甚么。

铁木真骑在马上凝望山下的战局，身旁有十余骑随从。过了一会，那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年将军纵马上山，叫道：“父王，敌人人数多，咱们退一下吧！”

铁木真这时已看清楚双方形势，低沉了嗓子道：“你带队向东退却！”他双目望着双方兵马交战，口中传令：“木华黎，你与二王子带队向西退却。博尔术，你与赤老温带队向北退却。忽必来，你与速不台带队向南退却。见这里大纛高举，号角吹动，一齐回头冲杀。”众将齐声答应，下山率领部属，片刻之间，蒙古兵四下退散。

敌兵齐声欢呼，见到铁木真的白毛大纛仍是竖在山上，四下里都大叫起来：“活捉铁木真，活捉铁木真！”密密麻麻的兵马争先恐后向土山涌来，都不去理会四下退开的蒙古兵卒。万马践沙扬尘，土山四周涌起了一团团黄雾。

铁木真站在土山高处，凛然不动，十余名劲卒举起铁盾，在他四周挡去射来的弩箭。铁木真的义弟忽都虎与猛将者勒米率领了三千精兵守在土山周围，箭射刀砍，死守不退。

刀光矛影中杀声震天。郭靖瞧得又是兴奋，又是害怕。

激战了半个多时辰，数万名敌兵轮番冲击，铁木真部下三千精兵已伤亡四百余名，敌兵也被他们杀伤了千余名。铁木真放眼望去，但见原野上敌军遗体遍地，鞍上无人的马匹四散奔驰，但敌兵射过来的羽箭兀自力道强劲。眼见东北角敌兵攻得尤猛，守军渐渐抵挡不住，铁木真的第三子窝阔台很是焦急，问道：“爹爹，可以举纛吹号了吗？”铁木真双眼如鹰，一瞬也不瞬的望着“山下敌兵，低沉了嗓子道：“敌兵还没有疲！”

这时东北角上敌军调集重兵猛攻，竖了三杆黑纛，显然是有三名大将在那里督战。蒙古兵渐渐后退。者勒米奔上土山，叫道：“大汗，孩儿们抵挡不住啦！”铁木真怒道：“挡不住？你夸甚么英雄好汉？”

者勒米脸上变色，从军士手中抢了一柄大刀，荷荷狂叫，冲入敌阵，杀开一条血路，直冲到黑纛之前。敌军主将见他来势凶猛，勒马退开。者勒米手起刀落，将三名持纛大汉一一砍死，抛下大刀，双手抱住三杆黑纛回上土山，倒转了插入土中。敌军见他如此悍勇，尽皆骇然。蒙古兵欢呼狂叫，将东北角上的缺口又堵住了。

又战良久，西南角上敌军中忽有一名黑袍将军越众而出，箭无虚发，接连将蒙古兵射倒了十余人。两名蒙古将官持矛冲上前去，被他嗖嗖两箭，都倒撞下马来。铁木真夸道：“好箭法！”话声未毕，那黑袍将军已冲近上山，弓弦响处，一箭正射在铁木真颈上，接着又是一箭，直向铁木真肚腹上射来。

铁木真左颈中箭，眼见又有箭到，急提马缰，坐骑倏地人立，这一箭劲力好生厉害，从马胸插入，直穿没羽，那马扑地倒了。蒙古军见主帅中箭落马，人人大惊失色。敌军呐喊声中，如潮水般冲杀上来。窝阔台替父亲拔出颈中箭羽，撕下衣襟，要替他裹伤。铁木真喝道：“别管我，守住了山口。”窝阔台应命转身，抽箭射倒了两名敌兵。

忽都虎从西边率队迎战，只打得箭尽枪折，只得退了回来。者勒米红了眼，叫道：“忽都虎，像兔子般逃跑吗？”忽都虎笑道：“谁逃呀？我没了箭。”铁木真坐倒在地，从箭袋里抽出一把羽箭掷过去。忽都虎接过箭来，弓弦连响，对面黑纛下一名将军中箭落马。忽都虎猛冲下山，抢过那将军的骏马，回上山来。

铁木真赞道：“好兄弟，真有你的！”忽都虎满身是血，低声道：“可以举纛吹号了吗？”铁木真伸手按住头颈里的创口，鲜血从手掌里直流出来，说道：“敌军还没疲，再支持一会。”忽都虎跪了下来，求道：“我们甘愿为你战死，但大汗你身子要紧。”

铁木真牵过一匹马来，奋力上鞍，叫道：“大家牢牢守住了！”挥动长刀，劈死了三名冲上土山的敌兵。敌军忽见铁木真重行上马，不禁气为之夺，败退下山，攻势顿缓。

铁木真见敌势少衰，叫道：“举纛，吹号！”

蒙古兵大声叫喊，一名卫士站上马背，将自毛大纛高高举起，号角呜呜吹动。四下里杀声震天，远处一排排蒙古兵势若奔雷般冲将过来。

敌军人数虽众，但都聚集在土山四周围攻，外围的队伍一溃，中间你推我挤，乱成一团。那黑袍将军见势头不对，大声喝令约束，但阵势已乱，士无斗志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大军已被冲得土崩瓦解，大股歼灭，小股逃散。那黑袍将军骑了一匹黑马，落荒而走。

铁木真叫道：“抓住这贼子的，赏黄金三斤。”数十名蒙古健儿大呼追去。那黑袍将军箭无虚发，当者落马，一口气射倒了十余人。余人不敢迫近，被他催马急奔，竟尔逃去。

郭靖躲在树丛中遥遥望见，小心灵中对那黑袍将军好生钦仰。

这一仗铁木真大获全胜，把世仇泰亦赤兀部歼灭了一大半，料得从此不足为患，回想当年被泰亦赤兀部所擒，颈带木枷，痛受殴辱，这场大仇今日方雪，颈中创口兀自流血不止，但心中欢畅，忍不住仰天长笑。众将士欢声动地，拥着大汗收兵凯旋。

郭靖待大众走远，清理战场的士卒也因天黑归去，这才从树丛中溜将出来，回到家里时已是半夜，母亲正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见儿子回来，喜从天降。郭靖说起刚才所见，虽是结结巴巴的口齿不清，却也说了个大概。李萍见他眉飞色舞，并无惧色，心想孩子虽小，人又蠢笨，终是将门之后，倒也大有父风，不禁又喜又悲。

第三日早上，李萍拿了手织的两条毛毡，到三十里外的市集去换粮食。郭靖自在门外放羊，想起前日在土山上所见的恶战，觉得好玩之极，举起赶羊的鞭子，骑在马上使将起来，口中大声吆喝，驱赶羊群，自觉俨然是大

将军领兵打仗一般。

正玩得高兴，忽听得东边马蹄声响，一骑匹马慢慢踱来，马背一人俯首伏在鞍上。那马踱到临近，停了脚步，马上那人抬起头来。郭靖吓了一跳，不禁惊叫出声。

只见那人满脸又是泥沙，又是血污，正是前日所见的那个黑袍将军。他左手拿着一柄刀头已断的半截马刀，刀上凝结了紫红的血渍，力杀追敌的弓箭却已不知去向，想是前日逃脱后又曾遭遇过敌人。右颊上老大一个伤口，正不住流血，马腿上也受了伤。只见他身子摇晃，眼中布满红丝，嘶哑了声音叫道：“水，水……给我水？”

郭靖忙进屋去，在水缸里舀了一碗清水，捧到门口。那人夹手夺过，咕嘟咕嘟全喝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再拿一碗来！”郭靖又去倒了一碗。那人喝到一半，脸上血水滴在碗里，半碗清水全成红色。那人哈哈一笑，忽然脸上筋肉扭动，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，晕了过去。

郭靖大声惊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一阵，那人悠悠醒转，叫道：“你给马喝水，有吃的没有？”郭靖拿了几块熟羊肉给他吃了，又提水给马饮了。

那人一顿大嚼，登时精神勃勃，一骨碌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好兄弟，多谢你！”从手腕上褪下一只粗大的黄金镯子，递给郭靖。道：“给你！”郭靖摇头道：“妈妈说的，应当接待客人，不可要客人东西，”那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！”将金镯套回手腕，撕下半幅衣襟，包扎好自己脸上与马腿的伤口。

突然东边隐隐传来马群奔驰之声，那人满脸怒容，喝道：“哼，竟是放不过我！”两人出门向东遥望，见远处尘上飞扬，人马不计其数，正向这里奔来。

那人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家里有小弓箭吗？”郭靖道：“有！”转身入内，那人听了脸露喜色，却见郭靖拿了自己玩耍的小弓小箭出来。那人哈哈一笑，随即眉头一皱，道：“我要跟人打仗，要大的！”郭靖摇了摇头。这时追兵愈来愈近，远远已望得见旗帜晃动。那人心想坐骑受伤，大漠上奔逃不远，在此处躲藏虽然危险，却已无第二条路可走，便道：“我一个人打他们不过，要躲起来。”眼见茅屋内外实是无地可躲，情势紧迫，便向屋旁一个大干草堆指了指，说道：“我躲在这里。你把我的马赶得越远越好。你也远远躲了开去，别让他们见到。”说着钻进了干草堆中。蒙古人一过炎夏，便割草堆积，冬日饲养牲口，烧火取暖，全凭干草，是以草堆往往比住人的蒙古包还大。那将军躲入了草堆，若非仔细搜索，倒也不易发觉。

郭靖在黑马臀上刷刷两鞭，那黑马纵蹄狂奔，跑得远远的才停下来吃草。郭靖骑了小马，向西驰去。

追兵望见有人，两名军士骑马赶来。郭靖的小马奔跑不快，不久便给追上了。两名军士喝问：“孩子，见到一个骑黑马的汉子吗？”郭靖不会说谎，张大了嘴不答。两名军士又问几句，见他傻里傻气，始终不答，便道：“带他见大王子去！”拉行小马的缰绳，将他带到茅屋之前。

郭靖心中打定了主意：“我只是不说。”只见无数蒙古战士簇拥着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瘦长青年。郭靖记得他的脸孔，这人昨天曾领兵大战，士卒个个听他号令，知道他是黑袍将军的敌人。那大王子大声喝道：“小孩怎么说？”两名军士道：“这小孩吓坏了，话也不会说。”大王子凝目四望，突然见到那匹黑马在远处吃草，低沉了声音道：“是他的马吗？去拉来瞧瞧。”

十名蒙古兵分成五组，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悄悄朝黑马围去。侍那黑马惊觉，昂头想逃，已没了去路。

大王子见了牵过来的黑马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不是哲别的马吗？”众军士齐声道：“正是！”大王子提起马鞭，刷的一声，在郭靖的小脑袋上抽了一下，喝道：“他躲在哪里？快说。你可别想骗我！”

哲别躲在干草堆里，手中紧紧握住长刀，眼见郭靖吃了一鞭，额上登时起了一道殷红的血痕，心中突突乱跳。他知这人是铁木真的长子朮赤，残酷狠辣，名闻大漠，心想孩子定会受不住恐吓而说了出来，那只有跳出来决死一拚。

郭靖痛得要哭，却拚命忍注眼泪，昂头道：“你为甚么打我？我又没做坏事！”他只知做了坏事才该挨打。朮赤怒道：“你还倔强！”刷的又是一鞭，郭靖大哭起来。

这时众兵丁已在郭靖家中搜查一过，两名军士挺着长矛往干草堆中乱刺，幸好那草堆甚大，没刺到哲别藏身的所在。

朮赤道：“坐骑在这里，他一定不会逃远。小孩，你说不说？”刷刷刷，接连又是三鞭，郭靖伸手想去抓他鞭子，却哪里抓得着？

突然间远处号角声响，众军士道：“大汗来啦！”朮赤住手不打，拍马迎了上去，众军士拥着铁木真驰来，朮赤迎上去叫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

前日铁木真被哲别这一箭射得伤势极重，在激战时强行忍住，收兵之后。竟痛晕了数次。大将者勒米和铁木真的三子窝阔台轮流用口吸吮他创口瘀血，或咽或吐。众将士与他的四个儿子在床边守候了一夜，到第二日清晨，方脱险境。

蒙古兵侦察四出，众人立誓要抓哲别。将他四马裂体，乱刀分尸，为大汗报那一箭之仇，第二日傍晚，一小队蒙古兵终于遇上哲别。却被他杀伤数人逃脱，但哲别也受了伤，铁木真得讯，先派长子追赶，再亲率次子察合台、三子窝阔台、幼子拖雷一齐赶来。

朮赤向黑马一指，道：“爹爹，找到那贼子的黑马啦！”铁木真道：“我不要马，要人。”朮赤道：“是，咱们一定能找到。”奔回到郭靖面前，拔出腰刀，在空中虚劈两刀，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郭靖被他打得满脸是血，反而更加倔强，不住叫道：“我不说，我不说！”铁木真听这孩子说话天真，不说“不知道”而说“我不说”，那必是知晓哲别的听在，低声对三子窝阔台道：“你去骗这小孩说出来。”

窝阔台笑嘻嘻的走到郭靖面前，从自己头盔上拔下两根金碧辉煌的孔雀翎毛，拿在手里，笑道：“你说出来，我把这个给你。”郭靖仍道：“我不说。”

铁木真的二子察合台道：“放狗！”他的随从军士当即从后队牵了六头巨獒过来。

蒙古人性喜打猎，酋长贵人无不言养猎犬猎鹰。察合台尤其爱狗，这次追踪哲别，正用得着猎狗，是以带了六头獒犬，这时放将出来，先命六犬环绕着黑马周围一阵乱嗅，然后找寻哲别藏身的所在。六头巨獒汪汪吠叫，在茅屋中不住的奔进奔出。

郭靖与哲别本个相识，但前日见他在战阵英勇异常，不禁钦佩，而给朮赤抽了这几鞭之后，心里怒极，激发了天性中的一股倔强之气，呼哨一声，呼出自己的牧羊犬来，这时察合台的六犬已快嗅到干草堆前，那牧羊犬听了

郭靖的号令，守在草堆前，不许六犬过去：察合台大声呼叱，六头巨犬同时扑了上去，一时犬吠之声大作，七头狗狂吠乱咬的打了起未，那牧羊犬身形既小，又是以一敌六，转瞬间就被咬得遍体鳞伤，可是十分勇敢，竟自不退，负隅死斗。郭靖一面哭，一面呼喝着鼓励爱犬力战。铁木真和窝阔台等见状，早知竹别必是躲在草堆之中，都笑吟吟的瞧着七犬相斗。

朮赤大怒，举起马鞭又是刷刷数鞭。打得郭靖痛彻心肺。他满地打滚，滚到朮赤身边，忽地跃起，抱住他的右腿，死命不放朮赤用力一抖，哪知这孩子抱得紧极，竟自抖不下来。察合台、窝阔台、拖雷三人见了兄长的狼狈样子，都哈哈人笑起来，铁木真也不禁莞尔，朮赤胀红了脸，拔出腰间长刀，往郭靖头顶劈了下去。眼见这孩子就要身首异处，突然草堆中一柄断头马刀疾伸出来，当啷一声，双刀相交，朮赤只觉手里一震，险些把握不定。众军士齐声呼叫，哲别已从草堆里跃了出来。

他左手将郭靖一扯，拉到身后，冷笑道：“欺侮孩子，不害臊吗？”众军士刀矛齐举，围在哲别身周。哲别见无可抵挡，抛下手中马刀。朮赤上去当胸一拳，哲别并不还手，喝道：“快杀我！”随即低沉了声音道：“可惜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汉手里！”

铁木真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哲别道：“要是我在战场之上，被胜过我的好汉杀了，那是死得心甘情愿。现今却是大鹰落在地下，被蚂蚁咬死！”说昔圆睁双眼，猛喝一声，察合台的六犬已把牧羊犬压在地下乱咬，斗然间听到这一声威猛异常的人喝，吓得一齐跳起身来，尾巴夹在后腿之间，畏畏缩缩的逃开。

铁木真身旁闪出一人，叫道：“大汗，别让这小子夸口，我来斗他。”铁木真见是大将博尔朮，心中甚喜，道：“好，你跟他比比，咱们别的没有。有的是英雄好汉。”

博尔朮上前数步，喝道：“我一个人杀你，教你死得心甘情愿。”哲别见他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博尔朮道：“我是博尔朮。你没听说过吗？”哲别心中一凛：“早听说博尔朮是蒙古人中的英雄，原来是他。”横目斜睨，哼了一声。

铁木真道：“你自夸弓箭了得，人家叫你做哲别。你就和我这好朋友比比箭吧。”蒙古语中，“哲别”两字既指“枪矛”，又是“神箭手”之意。哲别本来另有名字，只因他箭法如神，人人叫他哲别，真名反而无人知晓了。

哲别听铁木真叫博尔朮为“好朋友”，叫道：“你是大汗的好朋友，我先杀了你。”蒙古众军士听了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人人都知博尔朮武艺精熟，所向无敌，威名扬于大漠，众人虽见过哲别的箭法高强，但说要杀博尔朮，那真叫做不自量力了。

当初铁木真年轻之时，被仇敌泰亦赤兀部人捉去，头颈里套了木枷，泰亦赤兀部众在斡难河滨宴会，一面喝酒，一面用马鞭抽打，要恣意侮辱他之后，再加杀害。后来与宴人众喝得大醉，铁木真用枷头打晕了看守兵卒，逃入树林之中。

泰亦赤兀人大举挨户搜查，有一个青年名叫赤老温，不怕危险，仗义留他，将他木枷打碎，放在火里烧毁，把他藏在一辆装羊毛的大车之中。追兵在赤老温家里到处搜查，搜到大车前，拉去了几把羊毛，快要露出铁木真的脚了。赤老温的父亲情急智生，笑道：“这样大热天，羊毛里怎么能藏人？热也热死了他。”其时正当盛暑，人人汗下如雨，追兵心想有理，这才放过

不搜。铁木真生平经历危难无数，以这一次最是千钧一发的大险。

铁木真逃得性命后狼狈之极，与母亲弟弟靠捕杀野鼠过活。

有一天，他养的八匹白马又被别的部落盗了去，铁木真单身去追，遇到一个青年在挤马奶，铁木真问起盗贼的消息。那青年就是博尔朮，说道：“男儿的苦难都是一样，我和你结成朋友。”两人骑马一起追赶，追了三天，赶上盗马的部落。两人箭无虚发，杀败数百名敌人，把八匹马夺回。铁木真要分马给他，问他要几匹，博尔朮道：“我为好朋友出力，一匹马也不要。”自此两人一同创业，铁木真一直叫他做好朋友，实是患难之交。

博尔朮、赤老温两人，连同木华黎、博尔忽，并为蒙古的开国四大功臣。

铁木真素知博尔朮箭法如神，取下自己腰里弓箭递给了他，随即跳下马来，说道：“你骑我的马，用我的弓箭，就算是我射杀了他，”博尔朮道：“遵命！”左手持弓，右手拿箭，跃上铁木真的白口宝马，铁木真对窝阔台道：“你把坐骑借给哲别。”窝阔台道：“便宜了他。”跃下马来，一名亲兵将马牵给哲别。哲别跃上马背，向铁木真道：“我已被你包围住，你要杀我，便如是宰羊一般容易。你既放我与他比箭，我不能不知好歹，再与他平比。我只要一张弓，不用箭。”

博尔朮怒道：“你不用箭？”哲别道，“不错，我一张空弓也能杀得了你！”

蒙古众军士又大声鼓噪起来：“这家伙好会吹大气。”铁木真吩咐取一张好弓给他。

博尔朮在阵上见过哲别的本事，知他箭法了得，本来不敢怠慢，但他此刻有弓无箭，箭法再高，却又如何施展？料知他必是要接了自己射去的羽箭使用，两腿一夹，胯下的白口宝马拨刺刺的跑了开去。这匹马奔跑迅速，久经战阵，在战场上乘者双腿梢加示意，即能进退自如。铁木真向来十分喜爱。

哲别见对手马快，当下勒马反走，博尔朮弯弓搭箭，嗖的一声，发箭往哲别头颈射去。哲别侧过身子，眼明手快，抓住了箭尾，博尔朮暗叫一声：“好！”又是一箭。哲别听得箭声，知道来势甚急，不能手接，俯低身子，伏在鞍上，那箭从头顶擦了过去。他当即纵马前奔，仰身坐直。哪知博尔朮有一手连珠箭神技，嗤嗤两箭，接着从两侧射来。哲别料不到对方如此厉害，猛地溜下马鞍，右足钩住橙子，身子几乎背地，那坐骑跑得止急，把他拖得犹如一只傍地飞舞的纸鸢一般。他腰间一扭，身子刚转过一半，已将适才接来的箭扣上弓弦，拉弦射出，羽箭向博尔朮肚腹上射去，随即又翻背卜马。

博尔朮喝声：“好！”觑准来箭，也是一箭射出，双箭箭头相撞，但余势不衰，斜飞出去，都插入沙地之中。铁木真与众人齐声喝彩。

博尔朮虚拉一弓，待哲别往右边闪避，突然发箭向右射去。哲别左下拿弓轻拨，那箭落在地下，博尔朮连射三箭，都被他躲了开去。哲别纵马急驰，突然俯身，在地下抬起了三枝羽箭，搭上弓回身射出。

博尔朮要显本事，跃身站上马背，左脚立鞍，右脚踢开来箭。跟着居高临下，一箭猛射过去。哲别催马旁闪，还射一箭，喀喇一声，把来箭的箭杆劈为两截。

博尔朮心想：“我有箭而他无箭，到现下仍打个平手，如何能报大汗之仇？”心中焦躁起来，连珠箭发，嗖嗖的不断射去，众人瞧得眼都花了。哲别来不及接箭，只得东闪西避，无奈箭来如飞，又多又快，突然噗的一声，左肩竟自中了一箭。众人齐声欢呼。

博尔朮大喜，正要再射数箭，结束他的性命，伸手往箭袋里一抽，却摸了个空，原来刚才一轮连珠急射，竟把铁木真交给他的羽箭都用完了。他上阵向来携箭极多，腰间两袋，马上六袋，共携八袋羽箭，这次所使是大汗自用的弓矢，激斗之中，竟依着平时习性使用，忘了箭数有限，待得惊觉箭已用完，疾忙回马，俯身去拾地下箭枝。

哲别瞧得亲切，嗖的一箭，响声未歇，羽箭已中博尔朮后心。旁观众人惊叫起来，们说也奇怪，这一箭虽然力劲奇大，把博尔朮后心撞得一阵疼痛，但竟透不进去，滑在地下。博尔朮顺手将箭抬起，一看之下，那箭头竟是被哲别拗去了的，原来是手下留情。他翻上马背，叫道：“我是为大汗报仇，不领你这个情！”

哲别道：“哲别向来不饶敌人！刚才这一箭是一命换一命！”

铁木真见博尔朮背上中箭，心里一阵剧烈酸痛，待见他竟然不死，不禁大喜若狂，这时便要他将部族中成千成万的牛羊马匹都拿出去换博尔朮的性命，他也毫不犹豫的换了，听哲别如此说，忙道：“好，大家别比了。他一命换你一命。”

哲别道：“不是换我的命。”铁木真道：“甚么？”哲别指着站在屋门口的郭靖，说道：“换他的性命！求大汗别难为这孩子。至于我，”他眉毛一扬，道：“我射伤大汗，罪有应得。博尔朮你来吧！”伸手拔下肩头羽箭，血淋淋的搭在弓上。

这时博尔朮的部下早已呈上六袋羽箭，博尔朮道：“好，咱们再比过！”嗖嗖嗖，一阵连珠急射。前箭后箭几乎相续，在空中便如接成了一条箭链。

哲别见来势甚急，一个镫里藏身，钻到了马腹之下，斜眼觑准，一箭往博尔朮肚上射去，那白口名驹见羽箭疾到，不待主人拉僵，往左急闪。哪知哲别这一箭来势奇快，非比平常，噗的一声，插入名驹脑袋，那马登时滚倒在地。

博尔朮卧在地下，怕他追击，反身一箭，将哲别手中硬弓的弓杆劈为两截。哲别失了武器，更无还击之能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只得纵马曲曲折折的奔跑闪避。蒙古众军士齐声呐喊，为博尔朮助威。博尔朮心想：“此人真是一条好汉子！”不禁起了英雄惜英雄之心，不欲伤他性命，搭箭上弓，瞄准他后心，运足了劲，一箭飞去。

当真是将军神箭，更无虚发，那箭正中哲别后颈。哲别身子一晃，摔下马来，那箭掉在他身畔，却原来箭头也是拗去了的。博尔朮又抽一技箭搭在弓上，对准了哲别，转头对铁木真道：“大汗，求你开恩，饶了他罢！”

铁木真看到这时，早已爱惜哲别神勇，叫道：“你还不投降吗？”哲别望着铁木真威风凛凛的神态，不禁折服倾倒，奔将过来，跪倒在地。铁木真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好，以后你跟着我罢！”

蒙古人表达心情，多喜唱歌。哲别拜伏在地，大声唱了起来：“大汗饶我一命，以后赴汤蹈火，我也愿意。横断黑水，粉碎岩石，扶保大汗。征讨外敌，挖取人心！叫我到哪里，我就到哪里。为大汗冲锋陷阵，奔驰万里，日夜不停！”

铁木真大喜，取出两块金子，赏给博尔朮一块，给哲别一块。哲别谢了，道：“大汗，我转送给这孩子，可以吗？”铁木真笑道：“是我的金子，我爱给谁就给谁。是你的金子，你爱给谁就给谁！”哲别拿金子送给郭靖，郭靖仍是摇头不要，说道：“妈妈说的。须得帮助客人，不可要客人的东西。”

铁木真先前见郭靖力抗朮赤不屈，早就喜爱这孩子的风骨，听了这几句话，更是高兴，对哲别道：“回头你带这孩子到我这里。”率领队伍，向来路去了。几名随从军士把那匹白口名驹的尸体放在两匹马上，跟在后面。

哲别死里逃生，更得投明主，十分高兴，躺在草地上休息，等李萍从市集回来，说明经过。李萍见儿子头上脸上鞭痕累累，好不心疼，但听哲别说起儿子的刚强侠义，便道：“好孩子，为人该当如此。”心想儿子若是一生在草原牧羊，如何能报父仇，不如到军中多加历练，图个机遇。当下母子两人随同哲别到了铁木真军中。

铁木真命哲别在三子窝阔台部下当一名十夫长。哲别见过三王子后，再去拜谢博尔朮。两人互相敬佩，结成了好友。

哲别感念郭靖的恩德，对他母子两人照顾极为周到，准拟郭靖年纪稍大，就把自己的箭法武功倾囊相授。

这日郭靖正在和几个蒙古孩子掷石游戏，忽见远处两骑蒙古兵急驰奔来，显是有急讯向大汗禀报。两兵进入铁木真帐中不久，号角呜呜响起，各处营房中的兵丁飞奔涌出。

铁木真训练部众，约束严峻，军法如铁。十名蒙古兵编为一小队，由一名十夫长率领，十个十夫队由一名百夫长率领，十个百夫队由一名千夫长率领，十个千夫队由一名万夫长率领。铁木真号令一出，数万人如心使臂，如臂使指，直似一人。

郭靖和众孩在旁观看，听号角第一遍吹罢，各营士卒都已拿了兵器上马。第二遍号角吹动时，四野里蹄声杂沓，人头攒动。第三遍号角停息，辕门前大草原上已是黑压压的一片，整整齐齐的排列了五个万人队，除了马匹呼吸喘气之外，更无半点耳语和兵器碰撞之声。

铁木真在三个儿子陪同下走出辕门，大声说道：“咱们打败了许多敌人，大金国也已知道了。现今大金国皇帝派了他三太子、六太子到咱们这里，来封你们大汗的官职！”

蒙古兵举起马刀，齐声欢呼。当时金人统有中国北方，兵势雄强，威声远震，蒙古人还只是草原大漠中的一个部落，是以铁木真颇以得到大金国的封号为荣。

铁木真号令传下，大王子朮赤率领了一万人队上去迎接，其余四万人队在草原上摆了开来。

其时金国章宗完颜璟在位，得悉漠北王罕、铁木真等部强盛，生怕成为北方之患，于是派了三子荣王完颜洪熙、六子赵王完颜洪烈前去册封官职，一来加以羁縻，二来察看各部虚实，或以威服，或以智取，相机行事。那赵王完颜洪烈便是曾出使临安、在牛家村为丘处机所伤、在嘉兴遇到过江南七怪之人。

郭靖和众小孩远远的站在一旁看热闹，过了好一阵，只见远处尘头飞扬，朮赤已接了完颜洪熙、完颜洪烈两人过来。

完颜兄弟带领了一万名精兵，个个锦袍铁甲，左队执长矛，右队持狼牙棒，跨下高头大马，铁甲上铿锵之声里许外即已听到。待到临近，更见锦衣灿烂，盔甲鲜明，刀枪耀日，军容极盛。完颜洪熙兄弟并辔而来，铁木真和众子诸将站在道旁迎接。

完颜洪熙见郭靖等许多蒙古小孩站在远处，睁大了小眼，目不转睛的瞧着，便哈哈大笑，探手入怀，抓了一把金钱，用力往小孩群中掷去，笑道：

“赏给你们！”他把金钱撒得远远地，满拟众小孩定会群起欢呼抢夺，那时既显得自己气派豪阔，且可引为笑乐。但蒙古人最注重的是主客相敬之礼，他这举动固然十分轻浮，也是不敬之至。蒙古诸将士卒，无不相顾愕然。这群小孩都是蒙古兵将的儿女，年纪虽小，却是个个自尊，对掷来的金市没人加以理睬。完颜洪熙讨了个老人没趣，又用劲掷出一把金币，叫道：“大家抢啊，他妈的小鬼！”蒙古众人听了，更是愤然变色。

当时的蒙古人尚无文字，风俗粗犷，却是最重信义礼节，尤其尊敬客人。蒙古人自来不说污言秽语，即是对于深仇大寇，或在游戏笑谑之际，也从不咒诅谩骂。客人来到蒙古包里，不论识与不识，必定罄其所有的招待，而做客人的也决不可对主人有丝毫悔慢，如不遵主客之礼，皆以为莫大罪恶。完颜洪熙说的虽是女真话，蒙古兵将不明其意，但从他神态举止之中，谁都知道是侮辱群孩的言语。

郭靖平日常听母亲讲金人残暴的故事，在中国如何奸淫掳掠，虐杀百姓，如何与汉奸勾结，害死中国的名将岳飞等等，小小的心灵中早深种下对金人的仇恨，这时见这金国王子如此无礼，在地下捡起几枚金市，奔近去猛力往完颜洪熙脸上掷去，叫道：“谁要你的钱！”完颜洪熙偏头相避，但终有一枚金币打在他颧骨之上，虽然郭靖力弱，这一下并不疼痛，但总是在数万人之前出了个丑。蒙古人自铁木真以下，个个心中称快。

完颜洪熙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小鬼讨死！”他在中国时稍不如意，便即举手杀人，谁敢对他如此侮辱，这时怒火上冲，从身旁侍卫手里拿过一枝长矛，猛力往郭靖胸口掷去。

完颜洪烈知道不妥，忙叫：“三哥住手！”但那长矛已经飞出，眼见郭靖要死于矛下，突然左边蒙古军的万人队中飞出一箭，犹如流星赶月，当的一声，射中在长矛矛头之上。这一箭劲力好大，虽然箭轻矛重，但竟把长矛激开，箭矛双双落地。郭靖急忙逃开。蒙古兵齐声喝彩，声震草原。射箭之人，正是哲别。

完颜洪烈低声道：“三哥，莫再理他！”完颜洪熙见了蒙古兵的声势，心里也有些害怕，狠狠瞪了郭靖一眼，又低骂一声：“小杂种！”

这时铁木真和诸子迎了上来，把两位金国王子接入帐幕，献上马乳酒、牛羊马肉等食物。双方各有通译，传译女真和蒙古言语。完颜洪熙宣读金主敕令，册封铁木真为大金国北强招讨使，子孙世袭，永为大金国北方屏藩。铁木真跪下谢恩，收了金主的敕书和金带。

当晚蒙古人大张筵席，款待上国天使。饮酒半酣，完颜洪熙道：“明日我兄弟要去册封王罕，请招讨使跟我们同去。”铁木真听了甚喜，连声答应。

王罕是草原上诸部之长，兵多财丰，待人宽厚，颇得各部酋长贵人爱戴。王罕当年曾与铁木真的父亲结拜为兄弟。后来铁木真的父亲被仇人毒死，铁木真沦落无依，便拜王罕为义父，归附于他。铁木真新婚不久，妻子就被蔑尔乞惕人掳去，全仗王罕与铁木真的义弟札木合共同出兵，打败蔑尔乞惕人，才把他妻子抢了回来。

因此铁木真听说义父王罕也有册封，很是高兴，问道：“大金国还册封谁吗？”完颜洪熙道：“没有了。”完颜洪烈加上一句道：“北方就只大汗与王罕两位是真英雄真豪杰，余人皆不足道。”铁木真道：“我们这里还有一位人物，两位王爷或许还没听说过。”完颜洪烈道：“是吗？是谁？”铁木真道：“那就是小将的义弟札木合。他为人仁义，善能用兵，小将求三王

爷、六王爷也封他一个官职。”

铁木真和札木合是总角之交，两人结义为兄弟时，铁木真还只十一岁。蒙古结义为兄弟，称为“结安答”，“安答”即是义兄、义弟。蒙古人习俗，结安答时要互送礼物。那时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抱子髀石，铁木真送给札木合一个铜灌髀石。髀石是蒙古人射打兔子之物，儿童常用以抛掷玩耍。两人结义后，就在结了冰的斡难河上抛掷髀石游戏。第二年春天，两人用小木弓射箭，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响箭头，那是他用两只小牛角钻了孔制成的，铁木真回赠一个柏木顶的箭头，又结拜了一次。两人长大之后，都住在王罕部中，始终相亲相爱，天天比赛早起，谁起得早，就用义父王罕的青玉杯饮酸奶。后来铁木真的妻子被掳，王罕与札木合出兵帮他夺回，铁木真与札木合互赠金带马匹，第三次结义。俩人日间同在一只杯子里饮酒一晚上同在一条被里睡觉。后来因追逐水草，各领牧队分离，铁木真威名日盛，札木合麾下部族也不断增多，两人情好始终不渝，尤胜于骨肉兄弟。这时铁木真想起自己已得荣封而义弟未有，是以代他索讨。

完颜洪熙酒已喝得半醺，顺口答道：“蒙古人这么多，个个都封官，我们大金国哪有这许多官儿？”完颜洪熙向他连使眼色，完颜洪熙只是不理。

铁木真听了，佛然不悦，说道：“那么把小将的官职让了给他，也没打紧。”完颜洪熙一拍大腿，厉声道：“你是小觝大金的官职吗？”铁木真瞪起双眼，便欲拍案而起，终于强忍怒气，不再言语，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完颜洪熙忙说笑话，岔了开去。

第二日一早，铁木真带同四个儿子，领了五千人马，护送完颜洪熙、洪烈去册封王罕。

这时太阳刚从草原远处天地交界线升起，铁木真上了马，五个千人队早已整整齐齐的排列在草原之上。金国兵将却兀自在帐幕中酣睡未醒。

铁木真初时见金兵人强马壮，兵甲犀利，颇有敬畏之心，这时见他们贪图逸乐，鼻中哼了一声，转头问木华黎道：“你瞧金兵怎样？”木华黎道：“咱们蒙古兵一千人可以破他们五千人。”铁木真笑道：“我正也这么想。只是听说大金国有兵一百余万，咱们可只有五万人。”木华黎道：“一百万兵不能一起上阵。咱们分开来打，今天干掉他十万，明天又扫去他十万。”铁木真拍拍他肩膀，笑道：“说到用兵，你的话总是最合我心意。一百多斤的一个人，可以吃掉十头一千斤的肥牛，只不过不是一天吃。”两人同时哈哈大笑。

铁木真按辔徐行，忽见第四子拖雷的坐骑鞍上无人，怒道：“拖雷呢？”拖雷这时还只九岁，虽然年纪尚幼，但铁木真不论训子练兵，都是严峻之极，犯规者决不宽贷，他大声喝问，众兵将个个悚栗不安，大将博尔忽是拖雷的师傅，见大汗怪责，心下惶恐，说道：“这孩子从来不敢晏起，我去瞧瞧。”刚要转马去寻，只见两个孩子手挽手的奔来。一个头上裹着一块锦缎，正是铁木真的幼子拖雷，另一个却是郭靖。

拖雷奔到铁木真跟前，叫了声：“爹！”铁木真厉声道：“你到哪里去啦！”拖雷道：“我刚寸和郭兄弟在河边结安答，他送了我这个。”说着手里一扬，那是一块红色的汗巾，上面绣了花纹，原来是李萍给儿子做的。铁木真想起自己幼时与札木合结义之事，心中感到一阵温暖，脸上登现慈和之色，又见马前两个孩子天真烂漫，当下温言道：“你送了他甚么？”郭靖指着自已头颈道：“这个！”铁木真见是幼子平素在颈中所带的黄金项圈，微

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两个以后可要相亲相爱，互相扶助。”拖雷和郭靖点头答应。

铁木真道：“都上马吧，郭靖这小子也跟咱们去。”拖雷和郭靖高兴之极，各自上马。

又等了大半个时辰，完颜洪熙兄弟才梳洗完毕，走出帐幕。完颜洪烈见蒙古兵早已列队相候，忙下令集队。完颜洪熙却摆弄上国王子的威风，自管喝了几杯酒，吃了点心才慢慢上马，又耗了半个时辰，才把一万名兵马集好。

大队向北而行，走了六日，王罕派了儿子桑昆和义子札木合先来迎接。铁木真得报札木合到了，忙抢上前去。两人下马拥抱。铁木真的诸子部过来拜见叔父。

完颜洪烈瞧那札木合时，见他身材高瘦，上唇稀稀的几茎黄须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显得十分的精明强悍。那桑昆却肥白白白，多半平时养尊处优，竟不像是在大漠中长大之人，又见他神态傲慢，对铁木真爱理不理的，浑不似札木合那么亲热。

又行了一日，离王罕的住处已经不远，铁木真部下的两名前哨忽然急奔回来，报道：“前面有乃蛮部拦路，约有三万人。”

完颜洪熙听了传译的言语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他们要干甚么？”哨兵道：“好像是要和咱们打仗。”完颜洪熙道：“他……他们人数……当真有三万？岂不是多过咱们的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铁木真不等他话说完，向木华黎道：“你去问问。”

木华黎带了十名亲兵，向前驰去，大队停了下来。过了一会，木华黎回来禀报：“乃蛮人听说大金国太子来封大汗官职，他们也要讨封。若是不封，他们说就要把两位太子留下来抵押，待大金国封了他们官职之后才放还。那些乃蛮人又说，他们的官职一定要大过铁木真大汗的。”

完颜洪熙听了，脸上变色，说道：“官职岂有强讨的？这……这可不是要造反了吗？那怎么办？”完颜洪烈即命统兵的将军布开队伍，以备不测。

札木合对铁木真道：“哥哥，乃蛮人时时来抢咱们牲口，跟咱们为难，今日还放过他们吗？不知大金国两位太子又如何吩咐？”

铁木真眼瞧四下地形，已是成竹在胸，说道：“今日叫大金国两位太子瞧一瞧咱兄弟的手段？”提气一声长啸，高举马鞭，在空中虚击两鞭。拍拍两下响过，五千名蒙古兵突然“嗬，嗬，嗬”的齐声大叫起来。完颜兄弟出其不意，不觉吓了一跳。

只见前面尘头大起，敌军渐渐逼近，蒙古兵的前哨已退回本阵。完颜洪熙道：“六弟，快叫咱们的儿郎冲上去，这些蒙古人没用。”完颜洪烈低声道：“让他们打头阵。”完颜洪熙登时醒悟，点了点头。蒙古兵齐声大叫，却不移动。完颜洪熙皱起了眉头，说道：“这些蒙古兵叫得牛鸣马嘶一般，不知于甚么。就算喊得惊天动地，能把敌兵吓退吗？”

博尔忽领兵在左，对拖雷道：“你跟着我，可别落后了，瞧咱们怎生杀敌，”拖雷和郭靖随着众兵，也是放开了小喉咙大叫。

顷刻之间，尘沙中敌兵已冲到跟前数百步远，蒙古兵仍然只是呐喊。

这时完颜洪烈也感诧异，见到乃蛮人来势凌厉，生怕冲动阵脚，喝令：“放箭！”金兵几排箭射了出去，但相距尚远，箭枝未到敌兵跟前，便已纷纷跌落。完颜洪熙见敌兵面目渐渐清楚，个个相貌狰狞，咬牙切齿的催马冲来，只吓得心中怦怦乱跳，转头向完颜洪烈道：“不如依从他们，胡乱封他

一个官职便了。大些便大些，又不用花本钱！”

铁木真忽然挥动长鞭，又在空中拍拍数响，蒙古兵喊声顿息，分成两翼。铁木真和札木合各领一翼，风驰电掣的往两侧高地上抢去。两人伏鞍奔跑，大声发施号令。蒙古兵一队一队的散开，片刻之间，已将四周高地尽数占住，居高临下，羽箭扣在弓上，箭头脑准了敌人，却不发射。

乃蛮兵的统帅见形势不利，带领人马往高地上抢来。蒙古兵竖起了软墙。那是数层羊毛厚毡所制，用以挡箭。弓箭手在毡后发箭射敌，附近高地上的蒙古兵又发箭支援，攻敌侧翼。乃蛮兵东西驰突，登时溃乱。

铁木真在左首高地上观看战局，见敌兵已乱，叫道：“者勒米，冲他后队。”

者勒米手执大刀，领了一个千人队从高地上直冲下来，径抄敌兵后路。

哲别挺着长矛，一马当先。他刚归顺铁木真，决心要斩将立功，报答大汗不杀之恩，俯身马背，直冲入敌阵之中。

两员勇将这么一阵冲击，乃蛮后军登时大乱，前军也是军心摇动。统兵的将军正自犹豫不决，札木合和桑昆也领兵冲了下来。乃蛮部左右受攻，战不多时，便即溃败，主将拨转马头便走，部众跟着纷纷往来路败退下去。

者勒米勒兵不追，放大队过去，等敌兵退到还剩两千余人时，蓦地呼哨冲出，截住路口。乃蛮残兵陷入了重围，无路可走，勇悍的奋力抵抗，尽被砍杀，余下的抛弓下马，弃枪投降。

这一役杀死敌兵一千余人，俘获二千余人。蒙古兵只伤亡了一百余名。

铁木真下令剥下乃蛮兵的衣甲，将二千余名降兵连人带马分成四份，给完颜兄弟一份，义父王罕一份，义弟札木合一份，自己要了一份。凡是战死的蒙古士兵，每家抚恤五匹马、五名俘虏作为奴隶。

完颜洪熙这时才惊魂大定，兴高采烈的不住议论刚才的战斗。笑道：“他们要讨官职，六弟，咱们封他一个‘败北逃命招村使’便了。”说着捧腹狂笑。

完颜洪烈见铁木真和札木合以少胜多，这一仗打得光彩之极，不觉暗暗心惊，心想：“现下北方各部自相砍杀，我北睡方得平安无事。要是给铁木真和札木合统一了漠南漠北诸部，大金国从此不得安稳了。”又见自己部下这一万名金兵始终未曾接仗，但当乃蛮人前锋冲到之时，阵势便现散乱，众兵将脸上均有惧色，可说兵锋未交，胜负已见，蒙古人如此强悍，实是莫大的隐忧。正自寻思，忽然前面尘沙飞扬，又有一彪军马驰来。

韩宝驹撒手松鞭，一个筋斗从树上翻将下来。梅超风跟着扑落，五指向他后心疾抓。韩宝驹忙奋力往前急挺。同时树下南希仁与全金发的暗器已双双向敌人打到。

第四回 黑风双煞

完颜洪熙笑道：“好，再打他个痛快。”哪知蒙古兵前哨报来：“王罕亲自前来迎接大金国两位太子。”铁木真、札木合、桑昆三人忙去迎接。

沙尘中一彪军马涌到。数百名亲兵拥卫下，王罕驰马近前，滚下马背，携着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个义子，到完颜兄弟马前跪下行礼。只见他身材肥胖，须发如银，身穿黑貂长袍，腰束黄金腰带，神态甚是威严，完颜洪烈忙下马还礼，完颜洪熙却只在马上抱一抱拳。

王罕道：“小人听说乃蛮人要待无礼，只怕惊动了两位王子，连忙带兵赶来，幸喜仗着两位殿下下的威风，三个孩儿已把他们杀退了。”当下亲自开道，恭恭敬敬的将完颜洪熙兄弟领到他所居的帐幕之中。只见他帐幕中铺的尽是貂皮、狐皮，器用华贵，连亲兵卫士的服饰也胜过了铁木真，他父子自己更不用说了。帐幕四周，数里内号角声呜呜不绝，人喧马腾，一番热闹气象，完颜兄弟自出长城以来首次得见。

封爵已毕，当晚王罕大张筵席，宴请完颜兄弟。大群女奴在贵客之前献歌献舞，热闹非常。比之铁木真部族中招待的粗犷简陋，那是天差地远了。完颜洪熙大为高兴，看中了两个女奴，心中只是转念头，如何开口向王罕索讨。

酒到半酣，完颜洪烈道：“老英雄威名远震，我们在中都也久已听闻，那是不消说了。蒙古人年轻一辈中出名的英雄好汉，我也想见见。”王罕笑道：“我这两个义儿，就是蒙古人中最出名的英雄好汉。”王罕的亲子桑昆在旁听了，很不痛快，不住大杯大杯的喝酒。完颜洪烈瞧到他的怒色，说道：“令郎更是英雄人物，老英雄怎么不提？”王罕笑道：“老汉死了之后，自然是他统领部众。但他怎比得上他的两个义兄？札木合足智多谋。铁木真更是刚勇无双，他是赤手空拳，自己打出来的天下。蒙古人中的好汉，哪一个不甘愿为他卖命？”完颜洪烈道：“难道老英雄的将士，便不及铁木真汗的部下吗？”

铁木真听他言语中隐含挑拨之意，向他望了一眼，心下暗自警惕。

王罕捻须不语，喝了一口酒，慢慢的道：“上次乃蛮人抢了我几万头牲口去，全亏铁木真派了他的四杰来帮我，才把牲口抢回来。他兵将虽然不多，却个个骁勇。今日这一战，两位殿下亲眼见到了。”桑昆脸现怒色，把金杯在木案上重重的一碰。铁木真忙道：“我有甚么用？我能有今日，全是靠了义父的栽培提拔。”

完颜洪烈道：“四杰？是哪几位呀？我倒想见见。”王罕向铁木真道：“你叫他们进帐来吧。”铁木真轻轻拍了拍掌，帐外走进四位大将。

第一个相貌温雅，脸色白净，是善于用兵的木华黎。第二个身材魁梧，目光如鹰，是铁木真的好友博尔朮。第三个短小精悍，脚步矫捷，便是拖雷的师父博尔忽。第四个却是满脸满手的刀疤，面红似血，是当年救过铁木真性命的赤老温。这四人是后来蒙古开国的四大功臣，其时铁木真称之为四杰。

完颜洪烈见了，各各奖勉了几句，每人赐了一大杯酒。待他们喝了，完颜洪烈又道：“今日战场之上，有一位黑袍将军，冲锋陷阵，勇不可当，这是谁啊？”铁木真道：“那是小将新收的一名十夫长，人家叫他做哲别。”完颜洪烈道：“也叫他进来喝一杯吧。”铁木真传令出去。

哲别进帐，谢了赐酒，正要举杯，桑昆叫道：“你这小小的十夫长，怎

敢用我的金杯喝酒？”哲别又惊又怒，停杯不饮，望着铁木真的眼色。蒙古人习俗，阻止别人饮酒是极大的侮辱。何况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教人如何忍得？

铁木真寻思：“瞧在义父脸上，我便再让桑昆一次。”当下对哲别道：“拿来，我口渴，给我喝了！”从哲别手里接过金杯，仰脖子一饮而干。哲别向桑昆怒视一眼，大踏步出帐。桑昆喝道：“你回来！”哲别理也不理，昂头走了出去。

桑昆讨了个没趣，说道：“铁木真义兄虽有四杰，但我只要放出一样东西来，就能把四杰一口气吃了。”说罢嘿嘿冷笑。他叫铁木真为义兄，是因铁木真拜他父亲王罕为义父之故，他和铁木真却并未结为安答。

完颜洪熙听他这么说，奇道：“那是甚么厉害东西？这倒奇了。”桑昆道：“咱们到帐外去瞧吧。”王罕喝道：“好好喝酒，你又要胡闹甚么？”完颜洪熙却一心想瞧热闹，道：“喝酒喝得闷了，瞧些别的也好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出帐外。众人只得跟了出去。

帐外蒙古众兵将烧了数百个大火堆，正在聚饮，见大汗等出来，只听得轰隆一声，西边大群兵将同时站起，整整齐齐的肃立不动，正是铁木真的部属。东边王罕的部将士卒跟着纷纷站起，或先或后，有的还在低声笑语。完颜洪熙瞧在眼里，心道：“王罕兵将虽多，却是远远不及铁木真了！”

铁木真在火光下见哲别兀自满脸怒色，便叫道：“拿酒来！”随从呈上了一大壶酒。铁木真提了酒壶，大声说道：“今天咱们把那蛮人杀得大败，大家都辛苦了。”众兵将叫道：“是王罕大汗，铁木真汗、札木合汗带领咱们打的。”

铁木真道：“今天我见有一个人特别勇敢，冲进敌人后军，杀进杀出一连三次。射死了数十名敌人，那是谁呀？”众兵叫道：“是十夫长哲别！”铁木真道：“甚么十夫长？是百夫长！”众人一愣，随即会意，欢呼叫道：“哲别是勇士，可以当百夫长。”

铁木真对者勒米道：“拿我的头盔来！”者勒米双手呈上。铁木真伸手拿过，举在空中，叫道：“这是我戴了杀敌的铁盔，现今给勇士当酒杯！”揭开酒壶盖，把一壶酒都倒在铁盔里面，自己喝了一大口，递给哲别。

哲别满心感激，一膝半跪，接过来几口喝干了，低声道：“镶满天下最贵重宝石的金杯，也不及大汗的铁盔。”铁木真微微一笑，接回铁盔，戴在头上。

蒙古众兵将都知道刚才哲别为喝酒受了桑昆侮辱，都在为他不平，便是王罕的部下也均觉桑昆不对，这时见铁木真如此相待，都高声欢呼起来。

完颜洪熙心想：“铁木真这人真乃人杰。这时候他就叫哲别死一万次，那人也是心甘情愿。朝中大臣一向总是说，北方蛮人尽是一些没脑子的番儿，可将人瞧得小了。”

完颜洪熙心中，却只想着桑昆所说吃掉四杰之事。他在随从搬过来的虎皮椅上坐下，问桑昆道：“你有甚么厉害家伙，能把四杰一口气吃了？”桑昆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我请殿下瞧一场好戏。甚么四杰威震大漠，多半还不及我的两头畜生。”纵声叫道：“铁木真义兄的四杰呢？”木华黎等四人走过来躬身行礼。

桑昆转头对自己的亲信低声说了几句，那人答应而去。过了一会，忽听得一阵猛兽低吼之声，帐后转出两头全身锦毛斑斓的金钱大豹来。黑暗中只

见豹子的眼睛犹如四盏碧油油的小灯，慢慢移近。完颜洪熙吓了一跳，伸手紧握佩刀刀柄，待豹子走到火光之旁，这才看清豹颈中套有皮圈，每头豹子由两名大汉牵着。大汉手中各执长竿，原来是饲养猎豹的豹夫。蒙古人喜养豹子，用于围猎，猎豹不但比猎犬奔跑更为迅速，而且凶猛非常，猎物当者立死。不过豹子食量也大，若非王公贵酋，常人自然饲养不起。桑昆这两头猎豹虽由豹夫牵在手里，仍是张牙舞爪，目露凶光，忽而窜东，忽而扑西，全身肌肉中似是蕴蓄着无穷精力，只盼发泄出来。完颜洪熙心中发毛，周身不自在，眼见这两头豹子的威猛矫捷模样，若要挣脱豹夫子中皮带，实是轻易之极。

桑昆向铁木真道：“义兄，倘若你的四杰真是英雄好汉，能空手把我这两头猎豹打死，那我才服了你。”四杰一听，个个大怒，均想：“你侮辱了哲别，又来侮辱我们。我们是野猪吗？是山狼吗？叫我们跟你的豹子斗。”铁木真也是极不乐意，说道：“我爱四杰如同性命，怎能让他们跟豹子相斗？”桑昆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是吗？那么还吹甚么英雄好汉？连我两头豹子也不敢斗。”

四杰中的赤老温性烈如火，跨上一步，向铁木真道：“大汗，咱们让人耻笑不要紧，却不能丢了你的脸。我来跟豹子斗。”完颜洪熙大喜，从手指上除下一个鲜红的宝石戒指，投在地下，道：“只要你打赢豹子，这就是你的。”

赤老温瞧也不瞧，獠身上前。木华黎一把将他拉住，叫道：“咱们威震大漠，是杀敌人杀得多。豹子能指挥军队吗？能打埋伏包围敌人吗？”

铁木真道：“桑昆兄弟，你赢啦。”俯身拾起红宝石戒指，放在桑昆的手里。桑昆将戒指套在指上，纵声长笑，举手把戒指四周展示。王罕部下的将士都欢呼起来。札木合皱眉不语。铁木真却神色自若。四杰愤愤的退了下去。

完颜洪熙见人豹相斗不成，老大扫兴，向王罕讨了两名女奴，回帐而去。

次日早晨，拖雷与郭靖两人手拉手的出外游玩，信步行去，离营渐远，突然一只白兔从两人脚边奔了过去。拖雷取出小弓小箭，嗖的一声，正射中在白兔肚上。他年幼力微，虽然射中，却不致命，那白兔带箭奔跑，两人大呼大叫，拔足追去。

白兔跑了一阵，终于摔倒，两人齐声欢呼，正要抢上去捡拾，忽然旁边树林中奔出七八个孩子来。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眼明手快，一把将白兔抓起，拔下小箭往地下一掷，瞪眼向拖雷与郭靖望了一眼，抱了兔子转身就走。

拖雷叫道：“喂，兔子是我射死的，你拿去干吗？”那孩子回过身来，笑道：“谁说是你射死的？”拖雷道：“这枝箭不是我的吗？”

那孩子突然眉毛竖起，双睛凸出，喝道：“兔子是我养的，我不要你赔已经好啦！”拖雷道：“你说谎，这明明是野兔。”那孩子是更加凶了，走过来在拖雷肩头一推，道：“你骂谁？我爷爷是王罕，我爹爹是桑昆，你知道吗？兔子就算是你射死的，我拿了又怎样？”

拖雷做然道：“我爹爹是铁木真。”

那孩子道：“呸，是铁木真又怎样？你爹爹是胆小鬼，怕我爷爷，也怕我爹爹。”这孩子名叫都史，是桑昆的独子。桑昆生了一个女儿后，相隔多年才再生这男孩，此外别无所出，是以十分宠爱，将他纵得骄横之极。铁木

真和王罕、桑昆等隔别已久，两人的儿子幼时虽曾会面，这时却已互相不识。

拖雷听他侮辱自己父亲，恼怒之极，昂然道：“谁说的？我爹爹谁也不怕！”都史道：“你妈妈给人家抢去，是我爹爹和爷爷去夺转来还给你爹爹的，当我不知道吗？我拿了你这只小小兔儿，又有甚么要紧？”王罕当年帮了义子这个忙，桑昆妒忌铁木真的威名，时常对人宣扬，连他的幼子也听得多了。

拖雷一来年幼，二来铁木真认为这是奇耻大辱，当然不会对儿子说起。这时拖雷一听，气得脸色苍白，怒道：“你说谎！我告诉爹爹去。”转身就走。

都史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你爹爹怕我爹爹，你告诉了又怎样？昨晚我爹爹放出两头花豹来，你爹爹的四杰就吓得不敢动弹。”

四杰中的博尔忽是拖雷的师父，拖雷听了更加生气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我师父连老虎也不怕，怕甚么豹子？他只是不愿跟野兽打架罢了。”

都史抢上两步，忽地一记耳光，打在拖雷脸上，喝道：“你再倔强？你怕不怕我？”拖雷一愣，小脸胀得通红，想哭又不肯哭。

郭靖在一旁气恼已久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闷声不响，突然冲上前去，挺头往部史小腹急撞。都史出其不意，被他一头撞中，仰天跌倒，拖雷拍手笑道：“好呀！”拖了郭靖的手转身就逃。都史怒叫：“打死这两个小子！”

都史的众同伴追将上去，双方拳打足踢，斗了起来。都史爬起身来，怒冲冲加入战团。都史一伙年纪既大，人数又多，片刻间就把拖雷与郭靖掀倒在地。都史不住向郭靖背上用拳猛打，喝道：“投降了就饶你！”郭靖想用力挣扎起来，但被他按住了动弹不得。那边拖雷也给两个孩子合力压在地下殴击。

正自僵持不下，忽然沙丘后马铃声响，一小队人乘马过来。当先一个矮胖子骑着一匹黄马，望见群孩相斗，笑道：“好呀，讲打吗？”纵马走近，见是七八个大孩子欺侮两个小孩，两个小的给按在地下，都已给打得鼻青口肿，喝道：“不害臊吗？快放手。”

部史骂道：“走开！别在这里啰唆。你们可知我是谁？我要打人，谁都管不着。”他爹爹是雄视北方的君长，他骄蛮已惯，向来人人都让他。

那骑黄马的人骂道：“这小子这样横，快放手！”这时其余的人也过来了。一个女子道：“三哥，别管闲事，走吧。”那骑黄马的道：“你自己瞧。这般打架，成甚么样子？”

这几人便是江南七怪。他们自南而北，一路追踪段天德直到大漠，此后就再也没了消息。六年多来，他们在沙漠中、草原上到处打听段天德和李萍的行踪，七人都学会了一口蒙古话，但段李两人却始终渺无音讯。江南七怪性格坚毅，更是十分好胜，既与丘处机打了这场赌，别说只不过找寻一个女子，就是再艰难十倍、凶险万分之事，他们也绝不罢手退缩。七怪人人是同一一般的心思，若是永远寻不着李萍，也须寻足一十八年为止，那时再到嘉兴醉仙楼去向丘处机认输。何况丘处机也未必就能找到杨铁心的妻子包氏。倘若双方都找不到，斗成平手，不妨另出题目，再来比过。

韩小莹跳下马去，拉起骑在拖雷背上的两个孩子，说道：“两个大的打一个小的，那不可以！”拖雷背上一轻，挣扎着跳起。都史一呆，郭靖猛一翻身，从他胯下爬了出来。两人既得脱身，发足奔逃。都史叫道：“追呀！追呀！”领着众孩随后赶去。

江南七怪望着是一群蒙古小孩打架，想起自己幼年时的胡闹顽皮，都不禁微笑。柯镇恶道：“赶道吧，别等前面市集散了，可问不到人啦！”

这时都史等又已将拖雷与郭靖追上，四下围注。都史喝问：“投不投降？”拖雷满脸怒容，摇头不答。都史道：“再打！”众小孩一齐拥上。

倏地寒光一闪，郭靖手中已握了一柄匕首，叫道：“谁敢上来？”

原来李萍钟爱儿子，把丈夫所遗的那柄匕首给了他，要他带在身畔。她想宝物可以辟邪，本意是要保护儿子不受邪魔所侵。此刻郭靖受人欺逼甚急，便拔了出来。

都史等见他拿了兵器，一时倒也不敢上前动手。

妙手书生朱聪纵马已行，忽见匕首在阳光下闪，光芒特异，不觉一凛。他一生偷盗官府富户，见识宝物甚多，心想：“这光芒大非寻常，倒要瞧瞧是甚么宝贝。”当即勒马回头，只见一个小孩手中拿着一柄匕首。那匕首刃身隐隐发出蓝光，游走不定，颇是十分珍异的利器，却不知如何会在一个孩子手中。再看群孩，除了郭靖之外，个个身穿名贵貂皮短衣，而郭靖颈中也套着一个精致的黄金颈圈，显见都是蒙古豪酋的子弟了。

朱聪心想，“这孩子定是偷了父亲的宝刀私下出来玩弄。王公酋长之物，取不伤廉。”当下起了据为己有之念，笑吟吟的下马，说道：“大家别打了，好好玩儿罢。”一言方毕，已闪身挨进众孩人圈，夹手将匕首抢了过来。他使的是空手入白刃的上乘武技，别说郭靖是个小小孩子，就算是武艺精熟的大人，只要不是武林高手，遇上了这位妙手书生，也别想拿得住自己兵刃。

朱聪匕首一到手，纵身窜出，跃上马背，哈哈大笑，提缰纵马，疾驰而去，赶上众人，笑道：“今日运气不坏，无意间得了一件宝物。”笑弥陀张阿生笑道：“二哥这偷鸡摸狗的脾气总是不改。”闹市侠隐全金发道：“甚么宝贝，给我瞧瞧。”朱聪手一扬，掷了过去。

只见一道蓝光在空中划过，给太阳光一照，光芒闪烁，似乎化成了一道小小彩虹，众人都喝了一声彩。

匕首飞临面前，全金发只感一阵寒意，伸手抓住剑柄，先叫声：“好！”越看越是不住口的啧啧称赏，再看剑柄，见刻着“杨康”两字，心中一楞：“这是汉人的名字啊，怎么此剑落在蒙古？杨康？杨康？倒不曾听说有哪一位英雄叫做杨康。可是若非英雄豪杰，又如何配用这等利器？”叫道：“大哥，你知道谁叫杨康吗？”

柯镇恶道：“杨康？”沉吟半晌，摇头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“杨康”是丘处机当年给包惜弱腹中胎儿所取的名字，杨郭两人交换了匕首，因此刻有“杨康”字样的匕首是在李萍手中。江南七怪却不知此事。柯镇恶在七人中年纪最长，阅历最富，他既不知，其余六人是更加不知了。

全金发为人细心，说道：“丘处机追寻的是杨铁心的妻子，不知这杨康与那杨铁心有无牵连。”朱聪笑道：“咱们若是找到了杨铁心的妻子，日后带到醉仙楼头，总也胜了牛鼻子一筹。”七人在大漠中苦苦寻找了六年，丝毫没有头绪，这时忽然似乎有了一点线索，虽然渺茫之极，却也不肯放过。韩小莹道：“咱们回去问问那小孩。”韩宝驹马快，当先冲了回去，只见众小孩又打成了一团，拖雷和郭靖又已给掀倒在地。韩宝驹喝斥不开，急了起来，抓起几个小孩掷在一旁。

都史不敢再打，指着拖雷骂道：“两只小狗，有种的明天再在这里打过。”拖雷道：“好，明天再打。”他心中已有了计较，回去就向三哥窝阔台求助。

三个兄长中三哥和他最好，力气又大，明日一定能来助拳。都史带了众孩走了。

郭靖满脸都是鼻血，伸手向朱聪道：“还我！”

朱聪把匕首拿在手里，一抛一抛，笑道：“还你就还你。但是你得跟我说，这把短剑是哪来的？”郭靖用袖子一擦鼻中仍在流下来的鲜血，道：“妈妈给我的。”朱聪道：“你爹爹叫甚么名字？”郭靖从来没有爹爹，这句话倒将他愣住了，当下摇了摇头。

全金发问道：“你姓杨吗？”郭靖又摇了摇头。七怪见这孩子傻头傻脑的，都好生失望，朱聪问道：“杨康是谁？”郭靖仍是茫然摇头。

江南七怪极重信义，言出必践，虽是对一个孩子，也决不能说过的话不算，朱聪便把匕首交在郭靖手里。韩小莹拿出手帕，给郭靖擦去鼻血，柔声道：“回家去吧，以后别打架啦。你人小，打他们不过的。”七人掉转马头，纵马东行。

郭靖怔怔的望着他们。拖雷道：“郭靖，回去罢。”

这时七人已走出一段路，但柯镇恶耳音锐敏之极，听到“郭靖”两字，全身大震，立即提缰，回马转来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姓郭？你是汉人，不是蒙古人？”郭靖点了点头。柯镇恶大喜，急问：“你妈妈叫甚么名字？”郭靖道：“妈妈就是妈妈。”柯镇恶搔搔头，问道：“你带我去见你妈妈，好吗？”郭靖道：“妈妈不在这。”柯镇恶听他语气之中似乎含有敌意，叫道：“七妹，你来问他。”韩小莹跳下马来，温言道：“你爹爹呢？”郭靖道：“我爹爹给坏人害死了，等我长大了，去杀死坏人报仇。”韩小莹问道：“你爹爹叫甚么名字？”她过于兴奋，声音也发颤了。郭靖却摇了摇头，柯镇恶道：“害死你爹爹的坏人叫甚么名字？”郭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他……名叫段天德！”

原来李萍身处荒漠绝域之地，知道随时都会遭遇不测，是否得能生还中原故土，实是渺茫之极，要是自己突然之间丧命，那么儿子连仇人的姓名也永远知道了，是以早就将段天德的名字形貌，一遍又一遍的说给儿子听了。她是个不识字的乡下女子，自然只叫丈夫为“啸哥”，听旁人叫他“郭大哥”，丈夫叫甚么名字，她反而并不在意。郭靖也只知道爹爹便是爹爹，从来不知另有名字。

这“段天德”三字，郭靖说来也不如何响亮，但突然之间传入七怪耳中，七个人登时目瞪口呆，便是半空中三个晴天霹雳，亦无这般惊心动魄的威势，一刹那间，宛似地动山摇，风云变色。过了半晌，韩小莹才欢呼大叫，张阿生以拳头猛捶肉己胸膛，全金发紧紧搂住了南希仁的脖子，韩宝驹却在马背连翻筋斗，柯镇恶捧腹狂笑，朱聪像一个陀螺般急转圈子。拖雷与郭靖见了他们的样子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奇怪。过了良久，江南七怪才慢慢安静下来，人人却是满脸喜色。张阿生跪在地下不住向天膜拜，喃喃的道：“菩萨有灵，多谢老天爷保佑！”

韩小莹对郭靖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说话。”

拖雷心里挂念着去找三哥窝阔台助拳，又见这七人言行诡异，说的蒙古话又都怪声怪气，音调全然不准，看来不是好人，虽然刚才他们解了自己之围，却不愿在当地多耽，不住催郭靖回去。郭靖道：“我要回去啦。”拉了拖雷的手，转身就走。

韩宝驹急了，叫道：“喂，喂，你不能走，让你那小朋友先回去罢。”

两个小孩见他形貌奇丑，害怕起来，当即发足奔跑。韩宝驹抢将上去，伸出肥手，疾往郭靖后领抓去。朱聪叫道：“三弟，莫莽撞。”在他手上轻轻一架。韩宝驹愕然停手。朱聪加快脚步，赶在拖雷与郭靖头里，从地下捡起三枚小石子，笑嘻嘻的道：“我变戏法，你们瞧不瞧？”郭靖与拖雷登感好奇，停步望着他。

朱聪摊开右掌，掌心中放了三枚小石子，喝声：“变！”手掌成拳，再伸开来时，小石子全已不见。两个小孩奇怪之极。朱聪向自己头上帽子一指，喝道：“钻进去！”揭下帽子，三颗小石子好端端的正在帽里。郭靖和拖雷哈哈大笑，齐拍手掌。

正在这时，远远雁声长唳，一群鸿雁排成两个人字形，从北边飞来。朱聪心念一动，道：“现在咱们来请我大哥变个戏法。”从怀中摸出一块汗巾，交给拖雷，向柯镇恶一指，道：“你把他眼睛蒙住。”拖雷依言把汗巾缚在柯镇恶眼上，笑道：“捉迷藏吗？”朱聪道：“不，他蒙住了眼睛，却能把空中的大雁射下来。”说着将一副弓箭放在柯镇恶手里。拖雷道：“那怎么能够？我不信。”

说话之间，雁群已飞到头顶。朱聪挥手将三块石子往上抛去，他手劲甚大，石子飞得老高。雁群受惊，领头的大雁高声大叫，正要率领雁群转换方向，柯镇恶已辨清楚了位置，拉弓发矢，嗖的一声，正中大雁腹肚，连箭带雁，跌了下来。

拖雷与郭靖齐声欢呼，奔过去抬起大雁，交在柯镇恶手里，小心灵中钦佩之极。

朱聪道：“刚才他们七八个打你们两个，要是你们学会了本事，就不怕他们人多了。”拖雷道：“明天我们还要打，我去叫哥哥来。”朱聪道：“叫哥哥帮忙？哼，那是没用的孩子。我来教你们一些本事，管教明天打赢他们。”拖雷道：“我们两个打赢他们八个？”朱聪道：“正是！”拖雷大喜道：“好，那你就教我。”

朱聪见郭靖在一旁似乎不感兴趣，问道：“你不爱学吗？”郭靖道：“妈妈说的，不可跟人家打架。学了本事打人，妈妈要不高兴的。”

韩宝驹轻轻骂道：“胆小的孩子！”朱聪又问：“那么刚才你们为甚么打架？”郭靖道：“是他们先打我们的。”柯镇恶低沉了声音道：“要是你见到了仇人段天德，那怎么办？”郭靖小眼中闪出怒光，道：“我杀了他，给爹爹报仇。”柯镇恶道：“你爹爹一身好武艺，尚且给他杀了。你不学本事，当然打他不过，又怎能报仇？”郭靖怔怔的发呆，无法回答。韩小莹道：“所以哪，本事是非学不可的。”

朱聪向左边荒山一指，说道：“你要学本事报仇，今晚半夜里到这山上来找我们。不过，只能你一个人来，除了你这个小朋友之外，也不能让旁人知道。你敢不？怕不怕鬼？”

郭靖仍是呆呆不答。拖雷却道：“你教我本事罢。”

朱聪忽地拉住他手膀一扯，左脚轻轻一勾，拖雷扑地倒了。他爬起身来，怒道：“你怎么打我？”朱聪笑道：“这就是本事，你学会了吗？”拖雷很是聪明，当即领悟，照式学了一遍，说道：“你再教。”朱聪向他面门虚晃一拳，拖雷向左闪避，朱聪右拳早到，正打在他鼻子之上，只是这一拳并不用力，触到鼻子后立即收回。拖雷大喜，叫道：“好极啦，你再教。”朱聪忽地俯身，肩头在他腰眼里轻轻一撞，拖雷猛地跌了出去。全金发飞身去接

住，稳稳的将他放在地下。

拖雷喜道：“叔叔，再教。”朱聪笑道：“你把这三下好好学会，大人都不一定打得赢你了。够啦够啦。”转头问郭靖道：“你学会了么？”

郭靖正白呆呆出神，不知在想些甚么，茫然摇了摇头。七怪见拖雷如此聪明伶俐，相形之下，郭靖更是显得笨拙无比，都不禁怅然若失。韩小莹一声长叹，眼圈儿不禁红了。全金发道：“我瞧也不必多费心啦。好好将他们母子接到江南，交给丘道长。比武之事，咱们认输算了。”朱聪道：“这孩子资质太差，不是学武的胚子。”韩宝驹道：“他没一点儿刚烈之性，我也瞧不成。”七怪用江南土话纷纷议论。韩小莹向两孩子挥挥手道：“你们去罢。”拖雷拉了郭靖，欢欢喜喜的走了。

江南七怪辛苦六年，在茫茫大漠中奔波数千里，一旦寻到了郭靖，本是喜从天降，不料只欢喜得片刻，便见郭靖资质显然十分鲁钝，决难学会上乘武功，不由得心灰意懒。这番难过，只有比始终寻不到郭靖更甚。韩宝驹提起软鞭，不住击打地下沙子出气，只打得尘沙飞扬，兀自不肯停手，只有南山樵子南希仁却始终一言不发。

柯镇恶道：“四弟，你说怎样？”南希仁道：“很好。”朱聪道：“甚么很好？”南希仁道：“孩子很好。”韩小莹急道：“四哥总是这样，难得开一下金口，也不肯多说一个字。”南希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小时候也很笨。”他向来沉默寡言，每一句话都是思虑周详之后再说出口来，是以不言则已，言必有中。六怪向来极尊重他的意见，听他这么说，登时犹如见到一线光明，已不如先时那么垂头丧气。张阿生道：“对，对！我几时又聪明过了？”说着转头向韩小莹瞧去。

朱聪道：“且瞧他今晚敢不敢一个人上山来。”全金发道：“我瞧多半不敢。我先去找到他的住处。”说着跳下马来，遥遥跟着拖雷与郭靖，望着他们走进蒙古包里。

当晚七怪守在荒山之上，将至亥时三刻，眼见斗转星移，却哪里有郭靖的影子？

朱聪叹道：“江南六怪威风一世，到头来却败在这臭道士手里！”但见西方天边黑云重重叠叠的堆积，头顶却是一片暗蓝色的天空，更无片云。西北风一阵缓，一阵急，阴月渐至中天，月旁一团黄晕。韩小莹道：“只怕今晚要下大雨。一下雨，这孩子更不会来了。”张阿生道：“那么咱们明儿找上门去。”柯镇恶道：“资质笨些，也不打紧。但这孩子要是胆小怕黑，唉！”说着摇了摇头。

七人正自气沮，韩宝驹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向草丛里一指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月光之下，只见青草丛中三堆白色的东西，模样甚是诡奇。

全金发走过去看时，只见三堆都是死人的骷髅头骨，却叠得整整齐齐。他笑道：“定是那些顽皮孩子搞的，把死人头排在这里……啊，甚么？……二哥，快来！”

各人听他语声突转惊讶，除柯镇恶外，其余五人都忙走近。全金发拿起一个骷髅递给朱聪，道：“你瞧！”朱聪就他手中看去，只见骷髅的脑门上有五个窟窿，模样就如用手指插出来的一般。他伸手往窟窿中一试，五手指刚好插入五个窟窿，大拇指插入的窟窿大些，小指插入的窟窿小些，犹如照着手指的模样细心雕刻而成，显然不是孩童的玩意。

朱聪脸色微变，再俯身拿起两个骷髅，只见两个头骨顶上仍是各有刚可

容纳五指的洞孔，不禁大起疑心，“难道是有人用手指插出来的？”但想世上不会有如此武功高强之人，五指竟能洞穿头骨，是以只是暗自沉吟，口中不说。

韩小莹叫道：“是吃人的山魃妖怪吗？”韩宝驹道：“是了，定是山魃。”全金发沉吟道：“若是山魃，怎会把头骨这般整整齐齐的排在这里？”

柯镇恶听到这句话，跃将过来，问道：“怎么排的？”全金发道：“一共三堆，排成品字形，每堆九个骷髅头。”柯镇恶惊问：“是不是分为三层？下层五个，中层三个，上层一个？”全金发奇道：“是啊！大哥，你怎知道？”柯镇恶不回答他问话，急道：“快向东北方、西北方各走一百步。瞧有甚么。”

六人见他神色严重，甚至近于惶急，大异平素泰然自若之态，不敢怠慢，三人一边，各向东北与西北数了脚步走去，片刻之间，东北方的韩小莹与西北方的全金发同时大叫起来：“这里也有骷髅堆。”

柯镇恶飞身抢到西北方，低声喝道：“生死关头，千万不可大声。”三人愕然不解，柯镇恶早已急步奔到东北方韩小莹等身边，同样喝他们禁声。张阿生低声问：“是妖怪呢还是仇敌？”柯镇恶道：“我的瞎眼便是拜受他们之赐。”这时西北方的全金发等都奔了过来，围在柯镇恶身旁，听他这样说，无不惊心。

他们六人与柯镇恶虽然义结金兰，情同手足，但他极恨别人提及他的残疾，是以六兄妹只道他是幼时不幸受伤，从来不敢问起，直至此时始知是仇敌所害。柯镇恶武功高强，为人又精明沉着，竟然落得如此惨败，那么仇敌必定厉害之极了。

柯镇恶拿起一枚骷髅头骨，仔细抚摸，将右手五指插入头骨上洞孔，喃喃道：“练成了，练成了，果然练成了。”又问：“这里也是三堆骷髅头？”韩小莹道：“不错。”柯镇恶低声道，“每堆都是九个？”韩小莹道：“一堆九个，两堆只有八个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快去数数那边的。”韩小莹飞步奔到东北方，俯身一看，随即奔回，说道：“那边每堆都是六个，都是死人首级，肌肉未烂。”柯镇恶低声道：“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到来。”将骷髅头骨交给全金发，道：“小心放回原处，别让他们瞧出有过移动的痕迹。”

全金发放好骷髅，回到柯镇恶身边。六兄弟惘然望着大哥，静待他解说。

只见他抬头向天，脸上肌肉不住扭动，森然道：“这是铜尸铁尸！”朱聪吓了一跳，道：“铜尸铁尸不早就死了吗，怎么还在人世？”柯镇恶道：“我也只道已经死了。却原来躲在这里暗练九阴白骨爪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快上马，向南急驰，千万不可再回来。驰出一千里后等我十天，我第十天上不到，就不必再等了。”韩小莹急道：“大哥你说甚么？咱们喝过血酒，立誓同生共死，怎么你叫我们走？”柯镇恶连连挥手，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迟了可来不及啦！”韩宝驹怒道：“你瞧我们是无义之辈吗？”张阿主道：“江南七怪打不过人家，留下六条性命，也就是了，哪有逃走之理？”

柯镇恶急道：“两人武功本就十分了得，现今又练成了九阴白骨爪。咱们六人绝不是他们对手。何苦在这里白送性命？”六人知他平素心高气傲，从不服输，以长春子丘处机如此武功，敢与之拼斗，也是毫不畏缩，对这两人却如此忌惮，想来对方定是厉害无比。全金发道：“那么咱们一起走。”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他们害了我一生受苦，那也罢了。我兄长之仇却不能不报。”

南希仁道：“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。”他言简意赅，但说了出来之后，再无更改。

柯镇恶沉吟片刻，素知各人义气深重，原也决无临难自逃之理，适才他说这番话，危急之际顾念众兄弟的性命，已近于口不择言，当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既是如此，大家千万要小心了。那铜尸是男人，铁尸是女人，两个是夫妻。当年他们初练九阴白骨爪，给我兄弟撞见了，我兄长死在他们手里，我坏了一对招子。别的详情来不及说了，大家须防他们手爪厉害。六弟，你向南走一百步，瞧是不是有口棺材？”

全金发连奔带跑的数着步子走去，走满一百步，没见到棺材，仔细察看，见地下露出石板一角，用力一掀，石板纹丝不动。转回头招了招手，各人一齐过来。张阿生、韩宝驹俯身用力，叽叽数声，两人合力把石板抬了起来。月光下只见石板之下是个土坑，坑中并卧着两具尸首，穿着蒙古人的装束。

柯镇恶跃入土坑之中，说道：“那两个魔头待会练功，要取尸首应用。我躲在这里，出其不意的攻他们要害。大家四周埋伏，千万不可先让他们惊觉了。务须等我发难之后，大家才一齐涌上，下手不可有丝毫留情，这般偷袭暗算虽然不够光明磊落，但敌人太狠太强，若非如此，咱六兄弟个个性命不保。”他低沉了声音，一字一句的说着，六兄弟连声答应。

柯镇恶又道：“那两人机灵之极，稍有异声异状，在远处就能察觉，把石板盖上罢，只要露一条缝给我透气就是。”六人依言，轻轻把石板盖上，各拿兵刃，在四周草丛树后找了隐蔽的所在分别躲好。

韩小莹见柯镇恶如此郑重其事，那是与他相识以来从未见过的，又是挂虑，又是好奇，躲藏时靠近朱聪，悄声问道：“铜尸铁尸是甚么人？”

朱聪道：“这两人合称黑风双煞，当年在北方作恶。这两人心狠手辣，武功高强，行事又十分机灵，当真是神出鬼没。后来不知怎的，江湖上不见了他们的踪迹，过了几年，大家都只道他们恶贯满盈，已经死了，谁知道却是躲在这穷荒极北之地。”

韩小莹问道：“这二人叫甚么名字？”朱聪道：“铜尸是男的，名叫陈玄风。他脸色焦黄，有如赤铜，脸上又从来从不露喜怒之色，好似僵尸一般，因此人家叫他铜尸。”韩小莹道：“那么那个女的铁尸，脸色是黑黝黝的了？”朱聪道：“不错，她姓梅，名叫梅超风。”韩小莹道：“大哥说他们练九阴白骨爪，那是甚么功夫？”朱聪道：“我也从没听说过。”韩小莹向那叠成一个小小白塔似的九个骷髅头望去，见到顶端那颗骷髅一对黑洞洞的眼孔正好对准着自己，似乎直瞪过来一般，不觉心中一寒，转过头不敢再看，沉吟道：“怎么大哥从来不提这回事？难道……”

她话未说完，朱聪突然左手在她口上一掩，右手向小山下指去。韩小莹从草丛间望落，只见远处月光照射之下，一个臃肿的黑影在沙漠上急移而来，甚是迅速，暗道：“惭愧！原来二哥和我说话时，一直在毫不懈怠的监视敌人。”

顷刻之间，那黑影已近小山，这时已可分辨出来，原来是两人紧紧靠在一起，是以显得特别肥大。韩宝驹等先后都见到了，均想：“这黑风双煞的武功果然怪异无比。两人这般迅捷的奔跑，竟能紧紧靠拢，相互间当真是寸步不离！”六人屏息凝神，静待大敌上山。朱聪握住点穴用的扇子，韩小莹把剑插入土里，以防剑光映射，但右子却紧紧抓住剑柄。只听山路上沙沙声响，脚步声直移上来，各人心头怦怦跳动，只觉这一刻特别长。这时西北风

更紧，西边的黑云有如大山小山，一座座的涌将上来。

过了一阵，脚步声停息，山顶空地上竖着两个人影，一个站着不动，头上戴着皮帽，似是蒙古人打扮，另一人长发在风中飘动，却是个女子。韩小莹心想：“那必是铜尸铁尸了，且瞧他们怎生练功。”

只见那女子绕着男子缓缓行走，骨节中发出微微响声，她脚步逐渐加快，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密，犹如几面羯鼓同时击奏一般。江南六怪听着暗暗心惊：“她内功竟已练到如此地步，无怪大哥要这般郑重。”只见她双掌不住的忽伸忽缩，每一伸缩，手臂关节中都是喀喇声响，长发随着身形转动，在脑后拖得笔直，尤其诡异可怖。

韩小莹只觉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，全身寒毛竖起。突然间那女子右掌一立，左掌拍的一声打在那男子胸前。江南六怪无不大奇：“难道她丈夫便以血肉之躯抵挡她的掌力？”眼见那男子往后便倒，那女子已转到他身后，一掌打在他后心。只见她身形挫动，风声虎虎，接着连发八掌，一掌快似一掌，一掌猛似一掌，那男子始终不出一声。待到第九掌发出，那女子忽然跃起，飞身半空，头下脚上，左手抓起那男子的皮帽，噗的一声，右手手指插入了那人脑门。

韩小莹险些失声惊呼。只见那女子落下地来，哈哈长笑，那男子俯身跌倒，更不稍动。那女子伸出一只染满鲜血脑浆的手掌，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，忽地回过头来。韩小莹见她脸色虽是黝黑，模样却颇为俏丽，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年纪。

江南六怪这时已知那男子并非她丈夫，只是一个被她捉来喂招练功的活靶子，这女子自必是铁尸梅超风了。

梅超风笑声一停，伸出双手，嗤嗤数声，撕开了死人的衣服。北国天寒，人人都穿皮袄，她撕破坚韧的皮衣，竟如撕布扯纸，毫不费力，随即伸手扯开死人胸腹，将内脏一件件取出，在月光下细细检视，看一件，掷一件。六怪瞧抛在地下的心肺肝脾，只见件件都已碎裂，才明白她以活人作靶练功的用意，她在那人身上击了九掌，丝毫不闻骨骼折断之声，内脏却已震烂。她检视内脏，显是查考自己功力进度若何了。

韩小莹恼怒之极，轻轻拔起长剑，便欲上前偷袭。朱聪急忙拉住，摇了摇手，心下寻思：“这时只有铁尸一人，虽然厉害，但我们七兄弟合力，谅可抵敌得过，先除了她，再来对付铜尸，那就容易得多。要是两人齐到，我们无论如何应付不了……但安知铜尸不是躲在暗里，乘隙偷袭？大哥深知这两个魔头的习性，还是依他吩咐，由他先行发难为妥。”

梅超风检视已毕，微微一笑，似乎颇为满意，坐在地下，对着月亮调匀呼吸，做起吐纳功夫来。她背脊正对着朱聪与韩小莹，背心一起一伏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
韩小莹心想，“这时我发一招‘电照长空’，十拿九稳可以穿她个透明窟窿。但若一击不中，那可误了大事。”她全身发抖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朱聪也是不敢喘一口大气，但觉背心上凉嗖嗖地，却是出了一身冷汗，一斜眼间，但见西方黑云里遮满了半个天空，犹似一张大青纸上泼满了浓墨一般，乌云中电光闪烁，更增人心中惊怖惶恐之情。轻雷隐隐，窒滞郁闷，似乎给厚厚的黑云裹缠住了难以脱出。

梅超风打坐片时，站起身来，拖了尸首，走到柯镇恶藏身的石坑之前，弯腰去揭石板。

江南六怪个个紧握兵刃，只等她一揭石板，立即跃出。

梅超风忽听得背后树叶微微一响，似乎不是风声，猛然回头，月光下一个人头的影子正在树梢上显了出来，她一声长啸，斗然往树上扑去。

躲在树巅的正是韩宝驹，他仗着身矮，藏在树叶之中不露形迹，这时作势下跃，微一长身，竟然立被敌人发觉。他见这婆娘扑上之势猛不可当，金龙鞭一招“乌龙取水”，居高临下，往她手腕上击去。梅超风竟自不避，顺手一带，已抓住了鞭梢。韩宝驹膂力甚大，用劲回夺。梅超风身随鞭上，左掌已如风行电掣般拍到。掌未到，风先至，迅猛已极。韩宝驹眼见抵挡不了，松手撒鞭，一个筋斗从树上翻将下来。梅超风不容他缓势脱身，跟着扑落，五指向他后心疾抓。

韩宝驹只感颈上一股凉气，忙奋力往前急挺，同时树下南希仁的透骨锥与全金发的袖箭已双双向敌人打到。

梅超风左手中指连弹，将两件暗器一一弹落。嗤的一声响，韩宝驹后心衣服被扯去了一块。他左足点地，立即向前纵出，哪知梅超风正落在他的面前。这铁尸动如飘风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，到这里干甚么？”双爪已搭在他肩头。韩宝驹只感一阵剧痛，敌人十指犹如十把铁锥般嵌入了肉里，他大惊之下，飞起右脚，踢向敌人小腹。梅超风右掌斩落，喀的一声，韩宝驹足背几乎折断，他临危不乱，立即惜势着地滚开。

梅超风提脚往他臀部踢去，忽地右首一条黑黝黝的扁担闪出，猛往她足踝砸落，正是南山樵子南希仁。

梅超风顾不得追击韩宝驹，急退避过，顷刻间，只见四面都是敌人，一个手拿点穴铁扇的书生与一个使剑的妙龄女郎从右攻到，一个长大胖子握着屠牛尖刀，一个瘦小汉子拿着一件怪样兵刃从左抢至，正面抡动扁担的是个乡农模样的壮汉，身后脚步声响，料想便是那个使软鞭的矮胖子，这些人都不相识，然而看来个个武功不弱，心道：“他们人多，先施辣手杀掉几个再说。管他们叫甚么名字，是甚么来历，反正除了恩师和我那贼汉子，天下人人可杀！”身形晃动，手爪猛往韩小莹脸上抓去。

朱聪见她来势凶锐，铁扇疾打她右臂时心的“曲池穴”。岂知这铁尸竟然不理，右爪直伸，韩小莹一招“白露横江”，横削敌人，手臂。梅超风手腕翻处，伸手硬抓宝剑，看样子她手掌竟似不怕兵刃。韩小莹大骇，急忙缩剑退步，只听拍的一声，朱聪的铁扇已打中梅超风的“曲池穴”。这是人身的要穴，点中后全臂立即酸麻失灵，动弹不得，朱聪正在大喜，忽见敌人手臂陡长，手爪已抓到了他的头顶。朱聪仗着身形灵动，于千钧一发之际倏地窜出，才躲开了这一抓，惊疑不定：“难道她身上没有穴道？”

这时韩宝驹已捡起地下的金龙鞭，六人将梅超风围在核心，刀剑齐施。梅超风丝毫不惧，一双肉掌竟似比六怪的兵刃还要厉害。她双爪犹如钢抓铁钩，不是硬夺兵刃，就是往人身上狠抓恶挖。江南六怪想起骷髅头顶五个手指窟窿，无不暗暗心惊。更有一件棘手之事，这铁尸浑号中有一个“铁”字，殊非偶然，周身真如铜铸铁打一般。她后心给全金发秤锤击中两下，却似并未受到重大损伤，才知她横练功夫亦已练到了上乘境界。眼见她除了对张阿生的尖刀、韩小莹的长剑不敢以身子硬接之外，对其余兵刃竟是不大闪避，一味凌厉进攻。

斗到酣处，全金发躲避稍慢，左臂被她一把抓住。五怪大惊，向前疾攻。梅超风一扯之下，全金发手臂上连衣带肉，竟被她血淋淋的抓了一块下来。

朱聪心想：“有横练功夫之人，身上必有一个功夫练不到的练门，这地方柔嫩异常，一碰即死，不知这恶妇的练门是在何处？”他纵高窜低，铁扇晃动；连打敌人头顶“百会”、咽喉“廉泉”两穴，接着又点她小腹“神阙”、后心“中枢”两穴，霎时之间，连试了十多个穴道，要查知她对身上哪一部门防护特别周密，那便是“练门”的所在了。

梅超风明白他用意，喝道：“鬼穷酸，你姑奶奶功夫练到了家，全身没练门！”倏的一抓，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朱聪大惊，幸而他动念奇速，手法伶俐，不待她爪子入肉，手掌翻动，已将铁扇塞入了她掌心，说道：“扇子上有毒！”梅超风突然觉到手里出现一件硬物，一呆之下，朱聪已把手挣脱。梅超风也怕扇上当真有毒，立即抛下。

朱聪跃开数步，提手只见手背上深深的五条血痕，不禁全身冷汗，眼见久战不下，己方倒已有三人被她抓伤，待得她丈夫铜尸到来，七兄弟真的要暴骨荒山了，只见张阿生、韩宝驹、全金发都已气喘连连，额头见汗。只有南希仁功力较深，韩小莹身形轻盈，尚未见累，敌人却是愈战愈勇，一斜眼瞥见月亮惨白的光芒从乌云间射出，照在左侧那堆三堆骷髅头骨之上，不觉一个寒噤，情急智生，飞步往柯镇恶躲藏的石坑前奔去，同时大叫：“大家逃命呀！”五侠会意，边战边退。

梅超风冷笑道：“哪里钻出来的野种，到这里来暗算老娘，现今想逃可已迟了。”飞步追来。南希仁、全金发、韩小莹拚力挡住。朱聪、张阿生、韩宝驹三人俯身合力，砰的一声，将石板抬在一边。

就在此时，梅超风左臂已圈住南希仁的扁担，右爪递出，直取他的双目。朱聪猛喝一声：“快下来打！”手指向上一指，双目望天，左手高举，连连招手，似是叫隐藏在上的同伴下来夹击。

梅超风一惊，不由自主的抬头一望，只见乌云满天，半遮明月，哪里有人？

朱聪叫道：“七步之前！”柯镇恶双手齐施，六枚毒菱分上中下三路向着六步之前激射而出。呼喝声中，柯镇恶从坑中急跃而起，江南七怪四面同时攻到。梅超风惨叫一声，双目已被两枚毒菱同时打中，其余四枚毒菱却都打空，总算她应变奇速，铁菱着目，脑袋立刻后仰，卸去了来势，铁菱才没深入头脑，但眼前斗然漆黑，甚么也瞧不见了。

梅超风急怒攻心，双掌齐落，柯镇恶早已闪在一旁，只听得砰砰两声，她双掌都击在一块岩石之上。她愤怒若狂，右脚急出，踢中石板，那石板登时飞起。七怪在旁看了，无不心惊，一时不敢上前相攻。

梅超风双目已瞎，不能视物，展开身法，乱抓乱拿。朱聪连打手势，叫众兄弟避开，只见她势如疯虎，形若邪魔，爪到处树木齐折，脚踢时沙石纷飞。但七怪屏息凝气，离得远远地，却哪里打得着？过了一会，梅超风感到眼中渐渐发麻，知道中了喂毒暗器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是谁？快说出来！老娘死也死得明白。”

朱聪向柯镇恶摇摇手，要他不可开口说话，让她毒发身死，刚摇了两摇手，猛地想起大哥目盲，哪里瞧得见手势？

只听得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梅超风，你可记得飞天神龙柯辟邪，飞天蝙蝠柯镇恶吗？”梅超风仰天长笑，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还没死！你是给飞天神龙报仇来着？”柯镇恶道：“不错，你也还没死，那好得很。”梅超风叹了口气，默然不语。

七怪凝神戒备。这时寒风刺骨，月亮已被乌云遮去了大半，月色惨淡，各人都感到阴气森森。只见梅超风双手微张，垂在身侧，十根尖尖的指甲上映出灰白光芒。她全身宛似一座石像，更无丝毫动弹，疾风自她身后吹来，将她一头长发刮得在额前挺出。这时韩小莹正和她迎面相对，见她双目中各有一行鲜血自脸颊上直流至颈。

突然间朱聪、全金发齐声大叫：“大哥留神！”语声未毕，柯镇恶已感到一股劲风当胸袭来，铁杖往地下疾撑，身子纵起，落在树巅。梅超风一扑落空，一把抱住柯镇恶身后大树，双手十根手指插入了树干之中。六怪吓得面容变色，柯镇恶适才纵起只要稍迟一瞬，这十指插在身上，哪里还有性命？

梅超风一击不中，忽地怪声长啸，声音尖细，但中气充沛，远远的送了出去。

朱聪心念一动：“不好，她是在呼唤丈夫铜尸前来相救。”忙叫，“快干了她！”运气于臂，施重手法往她后心拍去。张阿生双手举起一块大岩石，猛力往她头顶砸落。

梅超风双目刚瞎，未能如柯镇恶那么听风辨形，大石砸到时声音粗重，尚能分辨得出，身子向旁急闪，但朱聪这一掌终于未能避开，“哼”一声，后心中掌。饶是她横练功夫厉害，但妙手书生岂是寻常之辈，这一掌也叫她痛彻心肺。

朱聪一掌得手，次掌跟着进袭。梅超风右爪反钩，朱聪疾忙跳开避过。

余人正要上前夹击，忽听得远处传来一声长啸，声音就如梅超风刚才的啸声一般，隐隐传来，令人毛骨惊然，顷刻之间，第二下啸声又起，但声音已近了许多。七怪都是一惊：“这人脚步好快！”柯镇恶叫道：“铜尸来啦。”

韩小莹跃在一旁，向山下望去，只见一个黑影疾逾奔马的飞驰而来，边跑边啸。

此时梅超风守紧门户，不再进击，一面运气裹毒，使眼中的毒不致急速行散，只待丈夫赶来救援，尽歼敌人。

朱聪向全金发打个手势，两人钻入了草丛。朱聪眼见铁尸如此厉害，远远瞧那铜尸的身法，似乎功力更在妻子之上，明攻硬战，显非他夫妻敌手，只有暗中偷袭，以图侥幸。

韩小莹突然间“咦”了一声，只见在那急奔而来的人影之前，更有一个矮小的人影在走上山来，只是他走得甚慢，身形又小，是以先前没有发见。她凝神看时，见那矮小的人形是个小孩，心知必是郭靖，又惊又喜，忙抢下去要接他上来。

她与郭靖相距已不甚远，又是下山的道路，但铜尸陈玄风的轻身功夫好快，片刻之间，已抢了好大一段路程。韩小莹微一迟疑：“我抢下去单身遇上铜尸，决不是他对手……但眼见这小孩势必遭他毒手，怎能不救？”随即加快脚步，同时叫道：“孩子，快跑！”

郭靖见到了她，欢呼大叫，却不知大祸已在眉睫。

张阿生这些年来对韩小莹一直心中暗暗爱慕，只是向来不敢丝毫表露情愫，这时见她涉险救人，情急关心，当即飞奔而下，准拟挡在她的前面，好让她救了人逃开。山上南希仁、韩宝驹等不再向梅超风进攻，都注视着山腰里的动静。各人手里扣住暗器，以备支援韩张二人。

转眼韩小莹已奔到郭靖面前，一把拉住他的小手，转身飞逃，只奔得丈许，猛觉手里一轻，郭靖一声惊呼，竟被陈玄风夹背抓了过去。

韩小莹左足一点，剑走轻灵，一招“凤点头”，疾往敌人左肋虚刺，跟着身子微侧，剑尖光芒闪动，直取敌目，又狠又准，的是“越女剑法”中的精微招数。陈玄风将郭靖挟在左腋之下，猛见剑到，倏地长出右臂，手肘抵住剑身轻轻往外一推，手掌“顺水推舟”，反手就是一掌。韩小莹圈转长剑，斜里削来。哪知陈玄风的手臂斗然间似乎长了半尺，韩小莹明明已经闪开，还是拍的一掌，正中肩头，登时跌倒在地。这两招交换只是一瞬之间的事，陈玄风下手毫不留情，跟着就是一爪，往韩小莹天灵盖上插落。这“九阴白骨爪”摧筋破骨，狠辣无比，这一下要是给抓上了，韩小莹头顶势必是五个血孔。张阿生和她相距尚有数步，眼见势危，情急拼命，立时和身扑上，将自己身子盖在韩小莹头上。陈玄风一爪下去，噗的一声，五指直插入张阿生背心。

张阿生大声吼叫，尖刀猛往敌人胸口刺去。陈玄风伸手格出，张阿生尖刀脱手。陈玄风随手又是一掌，将张阿生直摔出去。

朱聪、全金发、南希仁、韩宝驹大惊，一齐急奔而下。

陈玄风高声叫道：“贼婆娘，怎样了？”梅超风扶住大树，惨声叫道：“我一双招子让他们毁啦。贼汉子，这七个狗贼只要逃了一个，我跟你拼命。”陈玄风叫道：“贼婆娘，你放心，一个也跑不了。你……痛不痛？站着别动。”举手又往韩小莹头顶抓下。韩小莹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滚开数尺。陈玄风骂道：“还想逃？”左手又即抓落。

张阿生身受重伤，躺在地下，迷糊中见韩小莹情势危急，拚起全身之力，举脚往敌人手指踢去。陈玄风顺势抓出，五指又插入他小腿之中。张阿生挺身翻起，双臂紧紧抱住陈玄风腰间。陈玄风抓住他后颈，运劲要将他掳出，张阿生只担心敌人去伤害韩小莹，双臂说甚么也不放松。陈玄风砰的一拳，打在他脑门正中。张阿生登时晕去，手臂终于松了。

就这么一拦，韩小莹已翻身跃起，递剑进招。她不敢欺进，展开轻灵身法，绕着敌人的身形滴溜溜地转动，口中只叫：“五哥，五哥，你怎样？”她转得两个圈子，南希仁、韩宝驹等同时赶到，朱聪与全金发的暗器也已射出。

陈玄风见敌人个个武功了得，甚是惊奇，心想：“这荒漠之中，哪里钻出来这几个素不相识的硬爪子？”高声叫道：“贼婆娘，这些家伙是甚么人？”梅超风叫道：“飞天神龙的兄弟、飞天蝙蝠的同党。”陈玄风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好，狗贼还没死，巴巴的赶到这里送终。”他挂念妻子的伤势，叫道：“贼婆娘，伤得怎样？会要了你的臭命吗？”梅超风怒道：“快杀啊，老娘死不了。”陈玄风见妻子扶住大树，不来相助，知她虽然嘴硬，但受伤一定不轻，心下焦急，只盼尽快料理了敌人，好去相救妻子。这时朱聪等丘人已将他用团围住，只柯镇恶站在一旁，伺机而动。

陈玄风将郭靖用力往地下一掷，左手顺势一拳往个金发打到。全金发大惊，心想这一掷之下，那孩子岂有性命？俯身避开了敌人来拳，随手接住郭靖，一个筋斗，翻出丈余之外，这一招“灵猫扑鼠”既避敌，又救人；端的是又快又巧，陈玄风也暗地喝了一声彩。

这铜尸生性残忍，敌人越强，他越是要使他们死得惨酷。何况敌人伤了他爱妻，尤甚于伤害他自己。黑风双煞十指抓人的“九阴白骨爪”与伤人内脏的“摧心掌”即将练成，此时火候已到十之八九，他忽地一声怪啸，左掌右抓，招招攻向敌人要害。

江南五怪知道今日到了生死关头，哪敢有丝毫怠忽；当下奋力抵御，人人不敢逼近，包围的圈子愈放愈大。

战到分际，韩宝驹奋勇进袭，使开“地堂鞭法”，着地滚进，专向对方下盘急攻，一轮盘打挥缠，陈玄风果然分心，蓬的一声，后心被南希仁一扁担击中，铜尸痛得哇哇怪叫，右手猛向南希仁抓来。

南希仁扁担未及收回，敌爪已到，当即使了半个“铁板桥”，上身向后急仰，忽见陈玄风手臂关节喀喇一响，手臂斗然长了数寸，一只大手已触到眉睫。高手较技，进退趋避之间相差往往不逾分毫，明明见他手臂已伸到尽头，这时忽地伸长，哪里来得及趋避？被他一掌按在面门，五指即要向脑骨中插进。

南希仁危急中左手疾起，以擒拿法勾往敌人手腕，向左猛撩，就在此时，朱聪已扑在铜尸背上，右臂如铁，紧紧扼住他的喉头。这一招自己胸口全然卖给了敌人，他见义弟命在呼吸之间，顾不得犯了武术家的大忌，救人要紧。

正在这双方性命用扑之际，半空中忽然打了一个霹雳，乌云掩月，荒山上伸手不见五指，跟着黄豆大的雨点猛撒下来。

只听得喀喀两声，接着又是噗的一声，陈玄风以力碰力，已震断了南希仁的左臂，同时左手手肘在朱聪胸口撞去。朱聪只觉前胸剧痛，不由自主的放松了扼在敌人颈中的手臂，向后直跌出去。陈玄风也感咽喉间被扼得呼吸为难，跃在一旁，狠狠喘气。

韩宝驹在黑暗中大叫：“大家退开！七妹，你怎样？”韩小莹道：“别作声！”说着向旁奔了几步。

柯镇恶听了众人的动静，心下甚奇，问道：“二弟，你怎么了？”全金发道：“此刻漆黑一团，谁也瞧不见谁？”柯镇恶大喜，暗叫，“老天助我！”

江南七怪中三人重伤，本已一败涂地，这时忽然黑云笼罩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各人屏息凝气，谁都不敢先动。柯镇恶耳音极灵，雨声中仍辨出左侧八九步处那人呼吸沉重，并非自己兄弟，当下双手齐扬，六枚毒菱往他打去。

陈玄风刚觉劲风扑面，暗器已到眼前，急忙跃起。他武功也真了得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竟能将六枚毒菱尽数避开。这一来却也辨明了敌人方向。他不发一声，突然纵起，双爪在身前一尺处舞了个圆圈，猛向柯镇恶扑去。柯镇恶听得他扑到的风声，向旁急闪，回了一杖，白日黑夜，于他全无分别，但陈玄风砚物不见，功夫恰如只剩了一成。两人登时打了个难分难解。陈玄风斗得十余招，一团漆黑之中，似乎四面八方都有敌人要扑击过来，自己发出去的拳脚是否能打到敌人身上，半点也没有把握，瞬息之间，宛似身处噩梦。

韩宝驹与韩小莹、全金发三人摸索着去救助受伤的三人，虽然明知大哥生死系于一发，但漆黑之中，实是无法上前相助，只有心中干着急的份儿。大雨杀杀声中，只听得陈玄风掌声嗖嗖，柯镇恶铁杖呼呼，两人相拆不过二三十招。但守在旁边的众人，心中焦虑，竟如过了几个时辰一般。猛听得蓬蓬两声，陈玄风狂呼怪叫，竟是身上连中两杖，众人正自大喜，突然电光一闪，照得满山通明。

全金发急叫：“大哥留神！”陈玄风已乘荷这刹时间的光亮，欺身进步，运气于肩，蓬的一声，左肩硬接了对方一杖，左手向外一搭，已抓住了铁杖，右手探出，电光虽隐，右手却已搭上了柯镇恶胸口。

柯镇恶大惊，撒杖后跃。陈玄风这一得手哪肯再放过良机。适才一抓已

扯破了对方衣服，倏地变爪为拳，身子不动，右臂陡长，潜运内力，一拳结实实的打在柯镇恶胸口，刚感到柯镇恶直跌出去，左手挥出，一枝铁杖如标枪般向他身上插去；这几下连环进击，招招是他生平绝技，不觉得得意之极，仰天怪啸。便在此时，雷声也轰轰响起。

霹雳声中电光又是两闪，韩宝驹猛见铁杖正向大哥飞去，而柯镇恶茫然如不觉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金龙鞭倏地飞出，卷住了铁杖。

陈玄风叫道：“现下取你这矮胖子的狗命！”举足向他奔去，忽地脚下一绊，似是个个体，俯身抓起，那人又轻又小，却是郭靖。

郭靖大叫：“放下我！”陈玄风哼了一声，这时电光又是一闪。郭靖只见抓住自己的人面色焦黄，双目射出凶光，可怖之极。大骇之下，顺手拔出腰间的匕首。向他身上插落，这一下正插入陈玄风小腹的肚脐，八寸长的匕首直没至柄。

陈玄风狂叫一声，向后便倒。他一身横练功夫。练门正是在肚脐之中。别说这柄匕首锋锐无匹，就是寻常刀剑碰中了他练门，也是立时毙命。当与高手对敌之时，他对练门防卫周密，决不容对方拳脚兵刃接近小腹，这时抓住一个幼童，对他哪里有丝毫提防之心，何况先前已在山腰里抓住过他，知他全然不会武功，殊不知“善泳溺水，平地覆车”，这个武功厉害之极的陈玄风，竟自丧生在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小儿之手。

郭靖一匕首将人刺倒，早吓得六神无主，胡里胡涂的站在一旁，张嘴想哭，却又哭不出声来。

梅超风听得丈夫长声惨叫，夫妻情深，从山上疾冲下来，踏了一个空，连跌了几个筋斗，她扑到丈夫身旁，叫道：“贼汉子，你……你怎么啦！”陈玄风微声道：“不成啦，贼……贼婆……快逃命吧。”梅超风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我给你报仇。”陈玄风道：“那部经……经……已经给我烧啦，秘要……在我胸……”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就此毙命。

梅超风心中悲苦。当即伸手到他胸口，去摸那部《九阴真经》的秘要。

陈玄风和梅超风是同门师兄妹，两人都是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弟子，黄药师武功自成一派，论到功力之深湛，技艺之奥秘，实不在号称天下武学泰斗的全真教与威震天南的段氏之下，陈玄风与梅超风学艺未成而暗中私通，情知如被师父发觉。不但性命不保，而且死时受刑必极尽惨酷，两人暗中商量，越想越怕，终于择了一个风高月黑之夜，乘小船偷渡到了东面的横岛，再辗转逃到浙江宁波。

陈玄风临走时自知眼前这点武功在江湖上防身有余，成名不足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竟摸进师父密室，将黄药师视为至宝的半部《九阴真经》偷了去。黄药师当然怒极，但因自己其对立誓不离桃花岛一步，心愿未偿，不能自违毒誓、出岛追捕，暴跳如雷之际，竟然迁怒旁人，将余下弟子一一挑断大腿筋脉，尽数逐出了桃花岛。自己闭门生气。

黑风双煞这一来累得众同门个个受了无妄之灾，但依着《九阴真经》中的秘传，也终于练成了一身武林中罕见罕闻的功夫。这《九阴真经》中所载本是上乘的道家正派武学。但陈梅夫妇只盗到下半部，学不到上半部中修习内功的心法，而黄药师的桃花岛一派武学又是别创蹊径，与道家内修外练的功夫全然不同。黑风双煞生性残忍，一知半解，但凭己意，胡乱揣摩，练的便都是些阴毒武技。

那一日陈梅夫妇在荒山中修习“九阴白骨爪”，将死人骷髅九个一堆的

堆叠，凑巧给柯氏兄弟撞上了。柯氏兄弟见他夫妇残害无辜，出头平冤，一动上手，飞天神龙柯辟邪死在陈玄风掌下。幸好其时陈梅二人“九阴白骨爪”尚未练成，柯镇恶终于逃得性命，但一双眼睛却也送在他夫妇手里。

夫妻两人神功初成后，在江湖上一闯，竟是没遇上敌手，寻常武师同然望风披靡。连成名的英雄人物，折在他们手里的也是不计其数，夫妇两人使得了个“黑风双煞”的外号。眼见师父不出，更是横行无忌，直到武林中数十名好手大举围攻，夫妻俩都受了重伤，这才销声匿迹的隐居起来。多年来武林中不再听到他们的消息，只道两人伤发而死，哪知却远远的躲在漠北，秘修阴毒武功。

这“九阴白骨爪”和“摧心掌”的功夫，都载在《九阴真经》之上。陈玄风和梅超风虽以夫妻之亲，对她也始终不肯出示真经原本，只是自己参悟习练之后，再行转授妻子，不论梅超风如何硬索软缠，他总是不允，说道：“这部真经有上下两部，我只偷到了下半部，一切扎根基、修真元的基础功夫，却全在上半部之中。如我把经给你看了，你贪多务得，把经上所我的功夫都练将起来。非走火入魔不可，轻则受伤，重则要了你的性命。经上所载武功虽多，但只有与我们所学基本功夫配合得起的，才可修练。”

梅超风听着有理，而且深知丈夫对自己一片真心，虽然平日说话总是“贼婆娘，臭婆娘”的乱骂，其实却是情意深挚，于是也就不再追索。

梅超风此时见丈夫临死，这才问起，可是他一口气喘不上来，只说了半句，就此气绝，她在丈夫胸口摸索，却无一物，一怔之下，想再摸时，韩宝驹、韩小莹、全金发已乘着天空微露光芒、略可分辨人形之际急攻上来。

梅超风双目已盲，同时头脑昏晕，显是暗器上毒发，她与丈夫二人修习“九阴白骨爪”，十余年来均是连续不断的服食少量砒霜，然后运功逼出，以此不得已的笨法子来强行增强内力外功，身上由此自然而然的已具抗毒之能，否则以飞天蝙蝠铁菱之毒，她中了之后如何能到这时尚自不死？当下展开擒拿下，于敌人攻近时凌厉反击，江南三怪非们不能伤到敌人分毫，反而连遇险招。

韩宝驹焦躁起来，寻思：“我们三人合斗一个受伤的瞎眼贼婆娘，尚且不能得手，江南七怪威名真是扫地了。”鞭法一变，刷刷刷连环三鞭，连攻梅超风后心。韩小莹见敌人脚步蹒跚。渐渐支持不住，挺剑疾刺，全金发也是狠扑猛打。

眼见便可得手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黑云更浓。三人眼前登时又是漆黑一团。沙石被疾风卷起，在空中乱舞乱打。韩宝驹等各自纵开，伏在地下，过了良久，这才狂风稍息，暴雨渐小，层层黑云中又钻出丝丝月光来，韩宝驹跃起身来，不禁大叫一声，不但梅超风人影不见，连陈玄风的尸首也已不知去向：只见柯镇恶、朱聪、南希仁、张阿生四人躺在地下，郭靖的小头慢慢从岩石后面探了上来，人人身上都被大雨淋得内外湿透。

全金发等三人忙救助四个受伤的兄弟。南希仁拆臂断骨，幸而未受内伤。柯镇恶和朱聪内功深湛，虽然中了铜尸的猛击，但以力抗力，内脏也未受到重大损伤。只张阿生连中两下“九阴白骨爪”，头顶又被猛击一拳，虽已醒转，性命已是垂危。

江南六怪见他气息奄奄，伤不可救，个个悲痛之极。韩小莹更怂心痛如绞，五哥对自己怀有情意，心中如何不知，只是她生性豪迈，一心好武，对儿女之情看得极淡。张阿生又是终日咧开了大口嘻嘻哈哈的傻笑，是以两人

从来没表露过心意，想到他为救自己性命而把身子撞到敌人爪下，不禁既感且悲，抱住了张阿生痛哭起来。

张阿生一张胖脸平常笑惯了的，这时仍然微露笑意，伸出扇子般的屠牛大手，轻抚韩小莹的秀发，安慰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我很好。”韩小莹哭道：“五哥，我嫁给你作者婆罢，你说好吗？”张阿生嘻嘻的笑了两下，他伤口剧痛，神志渐渐迷糊。韩小莹道：“五哥，你放心，我已是你张家的人，这生这世决不再嫁别人。我死之后，永远和你厮守。”张阿生又笑了两下，低声道：“七妹，我一向待你不好。我……我也配不上你。”韩小莹哭道，“你待我很好，好得很，我都知道的。”

朱聪眼中含了泪水。向郭靖道：“你到这里，是想来跟我们学本事的了？”郭靖道：“是。”朱聪道：“那么你以后要听我们的话。”郭靖点头答应。朱聪哽咽道：“我们七兄弟都是你的师父，现今你这位五师父快要归天了，你先磕头拜师罢。”郭靖也不知“归天”是何意思，听来聪如此吩咐，便即仆翻在地，咚咚咚的，不住向张阿生磕头。

张阿生惨然一笑，道：“够啦！”强忍疼痛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我没能授你本事……唉，其实你学会了我的本事，也管不了用。我生性愚笨，学武又懒，只仗着几斤牛力……要是当年多用点苦功，今日也不会在这里送命……”说着两眼上翻，脸色惨白，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天资也不好，可千万要用功。想要贪懒时，就想到五师父这时的模样吧……”欲待再说，已是气若游丝。

韩小莹把耳朵凑到他嘴边，只听得他说道：“把孩子教好，别输在……臭道士手里……”韩小莹道：“你放心，咱们江南七怪，决不会输。”张阿生几声傻笑，闭目而逝。

六怪伏地大哭。他七人义结金兰，本已情如骨肉，这些年来为了追寻郭靖母子而远来大漠，更无一日分离，忽然间一个兄弟伤于敌手，惨死异乡，如何不悲？六人尽情一哭，才在荒山上掘了墓穴，把张阿生葬了。

待得立好巨石，作为记认，天色已然大明。

全金发和韩宝驹下山查看梅超风的踪迹。狂风大雨之后，沙漠上的足迹已全然不见，不知她逃到何处。两人追出数里，盼在沙漠中能找到些微痕迹。始终全无线索，只得回上山来说了。

朱聪道：“在这大漠之中，谅那盲……那婆娘也逃不远。她中了大哥的毒菱，多半这时已毒发身死，且把孩子先送回家去，咱们有伤的先服药养伤，然后三弟；六弟、七妹你们三人再去寻找。”

余人点头称是，和张阿生的坟墓洒泪而别。

铁木真微微一笑，弯硬弓，搭铁箭，右手放处，飞箭如电，正穿入一头黑雕的身中。众人齐声喝彩。铁木真把弓箭交给窝阔台道：“你来射！”

第五回 弯弓射雕

一行人下得山来，走不多时，忽听前面猛兽大吼之声一阵阵的传来。韩宝驹一提缰，胯下黄马向前窜出，奔了一阵，忽地立定，不论如何催迫，黄马只是不动。韩宝驹心知有异，远远望去，只见前面围了一群人，有几头猎豹在地上乱抓乱扒。他知坐骑害怕豹子，跃下马来，抽出金龙鞭握在手中，抢上前去，只见两头豹子已在沙上中抓出一具尸首。

韩宝驹踏上几步，见那尸首赫然便是铜尸陈玄风，只是自咽喉锁骨直至小腹一片模糊，似乎整块皮肉给人割了去。他心中大奇：“昨晚他明明是给那孩子一匕首刺中肚脐练门而毙命，尸首怎会在这里出现？而且人已死了，怎会有人这般作贱他尸体，不知是谁下的毒手？有何用意？莫非黑风双煞在大漠中另有仇怨极深的对头？”

不久朱聪等也已赶到，大家都想不出其中缘故，见到陈玄风的尸首兀自面目狰狞，死后犹有余威，想起昨夜荒山恶斗，如不是郭靖巧之又巧的这一匕首，人人难逃大劫，心下都是不寒而栗。

这时两头豹子已在大嚼尸体，旁边一个小孩骑在马上，大声催喝豹夫，快将豹子牵走。他一转头见到郭靖，叫道：“哈，你躲在这里。你不敢去帮拖雷打架，没用的东西！”这孩子便是桑昆的儿子都史。

郭靖急道：“你们又打拖雷了？他在哪里？”都史得意洋洋的道：“我牵豹子去吃他。你快投降，否则连你也一起吃了。”他见江南六怪站在一旁，心中有点害怕，不然早就纵豹去吃郭靖了。郭靖道：“拖雷呢？”都史大叫：“豹子吃拖雷去！”领了豹夫向前就跑。

一名豹夫劝道：“小公子，那人是铁木真汗的儿子呀。”都史举起马鞭，在那豹夫头上刷的一鞭，喝道：“怕甚么？谁叫他今天又动手打我？快走。”那豹夫不敢违抗，只得牵了豹子。跟他走去。另一名豹夫怕闯出大祸，转头就跑，叫道：“我去禀报铁木真汗。”都史待要喝止，那豹夫如飞去了。都史恨道：“好，咱们先吃了拖雷，瞧铁木真伯伯来了又有甚么法子？”挥鞭催马驰去。

郭靖虽然惧怕豹子，们终是挂念义兄的安危，对韩小莹道：“师父，他叫豹子吃我义兄，我去叫他快逃。”韩小莹道：“你若赶去，连你也一起吃了，你难道不怕？”郭靖道：“我怕。”韩小莹道：“那你去不去？”郭靖稍一迟疑，道：“我去！”撒开小腿，急速前奔。

朱聪因伤口疼痛，平卧在马背上。见郭靖此举甚有侠义之心，说道：“孩子虽笨，却正是我辈中人。”韩小莹道：“四哥眼力不差！咱们快去救人。”全金发叫道：“这个小霸王家里养有猎豹，定是大酋长的子弟。大家小心了，可别惹事，咱们有三人身上带伤。”

韩宝驹展开轻身功夫，抢到郭靖身后，一把将他抓起，放在自己肩头。他虽然身矮脚短，们双腿移动快速已极，倏忽间已抢出数丈之外。郭靖坐在他肥肥的肩头上，犹如乘坐骏马一般，又快又稳。韩宝驹奔到追风黄身畔，纵身跃起，连同郭靖一起上了马背，片刻间便抢在都史和猎豹的前头，驰出一阵，果见十多名孩子围住了拖雷。大家听了都史号令，并不上前相攻，却围成了圈子不让他离开。

拖雷跟朱聪学会了三手巧招之后，当晚练习纯熟。次晨找寻郭靖不见，也不叫三哥窝阔台助拳，独自来和都史相斗。都史带了七八个帮手，见他只

单身一人，颇感诧异。拖雷说道，只能一个个的来打，不能一拥而上，都史哪把他放在心上，自然一口答应。哪知一动上手，拖雷三下巧招反复使用，竟把都史等七八个孩子一一打倒。要知朱聪教他的这三下招数虽然简易，却是“空空拳”中的精微之着，拖雷十分聪明，这三下又无甚么繁复变化，因此一学就会，使将出来，蒙古众小孩竟是无人能敌。蒙古人甚守然诺，既已说定了单打独斗，众小孩心中虽是气恼，却也并不一拥而上。

都史被拖雷连摔两次，鼻上又中了一拳，人怒之下，奔回去赶了父亲的猎豹出来，拖雷独胜群孩，得意之极，站在圈子中顾盼睥睨，也不想冲将出来，哪知大祸已经临头

郭靖远远大叫：“拖雷，拖雷，快逃啊，都史带豹子来吃你啦！”拖雷闻言人惊，要待冲出圈子，群孩四下拦住，无法脱身，不多时韩小莹等与都史先后驰到，跟着豹夫也率着两头猎豹到来。江南六怪如要拦阻，伸乎就可以将都史擒住，但他们不欲惹事，且要察看拖雷与郭靖如何应付危难，是以并不出手。

忽听得背后蹄声急促，数骑马如飞赶来，马上一人高声大叫：“豹子放不得，豹子放不得！”却是木华黎，博尔忽等四杰得到豹夫报信，不及禀报铁木真，急忙乘马赶来。

铁木真和王罕、札木合、桑昆等正在蒙古包中陪完颜洪熙兄弟叙话，听了豹夫禀报，大吃一惊，忙抢出帐来，跃上马背。王罕对左右亲兵道：“快赶去传我号令，不许都史胡闹。千万不能伤了铁木真汗的孩儿！”亲兵接命，上马飞驰而去。完颜洪熙昨晚没瞧到豹子斗人的好戏，正自纳闷，这时精神大振，站起来道：“大伙儿瞧瞧去。”完颜洪烈暗自打算：“要是桑昆的豹子咬死了铁木真的儿子，他们两家失和，若是从此争斗不休，打个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，实是我大金国之福！”

完颜兄弟、王罕、桑昆、札木合等一行驰到，只见两头猎豹颈中皮带已经解开，四腿踞地，喉间不住发出低声吼叫，豹子前面并排站着两个孩子，正是拖雷和他义弟郭靖。

铁木真和四杰把弓扯得满满的，箭头对准了豹子，目不转瞬的凝神注视。铁木真虽见幼子处于危境，但知那两头猎豹是桑昆心爱之物，在幼时捉来驯养教练，到如今长大凶猛，实非朝夕之功，只要豹子不暴起伤人，就不想发箭射杀。

都史见众人赶到，仗青祖父和父亲的宠爱，反而更恁威风，不住口的呼喝，命豹子扑上去咬人。王罕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忽听得背后蹄声急促，一骑红马如飞驰到。马上一个中年女子，身披貂皮斗篷，怀里抱着一个幼女，跃下马来，正是铁木真的妻子、拖雷之母。

她在蒙古包中与桑昆的妻子等叙话，得到消息后忙带了女儿华箏赶到，眼见儿子危险，又惊又急，喝道：“快放箭！”随手把女儿放在地下。

她这时全神贯注的瞧着儿子，却忘了照顾女儿。华箏这小姑娘年方四岁，哪知豹子的凶猛，笑嘻嘻的奔到哥哥身前，眼见豹子全身花斑，甚好看，还道和二哥察合台所豢养的猎犬一般，伸手想去摸豹子的头，众人惊呼喝止，已经不及。

两头猎豹本已蓄势待发，忽见有人过来，同时吼叫，猛地跃起。众人齐声惊叫。

铁木真等虽然扣箭瞄准，但华箏突然奔前，却是人人所意想不到，只一

霎眼间，豹子已然纵起。这时华箏正处于铁木真及两豹之间，挡住了两豹头部要害，发箭只能伤及豹身，一时不得便死，只有更增凶险。四杰抛箭抽刀，齐齐抢出。却见郭靖着地滚去，已抱起了华箏，同时一头豹子的前爪也已搭上了郭靖肩头。

四杰操刀揉身而上，忽听得嗤嗤几声轻微的声响，耳旁风声过去，两头豹子突然向后滚倒，不住的吼叫翻动，再过一会，已是肚皮向天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博尔忽过去看时，只见两豹额头上汨汨流出鲜血，显是有高手用暗器打入豹脑，这才立时致命，他回过头来，只见六个汉人神色自若的在一旁观行，心知这暗器是他们所发。

铁木真的妻子忙从郭靖手里抱过吓得大哭的华箏，连声安慰，同时又把拖雷搂在怀里。

桑昆怒道：“谁打死了豹子？”众人默然不应，柯镇恶听着豹子吼声，生怕伤了郭靖，发出四枚带毒的铁蒺藜，只是一挥手之事，当时人人都在注视豹子，竟没人亲眼见到是谁施放了暗器。铁木真笑道：“桑昆兄弟，回头我陪你四头最好的豹子，再加八对黑鹰。”桑昆大怒，并不言语。王罕怒骂都史。都史在众人面前受辱，忽地撒赖，在地下打滚，大哭大叫，王罕大声喝止，他只是不理。

铁木真感激王罕昔日的恩遇，心想不可为此小事失了两家和气，当即笑着俯身抱起都史。都史只是哭嚷，猛力挣扎，但给铁木真铁腕一拿，哪里还挣扎得动？铁木真向王罕笑道：“义父，孩子们闹着玩儿，打甚么紧？我瞧这孩子很好，我想把这闺女许配给他，你说怎样？”王罕行华箏双目如水，皮色犹如羊脂一般，玉雪可爱，心中甚喜，呵呵笑道：“那还有甚么不好的？咱们索性亲上加亲，把我的大孙女给了你的儿子术赤吧？”

铁木真喜道：“多谢义父！”回头对桑昆道：“桑昆兄弟，咱们可是亲家啦。”桑昆自以为出身高贵，对铁木真一向又是妒忌又是轻视，和他结亲很不乐意，但父王之命不能违背，只得勉强一笑。

完颜洪烈斗然见到江南六怪，大吃一惊：“他们到这里干甚么来了？定是为了追我。不知那姓丘的恶道是否也来了？”此刻在无数兵将拥护之下，原也不惧这区区六人，但若下命擒拿，只怕反而招惹祸端，见六怪在听铁木真等人说话，并未瞧见自己，当即转过了头，纵马走到众卫士身后，凝思应付之策，于王罕、铁木真两家亲上加亲之事，反不挂在心上了。

铁木真知道是江南六怪救了女儿性命，待王罕等众人走后，命博尔忽厚赏他们皮毛黄金，伸手抚摸郭靖头顶，不住赞他勇敢，又有义气，这般奋不顾身的救人，别说是个小小孩子，就是大人，也所难能。问他为甚么胆敢去救华箏，郭靖却傻傻的答不上来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豹子要吃人的。”铁木真哈哈大笑。拖雷又把与都史打架的经过说了。铁木真听得都史揭他从前的羞耻之事，心下恚怒，却不作声，只道：“以后别理睬他。”微一沉吟，向全金发道：“你们留在我这里教我儿子武艺，要多少金子？”

全金发心想：“我们正要找个安身之所教郭靖本事，若在这里，那是再好也没有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大汗肯收留我们，正是求之不得。请大汗随便赏赐吧，我们哪敢争多论少？”

铁木真甚喜，嘱咐博尔忽照料六人，随即催马回去，替完颜兄弟饯行。

江南六怪在后缓缓而行，自行计议。韩宝驹道：“陈玄风尸首上胸腹皮

肉部给人割了去，下手之人当然是他仇敌。”全金发道：“黑风双煞凶狠恶毒，到处结怨，原不希奇，只不知他的仇敌何以不割他首级，又不开胸破膛，却偏偏割去他胸腹上的一大片皮？”柯镇恶道：“我一直就在想这件事，其中缘由，可实在参详不出。现下当务之急，要找到铁尸的下落。”朱聪道，“正是，此人不除，终是后患。我怕她中毒后居然不死。”韩小莹垂泪道：“五哥的深仇，岂能不报？”

当下韩宝驹，韩小莹、全金发三人骑了快马，四下探寻，但一连数日，始终踪迹全无。韩宝驹道：“这婆娘双目中了大哥的毒菱，必定毒性发作，跌死在山沟深谷之中了。”各人都道必是如此。柯镇恶深知黑风双煞的厉害狠恶，心中暗自忧虑，忖念如不是亲手摸到她的尸首，总是一件重大心事，但怕惹起弟妹们烦恼，也不明言。

江南六怪就此定居大漠，教导郭靖与拖雷的武功。铁木真知道这些近身搏击的本事只能防身，不足以称霸图强，因此要拖雷与郭靖只略略学些拳脚，大部时刻都去学骑马射箭、冲锋陷阵的战场功夫。这些本事非六怪之长，是以教导两人的仍以神箭手哲别与博尔忽为主。

每到晚上，江南六怪把郭靖单独叫来，拳剑暗器、轻身功夫，一项一项的传授。郭靖天资颇为鲁钝，但有一般好处，知道将来报父亲大仇全仗这些功夫，因此咬紧牙关，埋头苦练。虽然朱聪、全金发、韩小莹的小巧腾挪之技他领悟甚少，但韩宝驹与南希仁所教的扎根基功夫，他一板一眼的照做，竟然练得甚是坚实。可是这些根基功夫也只能强身健体而已，毕竟不是克敌制胜的手段。韩宝驹常说：“你练得就算骆驼一般，壮是壮了，但骆驼打得赢豹子吗？”郭靖听了只有傻笑。

六怪虽是传授督促不懈，但见教得十招，他往往学不到一招，也不免灰心，自行谈论之际，总是摇头叹息，均知要胜过丘处机所授的徒儿，机会百不得一，只不过有约在先，难以半途而废罢了。但全金发是生意人，精于计算，常说：“丘处机要找到杨家娘子，最多也只八成的指望，眼下咱们已赢了二分利息。杨家娘子生的或许是个女儿，生儿子的机会只有一半，咱们又赚了四分。若是儿子，未必养得大，咱们又赚了一分。就算养大了，说不定也跟靖儿一般笨呢。所以啊，我说咱们倒已占了八成赢面。”五怪心想这话倒也不错，但说杨家的儿郎学武也如郭靖一般蠢笨，却均知不过是全金发的宽慰之言罢了。总算郭靖性子纯厚，又极听话，六怪对他人品倒很喜欢。

漠北草原之上，夏草青青，冬雪皑皑，晃眼间十年过去，郭靖已是个十六岁的粗壮少年，距比武之约已不过两年，江南六怪督促得更加紧了，命他暂停练习骑射，从早到晚，苦练拳剑。

在这十年之间，铁木真征战不停，并吞了大漠上无数部落。他统率部属，军纪严明，人人奋勇善战，他自己智勇双全，或以力攻，或以智取，纵横北国，所向无敌。加之牛马繁殖，人口滋长，赳赳然已有与王罕分庭抗礼之势。

朔风渐和，大雪初止，北国大漠却尚苦寒。

这日正是清明，江南六怪一早起来，带了牛羊祭礼，和郭靖去张阿生坟上扫墓。蒙古人居处迁徙无定，这时他们所住的蒙古包与张阿生的坟墓相距已远，快马奔驰大半天方到。七人走上荒山，扫去墓上积雪，点了香烛，在坟前跪拜。

韩小莹暗暗祷祝：“五哥，十年来我们倾心竭力的教这个孩子，只是他

天资不高，没能将我们功夫学好。但愿五哥在天之灵保佑，后年嘉兴比武之时，不让这孩子折了咱们江南七怪的威风！”六怪向居江南山温水暖之乡，这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十六年，憔悴冰霜，鬓丝均已星星。韩小莹虽然风致不减，自亦已非当年少女朱颜。

朱聪望着坟旁几堆骷髅，十年风雪，兀未朽烂，心中说不出的感慨。这些年来他与全金发两人踏遍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每一处山谷洞穴，找寻铁尸梅超风的下落。此人如中毒而毙，定有骸骨遗下，要是不死，她一个瞎眼女子势难长期隐居而不露丝毫踪迹，哪知她竟如幽灵般突然消失，只余荒山上一座坟墓，数堆白骨，留存下黑风双煞当年的恶迹。

七人在墓前吃了酒饭，回到住处，略一休息，六怪便带了郭靖往山边练武。

这日他与四师父南山樵子南希仁对拆开山掌法。南希仁有心逗他尽量显示功夫，接连拆了七八十招，忽地左掌向外一撒，翻身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向他后心击去。郭靖矮身避让，“秋风扫落叶”左腿盘旋，横扫师父下盘。南希仁“铁牛耕地”，掌锋戳将下来。郭靖正要收腿变招，南希仁叫道：“记住这招！”左手倏出，拍向郭靖胸前。郭靖右掌立即上格，这一掌也算颇为快捷，南希仁左掌飞出，拍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虽只使了三成力，郭靖已是身不由主的向外跌出。他双手在地下一撑，立即跃起，满脸愧色。

南希仁正要指点陇这招的精要所在，树丛中突然发出两下笑声，跟着钻出一个少女，拍手而笑，叫道：“郭靖，又给师父打了吗？”郭靖胀红了脸，道：“我在练拳，你别来啰唆！”那少女笑道：“我就爱瞧你挨打！”

这少女便是铁木真的幼女华筝。她与拖雷、郭靖年纪相若，自小一起玩耍。她因父母宠爱，脾气不免娇纵。郭靖却生性憨直，当她无理取闹时总是冲撞不屈，但吵了之后，不久便言归干好，每次总是华筝自知理屈，向他软言央求。华筝的母亲念着郭靖曾舍生在豹口下相救女儿，是以也对他另眼相看，常常送他母子衣物牲口。

郭靖道：“我在跟师父拆招，你走开吧！”华筝笑道：“甚么拆招？是挨揍！”

说话之间，忽有数名蒙古军士骑马驰来，当先一名十夫长驰近时翻身下马，向华筝微微躬身，说道：“华筝，大汗叫你去。”其时蒙古人质朴无文，不似汉人这般有诸般不同的恭敬称谓，华筝虽是大汗之女，众人却也直呼其名。华筝道：“干甚么啊？”十夫长道：“是王罕的使者到了。”华筝立时皱起了眉头。怒道：“我不去。”十夫长道：“你不去，大汗要生气的。”

华筝幼时由父亲许配给王罕的孩子都史，这些年来却与郭靖很是要好，虽然大家年幼，说不上有甚么情意，但每一想到将来要与郭靖分别，去嫁给那出名骄纵的都史，总是好生不乐，这时撅起了小嘴，默不作声，挨了一会，终究不敢违拗父命，随着十夫长而去。原来王罕与桑昆以儿子成长，要择日成婚，命人送来了礼物，铁木真要她会见使者。

当晚郭靖睡到中夜，忽听得帐外有人轻轻拍了三下手掌，他坐起身来，只听得有人以汉语轻声道：“郭靖，你出来。”郭靖微感诧异，听声音不熟，揭开帐幕一角往外张望，月光下只见左前方大树之旁站着一个人。

郭靖出帐近前，只见那人宽袍大袖，头发打成髻子，不男不女，面貌为树影所遮，看不清楚。原来这人是道士，郭靖却从来没见过道士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找我干甚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你是郭靖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是。”

那人道：“你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呢？拿来给我瞧瞧！”身子微晃，蓦地欺近，发掌便往他胸口按去。

郭靖见对方没来由的出手便打，而且来势凶狠，心下大奇，当下侧身避过，喝道：“干甚么？”那人笑道：“试试你的本事。”左手劈面又是一拳，劲道甚是凌厉。

郭靖怒从心起，斜身避过，伸手猛抓敌腕，左子拿向敌人肘部，这一手是“分筋错骨手”中的“壮士断腕”，只要敌人手腕一给抓住，肘部非跟着被拿不可，前一送，下一扭，喀喇一声，右腕关节就会立时脱出。这是二师父朱聪听授的分筋错骨功夫。

朱聪言语行止甚是滑稽，心思却颇缜密，他和柯镇恶暗中计议了几次，均想梅超风双目虽中毒菱，但此人武功怪异，说不定竟能治愈，她若不死，必来寻仇，来得越迟，布置必定越是周密，手段也必越加毒辣。是以十年来梅超风始终不现踪影，六怪却非但不敢怠懈，反更加意提防。朱聪每见手背上被梅超风抓伤的五条伤疤，心中总生栗然之感，想她一身横练功夫，急切难伤，要抵御“九阴白骨爪”，莫如“分筋错骨手”。这门功夫专在脱入关节、断人骨骼，以极快手法，攻击对方四肢和头骨颈骨，却不及胴体。朱聪自悔当年在中原之时，未曾向精于此术的名家请教，六兄弟中又无人能会。后来转念一想，天下武术本是人创，既然无人传授，难道我就不能自创？他外号“妙手书生”，一双手机灵之极，加之雅擅点穴，熟知人身的穴道关节，有了这两大特长，钻研分筋错骨之术自不如何为难，数年之后，已深通此道的精微，手法虽与武林中出自师授的功夫不同，却也颇具威力，与全金发拆解纯熟之后，都授了郭靖。

这时郭靖斗逢强敌，一出手就是分筋错骨的妙着，他于这门功夫拆解甚熟，熟能生巧是生不出的，熟极而流却也差相仿佛。那人手腕与手肘突然被拿，一惊之下，左掌急发，疾向郭靖面门拍去。郭靖双手正要抖送，扭脱敌人手腕关节，哪知敌掌骤至，自己双手都没空，无法抵挡，只得放开双手，向后跃出，只觉掌风掠面而过，热辣辣的十分难受。一转身，明暗易位，只见敌人原来是个少年，长眉俊目，容貌秀雅，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只听他低声道：“功夫不错，不枉了江南六侠十年教诲。”

郭靖单掌护身，严加戒备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找我干吗？”那少年喝道，“咱们再练练。”语声未毕，掌随身至。

郭靖凝神不动，待到掌风袭到胸口，身子略偏，左手拿敌手臂，右手暴起，捏向敌腮，只要一搭上脸颊，向外急拉，下颚关节应手而脱。这一招朱聪给取了个滑稽名字，叫做“笑语解颐”，乃是笑脱了下巴之意。但这次那少年再不上当，右掌立缩，左掌横劈。郭靖仍以分筋错骨手对付。转瞬间两人已拆了十多招，那少年道士身形轻灵，掌法迅捷潇洒，掌未到，身已转，瞧不清楚他的来势去迹。

郭靖学艺后初逢敌手便是个武艺高强之人，斗得片刻，心下怯了。那少年左脚飞来，拍的一声，正中他右胯。幸而他下盘功夫坚实，敌人又似未用全力，当下只是身子一晃，立即双掌飞舞，护住全身要害，尽力守御，又拆数招，那少年道士步步进逼，眼见抵敌不住，忽然背后一声音喝道：“攻他下盘！”

郭靖听得正是三师父韩宝驹的声音。心中大喜，挫身抢到右首，再回过头来，只见六位师父原来早就站在自己身后，只因全神对付敌人，竟未发觉。

这一来精神大振，依着三师父的指点，猛向那道上下三路攻去。那人身形飘忽，下盘果然不甚稳固，江南六怪旁观者清，早已行出他的弱点所在，他被郭靖一轮急攻，不住倒退。郭靖乘胜直上，眼见敌人一个踉跄，似在地下绊了一下。当下一个连环鸳鸯腿，双足齐飞。哪知敌人这一下正是诱敌之计，韩宝驹与韩小莹同声呼叫：“留神！”

郭靖毕竟欠了经验，也不知该当如何留神才是。右足刚踢出，已被敌人抓住。那少年道士乘着他踢来之势，挥手向外送出。郭靖身不由主，一个筋斗翻跌下来，篷的一声，背部着地，撞得好不疼痛。他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立即翻身跃起，待要上前再斗，只见六位师父已把那少年道士团团围住。

那道士既不抵御，也不作势突围，双手相拱，朗声说道：“弟子尹志平，奉师尊长春子丘道长差遣，谨向各位师父请安问好。”说着恭恭敬敬的磕下头去。

江南六怪听说这人是丘处机差来，都感诧异，但恐有诈，却不伸手相扶。

尹志平站起身来，从怀中摸出一封书信，双手呈给朱聪。

柯镇恶听得巡逻的蒙古兵逐渐走近，道：“咱们进里面说话。”尹志平跟着六怪走进蒙古包内，全金发点亮了羊脂蜡烛。这蒙古包是五怪共居之所，韩小莹则与单身的蒙古妇女另行居住。尹志平见包内陈设简陋，相见六怪平日生活清苦，躬身说道：“各位前辈辛劳了这些年，家师感激无已，特命弟子先来向各位拜谢。”柯镇恶哼了一声，心想：“你来此若是好意，为何将靖儿跌一个筋斗？岂不是在比武之前，先杀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了？”

这时朱聪已揭开信封，抽出信笺，朗声读了出来：

“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沐手稽首，谨拜上江南六侠柯公、朱公、韩公、南公、全公、韩女侠尊前：江南一别，忽忽十有六载。七侠千金一诺，间关万里，云天高义，海内同钦，识与不识，皆相顾击掌而言曰：不意古人仁侠之风，复见之于今日也。”

柯镇恶听到这里，皱着的眉头稍稍舒展。朱聪接着读道：

“张公仙逝漠北，尤足令人扼腕长叹，耿耿之怀，无日或忘。贫道仗诸侠之福，幸不辱命，杨君子嗣，亦已于九年之前访得矣。”

五怪听到这里，同时“啊”了一声。他们早知丘处机了得，他全真教门人弟子又遍于天下。料想那杨铁心的子嗣必能找到，是以对嘉兴比武之约念兹在兹，无日不忘，然而寻访一个不知下落之女子的遗腹子息，究是十分渺茫之事，生下的是男是女，更是全凭天意，若是女子，武功终究有限，这时听到信中说已将孩子找到，心头都不禁一震。

六人一直未将此事对郭靖母子说起，朱聪望了郭靖一眼，见他并无异色，又读下去：

“二载之后，江南花盛草长之日，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。人生如露，大梦一十八年，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耶？”读到这里，就住了口。

韩宝驹道：“底下怎么说？”朱聪道：“信完了。确是他的笔迹。”当日酒楼赌技，朱聪曾在丘处机衣袋中偷到一张诗笺，是以认得他的笔迹。

柯镇恶沉吟道：“那姓杨的孩子是男孩？他叫杨康？”尹志平道：“是。”柯镇恶道：“那么他是你师弟了？”尹志平道：“是我师兄。弟子虽然年长一岁，但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两年。”

江南六怪适才见了他的功夫，郭靖实非对手，师弟已是如此，他师兄当然是更加了得，这一来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；而自己的行踪丘处机知道得一

清二楚，张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知晓，更感到己方已全处下风。

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适才你与他过招，是试他本事来着？”尹志平听他语气甚恶，心中颇为惶恐，忙道：“弟子不敢！”柯镇恶道：“你去对你师父说，江南六怪虽然不济，醉仙楼之会决不失约，叫你师父放心吧。我们也不写回信啦！”

尹志平听了这几句话，答应又不是，不答应又不是，十分尴尬。他奉师命北上投书，丘处机确是叫他设法查察一下郭靖的为人与武功。长春子关心故人之子，原是一片好意，但尹志平少年好事，到了蒙古斡难河畔之后，不即求见六怪，却在半夜里先与郭靖交一交手。这时见六怪神情不善，心生惧意，不敢多耽，向各人行个礼，说道：“弟子告辞了。”

柯镇恶送到蒙古包口，尹志平又行了一礼。柯镇恶厉声道：“你也翻个筋斗吧！”左手倏地伸出，抓住了他胸口衣襟。尹志平大惊，双手猛力向上一格，想要掠开柯镇恶的手臂，岂知他不格倒也罢了，只不过跌一个筋斗，这一还手，更触柯镇恶之怒。他左臂一沉，将尹志平全身提起，杨声吐气，“嘿”的一声，将这小道士重重摔在地下。尹志平跌得背上疼痛如裂，过了一会才慢慢挣扎起来，一跛一拐的走了。

韩宝驹道：“小道士无礼，大哥教训得好。”柯镇恶默然不语，过了良久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五怪人同此心，俱各黯然。

南希仁忽道：“打不过，也要打！”韩小莹道：“四哥说得是。咱们七人结义，同闯江湖以来，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险，江南七怪可从来没有退缩过。”柯镇恶点点头，对郭靖道：“回去睡吧。明儿咱们再加把劲。”

自此之后，六怪授艺更加督得严了。可是不论读书学武，以至弹琴弈棋诸般技艺，若是极盼速成，戮力以赴，有时反而窒滞良多，停顿不前。六怪望徒艺成心切，督责褊严，而郭靖又绝非聪明颖悟之人，较之常人实更蠢钝了三分，他心里一吓，更是慌了手脚。自小道士尹志平夜访之后，三月来竟是进步极少，倒反似退步了正合了“欲速则不达”、“贪多嚼不烂”的道理。江南六怪各有不凡艺业，每人都是下了长期苦功，方有这等成就，要郭靖在数年间尽数领悟练成，就算聪明绝顶之人尚且难能，何况他连中人之资都还不够不上呢。江南六怪本也知道若凭郭靖的资质，最多只能单练韩宝驹或南希仁一人的武功，二三十年苦练下来，或能有韩南二人的一半成就。张阿生若是不死，郭靖学他的质朴功夫最是对路。但六怪一意要胜过丘处机，明知“博学众家，不如专精一艺”的道理，总不肯空有一身武功，却眼睁睁的袖手旁观，不传给这傻徒儿。

这十六年来，朱聪不断追忆昔日醉仙楼和法华寺中动手的情景，丘处机的一招一式，在他心中尽皆清晰异常，尤胜当时所见。但要在他武功中寻找甚么破绽与可乘之机，实非己之所能，有时竟会想到：“只有铜尸铁尸，或能胜得过这牛鼻子。”

这天清晨，韩小莹教了他越女剑法中的两招。那招“枝击白猿”要跃身半空连挽两个平花，然后回剑下击。郭靖多扎了下盘功夫，纵跃不够轻灵，在半空只挽到一个半平花，便已落下地来。连试了七八次，始终差了半个平花。韩小莹心头火起，勉强克制脾气，教他如何足尖使力，如何腰腿用劲，哪知待得他纵跃够高八却忘了剑挽平花，一连几次都是如此。

韩小莹想起自己七人为他在漠北苦寒之地挨了十多年，五哥张阿生更葬身异域，教来教去，却教出如此一个蠢材来，五哥的一条性命，七人的连年

辛苦，竟全都是自送了，心中一阵悲苦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把长剑往地上一掷，掩面而走。

郭靖追了几步没追上，呆呆的站在当地，心中难过之极。他感念帅恩如山，只盼练武有成，以慰师心，可是自己尽管苦练，总是不成，实不知如何是好。

正自怔怔出神，突然听到华筝的声音在后叫道：“郭靖，快来，快来！”郭靖回过头来，见她骑在匹青骋马上，一脸焦虑与兴奋的神色。郭靖道：“怎么？”华筝道：“快来看啊，好多大雕打架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在练武呢。”华筝笑道：“练不好，又给师父骂了是不是？”郭靖点了点头。华筝道：“那些大雕打得真厉害呢，快去瞧。”

郭靖少年心情，跃跃欲动，但想到七师父刚才的伸情，垂头丧气的道：“我不去。”华筝急道：“我自己不瞧，赶着来叫你。你不去，以后别理我！”郭靖道：“你快去看吧，回头你说给我听也是一样。”华筝跳下马背，撅起小嘴，说道：“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呢，还是白雕胜。”郭靖道：“就是悬崖上那对大白雕和人打架吗？”华筝道：“是啊，黑雕很多，但白雕厉害得很，已啄死了三四头黑雕……”

悬崖上住有一对白雕，身形奇巨，比之常雕大出倍许，实是异种，雕羽白色本已稀有，而雕身如此庞大，蒙古族中纵丛年老之人，也说从所未见，部说是一对“神鸟”，愚鲁妇人竟有向之膜拜的。

郭靖听到这里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牵了华筝的手，一跃上马，两人共乘一骑，驰到悬崖之下。果见有十七八头黑雕围攻那对白雕，双方互啄，只打得毛羽纷飞。白雕身形既大，嘴爪又极厉害。一头黑雕闪避稍慢，被一头白雕在头顶正中一啄，立即毙命，从半空中翻将下来，落在华筝马前。余下黑雕四散逃开，但随即又飞回围攻白雕。

又斗一阵，草原上的蒙古男女都赶来观战，悬崖下围聚了六七百人，纷纷指点议论。铁木真得报，也带了窝阔合和拖雷驰到，看得很有兴味。

郭靖与拖雷、华筝常在悬崖下游玩，几乎日日见到这对白雕飞来飞去，有时现行双雕捕捉鸟兽为食，有时将大块牛羊肉拖上空中，白雕飞下接去，百不失一，是以对之已生感情，又见白雕以寡敌众，三个人不住口的为白雕呐喊助威：“白雕啄啊。左边敌人来啦，快转身，好好，追上去，追上去！”

酣斗良久，黑雕又死了两头，两头白雕身上也伤痕累累，白羽上染满了鲜血，一头身形特大的黑雕忽然高叫几声。十多头黑雕转身逃去。没入云中，尚有四头黑雕兀自苦斗。众人见白雕获胜，都欢呼起来。过了一会，又有三头黑雕也掉头急向东方飞逃。一头白雕不舍，随后赶去，片刻间都已飞得踪影不见。只剩下一头黑雕，高低逃窜，被余下那头白雕逼得狼狈不堪。眼见那黑雕难逃性命，忽然空中怪声急唳，十多头黑雕从云中猛扑下来，齐向白雕啄去。铁木真大声喝彩：“好兵法！”

这时白雕落单，不敌十多头黑雕的围攻，虽然又啄死了一头黑雕，终于身受重伤，堕在崖上，众黑雕扑上去乱抓乱啄。郭靖与拖雷、华筝都十分着急，华筝甚至哭了出来，连叫：“爹爹，快射黑雕。”

铁木真却只是想着黑雕出奇制胜的道理，对窝阔合与拖雷道：“黑雕打了胜仗，这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，你们要记住了。”俩人点头答应。

众黑雕啄死了白雕，又向悬崖的一个洞中扑去，只见洞中伸出了两只小白雕的头来，眼见立时要给黑雕啄死。华筝大叫：“爹爹，你还不射？”又

叫：“郭靖，郭靖；你瞧，白雕生了一对小雕儿，咱们怎地不知道？啊哟，爹爹，你快射死黑雕！”

铁木真微微一笑，弯硬弓，搭铁箭，嗖的一声，飞箭如电，正穿入一头黑雕的身中，众人齐声喝彩。铁木真把弓箭交给窝阔台道：“你来射。”窝阔台一箭也射死了一头。侍拖雷又射中一头时，众黑雕见势头不对，纷纷飞逃。

蒙古诸将也都弯弓相射，但众黑雕振翅高飞之后，就极难射落，强弩之末劲力已衰，未能触及雕身便已掉下。铁木真叫道：“射中的有赏。”

神箭手哲别有意要郭靖一显身手，拿起自己的强弓硬弩，交在郭靖手里，低声道：“跪下，射项颈。”

郭靖接过弓箭，右膝跪地，左平稳稳托住铁弓，更无丝毫颤动，右手运劲，将一张二百来斤的硬弓拉了开来。他跟江南六怪练了十年武艺，上乘武功虽然未窥堂奥，但双臂之劲，眼力之准。却已非比寻常，眼见两头黑雕比翼从左首飞过，左臂微挪，瞄准了黑雕项颈，右手五指松开，正是：弓弩有若满月，箭去恰如流星。黑雕待要闪避，箭杆已从颈对对而过。这一箭劲力未衰，接着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腹内，一箭贯着双雕，自空急堕。众人齐声喝彩。余下的黑雕再也不敢停留，四散高飞而逃。

华筝对郭靖悄声道：“把双雕献给我爹爹。”郭靖依言捧起双雕，奔到铁木真马前，一膝半跪，高举过顶。

铁木真生平最爱的是良将勇士，见郭靖一箭力贯双雕，心中甚喜。要知北国大雕非比寻常，双翅展开来足有一丈多长，羽毛坚硬如铁，扑击而下，能把整头小马大羊攫到空中，端的厉害之极，连虎豹遇到大雕时也要迅速躲避。一箭双雕，殊属难能。

铁木真命亲兵收起双雕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的箭法好得很啊！”郭靖不掩哲别之功，道：“是哲别师父教我的。”铁木真笑道：“师父是哲别。徒弟也是哲别。”在蒙古语中，哲别是神箭手之意。

拖雷相帮义弟，对铁木真道：“爹爹，你说射中的有赏。我安答一箭双雕，你赏甚么给他？”铁木真道：“赏甚么都行。”问郭靖道：“你要甚么？”拖雷喜道：“真的赏甚么都行？”铁木真笑道：“难道我还能欺骗孩子？”

郭靖这些年来依铁木真而居。诸将都喜他朴实和善，并不因他是汉人而有所歧视。这时见大汗神色甚喜，大家望着郭靖，都盼他能得到重赏。

郭靖道：“大汗侍我这么好，我妈妈甚么都有了，不用再给我啦。”铁木真笑道：“你这孩子倒有孝心，总是先记着妈妈。那么你自己要甚么？随便说罢，不用怕。”

郭靖微一沉吟，双膝跪在铁木真马前，道：“我自己不要甚么。我是代别人求大汗一件事。”铁木真道：“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王罕的孙子都史又恶又坏，华筝嫁给他后一定要吃苦。求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他。”

铁木真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真是孩子话。那怎么成？好罢，我赏你一件宝物。”从腰间解下一口短刀，递给郭靖。蒙古诸将啧啧称赏，好生艳羡。原来这是铁木真十分宝爱的佩刀，曾用以杀敌无数，若不是先前把话说得满了，决不能轻易解赐。

郭靖谢了赏，接过短刀。这口刀他也时时见到铁木真佩在腰间，这时拿在手中细看，见刀鞘是黄金所铸，刀柄尽头处铸了一个黄金的虎头，狰狞生威。铁木真道：“你用我金刀，替我杀敌。”郭靖应道：“是。”

华箏忽然失声而哭，跃上马背，疾驰而去。铁木真心肠如铁，但见女儿这样难过，也不禁心中一软，微微叹了口气，掉马回营。蒙古众王子诸将跟随在后。

郭靖见众人去尽，将短刀拔出鞘来，只觉寒气逼人，刃锋上隐隐有血光之印，知道这口刀已不知杀过多少人了。刀锋虽短，但刀身厚重，甚是威猛。

把玩了一会，将刀鞘穿入腰带之中，拔出长剑，又练起越女剑法来，练了半天，那一招“枝击白猿”仍是练不成，不是跃得太低，便是来不及挽足平花。他心里一躁，沉不住气，反而越来越糟，只练得满头大汗。忽听马蹄声响，华箏又驰马而来。

她驰到近处，翻身下马，横卧在草地之上，一手支头，瞧着郭靖练剑，见他神情辛苦，叫道：“别练了，息一忽儿吧。”郭靖道：“你别来吵我，我没功夫陪你说话。”华箏就不言语，笑吟吟的望着他，过了一会，从怀里摸出了一块手帕，打了两个结，向他抛掷过去，叫道：“擦擦汗吧。”郭靖嗯了一声，却不去接，任由手帕落地；仍是练剑。华箏道：“刚才你求恳爹爹，别让我嫁给都史。那为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都史很坏，从前放豹子要吃你哥哥拖雷。你嫁了给他，他说说不定会打你的。”华箏微笑道：“他如打我，你来帮我啊。”郭靖一呆，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成？”华箏凝视着他，柔声道：“我如不嫁给都史，那么嫁给谁？”郭靖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华箏“呸”了一声，本来满脸红晕，突然间转成怒色。说道：“你甚么都不知道！”

过了一会，她脸上又现微笑，只听得悬崖顶上两头小白雕不住啾啾鸣叫。忽然远处鸣声惨急，那头大白雕疾飞而至。它追逐黑雕到这时方才回来，想是众黑雕将它诱引到了极远之处。雕眼视力极远，早见到爱侣已丧生在悬崖之上，那雕晃眼间犹如一朵白云从头顶飞掠而过，跟着迅速飞回。

郭靖住了手，抬起头来，只见那头白雕盘来旋去，不住悲鸣。华箏道：“你瞧这白雕多可怜。”郭靖道：“嗯，它一定很伤心！”只听得白雕一声长鸣，振翼直上云霄。

华箏道：“它上去干甚么……”语声未毕，那白雕突然如一枝箭般从云中猛冲下来，噗的一声，一头撞在岩石之上，登时毙命。郭靖与华箏同声惊呼，一齐跳了起来，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忽然背后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：“可敬！可敬！”

两人回过头来，见是一个苍须道士，脸色红润，手里拿着一柄拂尘。这人装束十分古怪，头顶梳了三个髻子，高高耸立，一件道袍一尘不染，在这风沙之地，不知如何竟能这般清洁。他说的是汉语，华箏不懂，也就不再理会，转头又望悬崖之顶，忽道：“两头小白雕死了爹娘，在这上面怎么办？”这悬崖高耸接云，四面都是险岩怪石，无可攀援。两头乳雕尚未学会飞翔，眼见是要饿死在悬崖之顶了。

郭靖望了一会，道：“除非有人生翅膀飞上去，才能救小白雕下来。”抬起长剑，又练了起来，练了半天，这一招“枝击白猿”仍是毫无进步，正自焦躁，忽听得身后一个声音冷冷的道：“这般练法，再练一百年也是没用。”郭靖收剑回顾，见说话的正是那头梳三髻的道士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那道士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，忽地欺进两步，郭靖只觉右臂一麻，也不知怎的，但见青光一闪，千里本来紧紧握着的长剑已到了道士手中。空手夺白刃之技二师父本也教过，虽然未能练熟，大致诀窍也已领会，们这道士刹

那间夺去自己长剑，竟不知他使的是甚么手法。这一来不由得大骇，跃开三步，挡在华箏面前，顺手抽出铁木真所赐的金柄短刀，以防道士伤害于她。

那道士叫道：“看清楚了！”纵身而起，只听得一阵嗤嗤嗤嗤之声，已挥剑在空中连挽了六七个平花，然后轻飘飘的落在地下，郭靖只瞧得目瞪口呆，楞楞的出了神。

那道士将剑往地下一掷，笑道：“那白雕十分可敬，它的后嗣不能不救！”一提气，直往悬崖脚下奔去，只见他手足并用，捷若猿猴，轻如飞鸟，竟在悬崖上爬将上去。这悬崖高达数十丈，有些地方直如墙壁一般陡峭，但那道士只要手足在稍有凹凸处一借力，立即窜上，甚至在光溜溜的大片石面之上，也如壁虎般游了上去。

郭靖和华箏看得心中怦怦乱跳，心想他只要一个失足，跌下来岂不是成了肉泥？但见他身形越来越小，似乎已钻入了云雾之中。华箏掩住了眼睛不敢再看，问道：“怎样了？”郭靖道：“快爬到顶了……好啦，好啦！”华箏放下双手，正见那道士飞身而起，似乎要落下来一般，不禁失声惊呼，那道士却已落在悬崖之顶。他道袍的大袖在崖顶烈风中伸展飞舞，自下望上去，真如一头大鸟相似。

那道士探手到洞穴之中，将两头小雕捉了出来，放在怀里，背脊贴着崖壁，直溜下来，遇到凸出的山石时或是手一钩，或是脚一撑，稍缓下溜之势，溜到光滑的石壁上时则顺泻而下，转眼之间脚已落地。

郭靖和华箏急奔过去。那道士从怀里取出了白雕，以蒙古语对华箏道：“你能好好的喂养吗？”华箏又惊又喜，忙道：“能、能、能！”伸手去接。那道士道：“小心别给啄到了。雕儿虽小，这一啄可仍是厉害得紧。”华箏解下腰带，把每头小雕的一只脚缚住，喜孜孜的捧了，道：“我去拿肉来喂小雕儿。”

那道士道：“且慢！你须答应我一件事，才把小雕儿给你。”华箏道：“甚么事？”那道士道：“我上崖顶抓雕儿的事，你们两个可不能对人说起。”华箏笑道：“好，那还不容易？我不说就是。”那道士微笑道：“这对白雕长大了可凶猛得很呢，喂的时候得留点儿神。”华箏满心欢喜，对郭靖道：“咱们一个人一只，我拿去先给你养，好吗？”郭靖点点头。华箏翻上马背，飞驰而去。

郭靖楞楞的一直在想那道士的功夫，便如傻了一般。那道士拾起地下长剑，递还给他，一笑转身。郭靖见他要走，急道：“你……请你，你别走。”道士笑道：“干么？”郭靖摸头搔耳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地扑翻在地，砰砰砰不住磕头，一口气也不知磕了几十个。道士笑道：“你向我磕头干甚么？”

郭靖心里一酸，见到那道士面色慈祥，犹如遇到亲人一般，似乎不论甚么事都可向他倾吐，忽然两滴大大的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，硬咽道：“我我……我蠢得很，功夫老是学不会，惹得六位恩师生气。”那道士微笑道：“你待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我日夜拼命苦练，可总是不行，说甚么也不行……”道士道：“你要我指点你一条明路？”郭靖道：“正是！”伏在地下，又砰砰砰的连磕了十几个头。

那道士又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瞧你倒也诚心。这样吧，再过三天是月半，明日中天之时，我在崖顶上等你。你可不许对谁说起！”说着向着悬崖一指，飘然而去。郭靖急道：“我……我上不去！”那道士毫不理会，犹如足不点地般，早去得远了。

郭靖心想：“他是故意和我为难，明明是不肯教我的了。”转念又想：“我又不是没师父，六位师父这般用心教我，我自己愚笨，又有甚么法子？那伯伯本领再高，我学不会，也是枉然。”想到这里，望着崖顶出了一会神，就撇下了这件事，提起长剑，把“枝击白猿”那一招一遍又一遍的练下去，直练到太阳下山，腹中饥饿，这才回家。

三天晃眼即过。这日下午韩宝驹教他金龙鞭法，这软兵刃非比别样，巧劲不到，不但伤不到敌人，反而损了自己。蓦然间郭靖劲力一个用错，软鞭反过来刷的一声，在自己脑袋上砸起了老大一个疙瘩。韩宝驹脾气暴躁，反手就是一记耳光。郭靖不敢作声，提鞭又练。韩宝驹见他努力，于自己发火倒颇为歉然，郭靖虽接连又出了几次乱子，也就不再怪责，教了五招鞭法，好好勉励了几句，命他自行练习，上马而去。

练这金龙鞭法时苦头可就大啦，只练了十数趟，额头、手臂、大腿上已到处都是乌青。郭靖又痛又倦，倒在草原上呼呼睡去，一觉醒来，月亮已从山间钻了出来，只感鞭伤阵阵作痛，脸上给三师父打的这一掌，也尚有麻辣之感。

他望着崖顶，忽然间生出了一股狠劲，咬牙道：“他能上去，我为甚么不能？”奔到悬崖脚下，攀藤附葛，一步步的爬上去，只爬了六七丈高，上面光溜溜的崖陡如壁，寸草不生，哪里能再上去一步？

他咬紧牙关，勉力试了两次，都是刚爬上一步，就是一滑，险险跌下去粉身碎骨。他心知无望，吁了一口气，要想下来，哪知望下一瞧，只吓得魂飞魄散。原来上来时一步步的硬挺，想从原路下去时，本来的落脚之点已给凸出的岩石挡住，再也摸索不到，若是涌身向下一跳，势必碰在山石上撞死。

他处于绝境之中，忽然想起四师父说过的两句话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心想左右是个死，与其在这里进退不得，不如奋力向上，当下拔出短刀，在石壁上慢慢凿了两个孔，轻轻把足搬上，踏在一孔之上，试了一下可以吃得住力，于是又把右足搬上，总算上了数尺，接着再向上挖孔。这般勉力硬上了一丈多高已累得头晕目眩，手足酸软。

他定了定神，紧紧伏在石壁之上，调匀呼吸，心想上到山顶还不知要凿多少孔，而且再凿得十多个孔，短刀再利，也必锋摧刃折，但事已至此，只有奋力向上爬去，休息了一会，正要举刀再去凿孔，忽听得崖顶上传下一声长笑。

郭靖身子不敢稍向后仰，面前看到的只是一块光溜溜的石壁，听到笑声，心中只感奇异。却不能抬头观行。笑声过后，只见一根粗索从上垂下，垂到眼前就停注不动了。又听得那三髻道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把绳索缚在腰上，我拉你上来。”郭靖大喜，还刀入鞘，左下伸入一个小洞，手指紧紧扣住了，右手将绳子在腰里绕了两圈，打了两个死结。

那道人叫道：“缚好了吗？”郭靖道：“缚好了。”那道人似乎没有听见，又问：“缚好了吗？”郭靖再答：“缚好啦。”那道人仍然没有听见，过了片刻，那道人笑道：“啊，我忘啦，你中气不足，声音送不到这么远。你如缚好了，就把绳子扯三下。”

郭靖依言将绳子连扯三扯，突然腰里一紧，身子忽如腾云驾雾般向上飞去。他明知道人会将他吊扯上去，但决想不到会如此快法，只感腰里又是一紧，身子向上飞举，落将下来，双脚已踏实地，正落在那道人面前。

郭靖死里逃生，双膝点地，正要磕头，那道人拉住了他臂膀一扯，笑道：

“三天前你已磕了成百个头了，够啦，够啦！好好，你这孩子很有志气。”

崖顶是个巨大的平台，积满了皑皑白雪。那道人指着两块石鼓般的圆石说道：“坐下。”郭靖道：“弟子站着侍奉师父好了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你不是我们中人。我不是你师父，你也不是我弟子。坐下吧。”郭靖心中惶然，依言坐下。

那道人道：“你这六位师父，都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物，我和他们虽然素不相识，但一向闻名相敬。你只要学得六人中恁谁一人的功夫，就足以在江湖上显露头角。你又不是不用功，为甚么十年来进益不多，你可知是甚么原因？”郭靖道：“那是因为弟子太笨，师父们再用心教也教不会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那也未必尽然，这是教而不明其法，学而不得其道。”郭靖道：“请师……师……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。”那道人道：“讲到寻常武功，如你眼下的造诣，也是算不错的了。你学艺之后，首次出手就给小道士打败，于是心中馁了，以为自己不济，哈哈，那完全错了。”

郭靖心中奇怪：“怎么他也知道这回事？”那道人又道：“那小道士虽然摔了你一个筋斗，但他全以巧劲取胜，讲到武功根基，未必就强得过你。再说，你六位师父的本事，也并不在我之下，因此武功我是不能传你的。”郭靖应道：“是。”心道：“那也不错。我六个师父武功很高，本来是我自己太蠢。”

那道士又道：“你的七位恩师曾与人家打赌。要是我传你武功，你师父们知道之后必定不快。他们是极重信义的好汉子，与人赌赛岂能占人便宜？”郭靖道：“赌赛甚么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你不知道。嗯，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与你说知，你现今也不必问。两年之内，他们必会和你细说。这样吧，你一番诚心，总算你我有缘，我就传你一些呼吸、坐下、行路、睡觉的法子。”郭靖大奇，心想：“呼吸、坐下、行路、睡觉，我早就会了，何必要你教我？”他暗自怀疑，口中却是不说。

那道人道：“你把那块大石上的积雪除掉，就在上面睡吧。”郭靖更是奇怪，依言拨去积雪，横卧在大石之上。那道人道：“这样睡觉，何必要我教你？我有四句话，你要牢牢记住：思定则情忘，体虚则气运，心死则神活，阳盛则阴消。”郭靖念了几遍，记在心中，但不知是甚么意思。

那道人道：“睡觉之前，必须脑中空明澄澈，没一丝思虑。然后敛身侧卧，鼻息绵绵，魂不内荡，神不外游。”当下传授了呼吸运气之法、静坐敛虑之术。

郭靖依言试行，起初思潮起伏，难以归摄，但依着那道人所授缓吐深纳的呼吸方法做去，良久良久，渐感心定，丹田中却有一股气渐渐暖将上来，崖顶上寒风刺骨，却也不觉如何难以抵挡。这般静卧了一个时辰，手足忽感酸麻，那道人坐在他对面打坐，睁开眼道：“现下可以睡着了。”郭靖依言睡去，一觉醒来，东方已然微明。那道人用长索将他缒将下去，命他当晚再来，一再叮嘱他不可对任何人提及此事。

郭靖当晚又去，仍是那道人用长绳将他缒上。他平日跟着六位师父学武，时时彻夜不归，他母亲也从来不问。

如此晚来朝去，郭靖夜夜在崖顶打坐练气。说也奇怪，那道人并未教他一手半脚武功，然而他日间练武之时，竟尔渐渐身轻足健。半年之后，本来劲力使不到的地方，现下一伸手就自然而然的用上了巧劲：原来拚了命也来不及做的招术，忽然做得又快又准。江南六怪只道他年纪长大了，勤练之后，

终于豁然开窍，个个心中大乐。

他每晚上崖时，那道人往往和他并肩齐上，指点他如何运气使力。直至他无法再上，那人才攀上崖顶，用长索缙他上去。时日过去，他不但越上越快，而且越爬越高，本来难以攀援之地，到后来已可一跃而上，只在最难处方由那道人用索吊上。

又过一年，离比武之期已不过数月，江南六怪连日谈论的话题，总离不开这场势必轰动天下豪杰之士的嘉兴比武。眼见郭靖武功大进，六怪均觉取胜极有把握，再想到即可回归江南故乡，更是喜悦无已。然而于这场比武的原因，始终不向郭靖提及。

这天一早起来，南希仁道：“靖儿，这几个月来你尽练兵器，拳术上只怕生疏了，咱们今儿多练练掌法。”郭靖点头答应。

众人走到平日练武的场上，南希仁缓步下场，正要与郭靖过招，突然前面尘烟大起，人声马嘶，一大群马匹急奔而来。牧马的蒙古人挥鞭约束，好一阵才把马群定性。

马群刚静下来，忽见西边一匹全身毛赤如血的小红马猛冲入马群之中，一阵乱踢乱咬。马群又是大乱，那红马却飞也似的向北跑得无影无踪。片刻之间，只见远处红光闪动，那红马一晃眼又冲入马群，捣乱一番。众牧人恨极，四下兜捕。但那红马奔跑迅捷绝伦，却哪卫抓得住？顷刻间又跑得远远地，站在数十丈外振鬣长嘶，似乎对自己的顽皮杰作十分得意。众牧人好气又好笑，都拿它没有法子。待小红马第三次冲来时，三名牧人弯弓发箭。那马机灵之极，待箭到身边时忽地转身旁窜，身法之快，连武功高强之人也未必得上。

六怪和郭靖都看得出神。韩宝驹爱马如命，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神骏的快马，他的追风黄已是世上罕有的英物，蒙古快马虽多，却也少有其匹，但与这匹小红马一比，却又远远不及。他奔到牧人身旁，询问红马来历。

一个牧人道：“这匹小野马不知是从哪处深山里钻出来的。前几天我们见它生得美，想用绳圈套它，哪知道非但没套到，反而惹恼了它，这几日天天来捣乱。”一个老年牧人神色严肃，道：“这不是马。”韩宝驹奇道：“那是甚么？”老牧人道：“这是天上的龙变的，惹它不得。”另一个牧人笑道：“谁说龙会变马？胡说八道。”老牧人道：“小伙子知道甚么？我牧了几十年马，哪见过这般厉害的畜生？……”说话未了，小红马又冲进了马群。

马王神韩宝驹的骑术说得上海内独步，连一世活在马背上的蒙古牧人也自叹勿如。这时见红马又来捣乱，他熟识马性，知道那红马的退路所必经之地，斜刺里兜截过去，待那红马驰到。忽地跃起，那红马正奔到他的胯下，时刻方位扣得不差分厘。韩宝驹往下一落，准拟稳稳当当的便落在马背之上，他一生驯服过不知多少凶狠的劣马，只要一上马背，天下更没一匹马能再将他颠下背来。岂知那红马便在这一瞬之间，突然发力，如箭般往前窜了出去，他这下竟没骑上。韩宝驹大怒，发足疾追。他身矮腿短，却哪里追得上？

蓦地里一个人影从旁跃出，左手已抓住了小红马颈中马鬣。那红马吃了一惊，奔跑更快，那人身子被拖着飞在空中，手指却只是紧抓马鬣不放。

众牧人都大声鼓噪起来。

江南六怪见抓住马鬣的正是郭靖，都不禁又是惊奇，又是喜欢。朱聪道：“他哪里学来这般高明的轻身功夫？”韩小莹道：“靖儿这一年多来功力大进，难道他死了的父亲真的在暗中保佑？又难道五哥……”

他们怎知过去两年之中，那三髻道人每晚在高崖之顶授他呼吸吐纳之术，虽然未教他半点武艺，但所授的却是上乘内功。郭靖每晚上崖下崖，其实是修习了极精深的轻身本领“金雁功”。他自己尚自浑浑噩噩，那道人既嘱他每晚上崖，也就每晚遵命上崖睡觉。他内功日有精进，所练的“金雁功”成就，也只在朱聪、全金发和韩小莹所教的轻功中显示出来。连他自己都不知，六怪自也只是时感意想不到的欣慰而已，绝未察觉其中真相。这时郭靖见那红马奔过，三师父没有擒到，飞身跃出，已抓住了马鬣。

六怪见郭靖身在空中，转折如意，身法轻灵，绝非朱聪和全金发，韩小莹所授轻功，定是另有所师。六人面面相觑，无不诧异之极。

只见郭靖在空中忽地一个倒翻筋斗，上了马背，奔驰回来。那小红马一时前足人立，一时后腿猛踢，有如发疯中魔，但郭靖双腿夹紧，始终没给它颠下背来。

韩宝驹在旁大声指点，教他驯马之法。那小红马狂奔乱跃，在草原上前后左右急驰了一个多时辰，竟是精神愈来愈长。

众牧人都看得心下骇然。那老牧人跪下来喃喃祈祷，求天老爷别为他们得罪龙马而降下灾祸，又大声叫嚷，要郭靖快快下马。但郭靖全神贯注的贴身马背，便如用绳子牢牢缚住了一般，随着马身高低起伏，始终没给摔下马背。

韩小莹叫道：“靖儿，你下来让三师父替你吧。”韩宝驹叫道：“不成！一换人就是前功尽弃。”他知道凡是骏马必有烈性，但如被人制服之后，那就一生对主人敬畏忠心，要是众人合力对付，它却宁死不屈。

郭靖也是一股子的倔强脾气，被那小红马累得满身大汗，忽地右臂伸入马颈底下，双臂环抱，运起劲来。他内力一到臂上，越收越紧。小红马翻腾跳跃，摆脱不开，到后来呼气不得，窒息唯当，这才知道遇了真主，忽地立定不动。

韩宝驹喜道：“成啦，成啦！”郭靖怕那马逃去，还不敢跳下马背。韩宝驹道：“下来吧。这马跟定了你，你赶也赶不走啦。”郭靖依言跃下。

那小红马伸出舌头，来舐他的手背，神态十分亲热，众人看得都笑了起来。一名牧人走近细看，小红马忽然飞起后足，将他踢了个筋斗。郭靖把马牵到槽边，细细洗刷。

他累了半天，六怪也就不再命他练武，各存满腹狐疑。

午饭以后，郭靖来到师父帐中。全金发道：“靖儿，我试试你的开山掌练得怎样了。”郭靖道：“在这里吗？”全金发道：“不错。在哪里都能遇上敌人，也得练练在小屋子里与人动手。”说着左手虚扬，右手出拳。

郭靖照规矩让了三招，第四招举手还掌。全金发攻势凌厉，毫不容情，突然间双拳“深入虎穴”猛向郭靖胸口打到。这一招绝非练武手法，竟是伤人性命的杀手绝招，双拳出招狠辣，沉猛之极。郭靖急退，后心已抵到蒙古包的毡壁。他大吃一惊，危急中力求自救原是本性，何况他脑筋向来迟钝，不及转念，左臂运劲回圈，已搭住全金发的双臂，使力往外猛一甩。这时全金发拳锋已撞到他的要害，未及收劲，已觉他胸肌绵软一团，竟如毫不受力，转瞬之间，又被他圈住甩出，双臂酸麻，竟尔荡了开去，连退三步，这才站定。

郭靖一呆之下，双膝跪地，叫道：“弟子做错了事，但凭六师父责罚。”

他心中又惊又惧，不知自己犯了甚么大罪，六师父竟要使杀手取他性命。

柯镇恶等都站起身来，神色严峻。朱聪道：“你暗中跟别人练武，干么不让我们知道？若不是六师父这么相试，你还想隐瞒下去，是不是？”

郭靖急道：“只有哲别师父教我射箭刺枪。”朱聪沉着脸道：“还要说谎？”郭靖急得眼泪直流，道：“弟子……弟子决不敢欺瞒师父。”朱聪道：“那么你一身内功是跟谁学的？你仗着有高人撑腰，把我们六人不放在眼里了，哼！”郭靖呆呆的道：“内功？弟子一点也不会啊！”

朱聪“呸”的一声，伸手往他胸骨顶下二寸的“鸠尾穴”戳去。这是人身要穴，点中了立即昏晕。郭靖不敢闪避抵御，只有木立不动，哪知他跟那三髻道人勤修了将近两年，虽然心不自知，其实周身百骸均已灌注了内劲，朱聪这指戳到，他肌肉自然而然的生出化劲，收紧反弹，将来指滚在一旁，这一下虽然仍是戳到了他身上，却只令他胸口一痛，并无点穴之功。朱聪这一指虽是未用全力，但竟被他内劲化开，不禁更是惊讶，同时怒气大盛，喝道：“这还不是内功吗？”

郭靖心念一动：“难道那道长教我的竟是内功？”说道：“这两年来，有一个人每天晚上来教弟子呼吸、打坐、睡觉。弟子一直依着做，觉得倒也有趣好玩。不过他真的没传我半点武艺。他叫我千万别跟谁说。弟子心想这也不是坏事，又没荒废了学武，因此没禀告恩师。”说着跪下来磕了个头，道：“弟子知错啦，以后不敢再去跟他玩了。”

六怪面面相觑，听他语气恳挚，似乎不是假话。韩小莹道：“你不知道这是内功吗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真的不知道甚么叫做内功。他教我坐着慢慢透气，心里别想甚么东西，只想着肚子里一股气怎样上下行走。从前不行，近来身体里头真的好像有一只热烘烘的小耗子钻来钻去，好玩得很。”六怪又惊又喜，心想这傻小子竟练到了这个境界，实在不易。

原来郭靖心思单纯，极少杂念，修习内功易于精进，远胜满脑子各种念头此来彼去、难以驱除的聪明人，因此不到两年，居然已有小成。

朱聪道：“教你的是谁？”郭靖道：“他不肯说自己姓名。他说六位恩师的武功不在他之下，因此他不能传我武功，并非是我师父。还要弟子发了誓，决不能跟谁说起他的形状相貌。”

六怪愈听愈奇，起初还道郭靖无意间得遇高人，那自是他的福气，不由得为他欢喜，但那人如此诡秘，中间似乎另有重大蹊跷。

朱聪挥手命郭靖出去，郭靖又道：“弟子以后不敢再跟他玩了。”朱聪道：“你还是去罢，我们不怪你。不过你别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”

郭靖连声答应，见众位师父不再责怪，高高兴兴的出去，掀开帐门，便见华筝站在蒙古包外，身旁停着两头白雕。这时双雕已长得十分神骏，站在地下，几乎已可与华筝齐头，华筝道：“快来，我等了半天啦。”一头白雕飞跃而起，停上了郭靖肩头。

郭靖道：“我刚才收服了一匹小红马，跑起来可快极啦。不知它肯不肯让你骑。”华筝道：“它不肯吗？我宰了它。”郭靖道：“千万不可！”两人手携手的到草原中驰马弄雕去了。

郭靖接连三箭，把三名最前的追兵射倒，蓦地里纵马疾冲，拦在察合台、赤老温两人与追兵之间，翻身一箭，又射死了一名追兵。此时哲别也已赶到，连珠箭发，当者立毙。

第六回 崖顶疑阵

帐中六怪低声计议。

韩小莹道：“那人传授靖儿的是上乘内功，自然不是恶意。”全金发道：“他为甚么不让咱们知道？又干么不对靖儿明言这是内功？”朱聪道：“只怕是咱们相识之人。”韩小莹道：“相识之人？那么不是朋友，就是对头了。”全金发沉吟道：“咱们交好的朋友之中，可没一个有这般高明的功夫。”韩小莹道：“要是对头，干么来教靖儿功夫？”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焉知他不是安排着阴谋毒计。”众人心中都是一凛。

朱聪道：“今晚我和六弟悄悄蹑着靖儿，去瞧瞧到底是何方高人。”五怪点头称是。

等到天黑，朱聪与全金发伏在郭靖母子的蒙古包外，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只听郭靖说道：“妈，我去啦！”便从蒙古包中出来。两人悄悄跟在后面，见他脚步好快，片刻间已奔出老远，好在草原之上并无他物遮蔽，相隔虽远，仍可见到。两人加紧脚步跟随，只见他奔到悬崖之下，仍不停步，径自爬了上去。

这时郭靖轻身功夫大进，这悬崖又是晚晚爬惯了的，已不须那道人援引，眼见他渐爬渐高，上了崖顶。

朱聪和全金发更加惊讶，良久作声不得。过了一会，柯镇恶等四人也跟着到了。他们怕遇上强敌，身边都带了兵刃暗器。朱聪说道郭靖已上了崖顶，韩小莹抬头仰望，见高崖小半截没在云雾之中，不觉心中一寒，说道：“咱们可爬不上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大家在树丛里伏下，等他们下来。”各人依言埋伏。

韩小莹想起十年前夜斗黑风双煞，七兄妹埋伏待敌，其时寒风侵肤，冷月窥人，四下里黄沙莽莽，荒山寂寂，万籁俱静之中，远处偶尔传来几下马嘶，此情此景，宛若今宵，只是自那一晚后，张阿生那张老是嘻嘻傻笑的肥脸，却再也见不到了，忍不住一阵心酸。

时光一刻一刻的过去，崖顶始终没有动静，直等到云消日出，天色大明，还是不见郭靖和传他内功的奇人下来，又等了一个时辰，仍旧不见人影。极目上望，崖顶空荡荡的不似有人。朱聪道：“六弟，咱们上去探探。”韩宝驹道：“能上去么？”朱聪道：“不一定，试一试再说。”

他奔回帐去，拿了两条长索，两柄斧头，数十枚巨钉，和全金发一路凿洞打钉，互相牵引，仗着轻身功夫了得，虽是累出了一身大汗，终于上了崖顶，翻身上崖，两人同时惊呼，脸色大变。

但见崖顶的一块巨石之旁，整整齐齐的堆着九个白骨骷髅头，下五中三顶一，就和当日黑风双煞在荒山上所摆的一模一样。再瞧那些骷髅，每个又都是脑门上五个指孔。只是指孔有如刀剜，孔旁全无细碎裂纹。比之昔年，那人指力显已大进。

两人心中怦怦乱跳，提心吊胆的在崖顶巡视一周，却不见有何异状，当即缒下崖来。

韩宝驹等见两人神色大异，忙问端的。朱聪道：“梅超风！”四人大吃一惊，韩小莹急道：“靖儿呢？”全金发道：“他们从另一边下去了。”当下把崖顶所见说了。

柯镇恶叹道：“咱们一十八年辛苦，想不到竟是养虎贻患。”韩小莹道：

“靖儿忠厚老实，决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”柯镇恶冷笑道：“忠厚老实？他怎地跟那妖妇练了两年武功，却不透露半点口风。”韩小莹默然，心中一片混乱。

韩宝驹道：“莫非那妖妇眼睛盲了，因此要借靖儿之手加害咱们？”朱聪道：“必是如此。”韩小莹道：“就算靖儿存心不良他也不能装假装得这样像。”全金发道：“或许妖妇觉得时机未至，尚未将阴谋对他说知。”韩宝驹道：“靖儿轻功虽高，内功也有了根底，但讲到武艺，跟咱们还差得远。那妖妇干么不教他？”

柯镇恶道：“那妖妇只不过是借刀杀人，她对靖儿难道还能安甚么好心？她丈夫不是死在靖儿手里的吗？”朱聪叫道：“对啦，对啦！她也要咱们个个死在靖儿手下，那时她再下手杀了靖儿，这才算是真正报了大仇。”五人均觉有理，无不栗然。

柯镇恶将铁杖在地下重重一顿，低沉了声音道：“咱们现下回去，只作不知，待靖儿回来，先把他废了。那妖妇必来找他，就算她功力已非昔比，但眼睛不便，咱六人也必应付得了。”韩小莹惊道：“把靖儿废了？那么比武之约怎样？”

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性命要紧呢，还是比武要紧？”众人默然不语。

南希仁忽道：“不能！”韩宝驹道：“不能甚么？”南希仁道：“不能废了。”韩宝驹道：“不能将靖儿废了？”南希仁点了点头。韩小莹道：“我和四哥意思一样，总得先仔细问个水落石出，再作道理。”全金发道：“这事非同小可。要是咱们一念之仁，稍有犹豫，给他泄露了机密，那怎么办？”朱聪道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咱们要对付的是妖妇梅超风，可不是旁人。”柯镇恶道：“三弟你说怎样？”

韩宝驹心中模棱两可，决断不下，见七妹泪光莹莹，神色可怜，就道：“我在四弟一面。要杀靖儿，我终究下不了手。”

这时六人中三人主张对郭靖下杀手，三人主张持重。朱聪叹道：“要是五弟还在，咱们就分得出哪一边多，哪一边少。”

韩小莹听他提到张阿生，心中一酸，忍往眼泪，说道：“五哥之仇，岂能不报？咱们听大哥吩咐罢！”柯镇恶道：“好，回去。”六人回到帐中，个个思潮起伏，心绪不宁。

柯镇恶道：“待他来时，二弟与六弟挡住迟路，我来下手。”

那晚郭靖爬上崖去，那道人已在崖顶等著，见他上来，便向巨石旁一指，悄声道，“你瞧！”郭靖走近一看，月光下见是九个骷髅头，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“黑风双煞又……又来了。”那道人奇道：“你也知道黑风双煞？”郭靖将当年荒山夜斗、五师父丧命，以及自己无意中刺死陈玄风的事说了一遍。述说这段往事时，想到昔日荒山夜斗双尸的诸般情状，心中不寒自栗，语音不断发颤。刺死陈玄风之时，他年纪尚极幼小，但那晚的情景实在太过可怖，已深深印入小小的脑海之中。

那道人叹道：“那铜尸无恶不作，却原来已死在你手！”郭靖道：“我六位师父时时提起黑风双煞，三师父与七师父料想铁尸已经死了，大师父却总是说：‘未必，未必！’这九个骷髅头是今天摆在这儿的，那么铁尸果然没……没死！”说到这句活，忍不住打个寒噤，问道：“你见到她了吗？”那道人道：“我也刚来了不多一会，一上来就见到这堆东西。这么说来，那铁尸定是冲着你六位师父和你来啦。”郭靖道：“她双眼已给大师父打瞎了，

咱们不怕她。”那道人拿起一颗骷髅骨，细细摸了一遍，摇头道：“这人武功当真厉害之极，只怕你六位师父不是她的敌手，再加上我，也胜不了。”郭靖听他说得郑重，心下惊疑，道：“十年前恶斗时，她眼睛不盲，还敌不过我七位恩师，现下咱们有八个人。你……你当然帮我们的，是不是？”

那道人出了一会神，道：“先前我已琢磨了半晌，猜想不透她手指之力怎会如此了得。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她既敢前来寻仇，必是有恃无恐。”郭靖道：“她干么把骷髅头摆在这里？岂不是让咱们知道之后有了防备？”那道人道：“料想这是练九阴白骨爪的规矩。多半她想这悬崖高险难上，必定无人到来，哪知阴差阳错，竟教咱们撞见了。”

郭靖生怕梅超风这时已找上了六位师父，道：“我这就下去禀告师父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好。你说有个好朋友要你传话，最好是避她一避，再想善策，犯不着跟她硬拼。”

郭靖答应了，正要溜下崖去，那道人忽然伸臂在他腰里一抱，纵身而起，轻轻落在块大岩石之后，蹲低了身子。郭靖待要发问，嘴巴已被按住，当下伏在地上，不敢作声，从石后露出一对眼睛，注目凝视。

过不多时，悬崖背后一条黑影腾跃而上，月光下长发飞舞，正是铁尸梅超风。那崖背比崖前更加陡峭，想来她目不见物，分不出两者的难易。幸而如此，否则江南六怪此时都守在崖前，要是她从正面上来，双方一动上手，只怕六怪之中已有人遭到她的毒手了。

梅超风斗然间转过身子，郭靖吓得忙缩头岩下，过得片刻，才想起她双目已盲，又悄悄探出头来，只见她盘膝坐在自己平素打坐的大石上，做起吐纳功夫来。郭靖恍然大悟，才知这呼吸运气，果然便是修习内功，心中对那道人暗暗感激不已。

过了一阵，忽听得梅超风全身发出格格之声，初时甚为缓慢，后来越来越密，犹如大锅炒豆，豆子熟时纷纷爆裂一般。听声音是发自身关节，但她身子纹丝不动，全身关节竟能自行作响，郭靖虽不知这是上乘奇门内功，但也觉得此人功夫实在非同小可。

这声音繁音促节的响了良久，渐渐又由急而慢，终于停息，只见她缓缓站起身来，左手在腰里一拉一抖，月光下突然飞出烂银也似的一条长蛇来。郭靖吃了一惊，凝神看时，原来是条极长的银色软鞭。他三师父韩宝驹的金龙鞭长不过六尺，梅超风这条鞭子竟长了七八倍，眼见是四丈有奇。

只见她缓缓转过身来，月光照在她脸上，郭靖见她容颜仍是颇为秀丽，只是闭住了双目，长发垂肩，一股说不出的阴森诡异之气。

一片寂静之中，但听得她幽幽叹了口气，低声：“贼汉子，你在阴世，可也天天念着我吗？”只见她双手执在长鞭中腰，两边各有二丈，一声低笑，舞了起来。

这鞭法却也古怪之极，舞动并不迅捷，并无丝毫破空之声，东边一卷，西边一翻，招招全然出人意料之外，突然间她右手横溜，执住鞭梢，四丈长的鞭子伸将出去，搭住一块大石，卷了起来，这一下灵便确实，有如用手一般。郭靖正在惊奇，那鞭头甩去了大石，忽然向他头上卷来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鞭头装着十多只明晃晃的尖利倒钩。

郭靖早已执刀在手，眼见鞭到，更不思索，顺手挥刀往鞭头上撩去，突然手臂一麻，背后一只手伸过来将他掀倒在地，眼前银光闪动，长鞭的另一端已从头顶缓缓掠过。郭靖吓出一身冷汗，心想：“如不是伯伯相救，这一

刀只要撩上了鞭子，我已被长鞭打得脑浆迸裂了。”幸喜刚才那道人手法敏捷，没发出半点声响，梅超风并未察觉。

她练了一阵，收鞭回腰，从怀里摸出一大块东西来，摊在地下，用手摸索，想了一会，站起来做了几个姿势，又在那东西上摸索寻思，这般闹了许久，才把那块不知是布是革的东西收入怀里，从悬崖背后翻了下去。

郭靖长长喘了口气，站起身来。那道人低声道：“自们跟着她，瞧她还闹甚么鬼。”抓住郭靖的腰带，轻轻从崖后溜将下去。

两人下崖着地时，梅超风的人影已在北面远处。那道人左手托在郭靖腋下，郭靖登时觉得行走时身子轻了大半。两人步履如飞，远远跟踪，在大漠上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天色微明时，见前面影影绰绰竖立着数十个大营帐。梅超风身形晃动，隐没在营帐之中。

两人加快脚步，避过巡逻的哨兵，抢到中间一座黄色的大帐之外，伏在地下，揭开帐幕一角往里张望时，只见一人拔出腰刀，用力劈落，将一名大汉砍死在地。

那大汉倒将下来，正跌在郭靖与道人眼前。郭靖识得这人是铁木真的亲兵，不觉一惊，心想：“怎么他在这里给人杀死？”轻轻把帐幕底边又掀高了些，持刀行凶的那人正好转过面来，却是王罕的儿子桑昆，只见他把长刀在靴底下擦去血迹，说道：“现下你再没疑心了罢？”另一人道：“铁木真义兄智勇双全，就怕这事不易成功。”郭靖认得这人是铁木真的义弟札木合。桑昆冷笑道：“你爱你义兄，那就去给他报信罢。”札木合道：“你也是我的义弟，你父亲待我这般亲厚，我当然不会负你。再说，铁木真一心想并吞我的部众，我又不是不知，只不过瞧在结义的份上，没有跟他破脸而已。”

郭靖寻思：“难道他们阴谋对付铁木真汗？这怎么会？”又听得帐中另一人说道：“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若是给他先动手干你们，你们就糟了。事成之后，铁木真的牲口、妇女、财宝全归桑昆；他的部众全归札木合，我大金再封札木合为镇北招讨使。”郭靖只见到这人的背影，于是悄悄爬过数尺，瞧他侧面，这人好生面熟，身穿镶貂的黄色锦袍，服饰甚是华贵，琢磨一下他的语气这才想起：“嗯，他是大金国的六王爷。”

札木合听了这番话，似乎颇为心动，道：“只要是义父王罕下令，我当然服从。”桑昆大喜，道：“事已如此，爹爹如不下令，便是得罪了大金国。回头我去请令，他不会不给六王爷的面子。”完颜洪烈道：“我大全国就要兴兵南下灭宋，那时你们每人统兵二万前去助战，大功告成之后，另有封赏。”

桑昆喜道：“向来听说南朝是花花世界，满地黄金，女人个个花朵儿一般。六王爷能带我们兄弟去游玩一番，真是再好不过。”

完颜洪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？就怕南朝的美女太多，你要不了这么多。”说着二人都笑了起来。完颜洪烈道：“如何对付铁木真，请两位说说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先已和铁木真商议过，要他派兵相助攻宋，这家伙只是不允。他为人精明，莫要就此有了提防，怕我图谋于他。这件事可须加倍谨慎才是。”

这时那道人在郭靖衣襟上一扯，郭靖回过头来，只见梅超风在远处抓住了一个人，似乎在问他甚么。郭靖心想：“不管她在这里捣甚么鬼，恩师们总是暂且不妨。我且听了他们计算大汗的法子，再作道理。”于是又伏下地来。

只听桑昆道：“他已把女儿许给了我儿子，刚才他派人来跟我商量成亲

的日子。”说着向那被他砍死的大汉一指，又道：“我马上派人去，请他明天亲自来跟我爹爹面谈。他听了必定会来，也决不会多带人手。我沿路埋伏军马，铁木真就有三头六臂，也逃不出我手掌心了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札木合道：“好，干掉铁木真后，咱们两路兵马立即冲他大营。”

郭靖又气又急，万料不到人心竟会如此险诈，对结义兄弟也能图谋暗算，正待再听下去，那道人往他腰里一托，郭靖身子略侧，耳旁衣襟带风，梅超风的身子从身旁擦了过去，只见她脚步好快，转眼已走出好远，手里却仍抓着一人。

那道人牵着郭靖的手，奔出数十步，远离营帐，低声道：“她是在询问你师父们的住处。咱们须得快去，迟了怕来不及啦。”

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全力奔跑，回到六怪的蒙古包外时，已近午时。那道人道：“我本来不愿显露行藏，因此要你不可跟六位师父说知，但眼下事急，再也顾不得小节。你进去通报，说全真教马钰求见江南六侠。”

郭靖两年来跟他夜夜相处，这时才知他的名字。他也不知全真教马钰是多大的来头，当下点头答应，奔到蒙古包前，揭开帐门，叫声：“大师父！”跨了进去。

突然两只手的手腕同时一紧，已被人抓住，跟着膝后剧疼，被人踢倒在地，呼的一声，铁杖当头砸将下来。郭靖侧身倒地，只见持杖打来的正是大师父柯镇恶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再也想不到抵挡挣扎，只有闭目待死，却听得当的一声，兵刃相交，一人扑在自己身上。

他睁眼看时，只见六师父韩小莹护住了自己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且慢！”她手中长剑却已被柯镇恶铁杖砸飞。柯镇恶长叹一声，铁杖在地下重重一顿，道：“七妹总是心软。”郭靖这时才看清楚抓住自己双手的是朱聪和全金发，胆战心惊之下，全然胡涂了。

柯镇恶森然道：“教你内功的那个人呢？”郭靖结结巴巴的道：“他他……他……在外面，求见六位师父。”

六怪听说梅超风胆敢白日上门寻仇，都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一齐手执兵刃，抢出帐外，日影下只见一个苍髯道人拱手而立，哪里有梅超风的影子？

朱聪仍是抓着郭靖右腕脉门不放，喝道：“梅超风那妖妇呢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昨晚见到她啦，只怕待会就来。”六怪望着马钰，惊疑不定。

马钰抢步上前，拱子说道：“久慕江南六侠威名，今日识荆，幸何如之。”朱聪仍是紧紧抓住郭靖的手腕不放，只点头为礼，说道：“不敢，请教道长法号。”

郭靖想起自己还未代他通报，忙抢着道：“他是全真教马钰。”

六怪吃了一惊，他们知道马钰道号丹阳子，是全真教教祖王重阳的首徒，王重阳逝世后，他便是全真教的掌教，长春子丘处机还是他的师弟。只是他闭观静修，极少涉足江湖，是以在武林中名气不及丘处机，至于武功修为，却是谁也没有见过，无人知道深浅。

柯镇恶道：“原来是全真教掌教到了，我们多有失敬。不知道长光降漠北，有何见教？可是与令师弟嘉兴比武之约有关吗？”马钰道：“敝师弟是修道练性之人，却爱与人赌强争胜，大违清静无为的道理，不是出家人所当为，贫道曾重重数说过他几次。他与六侠赌赛之事，贫道实不愿过问，更与贫道没半点干系。两年之前，贫道偶然和这孩子相遇，见他心地纯良，擅自授了他一点儿强身养性、以保天年的法门，事先未得六侠允可，务请勿予怪

责。只是贫道没传他一招半式武功，更无师徒名份，说来只是贫道结交一个小朋友，倒也没坏了武林中的规矩。”说着温颜微笑。

六侠均感诧异，却又不由得不信。朱聪和全金发当即放脱了郭靖的手腕。

韩小莹喜道：“孩子，是这位道长教你本事的吗？你干么不早说？我们都错怪你啦。”说着伸手抚摸他肩头，心中十分怜惜。郭靖道：“他……他叫我不要说的。”韩小莹斥道：“甚么他不他的？没点规矩，傻孩子，该叫‘道长’。”虽是斥责，脸上却尽是喜容。郭靖道：“是，是道长。”这两年来，他与马钰向来“你、我”相称，从来不知该叫“道长”，马钰也不以为意。

马钰道：“贫道云游无定，不喜为人所知，是以与六侠虽近在咫尺，却未前来拜见，伏乞恕罪。”说着又行了一礼。

原来马钰得知江南六怪的行事之后，心中好生相敬，又从尹志平口中查知郭靖并无内功根基。他是全真教掌教，深明道家抑己从人的至理，雅不欲师弟丘处机又在这件事上压倒了江南六怪。但数次劝告丘处机认输，他却说甚么也不答应，于是远来大漠，苦心设法暗中成全郭靖。否则哪有这么巧法，他刚好会在大漠草原之中遇到郭靖？又这般毫无来由的为他花费两年时光？若不是梅超风突然出现，他一待郭靖内功已有根基，便即飘然南归，不论江南六怪还是丘处机，都不会知道此中原委的了。

六怪见他气度谦冲，真是一位有道之士，与他师弟慷慨飞扬的豪态截然不同，当下一齐还礼。正要相询梅超风之事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数骑马飞驰而来，奔向铁木真所居的大帐。

郭靖知道是桑昆派来诱杀铁木真的使者，心中大急，对柯镇恶道：“大师父，我过去一会就回来。”柯镇恶适才险些伤了他性命，心下甚是歉疚，对这徒儿更增怜爱，只怕他走开之后，竟遇上了梅超风而受到伤害，忙道：“不，你留在我们身边，千万不可走开。”

郭靖待要说明原委，却听柯镇恶已在与马钰论当年荒山夜斗双煞的情景。他焦急异常，大师父性子素来严峻，动不动便大发脾气，实不敢打断他的话头，只待他们说话稍停，即行禀告，忽见一骑马急奔而来，马背上一人身穿黑狐皮短裘，乃是华筝，离开他们十多步远就停住了，不住招手。郭靖怕师父责怪，不敢过去，招手要她走近。

华筝双目红肿，似乎刚才大哭过一场，走近身来，抽抽噎噎的道：“爹爹要我，要我就去嫁给那个都史……”一言方毕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郭靖道：“你快去禀告大汗，说桑昆与札木合安排了诡计，要骗了大汗去害死他。”华筝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当真？”郭靖道：“千真万确，是我昨晚亲耳听见的，你快去对你爹爹说。”华筝道：“好！”登时喜气洋洋，转身上马，急奔而去。

郭靖心想：“人家安排了阴谋要害大汗，你怎么反而高兴？”转念一想：“啊，这样一来，她就不会去嫁给都史了。”他与华筝情若兄妹，一直对她十分关切爱护，想到她可以脱却厄运，不禁代她欢喜，笑容满脸的转过身来。

只听马钰说道：“不是贫道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那梅超风显然已得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真传，九阴白骨爪固然已练到出神入化，而四丈银鞭的招数更是奥妙无方。咱们合八人之力，当然未必便输给了她，但要除她，只怕自己也有损伤。”

韩小莹道：“这女子的武功确是十分厉害，但我们江南七怪跟她仇深似

海。”

马钰道：“听说张五侠与飞天神龙柯大侠都是为铜尸陈玄风所害。但各位既已诛了陈玄风，大仇可说已经报了。自古道：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梅超风一个孤身女子，又有残疾，处境其实也很可怜。”

六怪默然不语。过了一会，韩宝驹道：“她练这阴毒功夫，每年不知害死多少无辜，道长侠义为怀，总不能任由她如此为非作歹。”朱聪道：“现下是她找上门来，不是我们去找他。”全金发道：“就算这次我们躲过了，只要她存心报仇，今后总是防不胜防。”

马钰道：“贫道已筹划了一个法子，不过要请六侠宽大为怀，念她孤苦，给她一条自新之路。”朱聪等不再接口，静候柯镇恶决断。

柯镇恶道：“我们江南七怪生性粗鲁，向来只知蛮拼硬斗。道长指点明路，我们感激不尽，就请示下。”他听了马钰的语气，知道梅超风在这十年之中武功大进，马钰口中说求他们饶她一命，其实是顾全六怪面子，真意是在指点他们如何避开她的毒手。韩宝驹等却道大哥忽然起了善念，都感诧异。

马钰道：“柯大侠仁心善怀，必获天佑。此外还有一层紧要之事。据贫道猜想，这十年之中，那梅超风一定又得了黄药师的传授。”朱聪惊道：“听说黑风双煞是桃花岛的叛徒，黄药师怎能再传她功夫？”马钰道：“贫道本也这样想，但听柯大侠所说当年荒山之战的情形，那梅超风当时的功夫与现下相差甚远。她如不再得明师指点，但靠自己苦练，决计到不了眼下这个地步。咱们今日诛了铁尸，要是黄药师见怪，这……”

柯镇恶和朱聪都曾听人说过黄药师的武功，总是夸大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，未必可信，但全真教是天下武术正宗，马钰以掌教之尊，对他尚且如此忌惮，自然是非同小可。朱聪说道：“道长顾虑周详，我兄弟佩服得紧，就请示下妙策。”马钰道：“贫道这法子说来有点狂妄自大，还请六侠不要见笑才好。”朱聪道：“道长不必过谦，重阳门下全真七子威震天下，谁不钦仰？”这句话向着马钰说来，他是一片诚敬之意。丘处机虽也是全真六子之一，朱聪却万万不甘对他说这句话。马钰道：“仗着先师遗德，贫道七个师兄弟在武林之中尚有一点儿虚名，想来那梅超风还不敢同时向全真七子下手。是以贫道想施个诡计，用这点儿虚名将她惊走。这法子说来实非光明正大，只不过咱们的用意是与人为善，诡道亦即正道，不损六侠的英名令誉。”当下把计策说了出来。

六怪听了，均觉未免示弱，又想就算梅超风当真武功大进，甚至黄药师亲来，那又如何？最多也不过都如张阿生一般命丧荒山便是了。马钰劝之再三，最后说到“胜之不武”的话来，柯镇恶等冲着他的面子，又感念他对郭靖的盛情厚意，终于都答允了。

各人饱餐之后，齐向悬崖而去。马钰和郭靖先上。朱聪等见马钰毫不炫技逞能，跟在郭靖之后，慢慢的爬上崖去，然见他步法稳实，身形端凝，显然功力深厚，均想：“他功夫决不在他师弟丘处机之下，只是丘处机名震南北，他却没无闻，想来是二人性格不同使然了。”马钰与郭靖爬上崖顶之后，垂下长索，将六怪逐一吊上崖去。

六怪检视梅超风在崖石上留下的一条条鞭痕，尽皆骇然，这时才全然信服马钰确非危言耸听。

八人在崖顶盘膝静坐，眼见暮色罩来，四野渐渐沉入黑暗之中，又等良久，已是亥末子初。韩宝驹焦躁起来，道：“怎么她还未来？”柯镇恶道：

“嘘，来啦。”众人心里一凛，侧耳静听，却是声息全无。这时梅超风尚在数里之外，柯镇恶耳朵特灵，这才听到。

那梅超风身法好快，众人极目下望，月光下只见沙漠上有如一道黑烟，滚滚而来，转瞬间冲到了崖下，跟着便迅速之极的攀援而上。朱聪向全金发和韩小莹望了一眼，见两人脸色惨白，神色甚为紧张，想来自己也必如此。

过不多时，梅超风纵跃上崖，她背上还负了一人，但软软的丝毫不动，不知是死是活。

郭靖见那人身上穿了黑狐皮短裘，似是华筝之物，凝神再看，却不是华筝是谁？不由得失声惊呼，嘴巴甫动，妙手书生朱聪眼明手快，伸过来一把按住，朗声说道：“梅超风这妖孽，只要撞在我丘处机手里，决不与她干休！”

梅超风听得崖顶之上竟有人声，已是一惊，而听朱聪自称丘处机，还提及她的名字，更是惊诧，当下缩身在崖石之后倾听。马钰和江南六怪看得清清楚楚，虽在全神戒备之中，也都不禁暗自好笑。郭靖却悬念华筝的安危，心焦如焚。

韩宝驹道：“梅超风把白骨骷髅阵布在这里，待会必定前来，咱们在这里静候便了。”

梅超风不知有多少高手聚在这里，缩于石后，不敢稍动。

韩小莹道：“她虽然作恶多端，但全真教向来慈悲为怀，还是给她一条自新之路吧。”朱聪笑道：“清静散人总是心肠软，无怪师父一再说你成道容易。”

全真教创教祖师王重阳门下七子，武林中见闻稍广的无不知名：大弟子丹阳子马钰，二弟子长真子谭处端，以下是长生子刘处玄、长春子丘处机、王阳子王处一、广宁子郝大通，最末第七弟子清静散人孙不二，则是马钰出家以前所娶的妻子。

韩小莹道：“谭师哥你说怎样？”南希仁道：“此人罪不容诛。”朱聪道：“谭师哥，你的指笔功近来大有精进，等那妖妇到来，请你出手，让众兄弟一开眼界如何？”南希仁道：“还是让王师弟施展铁脚功，踢她下崖，摔个身魂俱灭。”

全真七子中丘处机威名最盛，其次则属玉阳子王处一。他某次与人赌胜，曾独足趾立，凭临万丈深谷之上，大袖飘飘，前摇后摆，只吓得山东河北数十位英雄好汉目迷神眩，挤舌不下，因而得了个“铁脚仙”的名号。他洞居九年，刻苦修炼，丘处机对他的功夫也甚佩服，曾送他一首诗，内有“九夏迎阳立，三冬抱雪眠。”等语，描述他内功之深。

马钰和朱聪等你一言我一语，所说的话都是事先商酌好了的。柯镇恶曾与黑风双煞说过几次话，怕她认出声音，始终一言不发。

梅超风越听越惊，心想，“原来全真六子全部在此，单是一个牛鼻子，我就未必能胜，何况六子聚会？我行藏一露，哪里还有性命？”

此时皓月中天，照得满崖通明。朱聪却道：“今晚乌云密布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大家可要小心了，别让那妖妇乘黑逃走。”梅超风心中窃喜：“幸好黑漆一团，否则他们眼力厉害。只怕早就见到我了。谢天谢地，月亮不要出来。”

郭靖一直望着华筝，忽然见她慢慢睁开眼来，知她无恙，不禁大喜，双手连摇，叫她不要作声，华筝也见到了郭靖，叫道：“快救我，快救我！”郭靖大急，叫道：“别说话！”

梅超风这一惊决不在郭靖之下，立即伸指点了指华筝的哑穴，心头疑云大起。

全金发道：“志平，刚才是你说话来着？”郭靖扮的是小道士尹志平的角色，说道：“弟子……弟子……”朱聪道：“我好似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。”郭靖忙道：“正是。”

梅超风心念一动：“全真七子忽然来到大漠，聚在这荒僻之极的悬崖绝顶，哪有如此巧事？莫非有人欺我目盲，故布疑阵，叫我上当？”

马钰见她慢慢从岩石后面探身出来，知她已起疑心，要是她发觉了破绽，立即动手，自己虽然无碍，华筝性命必定不保，六怪之中只怕也有损折，不觉十分焦急，只是他向无急智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朱聪见梅超风手中提了一条银光闪耀的长鞭，慢慢举起手来，眼见就要发难，朗声说道：“大师哥，你这几年来勤修师父所传的‘金关玉锁二十四诀’，定是极有心得，请你试演几下，给我们见识见识如何？”

马钰会意，知道朱聪是要他立显功夫以折服梅超风，当即说道：“我虽为诸同门之长，但资质愚鲁，怎及得上诸位师弟？师父所传心法，说来惭愧，我所能领会到的实是十中不到一二。”一字一语的说来，中气充沛之极，声音远远传送出去。他说话平和谦冲，但每一个字都震得山谷鸣响，最后一句话未说完，第一句话的回声已远远传来，夹着崖顶风声，真如龙吟虎啸一般。

梅超风听得他显了如此深湛的内功，哪里还敢动手，慢慢缩回岩后。

马钰又道：“听说那梅超风双目失明，也是情有可悯，要是她能痛改前非，决不再残害无辜，也不再去和江南六怪纠缠，那么咱们就饶她一命吧。何况先师当年，跟桃花岛主也互相钦佩。丘师弟，你跟江南六怪有交情，你去疏通一下，请他们不要再找梅超风情算旧帐。两家既往不咎，各自罢手。”这番话却不再蕴蓄内力，以免显得余人功力与他相差太远，朱聪接口道：“这倒容易办到，关键是在那梅超风肯不肯改过。”

突然岩后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多谢全真六子好意，我梅超风在此。”说着长出身形。

马钰本拟将她惊走，望她以后能痛悟前非，改过迁善，不意这铁尸艺高胆大，竟敢公然露面，倒大非始料所及。又听梅超风道：“我是女子，不敢向各位道长请教。久仰清静散人武术精湛，我想领教一招，”说着横鞭而立，静待韩小莹发声。

这时郭靖见华筝横卧地下，不明生死，他自小与拖雷、华筝兄妹情如手足，哪里顾得梅超风的厉害，忽地纵身过去，扶起华筝。梅超风左手反钩，已拿住他的左腕。郭靖跟马钰学了两年玄门正宗内功，周身百骸已有自然之劲，当下右手急送，将华筝向韩小莹掷去，左手力扭回夺，忽地挣脱。梅超风手法何等快捷，刚觉他手腕滑开，立即又是向前擒拿，再度抓住，这次扣住了他脉门，使他再也动弹不得，厉声喝道：“是谁？”

朱聪叫道：“志平，小心！”郭靖被她抓住，心下大为慌乱，正想脱口而出：“我是郭靖。”听得二师父这句话，才道：“弟子长春……长春真人门下尹……尹志平。”这几个字他早已念三四十遍，这时惶急之下，竟然说来还是结结巴巴。

梅超风心想：“他门下一个少年弟子，内功竟也不弱，不但在我掌底救得了人去，第一次给我抓住了又居然能够挣脱。看来我只好避开了。”当下哼了一声，松开手指。

郭靖急忙逃回，只见左腕上五个手指印深嵌入肉，知她心有所忌，这一抓未用全力，否则自己手腕早已被她捏断，思之不觉骇然。

这一来，梅超风却也不敢再与假冒孙不二的韩小莹较艺，忽地心念一动，朗声道：“马道长，‘铅汞谨收藏’，何解？”马钰顺口答道：“铅体沉坠，以比肾水；汞性流动，而拟心火。‘铅汞谨收藏’就是说当固肾水，息心火，修息静功方得有成。”梅超风又道：“‘姹女婴儿’何解？”马钰猛地省悟她是在求教内功秘诀，大声喝道：“邪魔外道，妄想得我真传。快走快走！”梅超风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多谢道长指点。”倏地拔起身子，银鞭在石上一卷，身随鞭落，凌空翻下崖顶，身法之快，人人都觉确是生平仅见。

各人眼见她顺着崖壁溜将下去，才都松了一口气，探首崖边，但见大漠上又如一道黑烟般滚滚而去。倏来倏去，如鬼如魅，虽已远去，兀自余威慑人。

马钰解开华箜等穴道，让她躺在石上休息。

朱聪谢道：“十年不见，不料这铁尸的功夫已练到这等地步，若不是道长仗义援手，我们师徒七人今日难逃大劫。”马钰谦逊了几句，眉头深蹙，似有隐忧。朱聪道：“道长如有未了之事，我兄弟虽然本事不济，当可代供奔走之役，请道长不吝差遣。”

马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贫道一时不察，着了这狡妇的道儿。”各人大惊，齐问：“她竟用暗器伤了道长吗？”马钰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她刚才问我一句话，我匆忙间未及详虑，顺口回答，只怕成为日后之患。”众人都不明其意。

马钰道：“这铁尸的外门功夫，已远在贫道与各位之上，就算丘师弟与王师弟真的在此，也未必定能胜得了她，桃花岛主有徒如此，真乃神人也。只是这梅超风内功却未得门径。不知她在哪里偷听到了一些修炼道家内功的奥秘，却因无人指点，未能有成。适才她出我不意所问的那句话，必是她苦思不得其解的疑难之一。虽然我随即发觉，未答她第二句话，但是那第一句话，也已能使她修习内功时大有精进，”韩小莹道：“只盼她顿悟前非，以后不再作恶。”马钰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否则她功力一深，再作恶起来，那是更加难制了，唉，只怪我糊涂，没防人之心。”过了一会，又沉吟道：“桃花岛武功与我道家之学全然不同，可是梅超风所问的两句，却纯是道家的内功，却不知何故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华箜“啊”的一声，从石上翻身坐起，叫道：“郭靖，爹爹不信我的话，已到王罕那里去啦。”郭靖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他怎么不信？”

华箜道：“我对他说，桑昆叔叔和札木合叔叔要谋害他。他哈哈大笑，说我不肯嫁给都史，胆敢捏造谎话骗他。我说是你亲耳听来的，他更加不信，说道回来还要罚你。我见他带了三位哥哥和几队卫兵去了，忙来找你，哪知道半路上给那瞎婆娘抓住了。她是带我来见你吗？”众人心想：“要是我们不在这里，你脑袋上早已多了五个窟窿了。”

郭靖急问：“大汗去了有多久啦、”华箜道：“好大半天啦。爹爹说要尽快赶到，不等天明就动身，他们骑的都是快马，这会儿早去得老远了。桑昆叔叔真要害爹爹吗？那怎么办？”说着哭了起来。郭靖一生之中初次遇到重大难事，登时彷徨无策。

朱聪道：“靖儿，你快下去，骑小红马去追大汗，就算他不信你的话，也情他派人先去查探明白。华箜，你去请你拖雷哥哥赶快集兵，开上去救你爹爹。”

郭靖连声称是，抢先下崖。接着马钰用长索缚住华筝，吊了下去。

郭靖急奔回他母子所住的蒙古包旁，跨上小红马，疾驰而去。

这时晨曦初现，残月渐隐，郭靖心中焦急异常：“只怕大汗进了桑昆的埋伏，那么就是赶上也没用了。”

那小红马神骏绝伦，天生喜爱急驰狂奔，跑发了性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高兴，到后来在大草原上直如收不住了脚。郭靖怕它累倒，勒缰小休，它反而不愿，只要缰绳一松，立即欢呼长嘶，向前猛冲。这马虽然发力急驰，喘气却也并不如何加剧，似乎丝毫不见费力。这般大跑了两个时辰，郭靖才收缰下马稍息，然后上马又跑，再过一个多时辰，忽见远处草原上黑压压的列着三队骑兵，瞧人数是三个千人队，转眼之间，红马已奔近队伍。

郭靖看骑兵旗号，知是王罕的部下，只见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严阵戒备，心中暗暗叫苦：“大汗已走过了头，后路给人截断啦。”双腿一夹，小红马如箭离弦，呼的纵出，四蹄翻腾，从队伍之侧飞掠而过。带队的将官大声喝阻，一人一骑早去得远了。

郭靖不敢停留，一连又绕过了三批伏兵，再奔一阵，只见铁木真的白毛大纛高举在前，数百骑人马排成了一列，各人坐骑得得小跑，正向北而行。郭靖催马上前，奔到铁木真马旁，叫道：“大汗，快回转去，前面去不得！”

铁木真愕然勒马，道：“怎么？”郭靖把前晚在桑昆营外所见所闻、以及后路已被人截断之事说了。铁木真将信将疑，斜眼瞪视郭靖，瞧他是否玩弄诡计，心想：“桑昆那厮素来和我不睦。但王罕义父正在靠我出力，札木合义弟和我又是生死之交，怎能暗中算计于我？难道当真是那人金国的六太子从中挑拨？”

郭靖见他有不信之意，忽道：“大汗，你派人向来路查探便知。”

铁木真身经百战，自幼从阴谋诡计之中恶斗出来，虽觉王罕与札木合联兵害他之事绝无可能，但想：“过份小心，一千次也不打紧；莽撞送死，一次也大多了！”当下吩咐次子察合台与大将赤老温：“回头哨探！”两人放马向来路奔去。

铁木真察看四下地势，发令：“上土山戒备！”他随从虽只数百人，但个个是猛将勇士，不等大汗再加抬点，各人驰上土山，搬石掘土，做好了防箭的挡蔽。

过不多时，南边尘头大起，数千骑急赶而来，烟尘中察合台与赤老温奔在最前。哲别目光锐利，已望见追兵的旗号，叫道：“真的是王罕军马。”这时追兵分成几个百人队，四下兜截，要想包抄察合台和赤老温。两人伏在鞍上，挥鞭狂奔。

哲别道：“郭靖，咱俩接应他们去。”两人纵马驰下土山，郭靖跨下那红马见是冲向马群，兴发飞驰，转眼间到了察合台面前。郭靖嗖嗖三箭，把三名最前的追兵射倒，随即纵马疾冲，拦在两人与追兵之间，翻身一箭，又射死了一名追兵。此时哲别也已赶到，他箭术更精，连珠箭发，当者立毙。但追兵势大，眼见如潮水般涌来，哪里抵挡得住了

察合台与赤老温也各翻身射了数箭，与哲别、郭靖都退上了土山，铁木真和博尔朮、朮赤等个个箭无虚发，追兵一时倒不敢逼近。

铁木真站在土山上瞭望，过得约莫挤两桶牛乳时分，只见东南西北四方，王罕部下一队队骑兵如乌云般涌来，黄旗下一人乘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正是王罕的儿子桑昆。铁木真知道万难突出重围，目下只有权用缓兵之计，高声叫

道：“请桑昆义弟过来说话。

桑昆在亲兵拥卫下驰近土山，数十名军士挺着铁盾，前后护住，以防山上冷箭，桑昆意气昂扬，大声叫道：“铁木真，快投降罢。”铁木真道：“我甚么地方得罪了王罕义父，你们发兵攻我？”桑昆道：“蒙古人世代代，都是各族分居，牛羊牲口一族共有，你为甚么违背祖宗遗法，想要各族混在一起？我爹爹常说，你这样做不对。”

铁木真道：“蒙古人受大金国欺压。大金国要我们年年进贡几万头牛羊马匹。难道应该的吗？大家给大金国逼得快饿死了。叫们蒙古人只要不是这样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为甚么要怕大金国？我和义父王罕素来和好，咱们两家并无仇怨，全是大金国从中挑拨。”

桑昆部下的士卒听了。人人动心，都觉他说得有理。铁木真又道：“蒙古人个个是能干的好战士，咱们干甚么不去拿金国的金银财宝？干么要年年进献牲口毛皮给他们？蒙古人中有的勤勉放牧牛羊，有的好吃懒做，为甚么要勤劳的养活懒惰的？为甚么不让勤劳的多些牛羊？为甚么不让懒惰的人饿死？”

蒙古当时是氏族社会，牲口归每一族公有，近年来牲口日繁，财物渐多，又从中原汉人处学到使用铁制器械，多数牧民切盼财物私有。战士连年打仗，分得的俘虏财物，都是用性命去拼来的，更不愿与不能打仗的老弱族人共有。因此铁木真这番话。众战士听了个个暗中点头。

桑昆见铁木真煽惑自己部下军心，喝道：“你立刻抛下弓箭刀枪投降！否则我马鞭一指，万弩齐发，你休想活命！”

郭靖见情势紧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见山下一个少年将军。铁甲外披着银灰貂裘，手提大刀，跨下骏马来往驰骋，耀武扬威，定睛看时，认得是桑昆的儿子都史。郭靖幼时曾和他斗过，这人当年要放豹子吃了拖雷，是个大大的坏小子。他丝毫不明白王罕、桑昆、礼木合等何以要图谋铁木真，心想王罕和铁木真素来如父子一般，必是都史这坏人听信了大金国六太子的话，从中说大批谎话害人，我去将他捉来，逼他承认说谎，那么王罕、桑昆他们就可明白真相。和铁木真大汗言归于好，于是双腿一夹，胯下小红马疾冲下山。

众兵将一怔之间，那红马来得好快，已从人丛中直冲到都史身边。

都史挥刀急砍，郭靖矮身伏鞍，大刀从头顶掠过，右手伸出，已扣住都史左腕脉门，这一扣是朱聪所传的分筋错骨手，都史哪里还能动弹？被他顺手一扯，提过马来。就在此时，郭靖只觉背后风声响动，左臂弯过，向两柄刺来的长矛上格去，喀的一声，双矛飞上半空。他右膝头在红马颈上轻轻一碰，小红马已知主人之意，回头奔上土山，上山之快，竟不逊于下山时的急驰如飞，山下众军官齐叫：“放箭！”郭靖举起都史，挡在身后。众军士怕伤了小主，哪敢扯动弓弦？郭靖直驰上山，把都史往地下一掷，叫道：“大汗，定是这坏小子从中捣鬼，你叫他说出来。”铁木真大喜，铁枪尖指在都史胸前，向桑昆叫道：“叫你部下迟开一百丈。”

桑昆见爱子被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从众军之中擒去，又气又急。只得依言撤下军马，命部下用大车结成圆圈，在土山四周密密层层的圈了七八重，这样一来，铁木真坐骑再快，也必无法冲出。

这边山上铁木真连声夸奖郭靖，命他用腰带将都史反背缚起。

桑昆接连派了三名使者上山谈判，命铁木真放出都史，然后投降，就可

饶他性命。铁木真每次都使使者割了双耳逐下山去。

僵持多时，太阳在草原尽头隐没。铁木真怕桑昆乘黑冲锋，命各人不可丝毫怠忽。

守到半夜，忽见一人全身白衣，步行走到山脚边，叫道：“我是札木合，要见铁木真义兄说话。”铁木真道：“你上来吧。”札木合缓步上山，见铁木真凛然站在山口，当即抢步上前，想要拥抱。铁木真擦的一声拔出佩刀，厉声道：“你还当我是义兄吗？”

札木合叹了一口气，盘膝坐下，说道：“义兄，你已是一部之上，何必更要雄心勃勃，想要把所有的蒙古人联在一起？”铁木真道：“你侍怎样？”札木合道：“各部各族的族长们都说，咱们祖宗已这样过了几百年，铁木真汗为甚么要改变旧法？上天也不容许。”

铁木真道：“咱们祖宗阿兰豁雅夫人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她的五个儿子不和，她煮了腊羊肉给他们吃，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箭，叫他们折断，他们很容易就折断。她又把五支箭合起来叫他们折断。五个人轮流着折，谁也不能折断。你记得她教训儿子的话吗？”札木合低声道：“你们如果一个个分散，就像一支箭似的会给任何人折断，你们如果同心协力，那就像五支箭似的坚固，不会给任何人折断。”铁木真道：“好，你还记得。后来怎样？”札木合道：“后来她五个儿子同心协力，创下好大的基业。成为蒙古人的族祖。”铁木真道：“是啊！咱俩也都是英雄豪杰，干么不把所有的蒙古人都集合在一起？自己不要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大家同心协力的把大金国灭掉。”札木合惊道：“大金国兵多将广，黄金遍地，粮如山积，蒙古人怎能惹他？”

铁木真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你是宁可大家受大金国欺压的了？”札木合道：“大金国也没欺压咱们。大金国皇帝封了你做招讨使。”铁木真怒道：“初时我也还当大金国皇帝是好意，哪知他们贪得无厌，向咱们征索越来越厉害，要了牛羊，又要马匹，现今还要咱们派战士帮他打仗。大宋隔得咱们这么远，就算灭了大宋，占来的土地也都是大金的，咱们损伤战士有甚么好处？牛羊不吃身边的青草，却翻山过去啃沙子，哪有这样的蠢事？咱们要打，只打大金。”

札木合道：“王罕和桑昆都不肯背叛大金。”铁木真道：“背叛，哼，背叛！那么你呢？”札木合道：“我来求义兄不要发怒，把都史还给桑昆。由我担保，桑昆一定放你们平安回去。”铁木真道：“我不相信桑昆，也不相信你。”札木合道：“桑昆说，一个儿子死了，还可再生两个；一个铁木真死了，世上就永没铁木真了！不放都史，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”铁木真深知桑昆和札木合的为人，若是落入他二人手中，必然不幸，倘若王罕亲自领军，投降后尚有活命之望，当下个刀在空中呼的一声，劈了一刀，厉声叫道：“宁战死，不投降！世上只有战死的铁木真，没有投降敌人的铁木真！”

札木合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你把夺来的牛羊俘虏分给军士，说是他们的私产，不是部族公有。各族族长都说你的做法不对，不合祖规。”铁木真厉声道：“可是年轻的战士们个个都欢喜，族长们见到夺来的珍贵财物，说设法子公平分给每一个人，于是就自己要了，拼命打仗的战士都感到气忿。咱们打仗，是靠那些又糊涂又贪心的族长呢，还是靠年轻勇敢的战士？”札木合道：“铁木真义兄，你一意孤行，不听各部族长的话，可别说我忘恩负义。这些日子来，你不断派人来诱惑我部下，要他们向你投靠，说你的部属打仗时夺来的财物都是自有，不必大伙儿摊分。你当我不知吗？”

铁木真心想：“你既已知道此事，我跟你更是永无和好之日。”从怀内摸出一个小包，掷在札木合身前，说道：“这是咱们三次结义之时你送给我的礼物，现今你收回去罢。待会你拿钢刀斩在这里。”说着伸手在自己脖子里作势一砍，说道：“杀的只是敌人，不是义兄。”叹道：“我是英雄，你也是英雄，蒙古草原虽大，却容不下两个英雄。”札木合抬起小包，也从怀里掏出一个革制小囊，默默无言的放在铁木真脚边，转身下山。

铁木真望着他的背影，良久不语，当下慢慢打开皮囊，倒出了幼时所玩的箭头牌石，从前两个孩子在冰上同玩的情景，一幕幕的在心头涌现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用佩刀在地下挖了一个坑，把结义的几件礼物埋在坑里。

郭靖在一旁瞧着，心头也很沉重，明白铁木真所埋葬的实是一份心中最宝贵的友情。

铁木真站起身来，极目远眺，但见桑昆和札木合部下所燃点的火堆，犹如天上繁星般照亮了整个草原，声势甚是浩大。

他出了一会神，回过头来，见郭靖站在身边，问道：“你怕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在想我妈，”铁木真道：“嗯，你是勇士，是极好的勇士。”指着远处点点火光，说道：“他们也都是勇士。咱们蒙古人有这么多好汉，但大家总是不断的互相残杀。只要大家联在一起，”眼睛望首远处的天边，昂然道：“咱们能把青天所有覆盖的地方……都做蒙古人的牧场！”

郭靖听着这番抱负远大、胸怀广阔的说话，对铁木真更是五体投地的崇敬，挺胸说道：“大汗，咱们能战胜，决不会给胆小卑鄙的桑昆打败。”

铁木真也是神采飞扬的，说道：“对，咱们记着今儿晚上的话，只要咱们这次不死，我以后把你当亲儿子一般看待。”说着将郭靖抱了一抱。

说话之间，天色渐明，桑昆和札木合队伍中号角呜呜吹动。

铁木真道：“救兵不来啦，咱们今日就战死在这土山之上。”只听得敌军中兵戈铿锵，马鸣萧萧，眼见就要发动拂晓攻击。郭靖忽道：“大汗，我这匹红马脚力快极，你骑了回去，领兵来打，我们在这里挡住敌兵。”铁木真微笑，伸手抚了抚他头，说道：“铁木真要是肯抛下朋友部将，一人怕死逃走，那便不是你们的大汗了。”郭靖道：“是，大汗，我说错了。”铁木真与三子、诸将及亲兵伏在土堆之后，箭头瞄准了每一条上山的路径。

过了一阵，一面黄旗从桑昆队伍中越众而出，旗下三人连辔走到山边，左是桑昆，右是札木合，中间一人赫然是大金国的六王子赵王完颜洪烈，他金盔金甲，左手拿着挡箭的金盾，叫道：“铁木真，你胆敢背叛大金吗？”

铁木真的长子朮赤对准了他嗖的一箭，完颜洪烈身旁纵出一人，一伸手把箭绰在手中，身手矫捷之极。完颜洪烈喝道：“去将铁木真擒来，”四人应声扑上山来。

郭靖不觉一惊，见这四人使的都是轻身功夫，竟是武术好手，并非寻常战士。四人奔到半山，哲别与博尔术等连珠箭如雨射下，都被他们用软盾挡开。郭靖暗暗心惊：“我们这里虽都是大将勇士，但决不能与武林的好手相敌，这如何是好？”

一个黑衣中年男子纵跃上山，窝阔台挺刀拦住。那男子手一扬，一支袖箭打在他项颈之上，随即举起单刀砍下，忽觉白刃闪动，斜刺里一剑刺来，直取他的手腕，竟是又狠又准。那人吃了一惊，手腕急翻，退开三步，瞧见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年仗剑挡在窝阔台的身前。他料不到铁木真部属中竟也有精通剑术之人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留下姓名。”说的却是汉语。

郭靖道：“我叫郭靖。”那人道：“没听说过！快投降吧。”郭靖游目四顾，见其余三人也已上山，正与赤老温、博尔忽等短兵相接，白刃肉搏，当即挺剑向那单刀的刺去。那人横刀挡开，刀厚力沉，与郭靖斗在一起。

桑昆的部众待要随着冲上，木华黎把刀架在都史颈里，高声大叫：“谁敢上来，这就是一刀！”桑昆很是焦急，对完颜洪烈道：“六王爷，叫他们下来吧，咱们再想别法！别伤了我孩儿。”完颜洪烈微笑道：“放心，伤不了。”他有心要令铁木真杀了都史，让这两部蒙古人从此结成死仇。

桑昆的部众不敢上山，完颜洪烈手下四人却已在山上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激烈。

郭靖展开韩小莹所授的“越女剑法”。剑走轻灵，与那使单刀的交上了手。数招一过，竟是迭遇凶险，那人刀厚力沉，招招暗藏内劲，实非庸手。江南六怪的武功既杂，见闻又广，平日早将武林各家各派主要的招数与郭靖拆解过了，但这人刀法自成一格，眼见他自右劈来，中途不知怎么一转，刃锋却落在左边。郭靖不住倒退，又拆数招，忽然心念一动：“大师父常说，交手时要制人而不可受制于人，现今我竭力招架，岂非受制于人？”见他举刀砍来，竟自不避，右足曲为前弓，左手捏着剑诀，右手平膀顺时，横剑向敌人急推，正是“十万横磨”之势。

那人见他似乎情急拼命，使的是两败俱伤的打法，倒是一惊，急忙回刀。郭靖硬争先手，这一下得了势，哪肯再松，长剑晃动，青光闪闪，剑尖在敌人身边刺来划去，招招不离要害。那人被他一轮急攻，倒闹了个手忙足乱。

这时他三个同伴已将铁木真手下的将领打倒了四五人，见他落在下风，一个提着大枪纵身而上，叫道：“大师哥，我来助你。”那使单刀的自恃是武林好手，由完颜洪烈以重金聘来，今日首次出马，在千军之前、众目腰腰之下，怎能对一个后生小辈认输？怎肯让师弟上前相助？喝道：“你在旁瞧瞧，看看大师兄的手段。”

郭靖乘他说话分心，左膝一低，曲时竖肱，一招“起凤腾蛟”。刷的一声，剑尖猛撩上来。那人向后急避，左袖已被剑锋划破，那使花枪的笑道：“来瞧大师哥的手段啊！”语气中竟是颇有幸灾乐祸之意，似乎殊以大师兄落败出丑为喜。

哲别等这时都围在铁木真周围保护。冲上来的四人中余下两个一使铁鞭，一人使一对短斧，见这些蒙古将军各挺长矛，威风凛凛的聚在一起，倒也不敢贸然相攻，听得二师哥叫唤，心想反正这些人逃不了，不如先瞧瞧热闹再说，当下纵身过来，三人站成一排，袖手看大师哥与郭靖相斗。

那使单刀的跳出圈子，喝道：“你是谁的门下？为甚么在这里送死？”郭靖横剑捏诀，学着师父们平日所教的江湖口吻，说道：“弟子是江南七侠门下，请教四位大姓高名。”这两句话他学了已久，这时第一次才对人讲，危急之中，居然并未忘记，只是把“高姓大名”说得颠倒了。那使单刀的向三个师弟望了一眼，转头说道：“我们姓名，说来谅你后生小辈也不知道，看刀！”挥刀斜劈下来。

郭靖和他打了这一阵，已知他功力在自己之上，但七师父所传剑法极为精奇，锋锐处敌人也十分忌惮，当下仍取抢攻，不向后退，见敌刀砍到，右足反而绕前避过，“探海斩蛟”，回锋下插，径攻敌人下盘，两人一搭上手，转眼间又拆了二三十招。这时山下数万兵将、山上铁木真诸人与攻上来的三人，个个目不转瞬的凝神观战，那使单刀的一心要阵前显威，好叫大金六太

子另眼相看，抖擞精神，把一柄刀使得呼呼风响，眼见久斗不下，心中焦躁起来，刀法愈来愈狠，忽地横刀猛砍，向郭靖腰里斫来。郭靖身子拗转，“翻身探果”，撩向敌臂。那人眼见对手不避，反而回攻，心中大喜，心想待你剑到，我的刀早已砍进你身子之中了，当下并不变招，顺势力斫，眼见刀锋及于敌腰。哪知郭靖内功已有根基，下盘不动，上盘不避，就是将腰向左一挪，斗然移开半尺，右手送出，一剑刺在那人胸口。

那人狂叫一声，撒手抛刀，猛力挥掌把郭靖的长剑打落在地，这一剑便只刺入胸口半寸，总算逃得性命，但手掌却已在剑锋上割得鲜血淋漓，急忙跳开。

郭靖这一剑本可取他性命，终因经验不足，未能得手，心中暗呼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忙俯身把敌人的单刀抢在手里，只听背后风响，哲别叫道：“小心后面！”郭靖也不回身，后腿向后反踢，踢开刺来的枪杆，乘势一刀撩向敌手，这招正是南希仁所授外家“南山刀法”中的“燕子入巢”。这一腿踢出时眼睛不见，只要部位稍有不准，敌枪早已插入背心。这一踢却是他练了几百遍才练成的。

那使枪的喝一声：“好！”枪上红缨一震，抖起个碗大枪花，当胸刺到。郭靖一个“带醉脱靴”，挺刀挂开，飞起右脚，踢向敌人手腕。

那人只道郭靖剑法有独得之秘，眼见他长剑脱手，忙抢上来动手，存心要捡个便宜，不料他武学甚广，非拘一路，使起刀来也是颇为熟练，见郭靖飞脚踢来，双手回枪里缩，郭靖踏进一步，单刀已顺着枪杆削了下来。那人在这杆枪上已用了二十多年苦功，师父又是武林中的佼佼健者，枪法实非等闲，当下盘打刺扎，红缨闪动，与郭靖打了个难解难分。

斗到分际，郭靖见敌人枪力沉猛，每一招都在想将自己单刀砸飞，招术灵动，出枪甚快，显然是想急切之间取胜，好在三军阵前扬名露脸，是以一味贪速贪巧，但数十招之后，那人枪法已渐见涩滞。郭靖把“南山刀法”使发了，已不用顾盼拟合，信手而应，纵横前后，悉逢肯綮。只见他刀光闪闪，劈刺截扫，斩削砍剁，越斗越是凌厉，四人中的大师兄本是单刀名家，在旁也看得暗暗心惊。

酣斗中那人挺枪当胸刺来，郭靖一个“进步提篮”，左掌将枪推开。按照原来招数，推开敌枪之后，右足进步顺手一刀，但他掌心与枪杆一触到，立觉敌人抽枪竟不迅捷，他修习了两年内功，身子感应迅敏之极，远比他脑中想事为快，一觉有变，未及思索，左掌翻处，已用分筋错骨手抓住枪杆，右手单刀不斩敌身，却顺着枪杆直削下去，敌人如不撒枪，十根手指无一能保，那人使劲夺枪，竟是纹丝不动，已自吃惊，突见刀锋相距前子不到半尺，急忙松手，撒枪后退。

原来江南六怪想到杨铁心是名将杨再兴的嫡派子孙，于杨家枪法必有独到的造诣，丘处机将他子嗣访到之后，除了传授其他武功之外，对枪法一定特加注重，好教他不堕了祖宗的威名，是以南希仁在传郭靖刀法时，于一单刀破枪”之术，督促他练得滚瓜烂熟，想不到这套刀法未在嘉兴显威，已先在漠北立功。

郭靖取胜之后，精神一振，右手用力一挥，将单刀远远掷到了山下，挺枪而立。四人中的老四大声吼叫，双斧着地卷来。郭靖把枪使开了，那人双斧怎抢得进去？武学家道：“一寸长，一寸强，一分短，一分险。”凡用短兵刃的，定要抢到敌人身边肉搏，方能取胜。江南六怪既防到嘉兴比武时对

手擅用长枪，自然也命郭靖精研枪法，那是知己知彼之意。全金发秤杆的打法本从枪中脱胎而来，因此郭靖的长枪是从六师父学的。有宋一代，军中最为着重枪法，近如岳家枪法，那不必说了，北宋名将如杨业、呼延赞等都是使枪的英雄。这时郭靖所使的正是军中流传甚广的呼延枪法，那人双斧挥舞，斧口上白光闪烁，风声呼呼，却始终攻不进郭靖身旁一丈以内的圈子。

其时郭靖防身有余，但那人双斧上功力甚深，要想伤他，却也不易，再斗数合，想起六师父所授的古怪法门，突然卖个破绽。那人大喜，好容易有这良机，岂肯放过，猛喝一声，直扑到郭靖身边，双斧直上直下的砍将下来。郭靖横枪挡格，喀喀两声，枪杆已被双斧斩为三截。那人待要挥斧再斫，突觉小腹上一痛，已被郭靖一脚踢中，身子直飞出去，这时左手已收不住劲，顺势圈回，利斧竟往自己头上斫去。

四人中的三师兄急忙抢上，举起铁鞭在他斧上力架，当的一声，火星飞溅，那人利斧脱手，一交坐在地下，总算逃脱了性命，却已吓得面如土色。那人是个莽夫，一定神间，才知已然输了，怒得哇哇大叫，拾起斧头，又再扑上，郭靖手中没了兵刃，双掌一错，以空手夺白刃之法和他拼斗起来。那三师兄捉起铁鞭上前夹攻。山下蒙古众军突然大声鼓噪，呼喊怒骂。须知蒙古人生性质朴，敬重英雄好汉，眼见这四人用车轮战法轮斗郭靖已自气愤，再见二人夹击一个空子之人，实非大丈夫的行径，都高声吆喝，要那两人住手。郭靖虽是他们敌人，大家反而为他呐喊助威。

博尔忽、哲别两人挺起长刀，加入战团，对方旁观的两人也上前接战。这两位蒙古名将在战阵中斩将夺旗，勇不可当；但小巧腾挪、撕夺截打的步战功大却非擅长，仗着身雄力猛，勉强支持了数十招，终于兵刃被敌人双双砸落。

郭靖见博尔忽势危，纵身过去，发掌往使单刀的大师兄背上拍去。那人回刀截他手腕。郭靖手臂斗然缩转，回肘撞向二师兄，又解救了哲别之危。

那四人均想：“咱们四兄弟今日折在你这小子手里，以后怎能再在江湖上行走？怎能在六王子府中立足？”四人是一般的心思，决意要先杀了郭靖，当下不去理会两个蒙古将军，四人围攻郭靖。山上山下蒙古兵将呐喊叫骂，更是厉害。那四人充耳不闻，那使枪的在地下拾起一校长矛，刀矛鞭斧，齐往郭靖身上招呼。郭靖手中没了兵刃，又受这四个好手夹击，哪里抵挡得住？只得展开轻身功夫，在四人兵刃缝中穿来插去。

博尔忽扬起手中长刀，叫道：“接刀！”挥手向郭靖掷去。郭靖纵身待接，却被使铁鞭的挥鞭将刀砸飞。那使双斧的恼恨适才一踢之辱，不顾一切的双斧当地卷来。郭靖纵跃避开，但头上单刀也已砍到，身子急偏，闪过了这刀，左足喘落，正端在使斧的顶门，就在这时，右边大腿却也中了一鞭。这一下痛入骨髓，幸好铁鞭着腿时乘势一让，卸去了一半来劲，骨头未断，但足下踉跄，险些摔倒。那使斧的抛去斧头，双手合围，将郭靖两腿抱住，牢牢不放。

郭靖立足不稳，跌倒在地，眼见白光闪动，头顶刀鞭齐下，心知这次性命不保，突然间母亲、七位恩师、马任道长、义兄拖雷、义妹华筝的影子如闪电般在脑海中迅速闪过，俯身抓住那使斧的胸口，用力举起，挡在自己身上。其余三人投鼠忌器，忙收兵刃。郭靖左手扣住了敌人脉门，叫他动弹不得，右手叉住他的咽喉，自己蜷缩身子，躲在那人之下。

那三人举足往郭靖肩头脚上猛踢，郭靖置之不理，心想：“我虽死了，

也得扼死一个敌人抵数。”又在他咽喉的手更加用力。这般蛮打，已全然没了武术家数，然凭着一股刚勇狠劲，那三人一时却也奈何他不得。

哲别等见郭靖被压在底下，各挺兵刀来救。那使单刀的大师兄对两个师弟道：“你们挡住鞑子，我来杀这小杂种。”俯身下去，将刀尖对准郭靖露在外面的肩头，右手运劲，挺刀插将下去。郭靖突觉肩头疼痛，腰腿用劲，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滚开两丈。这时抱住他双腿的那人已被他又的喘气不得，晕死过去。郭靖跃起身来，眼见敌人提刀赶来，待要抵敌，右腿鞭伤甚重，立足不稳，又自跌倒，

那人挥刀砍将下来，郭靖忽然想起，伸手在腰里一带，顺势抖出，已将护身软鞭取在手中，仰天而卧，使开一路“金龙鞭法”，将各处要害防得风雨不透。马王神韩宝驹身子矮短，专研攻敌下盘的法门，郭靖此时卧地而斗，这套鞭法恰是得其所哉，使开来得心应手，那人狂呼怒骂，却也无法伤他。

拆了二十余招，晕去的人醒了转来，另外两人也杀退蒙古将领，转身再行围攻郭靖，眼见情势再紧，突然山下军伍中一阵混乱，六个人东一穿西一插，奔上山来，桑昆和札木合的部下只道又是完颜洪烈的武士，再要上去围攻郭靖，个个大声咒骂。

山上众人待要射箭阻拦，哲别眼尖，已认出原来是郭靖的师父江南六怪到了，大声叫道：“靖儿，你师父们来啦！”郭靖本已累得头晕眼花，听了这话，登时精神大振。

朱聪和全金发最先上山，见郭靖躺在地下破四人夹击，已是命在顷刻，如何不急？全金发纵身上前，秤杆掠出，同时架开了四件兵刃，喝道：“要不要脸？”四人手上同时剧震，感到敌人功力远在那少年之上，急忙跃开。朱聪将郭靖扶起，柯镇恶等也已上山。全金发骂道：“不知羞耻的匪徒，快滚下去吧。”

那使单刀的大师兄眼见众寡之势突然倒转，再动手必然不敌，但如逃下山去，那是颜面何存，如何还能在六太子府中耽下去？当下硬了头皮，问道：“六位可是江南六怪吗？”朱聪笑嘻嘻的道：“不错，四位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们是鬼门龙王门下弟子。”

柯镇恶与朱聪等本以为他们合斗郭靖，必是无名之辈，忽听他们的师父是武林中成名人物鬼门龙王沙通天，都吃了一惊。柯镇恶冷冷的道：“瞎充字号吗？鬼门龙玉是响当当的脚色，门下哪有你们这种不成器的家伙！”使双斧的抚着颈中被郭靖又起的红痕，怒道：“谁充字号来着？他是大师兄断魂刀沈青刚，这是二师兄追命枪吴青烈，那是三师兄夺魄鞭马青雄，我是丧门斧钱青健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听来倒似不假，那么便是黄河四鬼了。你们在江湖上并非无名之辈，为甚么竟自甘下贱，四个斗我徒儿一人。”

吴青烈强词夺理，道：“怎么是四个打一个？这里不是还有许多蒙古人帮着他吗？我们是四个斗他们几百个。”钱青健问马青雄道：“三师哥，这瞎子大刺刺的好不神气，是甚么家伙？”这句话说得虽轻，柯镇恶却已听见，心头大怒，铁杖在地下一撑，跃到他身旁，左手抓住他背心，提起来掷到山下。三鬼一惊，待要扑上迎敌，柯镇恶身法如风，接连三抓三掷，旁人还没看清楚怎的，三人都已被他掷向山下。山上山下蒙古兵将齐声欢呼。黄河四鬼跌得满头满脸的尘沙，个个腰酸背痛，满腔羞愧的挣扎着爬起。

便在此时，忽然远处尘头大起，似有数万人马杀奔前来，桑昆队伍阵脚登时松动。

铁木真见来了救兵，心中大喜，知道札木合治军甚严，是能干的将才，所部兵精，桑昆却是借着父亲余荫，庸碌无能，当下指着桑昆的左翼，喝道：“向这里冲！”哲别、博尔朮、朮赤、察合台四人当先冲下，远处救兵齐声呐喊。木华黎把都史抱在手里，举刀架在他项颈之中，大叫：“快让路，快让路！”

桑昆见众人冲下，正要指挥人马拦截，眼见都史这等模样，不禁呆住，心下踌躇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转眼之间，铁木真等已冲到了眼前。哲别看准了桑昆脑门，发箭射去。桑昆突见箭到，忙向左闪避，那箭正中右腮，撞下马去。众兵将见主帅落马，登时大乱。

铁木真直冲出阵，数千人呐喊追来，被哲别、博尔朮、郭靖等一阵连珠箭射开。众人且战且走，奔出数里，只见尘头起处，拖雷领兵赶到。王罕与札木合部下将士素来敬畏铁木真，初时欺他人少，待见援军大至，便纷纷勒马回转。

原来拖雷年轻，又无铁木真的令符，族长宿将都不听他的调度，只得率领了数千名青年兵将赶来。拖雷甚有智计，眼见敌兵势大，冲入救人必致覆没，于是下令在每匹马尾上缚了树枝，远远望来尘沙飞扬，不知有多少人马。铁木真整军回营，半路上遇到华箏又领了一小队军马赶来。她见众人无恙，心中大喜，咕咕咯咯的说个不停。

当晚铁木真大犒将士，却把都史请在首席坐了。众人见状，都是愤愤不平。

铁木真向都史敬了三杯酒，说道：“王罕义父、桑昆义兄对我恩重如山，双方毫无仇怨，请你回去代我请罪。我再挑选贵重礼物来送给义父义兄，请他们不要介意。你回去之后，就预备和我女儿成亲，咱两家大宴各部族长，须得好好热闹一番。你是我的女婿，也就是我儿子，今后两家务须亲如一家，不可受人挑拨离间。”

都史蒙他不杀，已是意外之喜，当下没口子的答应，只见铁木真说话时右手抚住胸口，不住咳嗽，心想：“莫非他受了伤。”果听铁木真道：“今日这里中了一箭，只怕得养上三个月方能痊愈，否则我该当亲自送你回去才是。”说着右手从胸口衣内伸了出来，满手都是鲜血。又道：“不用等我伤愈，你们就可成亲，否则……否则就等太久了。”

诸将见大汗如此懦弱，畏惧王罕，仍是要将华箏嫁给都史，都感气恼。一名千夫长的儿子是铁木真的贴身卫士，昨晚于守御土山时为桑昆部属射杀，那千夫长这时怒火冲天，拔刀要去研杀都史。铁木真立命拿下，拖到帐前，当着都史之前打了四十下军棍，直打得他全身鲜血淋漓，晕了过去。铁木真喝道：“监禁起来，三日之后，全家斩首。”

次日一早，铁木真备了两车黄金貂皮厚礼，一千头肥羊，一百匹良马，派了五十名军士护送都史回去，又派一名能言善道的使者，命他向王罕及桑昆郑重谢罪。送别之时，铁木真竟然不能乘马，躺在担架之上，上气不接下气的与都史道别。

等他去了八日，铁木真召集诸将，说道：“大家集合部众，咱们出发去袭击王罕。”诸将相顾愕然，铁木真道：“王罕兵多，咱们兵少，明战不能取胜，必须偷袭。我放了都史，赠送厚礼，再假装胸口中箭，受了重伤，那是要他们不作提防。”诸将俱都拜服。铁木真这时才下令释放那名千夫长，厚加赏赐。那千夫长听说去打王罕、桑昆，雀跃不已，伏地拜谢，求为先锋。

铁木真允了。

当下兵分三路，昼停夜宿，绕小路从山谷中行军，遇到牧人，尽数捉了随军而行，以免泄露军机。

王罕和桑昆本来生怕铁木真前来报仇，日日严加戒备，待见都史平安回来，还携来重礼，既听铁木真的使者言辞极尽卑屈，又知铁木真受了重伤，登时大为宽心，撤了守军，连日与完颜洪烈、札木合在帐中饮宴作乐。哪知铁木真三路兵马在黑夜中犹如天崩地裂般冲杀进来。王罕、札木合联军虽然兵多，但慌乱之下。士无斗志，登时溃不成军。王罕、桑昆仓皇逃向西方，后来分别为乃蛮人和西辽人所杀。都史在乱军中被马蹄踏成了肉泥。黄河四鬼奋力突围，保着完颜洪烈连夜逃回中都去了。

札木合失了部众，带了五名亲兵逃到唐努山上，那五名亲兵乘他吃羊肉时将 he 擒住，送到铁木真帐中来。

铁木真大怒，喝道：“亲兵背叛主人，这种不义之人，留着何用？”下令将五名亲兵在札木合之前斩下首级，转头对札木合道：“咱俩还是做好朋友罢？”札木合流泪道：“义兄虽然饶了我性命，我也再没脸活在世上，只求义兄赐我不流血而死，使我灵魂不随着鲜血而离开身体。”铁木真黯然良久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赐你不流血而死，把你葬在我俩幼时一起游玩的地方。”札木合跪下行礼，转身出帐。

数日之后，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各族部众，这时他威震大漠，蒙古各族牧民战士，无不畏服。王罕与札木合的部众也尽皆归附。在大会之中，众人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，称为“成吉思汗”，那是与大海一般广阔强大的意思。

成吉思汗大赏有功将士。木华黎、博尔人、博尔忽、赤老温四杰，以及哲别、者勒米、速不台等大将，都封为千夫长。郭靖这次立功极伟，竟也被封千夫长，一个十多岁的少年，居然得与诸大功臣名将并列。

在庆功宴中，成吉思汗受诸将敬酒，喝得微醺，对郭靖道：“好孩子，我再赐你一件我最宝贵的物事。”郭靖忙跪下谢赏。

成吉思汗道：“我把华箏给你，从明天起，你是我的金刀驸马。”

众将轰然欢呼，纷纷向郭靖道贺，大呼：“金刀驸马，好，好，好！”拖雷更是高兴，一把搂住了义弟不放。

郭靖却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他向来把华箏当作亲妹子一般，实无半点儿女私情，数年来全心全意的练武，心不旁骛，哪里有过丝毫绮念？这时突然听到成吉思汗这几句话，登时茫然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人见他傻楞楞的发呆，都轰然大笑起来。

酒宴过后，郭靖忙去禀告母亲。李萍沉吟良久。命他将江南六怪请来，说知此事。

六怪见爱徒得大汗器重，都向李萍道喜。李萍默然不语，忽地跪下，向六人磕下头去。六怪大惊，都道：“嫂子有何话请说，何必行此大礼？”韩小莹忙伸手扶起。

李萍道：“我孩儿承六位师父教诲，今日得以成人。小女子粉身碎骨，难报大恩大德。现下有一件为难之事，要请六位师父作主。”当下把亡夫昔年与义弟杨铁心指腹为婚之事说了，最后道：“大汗招我儿为婿，自是十分荣耀之事。不过倘若杨叔叔遗下了一个女孩，我不守约言，他日九泉之下，怎有脸去见我丈夫和杨叔叔？”

朱聪微笑道：“嫂子却不必担心。那位杨英雄果然留下了后嗣，不过不是女儿，却是男子。”李萍又惊又喜，忙问：“朱师父怎地知道？”朱聪道：“中原一位朋友曾来信说及，并盼望我们把靖儿带到江南，和那位姓杨的世兄见面，大家切磋一下功夫。”原来江南六怪于如何与丘处机赌赛的情由，始终不对李萍与郭靖说知。郭靖问起那小道士尹志平的来历，六怪也含糊其辞，不加明言。六人深知郭靖天性厚道，若是得悉杨康的渊源，比武时定会手下留情，该胜不胜，不该败反败，不免误了大事。

李萍听了朱聪之言，心下大喜，细问杨铁心夫妇是否尚在人世，那姓杨的孩子人品如何，江南六怪却均不知。当下李萍与六怪商定，由六怪带同郭靖到江南与杨铁心的子嗣会面，并设法找寻段天德报仇，回来之后，再和华箏成亲。

郭靖去向成吉思汗请示。成吉思汗道：“好，你就到南方去走一遭，把大金国六皇子完颜洪烈的脑袋给我提来。义弟札木合和我失和，在自送了性命，全因完颜洪烈这厮而起。去干这件大事，你要带多少名勇士？”他混一蒙古诸部，眼前强敌，仅余大金，料知迟早不免与之一战。他与完颜洪烈数次会面，知道此人精明能干，于己大大不利，最好能及早除去。至于他与札木合失和断义，真正原因还在自己改变祖法、分配财物以归战士私有、并劝诱札木合的部属归附于己，只是他与札木合结义多年，众所周知，此时正好将一切过错尽数推在大金国与完颜洪烈头上。

郭靖自小听母亲讲述旧事，向来对大金国十分憎恨，这次与完颜洪烈手下的黄河四鬼恶斗，又险些命丧其手，听了成吉思汗的话后，心想：“只要六位师父相助，大事必成，多带不会高来高去的勇士，反而碍事。”说道：“孩儿有六位师父同去，不必再带武士。”

成吉思汗道：“很好，咱们兵力尚弱，还不是大金国敌手，你千万不可露了痕迹。”郭靖点头答应。成吉思汗当下赏了十斤黄金，作为盘缠，又把从王罕那里抢来的金器珍宝赠了一批给江南六怪。拖雷、哲别等得知郭靖奉命南去，都有礼物赠送。拖雷道：“安答，南人说了话常常不算的，你可得小心，别上了当。”郭靖点头答应。

第三日一早，郭靖随同六位师父到张阿生墓上去磕拜了，与母亲洒泪而别，向南进发。李萍眼望着小红马上儿子高大的背影，在大漠上逐渐远去，想起当年乱军中产子的情景，不禁又是欢喜，又是心酸。

郭靖走出十余里，只见两头白雕在空中盘旋飞翔，拖雷与华箏并骑驰来送行。拖雷又赠了他一件名贵的貂裘，通体漆黑，更无一根杂毛，那也是从王罕的宝库中夺来的。华箏知道父亲已把自己终身许配给他，双颊红晕，脉脉不语。拖雷笑道：“妹子，你跟他说话啊！我不听就是。”说着纵马走开。

华箏侧过了头，想不出说甚么话好，隔了一阵，才道：“你早些回来。”郭靖点头，问道：“你还要跟我说甚么？”华箏摇摇头。郭靖道：“那么我要去了。”华箏低头不语。

郭靖从马上探过身去，伸臂轻轻的抱她一抱，驰到拖雷身边，也和他抱了抱，催马追向已经走远的六位师父。

华箏见他硬绷绷的全无半点柔情密意，既订鸳盟，复当远别，却仍与平时一般相待，心中很不乐意，举起马鞭，狂打猛抽，只把青骢马身上打得条条血痕。

郭靖顺手拖过那面“比武招亲”的锦旗，横过旗杆，挺杆直戳，跟着长身横臂，那锦旗直翻出去，罩向小王爷面门。小王爷斜身移步，枪杆起处，圆圆一团红影，枪尖上一点寒光，疾向郭靖刺到。

第七回 比武招亲

江南六怪与郭靖晓行夜宿，向东南进发，在路非止一日，过了大漠草原。

这天离张家口已不在远。郭靖初履中土，所有景物均是生平从未见，心情甚是舒畅，双腿一夹，纵马疾驰，只觉耳旁呼呼风响，房屋树木不住倒退。直到小红马一口气奔到了黑水河边，他才在路旁一家饭店歇马，等候师父。

他见小红马这次长途疾驰，肩肿旁渗出了许多汗水，心下怜惜，拿了汗巾给马抹拭，一缩手间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只见汗巾上全是殷红的血渍，再在红马右肩上一抹，也是满肩的鲜血。他吓得险些流泪，自怨这番不惜马力的大跑，这匹骏马只怕是生生的给自己毁了，抱住马颈不住的慰藉，但那马却仍是精神健旺，全无半分受伤之象。

郭靖只盼三师父韩宝驹赶快到来，好给他爱马治伤，不住伸长了脖子向来路探望，忽听得一阵悠扬悦耳的驼铃之声，四匹全身雪白的骆驼从大道上急奔而来。每匹骆驼上都乘着一个白衣男子。他一生长于大汉，可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骆驼，不觉伸长了脖子，瞪眼凝视，只见四个乘客都是二十二三岁年纪，眉清目秀，没一个不是塞外罕见的美男子。那四人跃下驼背，走进饭店，身法都颇利落。郭靖见四人一色白袍，颈中都翻出一条珍贵的狐裘，不禁瞧得呆了。

一个白衣人被郭靖看得不好意思，一阵红晕涌上脸颊，低下了头。另一个却向郭靖怒目喝道：“楞小子，瞧甚么？”郭靖一惊，忙把头转了开去，只听那四人低声说了一阵子话，齐声嘻笑，隐隐听得一人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这傻小子瞧中你啦！”

郭靖知道他们在嘲笑自己，不觉羞惭难当，耳根一阵发热，正打不定主意是否要起身走出饭店，忽见韩宝驹骑了追风黄奔到。他忙抢上去把红马肩上出血的事说了。韩宝驹奇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走到红马身旁，在马肩上抹了几把，伸手映在日光下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不是血，是汗！”郭靖一愣，道：“汗？红色的汗？”韩宝驹道：“靖儿，这是一匹千年难逢的汗血宝马啊。”

郭靖听说爱马并非受伤，心花怒放，道：“三师父，怎么马儿的汗跟血一样？”韩宝驹道：“我曾听先师说道，西域大宛有一种天马，肩上出汗时殷红如血，肋如插翅，日行千里。然而那只是传说而已，谁都没有见过，我也不大相信，不料竟会给你得到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柯镇恶等也已驰到。朱聪饱读诗书，摇头晃脑的说道：“那在史记和汉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。当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，在大宛国贰师城见了汗血宝马，回来奏知汉武帝。皇帝听了，欣羨异常，命使者带了黄金千斤，又铸了一匹与真马一般大的金马，送到大宛国去，求换一匹汗血宝马。那大宛国王言道：‘贰师天马，乃大宛国宝，不能送给汉人。’那汉使自居是天朝上国的使者，登时大怒，在大宛王朝廷上出口无状，椎破金马。大宛王见汉使无礼，命人杀死使者，将黄金和金马都夺了去。”

郭靖“啊”了一声，见朱聪举碗喝茶，忙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四个白衣人也出了神，侧耳倾听朱聪讲宝马的故事。

朱聪喝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三弟，你是养马名家，可知道那宝马从何而来？”韩宝驹道：“我曾听先师说，那是家马与野马交配而生。”朱聪道：

“不错，据史书上说，贰师城附近有一座高山。山上生有野马，奔跃如飞，无法捕捉。大宛国人生了一个妙计，春天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。野马与母马交配了，生下来就是汗血宝马了。靖儿，你这匹小红马，只怕是从大宛国万里而来的呢。”

韩小莹要听故事，问道：“汉武帝得不到宝马，难道就此罢手了不成？”

朱聪道：“他怎肯罢手？当下发兵数万，令大将李广利统率，到大宛国贰师城取马，为了志在必得，把李广利封为贰师将军。但从长安到大宛国，西出嘉峪关后一路都是沙漠，无粮无水，途中士兵死亡枕藉，未到大宛，军队已只剩下了三成。李广利兵困马乏，一战不利，退回敦煌，向皇帝请援。汉武帝大怒，命使者带剑守在玉门关，下旨言道：远征兵将，有敢进关者一概斩首。李广利进退不得，只得留在敦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只听得驼铃悠扬，又有四人骑了白骆驼到来，下驼进店。郭靖见这四人也都是身披白袍、颈围貂裘的美貌少年。更感惊奇。这四人与先前四人坐在一桌，要了饭菜。

朱聪继续讲下去：“汉武帝心想，宝马得不到，还丧了数万士卒，岂不是让外国看轻了我大汉天子？于是大发边骑，一共二十余万人，牛马粮草，不计其数，还怕兵力不足，又下旨令全国犯罪小吏、赘婿、商人，一概从军出征，弄得天下骚然。还封了两名著名的马师做大官，一个官拜驱马校尉，一个官拜执马校尉，只待破了大宛，选取骏马。六弟，汉朝重农轻商，你若生在汉武帝时可就倒了大霉，三弟却可官拜驱马校尉、执马校尉了，哈哈！”

韩小莹问道：“赘婿又犯了甚么罪？”

朱聪道：“若不是贫穷无告之人，谁肯去做赘婿？强征赘婿去远征，便是欺压穷人了。那李广利带了大军，围攻大宛城四十余日，杀死大宛兵将无数。大宛的众贵人害怕了，斩了国王的头投降，献出宝马。李广利凯旋回京，皇帝大喜，封他为海西侯，军官各有封赏。为了这几匹汗血宝马，天下不知死了多少人，耗费了多少钱财。当日汉武帝大宴群臣，做了一首天马之歌，说道：大一贡兮天下，露赤汗兮沫流赭，骋容与兮跼万里，今安匹兮龙与友！’这诗是说，只有天上的龙，才配与这天马做朋友呢。”

八个白衣人听他说着故事，不住转头打量门外的小红马，脸上满是欣羡之色。

朱聪道：“殊不知这大宛天马的骁健，全由野马而来。汉武帝以倾国之力得了几匹汗血宝马，但没贰师城外高山上的野马与之交配，传了数代，也就不怎么神骏，身上也渗不出红汗了。”朱聪说完故事，七人谈谈说说，吃起面条来。

八个白衣人悄声议论。柯镇恶耳朵极灵，虽然双方座头相隔颇远，仍然听得清清楚楚，只听一人道：“要动手马上就干，给他上了马，怎么还追得上？”另一人道：“这里人多，他又有同伴。”一人道：“他们敢来拦阻，一起杀了。”柯镇恶吃了一惊：“这八个女子怎地如此狠毒？”当下丝毫不动声色，自管稀哩呼噜的吃面。

只听一人道：“咱们把这宝马献给少主，他骑了上京，那就更加大大露脸了，叫甚么参仙老怪、灵智上人他们再也逞不出威风。”柯镇恶曾听过灵智上人的名头，知道他是西藏密宗的著名人物，以“大手印”武功驰名西南，参仙老怪却不知是何等样人物。

又听另一人道：“这几日道上撞见了不少黑道上的家伙，都是千手人屠

彭连虎的手下，他们也必都是去京里聚会的。这匹好马要是给他们撞见了，还有咱们的份儿吗？”柯镇恶心中一凛，他知彭连虎是河北、山西一带的悍匪，手下喽啰甚多，声势浩大，此人行事毒辣，杀人如麻，是以绰号叫做“千手人屠”，寻思，“这些厉害的大头子到京里聚会，去干甚么？这八个女子又是甚么来头？”

只听她们低声商量了一阵，决定先出镇甸，拦在路上，下手夺郭靖的宝马。但此后这八个女子叽叽喳喳谈的都是些风流之事，甚么“少主”最喜欢你啦，甚么“少主”这时一定在想你啦。柯镇恶皱起眉头，甚是不耐，但言语传进耳来，却又不能不听。

只听一名女子道：“咱们把这匹汗血宝马拿去献给少主，你猜他会奖赏甚么？”另一人笑道：“要你多陪他几晚哪！”先一人娇嗔不依，起身扭打，八人咕咕咯咯的笑成一团。又一人道：“大家别太放肆啦，小心露了行藏。对方看来也不是好相与的。”又一人低声道：“那个女子身上带剑，定然会武，生得可俊，要是年轻了十岁，少主见了不害相思病才怪呢。”柯镇恶知她说的是韩小莹，心中怒气勃发，心想这甚么“少主”一定不是个好东西。耳听得八个女子吃了面点，匆匆跨上白驼，出店而去。

柯镇恶听他们去远，说道：“靖儿，你瞧这八个女子功夫怎样？”郭靖奇道：“女子？”柯镇恶道：“怎么？”朱聪道：“她们男装打扮，靖儿没瞧出来，是不是？”柯镇恶道：“有谁知道白驼山么？”朱聪等都说没听说过。柯镇恶把刚才听见的话说了一遍。朱聪等听这几个女子胆大妄为，竟要来泰山头上动土，都觉好笑。韩小莹道：“其中有两个女子高鼻碧眼，却不是中土人民。”韩宝驹道：“是啊，这样全身纯白的骆驼也只西域才有。”柯镇恶道：“夺马事小，但她们说有许多厉害脚色要到北京聚会，中间必有重大图谋，多半要不利于大宋，说不定要害死我千千万万汉人百姓。既让咱们撞见了，可不能不理。”全金发道：“只是嘉兴比武之期快到，不能再有耽搁。”六人踌躇半晌，都觉事在两难。

南希仁忽道：“靖儿先去！”韩小莹道：“四哥说要靖儿独自先去嘉兴，咱们探明这事之后再行赶去？”南希仁点了点头。朱聪道：“不错，靖儿也该一人到道上历练历练了。”

郭靖听说要与众师父分手，很是依依不舍。柯镇恶斥道：“这么大了，还是小孩子一样。”韩小莹安慰他道：“你先去等我们，不到一个月，我们也跟着来了。”朱聪道：“嘉兴比武之约，我们迄今没跟你详细说明。总而言之，三月廿四中午，你必须赶到嘉兴府醉仙酒楼，便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失约不到。”郭靖答应了。

柯镇恶道：“那八个女子要夺你马，不必跟她们动手，你马快，她们追赶不上。你有要事在身，不可旁生枝节。”韩宝驹道：“这些女人要是胆敢作恶，江南七怪也决不能放过了。”张阿生逝世已十多年，但六怪说到甚么事，总仍是自称“江南七怪”，从不把这位兄弟除开不算。

当下郭靖向六位师父辞别。六怪日前见他独斗黄河四鬼，已能善用所传武艺，这次放他独行，一则是所听到的讯息只怕事关重大，若是置之不理，于心不安；二则也是让他孤身出去闯荡江湖，得些经历，那是任何师父所不能传授的。

各人临别之时又都嘱咐了几句，南希仁便和往常一般，逢到轮流说话，总是排在最后，当下说了四个字：“打不过，逃！”他深知郭靖生性倔强，

宁死不屈，要是遇上高手，动手时一味蛮斗狠拼，非送命不可，是以教了他这意味深长的四字诀。朱聪道：“武学无底，山外有山，人上有人。恁你多大的本事，也不能天下无敌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当真遇上了危难，须得忍一时之气，这叫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却不是胆小怕死。倘若对手人多，众寡不敌，更不能徒逞血气之勇。四师父这句话，你要记住！”

郭靖点头答应，向六位师父磕了头，上马向南而去。十多年来与六位师父朝夕与共，一旦分别，在马上不禁流下泪来，想起母亲孤身留在大漠，虽有成吉思汗、拖雷等人照料，衣食自必无缺，但终究寂寞，心中又是一阵难过。驰出十余里，地势陡高，道旁高山夹峙，怪石嵯峨，郭靖初次出道，见了这险恶形势不觉暗暗心惊，手按剑柄，凝神前望，心想：“三师父见了我这副慌慌张张的模样，定要骂我没用了。”

这时道路愈来愈窄，转过一个山坳，突见前面白蒙蒙的一团，正是四个男装白衣女子骑在白骆驼上，拦于当路。郭靖心中突的一跳，远远将马勒住，高声叫道：“劳驾哪，借光借光。”四个女子哈哈大笑。一人笑道：“小伙子，怕甚么？过来哟，又不会吃了你的。”郭靖脸上一阵发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是跟她们善言相商呢，还是冲过去动武？

只听另一个女子笑道：“你的马不坏啊，来。给我瞧瞧。”听她语气，全是对小孩子说话的声口。郭靖心中有气，眼见身右高山壁立，左边却是望不见底的峡谷，云气蒙蒙，不知多深，不禁胆寒，心想：“大师父叫我不必动手。我放马疾冲过去，她们非让路不可。”一提缰，双腿一夹，红马如一支箭般向前冲去。郭靖提剑在手，扬声大叫：“马来啦，快让路！有谁给撞下山谷去可不关我事！”那马去得好快，转眼间已奔到四女跟前。

——一个白衣女子跃下驼背，纵身上来，伸身便来扣红马的辔头。红马一声长嘶，忽地腾空跃起，窜过四匹骆驼。郭靖在半空犹如腾云驾雾一般，待得落下，已在四女身后。这一下不但四女吃惊，连郭靖也是大感意外。

只听得一女娇声怒叱，郭靖回过头来，只见两件明晃晃的暗器扑面而来。他初闯江湖，牢记众师父的嘱咐，事事小心谨慎，只怕暗器有毒，不敢伸手径接，除下头上皮帽，扭身兜去，将两件暗器都兜在帽里，遥听得两个女子齐声赞道：“好功夫。”

郭靖低头看时，见帽里暗器是两只银梭，梭头尖利，梭身两旁极为锋锐，打中了势必丧命。他心中有气：“大家无冤无仇，你们不过看中我一匹马，就要伤人性命！”

他把银梭收入衣囊，生怕另外四个白衣女子在前拦阻，当即纵马疾驰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奔出七八十里，幸喜始终没见另外四女，想是虽然埋伏道旁，却给他快马奔驰，疾窜而过，不及邀击。他休息片刻，上马又行，天色未黑，已到了张家口，算来离那些白衣女子已有三日行程，她们再也追不上了。

张家口是南北通道，塞外皮毛集散之地，人烟稠密，市肆繁盛。郭靖手牵红马，东张西望，他从未到过这般大城市，但见事事透着新鲜，来到一家大酒店之前，腹中饥饿，便把马系在门前马桩之上，进店入座，要了一盘牛肉，两斤面饼，大口吃了起来。他胃口奇佳，依着蒙古人的习俗，抓起牛肉面饼一把把往口中塞去。正自吃得痛快，忽听店门口吵嚷起来。他挂念红马，忙抢步出去，只见那红马好端端的在吃草料。两名店伙却在大声呵斥一个衣衫褴褛、身材瘦削的少年。

那少年约莫十五六岁年纪，头上歪戴着一顶黑黝黝的破皮帽，脸上手上全是黑煤，早已瞧不出本来面目，手里拿着一个馒头，嘻嘻而笑，露出两排晶晶发亮的雪白细牙，却与他全身极不相称。眼珠漆黑，甚是灵动。

一个店伙叫道：“干么呀？还不给我走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好，走就走。”刚转过身去，另一个店伙叫道：“把馒头放下。”那少年依言将馒头放下，但白白的馒头上已留下几个污黑的手印，再也发卖不得。一个伙计大怒，出拳打去，那少年矮身躲过。

郭靖见他可怜，知他饿得急了，忙抢上去拦住，道：“别动粗，算在我帐上。”捡起馒头，递给少年。那少年接过馒头，道：“这馒头做得不好。可怜东西，给你吃罢！”丢给门口一只獭皮小狗，小狗扑上去大嚼起来。

一个店伙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上白的肉馒头喂狗。”郭靖也是一楞，只道那少年腹中饥饿，这才抢了店家的馒头，哪知他却丢给狗子吃了。郭靖回座又吃。那少年跟了进来，侧着头望他。郭靖给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招呼道：“你也来吃，好吗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好，我一个人闷得无聊，正想找伴儿。”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。

郭靖之母是浙江临安人，江南六怪都是嘉兴左近人氏，他从小听惯了江南口音，听那少年说的正是自己乡音，很感喜悦。那少年走到桌边坐下，郭靖吩咐店小二再拿饭菜。店小二见了少年这副肮脏穷样，老大不乐意，叫了半天，才懒洋洋的拿了碗碟过来。

那少年发作道：“你道我穷，不配吃你店里的饭菜吗？只怕你拿最上等的酒菜来，还不合我的胃口呢。”店小二冷冷的道：“是么？你老人家点得出，咱们总是做得出，就怕吃了没人回钞。”那少年向郭靖道：“任我吃多少，你都作东吗？”郭靖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转头向店小二道：“快切一斤牛肉，半斤羊肝来。”他只见牛肉羊肝便是天下最好的美味，又问少年：“喝酒不喝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别忙吃肉，咱们先吃果子。喂伙计，先来四干果、四鲜果、两咸酸、四蜜饯。”店小二吓了一跳，不意他口出大言，冷笑道：“大爷要些甚么果子蜜饯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这种穷地方小酒店，好东西谅你也弄不出来，就这样吧，干果四样是荔枝、桂圆、蒸枣、银杏。鲜果你拣时新的。咸酸要砌香樱桃和姜丝梅儿，不知这儿买不买得到？蜜饯吗？就是玫瑰金橘、香药葡萄、糖霜桃条、梨肉好郎君。”店小二听他说得十分在行，不由得收起小觑之心。

那少年又道：“下酒菜这里没有新鲜鱼虾，嗯，就来八个马马虎虎的酒菜吧。”店小二问道：“爷们爱吃甚么？”少年道：“唉，不说清楚定是不成。八个酒菜是花炊鹤子、炒鸭掌、鸡舌羹、鹿肚酿江瑶、鸳鸯煎牛筋、菊花兔丝、爆樟腿、姜醋金银蹄子。我只拣你们这儿做得出的来点，名贵点儿的菜肴嘛，咱们也就免了。”店小二听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等他说完，道：“这八样菜价钱可不小哪，单是鸭掌和鸡舌羹，就得用几十只鸡鸭。”少年向郭靖一指道：“这位大爷做东，你道他吃不起吗？”

店小二见郭靖身上一件黑貂甚是珍贵，心想就算你会不出钞，把这件黑貂皮剥下来抵数也足够了，当下答应了，再问：“够用了吗？”

少年道：“再配十二样下饭的菜，八样点心，也就差不多了。”店小二不敢再问菜名，只怕他点出来采办不到，当下吩咐厨下拣最上等的选配，又问少年：“爷们用甚么酒？小店有十年陈的三白汾酒，先打两角好不好？”

少年道：“好吧，将就对付着喝喝！”

不一会，果子蜜饯等物逐一送上桌来，郭靖每样一尝，件件都是从未吃过的美味。

那少年高谈阔论，说的都是南方的风物人情，郭靖听他谈吐隽雅，见识渊博，不禁大为倾倒。他二师父是个饱学书生，但郭靖倾力学武，只是闲时才跟朱聪学些粗浅文字，这时听来，这少年的学识似不在二师父之下，不禁暗暗称奇，心想：“我只道他是个落魄贫儿，哪知学识竟这么高。中土人物，果然与塞外大不相同。”

再过半半个时辰，酒菜摆满了两张拼起来的桌子。那少年酒量甚浅，吃菜也只拣清淡的夹了几筷，忽然叫店小二过来，骂道：“你们这江瑶柱是五年前的宿货，这也能卖钱？”掌柜的听见了，忙过来陪笑道：“客官的舌头真灵。实在对不起。小店没江瑶柱，是去这里最大的酒楼长庆楼让来的。通张家口没新鲜货。”

那少年挥挥手，又跟郭靖谈论起来，听他说是从蒙古来，就问起大漠的情景。郭靖受过师父嘱咐，不能泄露自己身分，只说些弹兔、射雕、驰马、捕狼等诸般趣事。那少年听得津津有味，听郭靖说到得意处不觉拍手大笑，神态甚是天真。

郭靖一生长于沙漠，虽与拖雷、华筝两个小友交好，但铁木真爱惜幼子，拖雷常跟在父亲身边，少有空闲与他游玩。华筝则脾气极大，郭靖又不肯处处迁就顺让，尽管常在一起玩耍，却动不动便要吵架，虽然一会儿便言归干好，总是不甚相投，此时和这少年边吃边谈，不知如何，竟是感到了生平未有之喜。他本来口齿笨拙，不善言辞，通常总是给别人问到，才不得不答上几句，韩小莹常笑他颇有南希仁惜言如金之风，是四师父的入室子弟，可是这时竟说得滔滔不绝，把自己诸般蠢举傻事，除了学武及与铁木真有关的之外，竟一古脑儿的都说了出来，说到忘形之处。一把握住了少年的左手。一握了下，只觉他手掌温软嫩滑，柔若无骨，不觉一怔。那少年低低一笑，俯下了头。郭靖见他脸上满是煤黑，但颈后肤色却是白腻如脂、肌光胜雪，微觉奇怪，却也并不在意。

那少年轻轻挣脱了手，道：“咱们说了这许久，菜冷了，饭也冷啦！”郭靖道，“是，冷菜也好吃。”那少年摇摇头。郭靖道：“那么叫热一下吧。”那少年道，“不，热过的菜都不好吃。”把店小二叫来，命他把几十碗冷菜都撤下去倒掉，再用新鲜材料重做热菜。

酒店中掌柜的、厨子、店小二个个称奇，既有生意，自然——照办。蒙古人习俗，招待客人向来倾其所有，何况郭靖这次是平生第一次使钱，浑不知银钱的用途，但就算知道，既和那少年说得投契，心下不胜之喜，便多花十倍银钱，也丝毫不会放在心上。

等到几十盆菜肴重新摆上，那少年只吃了几筷，就说饱了。店小二心中暗骂郭靖：“你这傻蛋，这小子把你冤上啦。”一会结帐，共是一十九两七钱四分。郭靖摸出一锭黄金，命店小二到银铺兑了银子付帐。

出得店来，朔风扑面。那少年似觉寒冷，缩了缩头颈，说道：“叨扰了，再见罢。”郭靖见他衣衫单薄，心下不忍，当下脱下貂裘，披在他身上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。”他身边向剩下四锭黄金，取出两锭，放在貂裘的袋中。那少年也不道谢，披了貂裘，飘然而去。

那少年走出数十步，回过头来，见郭靖手牵着红马，站在长街上兀自望

着自己，呆呆出神，知他舍不得就此分别，向他招了招手。郭靖快步过去，道：“贤弟可还缺少甚么？”

那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。”郭靖笑道：“真是的，这倒忘了。我姓郭名靖。兄弟你呢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黄，单名一个蓉字。”郭靖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若是回南方，咱们结伴同行如何？”黄蓉摇头道：“我不回南方。”忽然说道：“大哥，我肚子又饿啦。”郭靖喜道，“好，我再陪兄弟去用些酒饭便是。”

这次黄蓉领着他到了张家口最大的酒楼长庆楼，铺陈全是仿照大宋旧京汴梁大酒楼的格局。黄蓉不再大点酒菜，只要了四碟精致细点，一壶龙井，两人又天南地北的谈了起来。

黄蓉听郭靖说养了两头白雕，好生羡慕，说道：“我正不知到哪里去好，这么说，明儿我就上蒙古，也去捉两只小白雕玩玩。”郭靖道：“那可不容易碰上。”黄蓉道：“怎么你又碰上呢？”郭靖无言可答，只好笑笑，心想蒙古苦寒，朔风猛烈，他身子单薄，只怕禁受不住，问道：“你家在哪里？干么不回家？”

黄蓉眼圈儿一红，道：“爹爹不要我啦。”郭靖道：“干么呀？”黄蓉道，“爹爹关注了一个人，老是不放，我见那人可怜，

独个儿又闷得慌，便拿些好酒好菜给他吃，又陪他说话。爹爹恼

了骂我，我就夜里偷偷逃了出来。”郭靖道：“你爹爹这时怕在想你呢。你妈呢？”黄蓉道：“早死啦，我从小就没妈。”郭靖道：“你玩够之后，就回家去罢。”黄蓉流下泪来，道：“爹爹不要我啦。”郭靖道：“不会的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么他干么不来找我？”郭靖道：“或许他是找的，不过没找着。”黄蓉破涕为笑，道：“倒也说得是。那我玩够之后就回去，不过先得捉两只白雕儿。”

两人谈了一阵途中见闻，郭靖说到八个穿男装的白衣女子意图夺马之事。黄蓉问起小红马的性子脚程，听郭靖说后，神色十分欣羡，喝了一口茶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大哥，我向你讨一件宝物，你肯吗？”郭靖道：“哪有不肯之理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就是喜欢你这匹汗血宝马。”郭靖毫不迟疑，道：“好，我送给兄弟就是。”

黄蓉本是随口开个玩笑，心想他对这匹千载难逢的宝马爱若性命，自己与他不过萍水相逢，存心是要瞧瞧这老实人如何出口拒绝，哪知他答应得豪爽之至，实是大出意外，不禁愕然，心中感激，难以自己，忽然伏在桌上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

这一下郭靖更是大为意外，忙问：“兄弟，怎么？你身上不舒服吗？”

黄蓉抬起头来，虽是满脸泪痕，却是喜笑颜开，只见他两条泪水在脸颊上垂了下来，洗去煤黑，露出两道白玉般的肌肤，笑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走罢！”

郭靖会了钞下楼，牵过红马，嘱咐道：“我把你送给了我的好朋友，你要好好听话，决不可发脾气。”拉住辔头，轻轻抚摸马毛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上马罢！”那红马本不容旁人乘坐，但这些日子来野性已大为收敛，又见主人如此，也就不加抗拒。黄蓉翻身上马，郭靖放开了手，在马臀上轻轻一拍，小红马绝尘而去。

等到黄蓉与红马的身形在转角处消失，郭靖才转过身来，眼看天色不早，当下去投了客店，正要熄灯就寝，忽听房门上有剥啄之声，郭靖心中一喜，只道是黄蓉，问道：“是兄弟吗？好极了！”外面一人沙哑了嗓子道：“是

你老子！有甚么好？”

郭靖一愣，打开门来，烛光下只见外面影影绰绰的站着五人，一看之下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原来四个人提刀执枪、挂鞭持斧，正是当日曾在土山顶上与之恶斗的黄河四鬼，另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的青脸瘦子，面颊极长，额角上肿起了三个大肉瘤，形相极是难看。

那瘦子冷笑一声，大踏步走进房来，大刺刺往炕上一坐，侧过了头斜眼看着郭靖，烛光映射在他肉瘤之上，在脸上留下三团阴影。黄河四鬼中的断魂刀沈青刚冷笑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师叔，大名鼎鼎的三头蛟侯通海侯二爷，快磕头罢！”

郭靖眼见身入重围，单是黄河四鬼，已自对付不了，何况再加上他们一个师叔，看来此人功夫必极厉害，当下抱拳问道：“各位有甚么事？”

侯通海道：“你那些师父呢？”郭靖道：“我六位师父不在这里。”侯通海道，“嘿嘿，那就让你多活半天，若是现下杀了你。倒让人说我三头蛟欺侮小辈。明天中午，我在西郊十里外的黑松林相候，叫你六个师父陪你一起来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也不等郭靖回答，径自出房。追命枪吴青烈把门带上，只听得喀的一声，在门外反扣上了。

郭靖吹灭烛火，坐在炕上，只见窗纸上一个人影缓缓移来移去，显然敌人是在窗外守住啦。过了半晌，忽听得屋顶响动，有人用兵器在屋瓦上敲击几下，喝道：“小子，别想逃走，你爷爷守在这儿。”郭靖知道已无法脱身，便即上炕而睡，双眼望着屋顶，盘算明日如何脱身，但半条妙法也没有想出，便已睡着了。

次日起身，店小二送进脸水面点。钱青健执着双斧，在后虎虎监视。

郭靖心想六位师父相距尚远，定然无法赶到相救，既然逃不了，大丈夫就落个力战而死，四师父虽曾教导：“打不过，逃！”可是我打也没打，就即撒腿而逃，跟四师父的指点却又不合了。其实单凭钱青健一人监视，他要自行逃走，并不为难，只是他脑子不大会转弯，再加南希仁当日传授他这四字诀又多了一个字，当时倘若只说：“危险，逃！”他多半就会狂奔逃命，谅那钱青健是一莽之夫，却也追他不上。那三头蛟侯通海只道江南六怪必在左近，依他们身分，决不会有约不赴，全没防到郭靖会单身逃走。

郭靖坐在炕上，依着马钰所授法子打坐练功。钱青健在他身前挥动双斧，四下里空砍虚劈，口中大声叱喝，又指摘他打坐方法不对。郭靖也不理睬，眼见日将中天，站起身来，对钱青健道：“去罢！”付了房饭钱，两人并肩而行。向西走了十里，果见好一座松林，枝对遮天蔽比林中阴沉沉的望不出数十步远。钱青健撇下郭靖，快步入林。

郭靖解下腰间软鞭，提气凝神，一步步向前走去，只怕敌人暗算。顺着林中小径走了里许，仍是不见敌踪，林中静悄悄地，偶然听得几声鸟叫，越走越害怕，突然心想：“此时已无敌人在旁监视，树林又如此浓密，我何不躲藏起来？我只是躲，可不算逃！”正要闪入左首树丛，忽听头顶有人高声怒骂：“小杂种，混帐、王八蛋！”

郭靖跃开三步，软鞭一抖，一招起手式，摆开了阵势，抬头望时，不禁又是惊愕又是好笑，只见黄河四鬼高高的吊在四棵大树之上，每个人手足都被反缚，在空中荡来荡去，拼命挣扎，却无借力之处。四人见了郭靖，更加破口大骂。

郭靖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荡秋千吗？好玩得很罢？再见，再见，失陪啦！”

走出几步，回头问道：“是谁把你们吊在树上的？”钱青健骂道：“你奶英雄，鬼计暗算，不是好汉！”沈青刚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有种就把我们放下来，单打独斗，决个胜败。我们四人若是一拥而上，不算英雄。”郭靖虽不聪明，却也不至于蠢得到了家，当下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算你们是英雄好汉便了，那也不必再打啦！”

他怕三头蛟侯通海随时赶到，不敢逗留，飞步出林，回到城里，买了一匹好马，当即上道向南，一路心中琢磨：“暗地里救我的恩人不知是谁？这黄河四鬼功夫并非寻常，竟能将他们吊上树去。那三头蛟侯通海凶神恶煞一般，怎么这时又不见了影子？师父们说，跟人订下了约会，便有天大凶险也不能不赴。这约会我是赴过了，他自己不来，却怪不得我。”

一路无话，这一日到了中都北京。这是大金国的京城，当时天下第一形胜繁华之地，即便宋朝旧京汴梁、新都临安，也是有所不及。郭靖长于荒漠，哪里见过这般气象？只见红楼画阁，绣户朱门，雕车竞驻，骏马争驰。高柜巨铺，尽陈奇货异物；茶坊酒肆，但见华眼珠履。真是花光满路，箫鼓喧空；金翠耀日，罗绮飘香。只把他这从未见过世面的少年看得眼花撩乱。所见之物，十件中倒有九件不知是甚么东西。

他不敢走进金碧辉煌的酒楼，拣了一间小小饭铺吃了饭，信步到长街闲逛。走了半日，忽听得前面人声喧哗，喝彩之声不绝于耳，远远望去，围着好大一堆人，不知在看甚么。

他好奇心起，挨入人群张望，只见中间老大一块空地，地下插了一面锦旗，白底红花，绣着“比武招亲”四个金字，旗下两人正自拳来脚去的打得热闹，一个是红衣少女，一个是长大汉子。郭靖见那少女举手投足皆有法度，显然武功不弱，那大汉却武艺平平。拆斗数招，那红衣少女卖个破绽，上盘露空。那大汉大喜，一招“双蛟出洞”，双拳呼地打出，直取对方胸口。那少女身形略偏，当即滑开，左臂横扫，蓬的一声，大汉背上早着。那大汉收足不住，向前直跌出去，只跌得灰头土脸，爬起身来，满脸羞惭，挤入人丛中去了。旁观众人连珠彩喝将起来。

那少女掠了掠头发，退到旗杆之下。郭靖看那少女时，见她十七八岁年纪，玉立亭亭，虽然脸有风尘之色，但明眸皓齿，容颜娟好。那锦旗在朔风下飘扬飞舞，遮得那少女脸上忽明忽暗。锦旗左侧地下插着一杆铁枪，右侧插着两枝镔铁短戟。

只见那少女和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。那汉子点点头，向众人团团作了一个四方揖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姓穆名易，山东人氏。路经贵地，一不求名，二不为利，只为小女年已及笄，尚未许得婆家。她曾许下一愿，不望夫婿富贵，但愿是个武艺超群的好汉，因此上斗胆比武招亲。凡年在三十岁以下，尚未娶亲，能胜得小女一拳一脚的，在下即将小女许配于他。在下父女两人，自南至北，经历七路，只因成名的豪杰都已婚配，而少年英雄又少肯于下顾，是以始终未得良缘。”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抱拳说道：“北京是卧虎藏龙之地，高人侠士必多，在下行事荒唐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”

郭靖见这穆易腰粗膀阔，甚是魁梧，但背脊微驼，两鬓花白，满脸皱纹，神色间甚是愁苦，身穿一套粗布棉袄，衣裤上都打了补丁。那少女却穿着光鲜得多。

穆易交代之后，等了一会，只听人丛中一些混混贫嘴取笑，又对那少女评头品足，却无人敢下场动手，抬头望望天，眼见铅云低压，北风更劲，自

言自语：“看来转眼有一场大雪。唉，那日也是这样的天色……”转身拔起旗杆，正要把“比武招亲”的锦旗卷起，忽然人丛中东西两边同时有人喝道：“且慢！”两个人一齐窜入圈子。

众人一看，不禁轰然大笑起来。原来东边进来的是个肥胖的老者，满脸浓髯，胡子大半斑白，年纪少说也有五十来岁。西边来的更是好笑，竟是个光头和尚。那胖子对众人喝道：“笑甚么？他比武招亲，我尚未娶妻，难道我比不得？”那和尚嬉皮笑脸的道：“老公公，你就算胜了，这样花一般的闺女，叫她一过门就做寡妇么？”那胖子怒道：“那么你来干甚么？”和尚道：“得了这样美貌的妻子，我和尚马上还俗。”众人更是大笑起来。

那少女脸呈怒色，柳眉双竖，脱下刚刚穿上的披风，就要上前动手。穆易拉了女儿一把，叫她稍安毋躁，随手又把旗杆插入地下。

这边和尚和胖子争着要先和少女比武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已自闹得不可开交，旁观的闲汉笑着起哄：“你哥儿俩先比一比吧，谁赢了谁上！”和尚道：“好，老公公，咱俩玩玩！”说着呼的就是一拳。那胖子侧头避开，回打一拳。

郭靖见那和尚使的是少林罗汉拳，胖子使的是五行拳，都是外门功夫。和尚纵高伏低，身手便捷。那胖子却是拳脚沉雄，莫瞧他年老，竟是招招威猛。斗到分际，和尚揉身直进，砰砰砰，在胖子腰里连锤三拳，那胖子连哼三声，忍痛不避，右拳高举，有如巨锤般锤将下来，正锤在和尚的光头之上。和尚抵受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下，微微一楞，忽地从僧袍中取出戒刀，挥刀向胖子小腿劈去。

众人高声大叫。那胖子跳起避开，伸手从腰里一抽，铁鞭在手，原来两人身上都暗藏兵刃。转眼间刀来鞭往，鞭去刀来，杀得好不热闹。众人嘴里叫好，脚下不住后退，只怕兵器无眼，误伤了自己。

穆易走到两人身旁，朗声说道：“两位住手。这里是京师之地，不可抡刀动枪。”那两人杀得性起，哪来理他？穆易忽地欺身而进，飞脚把和尚手中戒刀踢得脱手，顺手抓住了铁鞭鞭头，一扯一夺，那胖子把握不住，只得松手。穆易将铁鞭重重掷在地下。和尚与胖子不敢多话，各自抬起兵刃，钻入人丛而去。

众人轰笑声中，忽听得鸾铃响动，数十名健仆拥着一个少年公子驰马而来。

那公子见了“比武招亲”的锦旗，向那少女打量了几眼，微微一笑，下马走进人丛，向少女道：“比武招亲的可是这位姑娘吗？”那少女红了脸转过头去，并不答话。

穆易上前抱拳道：“在下姓穆，公子爷有何见教？”那公子道，“比武招亲的规矩怎么样？”穆易说了一遍。那公子道：“那我就来试试。”郭靖见这公子容貌俊美，约莫十八九岁年纪，一身锦袍，服饰极是华贵，心想：“这公子跟这姑娘倒是一对儿，幸亏刚才那和尚和胖老头武功不济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

穆易抱拳陪笑道：“公子爷取笑了。”那公子道：“怎见得？”穆易道：“小人父女是江湖草莽，怎敢与公子爷放对？再说这不是寻常的赌胜较艺，事关小女终身大事，请公子爷见谅。”那公子望了红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比武招亲已有几日了？”穆易道：“经历七路，已有大半年了。”那公子奇道：“难道竟然无人胜得了她？这个我却不信了。”穆易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想来武艺高强之人，不是已婚，就是不屑和小女动手。”

那公子叫道：“来来来！我来试试。”缓步走到中场。

穆易见他人品秀雅，丰神隽朗，心想：“这人若是个寻常人家的少年，倒也和我孩儿相配。但他是富贵公子，此处是金人的京师，他父兄就算不在朝中做官，也必是有财有势之人。我孩儿若是胜过了他，难免另有后患；要是被他得胜，我又怎能跟这等人家结亲？”便道：“小人父女是山野草莽之人，不敢与公子爷过招。咱们就此别过。”

那公子笑道：“切磋武艺，点到为止，你放心，我决不打伤打痛你的姑娘便是。”转头对那少女笑道：“姑娘只消打到我一拳，便算是你赢了，好不好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比武过招，胜负自须公平。”人圈中登时有人叫将起来：“快动手罢。早打早成亲，早抱胖娃娃！”众人都轰笑起来。那少女皱起眉头，含嗔不语，脱落披风，向那公子微一万福。那公子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姑娘请。”穆易心道：“这公子爷娇生惯养，岂能真有甚么武功了？尽快将他打发了，我们这就出城，免得多生是非。”说道：“那么公子请宽了长衣。”那公子微笑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旁观众人见过那少女的武艺，心想你如此托大，待会就有苦头好吃；也有的说道：“穆家父女是走江湖之人，怎敢得罪了王孙公子？定会将他好好打发，不教他失了面子。”又有人悄悄的道：“你道他们真是‘比武招亲’吗？他是仗着闺女生得美貌，又有武艺，父女俩出来骗钱财的。这公子爷这一下可就要破财了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公子请。”那公子衣袖轻抖，人向右转，左手衣袖突从身后向少女肩头拂去。那少女见他出手不凡，微微一惊，俯身前窜，已从袖底钻过。哪知这公子招数好快，她刚从袖底钻出，他右手衣袖已势挟劲风，迎面扑到，这一下教她身前有袖，头顶有袖，双袖夹击，再难避过。那少女左足一点，身子似箭离弦，倏地向后跃出，这一下变招救急，身手敏捷。那公子叫了声：“好！”踏步进招，不待她双足落地，跟着又是挥袖抖去。那少女在空中扭转身子，左脚飞出，径踢对方鼻梁，这是以攻为守之法，那公子只得向右跃开，两人同时落地。那公子这三招攻得快速异常，而那少女三下闪避也是十分灵动，各自心中佩服，互相望了一眼。那少女脸上一红，出手进招。两人斗到急处，只见那公子满场游走，身上锦袍灿然生光；那少女进退趋避，红衫绛裙，似乎化作了一团红云。

郭靖在一旁越看越奇，心想这两人年纪和我相若，竟然都练成了如此一身武艺，实在难得；又想他们年貌相当，如能结成夫妻，闲下来时时这般“比武招亲”，倒也有趣得紧。

他张大了嘴巴，正看得兴高采烈，忽见公子长袖被那少女一把抓住，两下一夺，嗤的一声，扯下了半截。那少女向旁跃开，把半截袖子往空中一扬。

穆易叫道：“公子爷，我们得罪了。”转头对女儿道：“这就走罢！”

那公子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可没分了胜败！”双手抓住袍子衣襟，向外分扯，锦袍上玉扣四下摔落。一名仆从走进场内，帮他宽下长袍。另一名仆从拾起玉扣。只见那公子内里穿着湖绿缎子的中衣，腰里束着一根葱绿汗巾，更衬得脸如冠玉，唇若涂丹。

他左掌向上甩起，虚劈一掌，这一下可显了真实功夫，一股凌厉劲急的掌风将那少女的衣带震得飘了起来。这一来郭靖、穆易和那少女都是一惊，心想：“瞧不出这相貌秀雅之人，功夫竟如此狠辣！”

这时那公子再不相让，掌风呼呼，打得兴发，那少女再也欺不到他身旁三尺以内。

郭靖心想：“这公子功夫了得，这姑娘不是放手，这门亲事做得成了。”暗自代双方欣喜。又想：“六位师父常说，中原武学高手甚多，果然不错。这位公子爷掌法奇妙，变化灵巧，若是跟我动手，我多半便打他不过。”

穆易也早看出双方强弱之势早判，叫道：“念儿，不用比啦，公子爷比你强得多。”心想：“这少年武功了得，自不是吃着嫖赌的纨绔子弟。待会问明他家世，只消不是金国官府人家，便结了这门亲事，我孩儿终身有托。”连声呼叫，要二人罢斗。

但两人斗得正急，一时哪里歇得了手？那公子心想：“这时我要伤你，易如反掌，只是有点舍不得。”忽地左掌变抓，随手钩出，已抓住少女左腕，少女一惊之下，立即向外挣夺。那公子顺势轻送，那少女立足不稳，眼见要仰跌下去，那公子右臂抄去，已将她抱在怀里。旁观众人又是喝彩，又是喧闹，乱成一片。

那少女羞得满脸通红，低声求道：“快放开我！”那公子笑道：“你叫我一声亲哥哥，我就放你！”那少女恨他轻薄，用力一挣，但被他紧紧搂住，却哪里挣扎得脱？

穆易抢上前来，说道：“公子胜啦，请放下小女罢！”那公子哈哈一笑，仍是不放。

那少女急了，飞脚向他太阳穴踢去，要叫他不能不放开了手。那公子右臂松脱，举手一挡，反腕钩出，又已拿住了她踢过来的右脚。他这擒拿功夫竟是得心应手，擒腕得腕，拿足得足。那少女更急，奋力抽足，脚上那只绣着红花的绣鞋竟然离足而去，但总算挣脱了他的怀抱，坐在地上，含羞低头，摸着白布的袜子。那公子嘻嘻而笑，把绣鞋放在鼻边作势一闻。旁观的无赖子哪有不乘机凑趣之理，一齐大叫起来：“好香啊！”

穆易笑道：“你尊姓大名？”那公子笑道：“不必说了吧！”转身披上锦袍，向那红衣少女望了一眼，把绣鞋放入怀里。便在这时，一阵风紧，天上飘下片片雪花，闲人中许多叫了起来：“下雪啦，下雪啦！”

穆易道：“我们住在西大街高升客栈，这就一起去谈谈罢。”那公子道：“谈甚么？天下雪啦，我赶着回家。”穆易愕然变色，道：“你既胜了小女，我有言在先，自然将女儿许配给你。终身大事，岂能马虎？”那公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在拳脚上玩玩，倒也有趣。招亲嘛，哈哈，可多谢了！”

穆易气得脸色雪白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指着他道：“你……你这……”

公子的一名亲随冷笑道：“我们公子爷是甚么人？会跟你这种走江湖卖解的低三下四之人攀亲？你做你的清秋白日梦去罢！”穆易怒极，反手一掌，力道奇劲，那亲随登时晕了过去。那公子也不和他计较，命人扶起亲随，就要上马。穆易怒道：“你是存心消遣我们来着？”那公子也不答话，左足踏上了马镫。

穆易左手一翻，抓住了那公子的左臂，喝道：“好，我闺女也不能嫁你这般轻薄小人，把鞋子还来！”那公子笑道：“这是她甘愿送我的，与你何干？招亲是不必了，彩头却不能不要。”手臂绕了个小圈，微一运劲，已把穆易的手震脱。

穆易气得全身发颤，喝道：“我跟你拚啦！”纵身高跃，疾扑面前，双拳“钟鼓齐鸣”，往他两边太阳穴道打去。那公子仰身避开，左足在马镫上

一登，飞身跃入场子，笑道：“我如打败了你这老儿，你就不逼我做女婿了罢？”

旁观众人大都气恼这公子轻薄无行，仗势欺人，除了几个无赖混混哈哈大笑之外，余人都是含怒不言。

穆易不再说话，腰带一紧，使一招“海燕掠波”，身子跃起，向那公子疾撞过去。那公子知他怒极，当下不敢怠慢，拧过身驱，左掌往外穿出，“毒蛇寻穴手”往他小腹击去。穆易向右避过，右掌疾向对方肩井穴插下。那公子左肩微沉，避开敌指，不待左掌撤回，右掌已从自己左臂下穿出，“偷云换日”，上面左臂遮住了对方眼光，臂下这一掌出敌不意，险狠之极。穆易左臂一沉，手肘已搭在他掌上，右手横扫一拳，待他低头躲过，猝然间双掌合拢，“韦护捧杆式”猛劈他双颊。

那公子这时不论如何变招，都不免中他一掌，心一狠，双手倏地飞出，快如闪电，十根手指分别插入穆易左右双手手背，随即向后跃开，十根指尖已成红色。

旁观众人齐声惊呼，只见穆易手背鲜血淋漓。那少女又气又急，忙上来扶住父亲，撕下父亲衣襟，给他裹伤。穆易把女儿一推，道：“走开，今日不跟他拚了不能算完。”

那少女玉容惨淡，向那公子注目凝视，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，一剑往自己胸口插去。穆易大惊，顾不得自己受伤，举手挡格，那少女收势不及，这一剑竟刺入了父亲手掌。

众人眼见一桩美事变成血溅当场，个个惊咦叹息，连那些无赖地痞脸上也都有不忍之色。有人在轻轻议论那公子的不是。

郭靖见了这等不平之事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？见那公子在衣襟上擦了擦指上鲜血，又要上马，当下双臂一振，轻轻推开身前各人，走入场子，叫道：“喂，你这样干不对啊！”

那公子一呆，随即笑道：“要怎样干才对啊？”他手下随从见郭靖打扮得土头土脑，说话又是一口南方土音，听公子学他语音取笑，都纵声大笑。

郭靖楞楞的也不知他们笑些甚么，正色道：“你该当娶了这位姑娘才是。”

那公子侧过了头，笑吟吟的道：“要是我不娶呢？”郭靖道：“你既不愿娶她，干么下场比武？她旗上写得明明白白是‘比武招亲’。”那公子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这小子来多管闲事，要想怎地？”郭靖道：“这位姑娘相貌既好，武艺又高，你干么不要？你不见这位姑娘气得拿刀子要抹脖子吗？”那公子道：“你这浑小子，跟你多说也白费。”转身便走。郭靖伸手拦住，道：“咦？怎么又要走啦？”那公子道：“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我不是劝你娶了这位姑娘吗？”那公子一声冷笑，大踏步走出。

穆易见郭靖慷慨仗义，知他是个血性少年，然而听他与那公子一问一答，显然心地纯厚，全然不通世务，当下走近身来，对他道：“小兄弟，别理他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此仇不能不报。”提高了嗓子叫道：“喂，你留下姓名来！”

那公子笑道：“我说过不能叫你丈人，又问我姓名干么？”

郭靖大怒，纵身过去，喝道：“那么你将花鞋还给这位姑娘。”那公子怒道：“关你屁事？你自己看上了这姑娘是不是？”郭靖摇头道：“不是！你到底还不还？”那公子忽出左掌，重重打了郭靖一个耳光。郭靖大怒，施展擒拿手中的绞拿之法，左手向上向右，右手向下向左，双手交叉而落，一

绞之下，同时拿住了那公子双腕脉门。

那公子又惊又怒，一挣没能挣脱，喝道：“你要死吗？”飞起右足，往郭靖下阴踢去。郭靖双手奋力抖出，将他掷回场中。那公子轻身功夫甚是了得，这一掷眼见是肩头向下，哪知他将着地时右足距往地下一撑，已然站直。他疾将锦袍抖下，喝道：“你这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？有种的过来，跟公子爷较量较量。”

郭靖摇头道：“我干么要跟你打架？你既不肯娶她，就将鞋子还了人家。”

众人只道郭靖出来打抱不平，都想见识见识他的功夫，不料他忽然临阵退缩，有些无赖子都噓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只说不练，算哪门子的好汉？”

那公子刚才给郭靖这么拿住双腕一掷，知他武功不弱，内力强劲，心中也自忌惮三分，见他不愿动手，正合心意，但被迫交还绣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下得了这个台？当下把锦袍搭在臂上，冷笑转身。郭靖伸左手抓住锦袍，叫道：“怎么便走了？”

那公子忽施计谋，手臂一甩，锦袍猛地飞起，罩在郭靖头上，跟着双掌齐出，重重打在他的肋上。

郭靖突觉眼前一黑，同时胸口一股劲风袭到，急忙吐气缩胸，已自不及，拍拍两声，肋上已中了两掌。幸而他曾跟丹阳子马钰修习过两年玄门正宗的内功，这两掌虽给打得胸口剧痛彻骨，却也伤他不得，当此危急之际，双脚鸳鸯连环，左起右落，左落右起，倏忽之间接连踢出了九腿。这是马王神韩宝驹的生平绝学，脚下曾踢倒无数南北好汉。郭靖虽未学得三师父腿法的神髓，头上又罩着锦袍，目不见物，只得飞脚乱踢，那公子却也被他踢得手忙脚乱，避开了前七腿，最后两脚竟然未能避开，哒哒两下，左胯右胯均被踢中。

两人齐向后跃。郭靖忙把罩在头上的锦袍甩脱，不由得又惊又怒，心想事先说好了是比武招亲，这公子比武得胜，竟会不顾信义，不要人家的姑娘，而自己与他讲理，他既打人在先，又猛下毒手，要不是自己练有内功，受了这两掌岂非肋骨断折、内脏震伤？他天性质朴，自幼又与粗犷诚实之人相处，是以对人性之险恶竟自全然不知。虽然朱聪、全金发等近年来已说了不少江湖上阴毒狡猾之事给他听，但这些事他只当听故事一般，听过便算，既非亲身经历，便难以深印脑中。这时愤怒之下，又是茫然不解，真不信世间竟有这等事情。

那公子中了两腿，勃然大怒，身形一晃，斗然间欺到郭靖身边，左掌“斜挂单鞭”，呼的一声，向他头顶劈落。郭靖举手挡格，双臂相交，只觉胸口一阵剧痛，心里一惊，被那公子抢攻数招，脚下一勾，扑地跌倒。公子的仆从都嘻笑起来。那公子拍了拍胯上的尘土，冷笑道：“凭这点三角猫功夫就想打抱不平吗？回家叫你师娘再教二十年罢？”

郭靖一声不响，吸了口气，在胸口运了几转，疼痛立减，说道：“我没师娘！”那公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那么叫你师父赶快娶一个罢！”郭靖正想说：“我有六个师父，其中一个女的。”却见那公子正想走出圈子，这句话来不及说了，忙纵身而上，叫道：“看拳！”肘底冲拳，往他后脑击去。那公子低头避过，郭靖左手钩拳从下而上，击他面颊。那公子举臂挡开，两人双臂相格，各运内劲，向外崩击。郭靖本力较大，那公子武功较深，一时僵住了不分上下。

郭靖猛吸一口气，正待加强臂上之力，忽觉对方手臂陡松，自己一股劲

力突然落空，身不由主的向前扑出，急忙拿桩站稳，后心敌掌已到。郭靖忙回掌招架，但他是凭虚，对方踏实，那公子道：“去罢！”掌力震出，郭靖又是一交跌倒，这一交却是俯跌。他左肘在地下一搭，身子已然弹起，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，左腿横扫，向那公子胸口踢去。

旁观众人见他这一下变招迅捷，欲在败中取胜，稍会拳艺的人都喝了一声彩。

那公子向左侧身，双掌虚实并用，一掌扰敌，一掌相攻。郭靖当下展开“分筋错骨手”双手飞舞，拿筋错节，招招不离对手全身关节穴道。那公子见他来势凌厉，掌法忽变，竟然也使出“分筋错骨手”来。只是郭靖这路功夫系妙手书生朱聪自创，与中原名师所传的全然不同。两人拳路甚近，手法招术却是大异，拆得数招，一个伸食中两指扣拿对方腕后“养老穴”，另一个反手钩擒，抓向对方指关节。双方各有所忌，都不敢把招术使实了，稍发即收，如此拆了三四十招，兀自不分胜败。雪片纷落，众人头上肩上都已积了薄薄一层白雪。

那公子久战不下，忽然卖个破绽，露出前胸，郭靖乘机直上，手指疾点对方胸口“鸠昆穴”，心念忽动：“我和他并无仇怨，不能下此重手！”手指微偏，戳在穴道之旁。岂知那公子右臂忽地穿出，将郭靖双臂掠在外门，左掌蓬蓬两拳，击在他腰眼之中。郭靖忙弯腰缩身，发掌也向那公子腰里打到。那公子早算到了这招，右手钩转，已刁住他手腕，“顺手牵羊”往外带出，右腿在郭靖右腿迎面骨上一拨，借力使力，郭靖站立不定，咕咚一声，重重的又摔了一交。

穆易双手由女儿裹好了创口，站在旗下观斗，见郭靖连跌三交，显然不是那公子的对手，忙抢上扶起，说道：“老弟，咱们走罢，不必再跟这般下流胚子一般见识。”

郭靖刚才这一交摔得头晕眼花，额角撞在地下更是好不疼痛，怒火大炽，挣脱穆易拉住他的手，抢上去又是拳掌连施，狠狠的向那公子打去。

那公子真料不到他竟然输了不走，反而愈斗愈勇，跃开三步，叫道：“你还不服输？”郭靖并不答话，抢上来仍是狠打。那公子道：“你再纠缠不清，可莫怪我下杀手了！”郭靖道：“好！你不把鞋子还出来，咱们永远没完。”那公子笑道：“这姑娘又不是你亲妹子，干么你拚死要做我大舅子？”这句是北京骂人的话儿，旁边的无赖子一齐哄笑。郭靖全然不懂，道：“我又不认得她，她本来不是我亲妹子。”那公子又好气又好笑，斥道：“傻小子，看招！”两人搭上了手，翻翻滚滚的又斗了起来。

这次郭靖留了神，那公子连使诡计，郭靖尽不上当。讲到武功，那公子实是稍胜一筹，但郭靖拚着一股狠劲，奋力剧战，身上尽管再中拳掌，却总是缠斗不退。他幼时未学武艺之时，与都史等一群小孩打架便已是如此。这时武艺虽然高了，打法其实仍是出于天性，与幼时一般无异，蛮劲发作，早把四师父所说“打不过，逃！”的四字真言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在他内心，一向便是六字真言：“打不过，加把劲。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。

这时闻声而来围观的闲人越聚越多，广场上已挤得水泄不通。风雪渐大，但众人有热闹好瞧，竟是谁也不走。

穆易老走江湖，知道如此打斗下去，定会惊动官府，闹出大事来，但人家仗义出来打抱不平，自己岂能就此一走了之，在一旁瞧着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无意中往人群一瞥，忽见观斗众人中竟多了几个武林人物、江湖豪客，或凝

神观看，或低声议论。适才自己全神贯注的瞧着两个少年人相斗，也不知这些人是几时来的。

穆易慢慢移动脚步，走近那公子的随从聚集之处，侧目斜睨，只见随从中站着三个相貌特异之人。一个身披大红袈裟，头戴一顶金光灿然的僧帽，是个藏僧，他身材魁梧之极，站着比四周众人高出了一个半头。另一个中等身材，满头白发如银，但脸色光润，不起一丝皱纹，犹如孩童一般，当真是童颜白发，神采奕奕，穿一件葛布长袍，打扮非道非俗。第三个五短身材，满眼红丝，却是目光如电，上唇短髭翘起。

穆易看得暗暗惊讶，只听一名仆从道：“上人，你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罢，再缠下去，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，受了点儿伤，咱们跟随小王爷的下人们可都活不了啦。”穆易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原来这无赖少年竟是小王爷，再斗下去，可要闯出大祸来。看来这些人都是王府里的好手，想必众随从害怕出事，去召了来助拳。”只见那藏僧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话。那白发老头笑道：“灵智上人是西藏密宗大高手，等闲怎能跟这种浑小子动手，没了失了自己身分。”转头向那仆从笑道：“最多王爷打折你们的腿，还能要了性命吗？”那矮小汉子说道：“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，怕甚么？”他身材短小，却是声若洪钟。旁人都吓了一跳，人人回头看他，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，又都急忙回头，不敢再看。

那白发老人笑道：“小王爷学了这一身功夫，不在人前露脸，岂不是空费了这多年寒暑之功？要是谁上去相帮，他准不乐意。”那矮小汉子道：“梁公，你说小王爷的掌法是哪一门功夫？”这次他压低了嗓门。白发老人呵呵笑道：“彭老弟，这是考较你老哥来着？小王爷掌法飞翔灵动，虚实变化，委实不容易。要是你老哥不走了眼，那么他必是跟全真教道士学的武功。”穆易心中一凛：“这下流少年是全真派的？”

那矮小汉子道：“梁公好眼力。你向在长白山下修仙炼药，听说很少到中原来，对中原武学的家数门派却是一瞧便知，兄弟很是佩服。”那白发老头微笑道：“彭老弟取笑了。”那矮小汉子又道：“只是全真教的道士个个古怪，怎会去教小王爷武艺，这倒奇了。”那白发老头笑道：“六王爷折节下交，甚么人请不到？似你彭老弟这般纵横山东山西的豪杰，不是也到了王府里吗？”那矮小汉子点了点头。

白发老头望着圈中两人相斗，见郭靖掌法又变，出手迟缓，门户却守得紧密异常，小王爷数次抢攻，都被他厚重的掌法震了回去，问那矮小汉子道：“你瞧这小子的武功是甚么家数？”那人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这小子武功很杂，好似不是一个师父所授。”旁边一人接口道：“彭寨主说得对，这小子是江南七怪的徒弟。”

穆易向他瞧去，见是个青脸瘦子，额上生了三个肉瘤，心想：“这人叫他彭寨主，难道这个矮小汉子，竟然便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千手人屠彭连虎？江南七怪的名字很久没听见了，难道还在人世？”正自疑惑，那青脸瘦子忽然怒喝：“臭小子，你在这里？”当啷一声，从背上拔出一柄短柄三股钢叉，纵身跃入场子。

郭靖听得身后响声，回头一看，迎面便是三个肉瘤不住晃动，正是黄河四鬼的师叔三头蛟侯通海抢将进来，吃了一惊，他想事不快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才是，就这么一疏神，肩头中了一拳，忙即还手，又与那公子相斗。

众人见侯通海手执兵刃跃入场子，自是要相助其中一方，都觉不公，纷

纷叫喊起来。穆易见他在那彭寨主等接话，知他是小王爷府中人物，双掌一错，抢上几步，只要他向郭靖动手，自己马上就接了过来，虽然对方人多势众，但势逼处此，也只得一拚了。哪知侯通海并不奔向郭靖，却是直向对面人丛中冲去。一个满脸煤黑、衣衫褴褛的瘦弱少年见他冲来，叫声：“啊哟！”转头就跑。侯通海快步追去，他身后四名汉子跟着赶去。

郭靖一瞥之间，见侯通海所追的正是自己新交好友黄蓉，后面尚有黄河四鬼，手执兵刃，杀气腾腾的追赶，心里一急，腿上被小王爷踢中了一脚。他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且住！我出去一下，回头再打。”小王爷给他缠住了狠拚烂打，早已没了斗志，只盼尽早停手，听他这么说正是求之不得，当下冷笑道：“你认输就好！”

郭靖一心挂念黄蓉的安危，正要追去相助，忽听哒哒哒声响，黄蓉拖了鞋皮，嘻嘻哈哈的奔回，后面侯通海连声怒骂，摇动钢叉，一叉又一叉的向他后心刺去。但黄蓉身法甚是敏捷，钢叉总是差了少些，无法刺着。钢叉三股叉尖在日光下闪闪发亮，叉身上套着三个钢环，摇动时互相撞击，当啷啷的直响。黄蓉在人丛中东钻西钻，顷刻间在另一头钻了出来。

侯通海赶到近处，众人无不失声而笑，原来他左右双颊上，各有一个黑黑的五指掌印，显然是给那瘦小子打的。侯通海在人丛中乱推乱挤，待得挨出，黄蓉早已去得远了。哪知他十分顽皮，远远站定了等候，连连招手。侯通海气得哇哇大叫：“不把你这臭小子剥皮拆骨，我三头蛟誓不為人！”挺着钢叉疾追过去。

黄蓉待他赶到相距数步，这才发足奔逃。众人看得好笑，忽见那边厢三人气喘吁吁的赶来，正是黄河三鬼，却少了个丧门斧钱青健。

郭靖看了黄蓉身法，惊喜交集：“原来他身怀绝技，日前在张家口黑松林中引走侯通海、把黄河四鬼吊在树上，自然都是他干的了。”

这边厢那藏僧等一千人都暗自诧异。灵智上人心想：“你参仙老怪适才吹得好大的气儿，说甚么久在长白山下，却于中原武学的家数门派一瞧便知。”说道：“参仙，这小叫化身法灵动，却是甚么门派？侯老弟似乎吃了他亏啦！”

那童颜白发的老头名叫梁子翁，是长白山武学的一派宗师，自小服食野山人参与诸般珍奇药物，是以驻颜不老，武功奇特，人称参仙老怪。这“参仙老怪”四字向来分开了叫，当着面称他为“参仙”，不是他一派的弟子，背后都称他为“老怪”了。他瞧不出那小叫化来历，只是微微摇头，隔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在关外时，常听得鬼门龙王是一把了不起的高手，怎么他师弟这样不济，连一个小孩子也斗不过？”

那矮小汉子正是彭连虎，听了皱眉不语。他与鬼门龙王沙通天向来交好，互为奥援，大做没本钱买卖。他素知三头蛟侯通海武功不弱，今日竟如此出丑，实在令人不解。

黄蓉与侯通海这样一闹，郭靖与小王爷暂行罢手不斗。那小王爷激斗大半个时辰，虽把郭靖摔了六七交，大占上风，对方终于知难而退，但自己身上也中了不少拳脚，累得手疲脚软，满身大汗，抄起腰间丝巾不住抹汗。

穆易已收起了“比武招亲”的锦旗，执住郭靖的手连声道谢慰问，正要和他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忽然哒哒哒拖鞋皮声响，当啷啷三股叉乱鸣，黄蓉与侯通海一逃一追，奔了回来。黄蓉手中扬着两块布条，看侯通海时，衣襟上撕去了两块，露出毛茸茸的胸口。再过一阵，吴青烈和马青雄一个挺枪、

一个执鞭，气喘吁吁的赶来。其中少了个断魂刀沈青刚，想是被黄蓉做了手脚，不知打倒在哪里了。这时黄蓉和侯通海又已奔得不见了人影。

旁观众人无不又是奇怪，又是好笑。

突然西边一阵喝道之声，十几名军汉健仆手执藤条，向两边乱打，驱逐闲人。众人纷纷往两旁让道。只见转角处六名壮汉抬着一顶绣金红呢大轿过来。

小王爷的众仆从叫道：“王妃来啦！”小王爷皱眉骂道：“多事，谁去禀告王妃来着？”仆从不敢回答，待绣轿抬到比武场边，一齐上去侍候。绣轿停下，只听得轿内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怎么跟人打架啦？大雪天里，也不穿长衣，回头着了凉！”声音甚是娇柔。

穆易远远听到这声音，有如身中雷轰电震，耳朵中嗡的一声，登时出了神，心中突突乱跳：“怎么这说话的声音，和我那人这般相似？”随即黯然：“这是大金国的王妃，我想念妻子发了痴，真是胡思乱想。”但总是情不自禁，缓缓的走近轿边。只见轿内伸出一只纤纤素手，手里拿着一块手帕，给小王爷拭去脸上汗水尘污，又低声说了几句不知甚么话，多半又是责备又是关切之意。小王爷道：“妈，我好玩呢，一点没事。”王妃道：“快穿衣服，咱娘儿俩一起回去。”

穆易又是一惊：“天下怎会有说话声音如此相同之人？”眼见那只雪白的手缩入轿中，轿前垂着一张暖帷，帷上以金丝绣着几朵牡丹。他虽瞪目凝望，眼光又怎能透得过这张金碧辉煌的暖帷。

小王爷的一名随从走到郭靖跟前，拾起小王爷的锦袍，骂道：“小畜生，这件袍子给你弄得这个样子！”一名随着王妃而来的军汉举起藤条，刷的一鞭往郭靖头上猛抽下去。郭靖侧身让开，随手钩住他手腕，左脚扫出，这军汉扑地倒了。郭靖夺过藤条，在他背上刷刷刷三鞭，喝道：“谁叫你乱打人？”旁观的百姓先前有多人曾被众军汉藤条打中，这时见郭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无不暗暗称快。其余十几名军汉高声叫骂，抢上去救援同伴，被郭靖一双双的提起，扔了出去。

小王爷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还要猖狂？”接住郭靖迎面掷来的两名军汉，放在地上，跟着抢上前去，左足踢出，直取郭靖小腹。郭靖闪身进招，两人又搭上了手。那王妃连声喝止，小王爷对母亲似乎并不畏惧，颇有点儿恃宠而骄，回头叫道：“妈，你瞧我的！这乡下小子到京师来撒野，不好好给他吃点苦头，只怕他连自己老子姓甚么也不知道。”

两人拆了数十招，小王爷卖弄精神，存心要在母亲面前显示手段，只见他身形飘忽，掌法灵动，郭靖果然抵挡不住，又给他打中一拳，跟着连摔了两交。

穆易这时再也顾不到别处，凝神注视轿子，只见绣帷一角微微掀起，露出一双秀眼、几缕鬓发，眼光中满是柔情关切，瞧着小玉爷与郭靖相斗。穆易望着这双眼睛，身子犹如泥塑木雕般钉在地下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郭靖虽是接连输招，却是愈战愈勇。小王爷连下杀手，只想伤得他无力再打，但郭靖皮坚肉厚，又练有内功，身上吃几拳并不在乎，兼之小王爷招术虽巧，功力却以限于年龄，未见狠辣，一时也伤不了他。小王爷十指成爪，不断戳出，便以先前伤了穆易的阴毒手法抓向郭靖。但郭靖使出分筋错骨手来，尽能抵挡得住。

斗了一阵，黄蓉与侯通海又一逃一追的奔来。这次侯通海头发上插了老

大一个草标，这本是出卖物件的记号，插在头上，便是出卖人头之意，自是受了黄蓉的戏弄，但他竟茫然不觉，只是发足疾追，后面的黄河二鬼也已不知去向，想必都是给黄蓉打倒在哪里了。

梁子翁等无不纳罕，猜不透黄蓉究是何等人物，眼见侯通海奔跑着实迅捷，却终是追不上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。彭连虎忽道：“难道这小子是丐帮中的？”丐帮是当时江湖上第一大帮会，帮中上下个个都是乞丐。梁子翁脸上肌肉一动，却不答话。

圈子中两个少年拳风虎虎，掌影飘飘，各自快速抢攻，突然问郭靖左臂中了一掌，过一会小王爷右腿给踢了一脚，两人愈斗愈近，呼吸相闻。旁观众人中不会武艺的固然是看的神驰目眩，就是内行的会家子，也觉两人拚斗越来越险，稍一疏神，不死也受重伤。彭连虎和梁子翁手里都扣了暗器，以备在小王爷遇险时相救，眼看着两人斗了这许多时候，郭靖虽狠，武艺却也不过如此，紧急时定能及时制得住他。

郭靖斗发了性，他自小生于大漠，历经风沙冰雪、兵戈杀伐，那小王爷究竟娇生惯养，似这样狠斗硬拚，竟然有点不支起来。他见郭靖左掌劈到，闪身避过，回了一拳。郭靖乘他这拳将到未到之际，右手在他右肘上急拨，抢身上步，左臂已自他右腋下穿入，左手反钩上来，同时右手拿向对方咽喉。小王爷料不到他如此大胆进袭，左掌急翻，刁住对方手腕，右手五指也已抓住郭靖的后领。两人胸口相贴，各自运动劲，一个要叉住对方喉头，一个要扭断敌人的手腕，眼见情势紧迫，顷刻之间，胜负便决。

众人齐声惊叫，那王妃露在绣帷外的半边脸颊变得全无血色。穆易的女儿本来坐在地上，这时也跃起身来，脸色惊惶。

只听得拍的一声，郭靖脸上重重中了一掌，原来小王爷忽然变招，右手陡松，快如闪电般的击出一掌。郭靖被打得头晕眼花，左目中眼泪直流，蓦地大喝一声，双手抓住小王爷的衣襟，把他身子举了起来，用力往地下掷去。这二招既非分筋错骨手，也不是擒拿短打，却是蒙古人最擅长的摔交之技，是郭靖跟着神射手哲别学来的。

那小王爷武功也确有过人之处，身刚着地，立向前扑出，伸臂抱住郭靖双腿，两人同时跌倒，小王爷压在上面。他当即放手跃起，回身从军汉手里抢过一柄大枪，挺枪往郭靖小腹上刺去。郭靖急滚逃开，小王爷刷刷刷连环三枪，急刺而至，枪法竟是纯熟之极。

郭靖大骇，一时给枪招罩住了无法跃起，只得仰卧在地，施展空手夺白刃之技想夺他大枪，几次出手都抓夺不到。小王爷抖动枪杆，朱缨乱摆，枪头嗤嗤声响，颤成一个大红圈子。那王妃叫道：“孩儿，千万别伤人性命。你赢了就算啦！”但小王爷只盼一枪将郭靖钉在地下，母亲的话全没听到。

郭靖只觉耀眼生花，明晃晃的枪尖离鼻头不过数寸，情急之下手臂挥出，硬生生格开枪杆，一个筋斗向后翻出，顺手拖过穆易那面“比武招亲”的锦旗，横过旗杆，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挺杆直戳，跟着长身横臂，那锦旗呼的一声直翻出去，罩向小王爷面门。小王爷斜身移步，枪杆起处，圆圆一团红影，枪尖上一点寒光疾向郭靖刺来。郭靖挥旗挡开。

两人这时动了兵刃，郭靖使的是大师父飞天蝙蝠柯镇恶所授的降魔杖法，虽然旗杆长大，使来颇不顺手，但这套杖法变化奥妙，原是柯镇恶苦心练来对付铁尸梅超凤之用，招中蕴招，变中藏变，诡异之极。小王爷不识这杖法，挺枪进招，那旗杆忽然倒翻上来，如不是闪避得快，小腹已被挑中，

只得暂取守势。

穆易初见那小王爷抡动大枪的身形步法，已颇讶异，后来越看越奇，只见他刺、扎、锁、拿、盘、打、坐、崩，招招是“杨家枪法”。这路枪法是杨家的独门功夫，向来传子不传女，在南方已自少见，谁知竟会在大金国的京城之中出现。只是他枪法虽然变化灵动，却非杨门嫡传正宗，有些似是而非，倒像是从杨家偷学去的。他女儿双蛾深蹙，似乎也是心事重重。只见枪头上红缨闪闪，长杆上锦旗飞舞，卷的片片雪花狂转急旋。

那王妃眼见儿子累得满头大汗，两人这一动上兵刃，更是刻刻有性命之忧，心中焦急，连叫：“住手，别打啦！”

彭连虎听得王妃的说话，大踏步走向场中，左臂振出，格在旗杆之上。郭靖斗然间只觉双手虎口斗然剧痛，旗杆脱手飞向天空。锦旗在半空被风一吹，张了开来，猎猎作响，雪花飞舞中展出“比武招亲”四个金字。

郭靖大吃一惊，尚未看清楚对方身形面貌，只觉风声飒然，敌招已攻到面门，危急中斜窜出去，饶是他身法快捷，彭连虎一掌已击中他的手臂。郭靖站立不稳，登时摔倒。彭连虎向小王爷一笑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我给你料理了，省得以后这小子再纠缠不清！”右手后缩，吸一口气，手掌抖了两抖，暴伸而出，猛往郭靖头顶拍落。

郭靖心知不幸，只得双臂挺举，运气往上挡架。灵智上人及参仙老怪对望了一眼，知道郭靖双臂已不能保全，千手人屠彭连虎这掌下来，他手臂非断不可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人丛中一人喝道：“慢来！”一道灰色的人影倏地飞出，一件异样兵刃在空中一挥，彭连虎的手腕已被卷住。彭连虎右腕运动劲回拉，咣的一声，把来人的兵器齐中拉断，左掌随即发出。那人低头避过，左手将郭靖拦腰抱起，向旁跃开。众人才看清楚那人是个中年道人，身披灰色道袍，手中拿着的拂尘只剩一个柄，拂尘的丝条已被彭连虎拉断，还绕在他手腕之上。

那道人与彭连虎互相注视，适才虽只换了一招，但都已知对方甚是了得。那道人道：“足下可是威名远震的彭寨主？今日识荆，幸何如之。”彭连虎道：“不敢，请教道长法号。”这时数百道目光，齐向那道人注视。

那道人并不答话，伸出左足向前踏了一步，随即又缩脚回来，只见地下深深留了一个印痕，深竟近尺，这时大雪初落，地下积雪未及半寸，他漫不经心的伸足一踏，竟是这么一个深印，脚下功夫当真惊世骇俗。彭连虎心头一震，道：“道长可是人称铁脚仙的玉阳子王真人吗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彭寨主言重了。贫道正是王处一，‘真人’两字，决不敢当。”

彭连虎与梁子翁、灵智上人等都知王处一是全真教中响当当的角色，威名之盛，仅次于长春子丘处机，只是虽然久闻其名，却是从未见过，这时仔细打量，只见他长眉秀目，颔下稀疏的三丛黑须，白袜灰鞋，似是一个十分着重修饰的羽士，若非适才见到他的功夫，真不信此人就是独足做立凭临万丈深谷，使一招“风摆荷叶”，由此威服河北、山东群豪的铁脚仙玉阳子。

王处一微微一笑，向郭靖一指，说道：“贫道与这位小哥素不相识，只是眼看他见义勇为，奋不顾身，心下好生相敬，斗胆求彭寨主饶他一命。”彭连虎听他说得客气，心想既有全真教的高手出头，只得卖个人情，当下抱拳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王处一拱手相谢，转过身来，双眼一翻，霎时之间脸上犹如罩了一层严

霜，厉声向那小王爷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你师父是谁？”

那小王爷听到王处一之名，心中早已惴惴，正想赶快溜之大吉，不料他突然厉声相询，只得站定了答道：“我叫完颜康，我师父名字不能对你说。”王处一道：“你师父左颊上有一颗红痣，是不是？”完颜康嘻嘻一笑，正想说句俏皮话，突见王处一两道目光犹如闪电般射来，心中一惊，登时把一句开玩笑的话吞进了肚里，点了点头。

王处一道：“我早料到你是丘师兄的弟子。哼，你师父传你武艺之前，对你说过甚么话来？”完颜康暗觉事情要糟，不由得惶急：“今日之事要是给师父知道了，可不得了。”心念一转，当即和颜悦色的道：“道长既识得家师，必是前辈，就请道长驾临舍下，侍晚辈恭聆教益。”王处一哼了一声，尚未答话。完颜康又向郭靖作了一揖，微笑道：“我与郭兄不打不相识。郭兄武艺，小弟佩服得紧，请郭兄与道长同到舍下，咱们交个朋友如何？”

郭靖指着穆易父女道：“那么你的亲事怎么办？”完颜康脸现尴尬之声，道：“这事慢慢的从长计议。”穆易一拉郭靖的衣袖，说道：“郭小哥，咱们走罢，不用再理他。”

完颜康向王处一又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道长，晚辈在舍下恭候，你问赵王府便是。天寒地冻，正好围炉赏雪，便请来喝上几杯罢。”跨上仆从牵过来的骏马，缰绳一抖，纵马就向人丛中奔去，竟不管马蹄是否会伤了旁人。众人纷纷闪避。

王处一见了他这副骄横的模样，心头更气，向郭靖道：“小哥，你跟我来。”郭靖道：“我要等我的好朋友。”刚说得这句话，只见黄蓉从人丛中向上跃起，笑道：“我没事，待会我来找你。”两句话说毕，随即落下。他身材矮小，落入人堆之中，登时便不见踪影，却见那三头蛟侯通海又从远处摇叉奔来。

郭靖回过身来，当即在雪地里跪倒，向王处一叩谢救命之恩。王处一双手扶起，拉住他的手臂，挤出人丛，脚不点地般快步向郊外走去。

水声响动，一叶扁舟从树丛中飘了出来，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，长发披肩，全身白衣，头发上束了条金带，白雪一映，更是灿然生光。

第八回各显神通

王处一脚步好快，不多时便已到了城外，再行数里，到了一个山峰背后。他不住加快脚步，有心试探郭靖武功，到后来越奔越快。郭靖当日跟丹阳子马钰学吐纳功夫，两年中每晚上落悬岩，这时一阵急奔，虽在剧斗之后，倒也还支持得住。疾风火着雪片迎面扑来，王处一向着一座小山奔去，坡上都是积雪，着足滑溜，到后来更忽上陡坡，但郭靖习练有素，竟然面不加红，心不增跳，随着王处一奔上山坡，如履平地。

王处一放手松开他手臂，微感诧异，道：“你的根基扎得不坏啊，怎么打不过他？”郭靖不知如何回答，只是楞楞的一笑。王处一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郭靖那日在悬崖顶上奉命假扮尹志平欺骗梅超风，知道马钰的师弟之中有一个正是王处一，当下毫不相瞒，将江南七怪与马钰授他功夫的事简略说了。王处一喜道：“大师哥教过你功夫，好极啦！那我还有甚么顾虑？”

郭靖圆睁大眼，呆呆的望着他，不解其意。

王处一道：“跟你相打的那个甚么小王爷完颜康，是我师兄长春子丘处机的弟子，你知道吗？”郭靖一呆，奇道：“是吗？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原来丹阳子马钰虽然传了他一些内功基础，以及上落悬崖的轻身功夫“金雁功”，但拳脚兵刃却从未加以点拨。是以他不知全真派武功的家数，这时听了王处一的话，又想起那晚与小道士尹志平交手，他的招数似乎与这完颜康确是一派，不禁心感惶惊，低头道：“弟子不知那小王爷原来是丘道长门下，粗鲁冒犯，请道长恕罪。”

王处一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义侠心肠，我喜欢得紧，哪会怪你？”随即正色道：“我全真教教规极严。门人做错了事，只有加倍重处，决不偏袒。这人轻狂妄为，我要会同丘师兄好好罚他。”郭靖道：“他要是肯同那位穆姑娘结亲，道长就饶了他罢。”

王处一摇头不语，见他宅心仁厚，以恕道待人，更是喜欢，寻思：“丘师兄向来嫉恶如仇，对金人尤其憎恶，怎会去收一个金伺王爷公子为徒？何况那完颜康所学的本派武功造诣已不算浅，显然丘师哥在他身上着实花了不少时日与心血，而这人武功之中另有旁门左道的诡异手法，定是另外尚有师承，那更教人猜想不透了。”对郭靖道：“丘师兄约了我在燕京相会，这几天就会到来，一切见了面当再细问。听说他收了一个姓杨的弟子，说要到嘉兴和你比武，不知那姓杨的功夫如何。但你放心，有我在这里，决不能叫你吃亏。”

郭靖奉了六位师父之命，要在八月中秋中午之前赶到两浙西路的嘉兴府，至于去干甚么，六位师父始终未对他说明，于是问道：“道长，比甚么武啊？”

王处一道：“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明言，我也不便代说。”他曾听丘处机说起过前后的原委，对江南六怪的义举心下好生相敬。他和马钰是一般的心思，也盼江南六怪获胜，不过他是师弟，却不便明劝丘师哥相让，今日见了郭靖的为人，暗自思量如何助他一臂之力，却又不能挫折丘师哥的威名，决意届时赶到嘉兴，相机行事，从中调处。

王处一道：“咱们瞧瞧那穆易父女去。那女孩子性子刚烈，别闹出人命来。”郭靖吓了一跳。两人径到西城大街高升客栈来。

走到客店门口，只见店中走出十多名锦衣亲随，躬身行礼，向王处一道：“小的奉小主之命，请道长和郭爷到府里赴宴。”说着呈上大红名帖，上面写着“弟子完颜康敬叩”的字样，呈给郭靖的那张名帖则自称“侍教弟”。王处一接过名帖，点头道：“待会就来。”

那为首的亲随道：“这些点心果物，小主说请道长和郭爷将就用些，两位住在哪里，小的这就送去。”其余亲随托上果盒，揭开盒盖，只见十二只盒中装了各式细点鲜果，模样十分精致。郭靖心想：“黄蓉贤弟爱吃精致点心，我多留些给他。”王处一不喜完颜康为人，本待挥手命他们拿回，却见郭靖十分喜欢，心想：“少年人嘴馋，这也难怪！”微微一笑，命将果盒留在柜上。

王处一问明穆易所住的店房，走了进去，只见穆易脸如白纸，躺在床上，他女儿坐在床沿上不住垂泪，两人见王处一和郭靖入来，同时叫了一声，都是颇出意料之外。那姑娘当即站起。穆易也在床上坐起身来。

王处一看穆易双手的伤痕时，只见每只手背五个指孔，深可见骨，犹如被兵刃所伤，两只手肿得高高，伤口上搽了金创药，只是生怕腐烂，不敢包扎，心下大惑不解：“完颜康这门阴毒狠辣的手法，不知是何人所传，伤人如此厉害，肉非朝夕之功，丘师哥怎会不知？知道之后，又怎会不理？”转头问那姑娘道：“姑娘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姑娘低声道：“我叫穆念慈。”她向郭靖望了一眼，眼色中充满感激之意，随即低下了头。郭靖一转眼间，只见那根锦旗的旗杆倚在床脚边，绣着“比武招亲”四字的锦旗却已剪得稀烂，心下茫然不解：“她再也不比武招亲了？”

王处一道：“令尊的伤势不轻，须得好好调治。”见父女俩行李萧条，料知手头窘迫，只怕治伤的医药之资颇费张罗，当即从怀中取出两锭银子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明日我再来瞧你们。”不待穆易和穆念慈相谢，拉了郭靖走出客店。

只见四名锦衣亲随又迎了上来，说道：“小主在府里专诚相候，请道爷和郭爷这就过去。”王处一点了点头。郭靖道：“道长，你等我一忽儿。”奔入店房，揭开完颜康送来的果盒盖子，拣了四块点心，用手帕包好了放在怀内，又再奔出，随着四名亲随，和王处一径到王府。

来到府前，郭靖见朱红的大门之前左右旗杆高耸，两头威武狰狞的玉石狮子盘坐门旁，一排白玉阶石直通到前厅，势派豪雄之极。大门正中写着“赵王府”三个金字。

郭靖知道赵王就是大金国的六皇子完颜洪烈，不由得心头一震：“原来那小王爷就是完颜洪烈的儿子？完颜洪烈认得我的，在这里相见，可要糟糕。”

正自犹疑，忽听鼓乐声喧，小王爷完颜康头戴束发金冠，身披红袍，腰围金带，已抢步出来相迎，只是脸上目青鼻肿，兀自留下适才恶斗的痕迹。郭靖也是左目高高肿起，嘴角边破损了一大块，额头和右颊满是乌青。两人均自觉狼狈，不由得相对一笑。

王处一见了他这副富贵打扮，眉头微微一皱，也不言语，随着他走进厅堂。完颜康请王处一在上首坐了，说道：“道长和郭兄光降，真是三生之幸。”

王处一见他既不跪下磕拜，又不口称师叔，更是心头有气，问道：“你跟你师父学了几年武艺？”完颜康笑道：“晚辈懂甚么武艺？只跟师父练了几年，三脚猫的玩意真叫道长和郭兄笑话了。”王处一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全

真派的功夫虽然不高，可还不是三脚猫。你师父日内就到，你知道吗？”

完颜康微笑道：“我师父就在这里，道长要见他吗？”王处一大出意外，忙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完颜康不答他的问话，手掌轻击两下，对亲随道：“摆席！”众亲随传呼出去。完颜康陪着王郭两人向花厅走去。

一路穿回廊，绕画楼，走了好长一段路。郭靖哪里见过王府中这般豪华气派，只看得眼也花了，老是记着见到完颜洪烈时可不知如何应付，又想：“大汗命我来刺杀完颜洪烈，可是他儿子却是马道长、王道长的师侄，我该不该杀他父亲？”东思西想，心神不定。

来到花厅，只见厅中有六七人相候。其中一人额头三瘤坟起，正是三头蚊侯通海，双手叉腰，怒目瞪视。郭靖吃了一惊，但想有王道长在旁，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样，可是毕竟有些害怕，转过了头，目光不敢与他相触，想起他追赶黄蓉的情状，又是暗暗好笑。

完颜康满面堆欢，向王处一道：“道长，这几位久慕你的威名，都想见见，”他指着彭连虎道：“这位彭寨主，两位已经见过啦。”两人互相行了一礼。

完颜康伸手向一个红颜白发的老头一张，道：“这位是长白山参仙梁子翁梁前辈。”梁子翁拱手道：“得能见到铁脚仙王真人，老夫这次进关可说是不虚此行。这位是西藏密宗的大手印灵智上人，我们一个来自东北，一个来自西南，万里迢迢的，可说是前生有缘。”这梁子翁显是十分健谈。王处一向灵智上人行礼，那藏僧双手合十相答。

忽听一人嘶哑着嗓子说道：“原来江甫六怪有全真派撑腰，才敢这般横行无忌。”

王处一转过头打量那人，只见他一个油光光的秃头，顶上没半根头发，双目布满红丝，眼珠突出，看了这副异相，心中斗然想起，说道：“阁下可是鬼门龙王沙老前辈吗？”那人怒道：“正是，原来你还知道我。”王处一心想：“咱们河水不犯井水，不知哪里得罪他了？”当下温言答道：“沙老前辈的大名，贫道向来仰慕得紧。”

那鬼门龙王名叫沙通天，武功可比师弟侯通海高得很多，只因他性子暴躁，传授武艺时动不动就大发脾气，因此一身深湛武功四个弟子竟是学不到十之二三。黄河四鬼在蒙古一战，占不到郭靖丝毫上风，在赵王完颜洪烈跟前大夫面子，赵王此后对他四人也就不再如何看重。沙通天得知讯息后暴跳如雷，拳打足踢，将四人狠狠的打了一顿，黄河四鬼险些儿一齐名副其实。沙通天再命师弟侯通海去将郭靖擒来，却又连遭黄蓉戏弄，丢尽了脸面。他越想越气，也顾不得在众人之间失礼，突然伸手就向郭靖抓去。

郭靖急退两步，王处一举起袍袖，挡在他身前。

沙通天怒道：“好，你真的袒护这小畜生啦？”呼的一掌，猛向王处一胸前击来。王处一见他来势凶恶，只得出掌相抵，拍的一声轻响，双掌相交，正要各运内力推出，突然身旁转出二人，左手压住沙通天手腕，右手压住王处一手腕，向外分崩，两人掌中部感到一震，当即缩手。王处一与沙通天都是当世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素知对方了得，这时一个出掌，一个还掌，都已运上了内劲，岂知竟有人能突然出手震开两人手掌，只见那人一身白衣，轻裘缓带，神态甚是滞洒，看来三十五六岁年纪，双目斜飞，面目俊雅，却又英气逼人，身上服饰打扮，俨然是一位富贵王孙。

完颜康笑道：“这位是西域昆仑白驼山少主欧阳公子，单名一个克字。”

欧阳公子从未来过中原，各位都是第一次相见罢？”

这人突如其来的现身，不但王处一和郭靖前所未见，连彭连虎、梁子翁等也都并不相识。大家见他显了一手功夫，心中暗暗佩服，但西域白驼山的名字，却谁也没听说过。

欧阳克拱手道：“兄弟本该早几日来燕京，只因途中遇上了一点小事，耽搁了几天，以致迟到了，请各位恕罪。”郭靖听完颜康说他是白驼山的少主，早已想到路上要夺他马匹的那些白衣女子，这时听了他的说话，心头一凛：“莫非我六位师父已跟他交过手了？不知六位师父有无损伤？”

王处一对方个个武功了得，这欧阳克刚才这么出手一压，内力和自己当是在伯仲之间，劲力却颇怪异，要是说僵了动手，一对一尚且未必能胜，要是对方数人齐上，自己如何能敌？当即问完颜康道：“你师父呢？为甚么不请他出来？”

完颜康道：“是！”转头对亲随道：“请师父出来见客！”那亲随答应去了。王处一大慰，心想：“有丘师兄在此，劲敌再多，我们三人至少也能自保。”

过不多时，只听靴声囊囊，厅门中进来一个肥肥胖胖的锦衣武官，下颏留着一丛浓髯，四十多岁年纪，模样颇为威武。完颜康上前叫了声“师父”，说道：“这位道长很想见见您老人家，已经问过好几次啦。”王处一大怒，心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胆敢如此消遣我？”又想：“瞧这武官行路的模样，身上没甚么高明功夫，那小子的诡异武功定然不是他传的。”那武官道：“道士，你要见我有甚么事，我是素来不喜见僧道尼姑的。”王处一气极反笑，说道：“我是要向大人化缘，想化一千两银子。”

那武官名叫汤祖德，是赵王完颜洪烈手下的一名亲兵队长，当完颜康幼时曾教过他武艺，因此赵王府里人人都叫他师父，这时听王处一狮子大开口，一化就是一千两银子，吓了一跳，斥道：“胡说！”完颜康接口道：“一千两银子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”向亲随道：“快去准备一千两银子，待会给道爷送去。”汤祖德听了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从头至脚、又从脚至头的打量王处一，猜不透这道士是甚么来头。

完颜康道：“各位请入席罢。王道长初到，请坐首席。”王处一谦让不得，终于在首席坐了。酒过三巡，王处一道：“各位都是在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请大家说句公道话，姓穆的父女两人之事，该当怎么办？”众人目光都集在完颜康脸上，瞧他如何对答。

完颜康斟了一杯酒，站起身来，双手奉给王处一，说道：“晚辈先敬道长一杯，那件事道长说怎么办，晚辈无有不遵。”王处一一楞，想不到他竟答应得这么爽快，当下举杯一口饮尽，说道：“好！咱们把那姓穆的请来，就在这里谈罢。”完颜康道：“正该如此。就劳郭兄大驾，把那位穆爷邀来如何？”王处一点了点头。

郭靖当即离席，出了王府，来到高升客栈。走进穆易的店房，父女两人却已人影不见，连行囊衣物都已带走。一问店伙，却说刚才有人来接他们父女走了，房饭钱已经算清，不再回来。郭靖忙问是谁接他们走的，店伙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郭靖匆匆回到赵王府。完颜康下席相迎，笑道：“郭兄辛苦啦，那位穆爷呢？”郭靖说了。完颜康叹道：“啊哟，那是我对不起他们啦。”转头对亲随道：“你快些多带些人，四下寻访，务必请那位穆爷转来。”亲随答应

着去了。

这一来闹了个事无对证，王处一倒不好再说甚么，但心中好生疑惑，寻思：“要请那姓穆的前来，只须差遣一两名亲随便是，这小子却要郭靖自去，显是要他亲眼见到穆家父女已然不在，好作见证。”冷笑道：“不管谁弄甚么玄虚，将来总有水落石出之日。”完颜康笑道：“道长说得是。不知那位穆爷弄甚么玄虚，当真古怪。”

那汤祖德先前见小王爷一下子就给这道士骗去了一千两银子，心中早就又是不忿，又是肉痛，这时见那道士神色凛然，对小王爷好生无礼，更是气愤，发话道：“你这道士是哪一所道观的？凭了甚么到这里打秋风？”

王处一道：“你这将军是哪一国的人？凭了甚么到这里做官？”他见汤祖德明明是汉人，却在金国做武官，欺压同胞，忍不住出言嘲讽。

汤祖德生平最恨之事，就是别人提起他是汉人。他自觉一身武艺，对金国办事又是死心塌地，忠心耿耿，但金朝始终不让他带兵，也不给做个方面大员，辛苦了二十多年，官衔虽然不小了，却仍是在赵王府中领个闲职。王处一的话正触到了他的痛处，脸色立变，虎吼一声，站了起来，隔着梁子翁与欧阳克两人，出拳向王处一脸上猛力击去。

王处一眼见拳头打来，右手伸出两根食指，火住了他手腕，笑道：“你不肯说也就罢了，何必动粗？”汤祖德这一拳立时在空中停住，连使了几次劲，始终进不了半寸。他又惊又怒，骂道：“好妖道，你使妖法！”用力回夺，竟然缩不回来，紫胀了面皮，尴尬异常。梁子翁坐在他身旁，笑道：“将军别生气，还是坐下喝酒罢！”伸手向他右肩按去。

王处一知道凭自己这两指之力，夹住汤祖德的手腕绰绰有余，抵挡梁子翁这一按却是不足，当即松开手指，顺手便向汤祖德左肩按落，这一下变招迅捷，梁子翁不及缩手，两股劲力同时按上了汤祖德双肩。汤祖德当真是祖上积德，名不虚传，竟有两大高手同时向他夹击，面子大是不小，双手不由自主的向前撑出，噗噗两声，左手按入一碗糟溜鱼，右手浸入一碗酸辣汤，喀喇喇一阵响亮，两碗碎裂，鱼骨共瓷片同刺，热汤与鲜血齐流。汤祖德哇哇大叫，双手乱挥，油腻四溅，汤水淋漓。众人哈哈大笑，急忙闪避。汤祖德羞愤难当，急奔而入。众仆役忍住了笑上前收拾，良久方妥。

沙通天道：“全真派威镇南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兄弟要向道长请教一件事。”王处一道：“不敢，沙老前辈请说。”沙通天道：“黄河帮与全真教向来各不相犯，道长为甚么全力给江南七怪撑腰，来跟兄弟为难？全真教虽然人多势众，兄弟可也不惧。”

王处一道：“沙老前辈这可有误会了。贫道虽然知道江南七怪的名头，但和他们七人没一个相识。我一位师兄还和他们结下了一点小小梁子。说到帮着江南七怪来跟黄河帮生事，那是决计没有的事。”沙通天怪声道：“好极啦，那么你就把这小子交给我。”一跃离座，伸手就往郭靖颈口抓来。

王处一知道郭靖躲不开这一抓，这一下非受伤不可，当即伸身在郭靖肩头轻轻一推，郭靖身不由主的离椅跃出。只听喀喇一声，沙通天五指落下，椅背已断。这一抓裂木如腐，确是武林中罕见的凌厉功夫。

沙通天一抓不中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是护定这小子啦？”王处一道：“这孩子是贫道带进王府来的，自要好好带他出去。沙兄放他不过，日后再找他晦气如何？”

欧阳克道：“这少年如何得罪了沙兄，说出来大家评评理如何？”

沙通天寻思：“这道士武功绝不在我之下，凭我们师兄弟二人之力，想来留不下那小畜生。彭贤弟虽会助我，但这欧阳克武功了得，不知是甚么来头，要是竟和这牛鼻子联手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我有四个不成材的弟子，跟随赵王爷到蒙古去办一件大事，眼见可以成功，却给这姓郭的小子横里窜出来坏了事，可叫赵王爷恼恨之极。各位想想，咱们连这样一个小子也奈何不得，赵王爷请咱们来净是喝酒吃饭的吗？”

他性子虽然暴躁，却也非莽撞糊涂的一勇之夫，这么一番话，郭靖登时成了众矢之的。席上除了王处一与郭靖之外，人人都是赵王厚礼聘请来的，完颜康更是赵王的世子，听了沙通天这番话，都是耸然动容，个个决意把郭靖截了下来，交给赵王处分。

王处一暗暗焦急，筹思脱身之道，但在这强敌环伺之下，实是彷徨无策。本来他想完颜康是自己师侄，虽是大金王子，对自己总不敢如何，万料不到他对师叔非但全无长幼之礼，而且在府中伏下了这许多高手，早知如此，自不能贸然深入虎穴前来赴宴。就算要来查问清楚，也不该带了郭靖这少年同来。自己要脱身而走，谅来众人也留不住，要同时救出郭靖却大非易事，当下神色仍是十分镇定，心想：“眼下不可立时破脸，须得拖延时刻，探明各人的虚实。”说道：“各位威名远震，贫道一向仰慕得紧，今日有缘得见高贤，真是欣喜已极。”向郭靖一指，道：“这少年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了沙龙王，各位既要将他留下，贫道势孤力弱，虽是明知不可，却也难违众意。只是贫道斗胆求各位显一下功夫，好令这少年知道，不是贫道不肯出力，实在爱莫能助。”

三头蚊侯通海气已闷了半日，立即离座，捋起长衣，叫道：“我先请教你的高招。”王处一道：“贫道这一点点薄艺，如何敢和各位过招？盼望侯兄大显绝技，让贫道开开眼界，也好教训教训这个少年，教他知道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日后不敢再妄自尊能。”侯通海听他似乎话中含刺，至于含甚么刺，心中可不明白了，自是不知如何回答。

沙通天心想：“全真派的道士很难惹，不和他动手也好。”对侯通海道：“师弟那你就练练‘雪里埋人’的功夫，请王真人指教。”王处一连说不敢。

这时飞雪兀自未停，侯通海奔到庭中，双臂连扫带扒，堆成了一个三尺来高的雪坟，用脚踹得结实，倒退三步，忽地跃起，头下脚上，扑的一声，倒插在雪坟之中，白雪直没到他胸口。郭靖看了摸不着头脑，不知这是甚么功夫，只见他倒插在雪里，动也不动。

沙通天向完颜康的亲随们道：“相烦各位管家，将侯爷身旁的雪打实。”众亲随都觉得十分有趣，笑嘻嘻的将侯通海胸旁四周的雪踏得结结实实。原来沙通天和侯通海在黄河里称霸，水上功夫都极为了得。熟识水性讲究的是水底潜泳不换气，是以侯通海把头埋在雪里上里，凝住呼吸，能隔一顿饭的功夫再出来，这是他平日练惯了的。众人饮酒赞赏，过了良久，侯通海双手一撑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将头从雪中拔出，翻身直立。

郭靖是少年心性，首先拍掌叫好。侯通海归座饮酒，却狠狠望了他一眼。郭靖见他三枚肉瘤上都留有白雪，忍不住提醒他：“侯三爷，你头上有雪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浑号三头蚊，可不是行三，你干么叫我侯三爷？我偏偏是侯四爷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头上有雪，难道自己不知？我本来要抹，你这小子说了之后，偏偏不抹。”厅中暖和，雪融为水，从他额上分三行流下，他侯四爷言出如山，大丈夫说不抹就不抹。

沙通道：“我师弟的功夫很粗鲁，真是见笑了。”说着伸手从碟中抓起一把瓜子，中指连弹，瓜子如一条线般直射出去。一颗颗瓜子部嵌在侯通海所堆的那个雪堆之上，片刻之间，在雪堆上嵌成了一个简写的“黄”字。雪堆离他座位总有三丈之遥，他弹出瓜子，居然能整整齐齐的嵌成一字，眼力手力之准实是惊人。王处一心想：“难怪鬼门龙王独霸黄河，果然是有非同小可的艺业。”转眼间雪堆上又出现了一个“河”字，一个“九”字，看来他是要打成“黄河九曲”四个字了。

彭连虎笑道：“沙大哥，你这手神技可让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咱们向来合伙做买卖，这位王道长既要考较咱们，做兄弟的借光大哥这手神技，也来露露脸罢。”身子一晃，已跃到厅口。这时沙通天已把最后一个“曲”字打了一半，彭连虎忽地伸出双手，左伸右收，右伸左收，将沙通天弹出的瓜子一颗颗的都从空中截了下来。瓜子体型极小，去得又快，但他居然没漏了一颗。一个发得快，一个接得也快，犹如流水一般，一碟瓜子堪堪都将转入彭连虎手中。

众人叫好声中，彭连虎笑跃归座，沙通天才将那半个“曲”打成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彭连虎这一下显然有损削他威风之嫌，但两人交情深厚，沙通天只微微一笑，并不见怪，回头对欧阳克道：“欧阳公子露点甚么，让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开开眼界。”

欧阳克听他语含讥刺，知道先前震开他的手掌，此人心中已不无齐蒂，心想显些甚么功夫，叫这秃头佩服我才好，只见侍役正送上四盆甜品，在每人面前放上一双新筷，将吃过咸食的筷子收集起来。欧阳克将那筷子接过，随手一撒，二十只筷子同时飞出，插入雪地，整整齐齐的排成四个梅花形。将筷子掷出插入雪中，那是小童也会之事，自然丝毫不难，但一手撒出二十只筷子而布成如此整齐的图形，却又是难到了极处。这一招的功力深妙之处，郭靖与完颜康还不大了然，但王处一与沙通天等人都是暗暗敬佩。齐声喝彩。

王处一眼见各人均负绝艺，苦思脱身之计，斗然想起：“这些武林中的好手，平时遇到一人已是不易，怎么忽然都聚集在这里？像白驼山少主、灵智上人、参仙老怪等人，都是极少涉足中原的，为甚么一齐来了燕京？这中间定有一桩重大的图谋。”

只见参仙老怪梁子翁笑嘻嘻的站起身来，向众人拱了拱手，缓步走到庭中，忽地跃起，左足探出，已落在欧阳克插在雪地的筷子之上，拉开架子，“怀中抱月”、“二郎担山”、“拉弓式”、“脱靴转身”，把一路巧打连绵的“燕青拳”使了出来，脚下纵跳如飞，每一步都落在竖直的筷子之上。只见他“让步跨虎”、“退步收势”，把一路“燕青拳”打完，二十只筷子仍是整整齐齐的竖在雪地，没一只欹侧弯倒。梁子翁脸上笑容不断，纵身回席。登时彩声满堂。郭靖更是不住的啧啧称奇。

这时酒筵将完，众仆在一只只金盆中盛了温水给各人洗手。王处一心想：“现下只等灵智上人显过武功，这些人就要一齐出手了。”斜眼看那藏僧时，只见他若无其事的把双手浸在金盆之中，毫不理会。各人早已洗手完毕，他一双手还是浸在盆里，众人见他慢吞吞的若有所思，都感到有点奇怪。过了一会，他那只金盆中忽有一缕缕的水气上升。再过一阵，盆里水气愈冒愈盛。片刻之间，盆里发出微声，小水泡一个个从盆底冒将上来。

王处一暗暗心惊：“这藏僧内功好生了得！事不宜迟，我非先发制人不可。”眼见众人的目光都集注在灵智上人双手伸入的金盆，心想：“眼前时

机稍纵即逝，只有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，先下手为强。”突然身子微侧，左手越过两人，隔座拿住了完颜康腕上脉门，将他提过，随即抓住他背心中的穴道。沙通天等大惊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王处一右手提起酒壶，说道：“今日会见各位英雄，实是有缘。贫道借花献佛，敬各位一杯。”右手提起酒壶给各人——斟酒。只见酒壶嘴中一道酒俞激射而出，依次落在各人酒杯之中，不论那人距他是远是近，这一道酒箭总是恰好落入杯内。有的人酒杯已空，有的还剩下半杯，但他斟来无一不是恰到好处，或多或少，一道酒箭从空而降，落入杯中后正好齐杯而满，既无一滴溢出，也无一滴落在杯外。

灵智上人等眼见他从斟酒之中，显示了深湛内功，右手既能如此斟酒，左手搭在完颜康背上，稍一运劲，立即能使震碎他的心肺内脏，明明是我众敌寡，但投鼠忌器，大家眼睁睁的不敢动手。

王处一最后替自己和郭靖斟满了酒，举杯饮干，朗然说道：“贫道和各位无冤无仇，和这位姓郭的小哥也是非亲非故，但见他颇有侠义之心，是个有骨气的少年，是以想求各位瞧着贫道薄面，放他过去。”众人默不作声。王处一道：“各位若肯大肚宽容，贫道也就放了小王爷，一位金枝玉叶的小王爷，换一个寻常百姓，各位决不吃亏，怎么样？”梁子翁笑道：“王道长爽快得很，这笔生意就这样做了。”

王处一毫不迟疑，左手松开，完颜康登得自由。王处一知道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尽管邪毒狠辣，私底下干事罔顾信义，但在旁人之前决计不肯食言而肥，自堕威名，当下向各人点首为礼，拉了郭靖的手，说道：“就此告辞，后会有期。”

众人眼见一尾入了网的鱼儿竟自滑脱，无不暗呼可惜，均感脸上无光。

完颜康定了定神，含笑道：“道长有暇，请随时过来叙叙，好让后辈得聆教益。”站起身来，恭送出去。王处一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咱们的事还没了，定有再见的日子！”

走到花厅门口，灵智上人忽道：“道长功力精奥，令人拜服之至。”双手合十，施了一礼，突然双掌提起，一股劲风猛然扑出。王处一举手回礼，也是运力于掌，要以数十年修习的内功相抵。两股劲风刚触到，灵智上人突变内力为外功，右掌斗然探出，来抓王处一手腕。这一下迅捷之至，王处一变招却也甚是灵动。反手勾腕，强对强，硬碰硬，两人手腕一搭上，立即分开。灵智上人脸微变，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后跃退开。

王处一微笑道：“大师名满江湖，怎么说了话不算数？”灵智上人怒道：“我不是留这姓郭的小子，我是要留你……”他为王处一掌力所震，已然受伤，若是静神定心，调匀呼吸，一时还不致发作，但为王处一的言语所激，怒气上冲，一言未毕，大口鲜血直喷出来。

王处一不敢停留，牵了郭靖的手，急步走出府门。

沙通天、彭连虎等众人一则有话在先，不肯言而无信，再则见灵智上人吃了大亏，心下均各凛然，也不再上前阻拦。

王处一快步走出赵王府府门十余丈，转了个弯，见后面无人追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背我到客店去。”郭靖听他声音微弱，有气无力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满面病容，和适才神采飞扬的情状大不相同，忙道：“道长，你受伤了吗？”王处一点点头，一个踉跄，竟自站立不稳。郭靖忙蹲下身来，把他负在背上，快步而行，走到一家大客店门前，正要入内。王处一

低声道：“找……找最僻静……地方的小……小店。”郭靖会意，明白是生恐对头找来，他身受重伤，自己本领低微，只要给人寻到，那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，于是低头急奔。

他不识道路，尽往人少屋陋的地方走去，果然越走越偏，只感到背上王处一呼吸愈来愈弱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客店，眼见门口和店堂又小又脏，当下也顾不得这许多，闯进店房，将他放在炕上。王处一道：“快……快……找一只大缸……盛满……满清水……”郭靖道：“还要甚么？”王处一不再说话，挥手催他快去。

郭靖忙出房吩咐店伴，摸出一锭银子，放在柜上，又赏了店小二几钱银子。他来到中原数日，倒也已明白了赏人钱财的道理。那店小二欢天喜地，忙抬了一口大缸放在天井之中，把清水装得满满地。郭靖回报已经办妥。王处一道：“好……好孩子，你抱我放在缸里……不许……别人过来。”郭靖不解其意，依言将他抱入缸内，清水直浸到头颈，再命店小二拦阻闲人。

只见王处一闭目而坐，急呼缓吸，过了一顿饭工夫，一缸清水竟渐渐变成黑色，他脸色却也略复红润。王处一道：“扶我出来，换一缸清水。”郭靖依然换了水，又将他放入缸内。这时才知他是以内功逼出身上毒质，化在水里。这般连换了四缸清水。水中才无黑色。王处一笑道：“没事啦。”扶着缸沿，跨了出来，叹道：“这藏僧的功夫好毒！”郭靖放了心，甚是喜慰，问道：“那藏僧手掌上有毒么？”王处一道：“正是，毒沙掌的功夫我生平见过不少，但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，今日几乎性命不保。”郭靖道：“幸好没事了。您要吃甚么东西，我叫人去买。”

王处一命他向柜上借了笔砚，开了一张药方，说道：“我性命已然无碍，但内脏毒气未净，十二个时辰之内如不除去，不免终身残废。”

郭靖接过药方，如飞而去，见横街上有一家药铺，忙将药方递到柜上。店伴接过方子一看，说道：“客官来得不巧，方子上血竭、田七、没药、熊胆四味药，小店刚巧没货。”郭靖不等他说第二句，抢过方子便走。哪知走到第二家药铺，仍是缺少这几味药，接连走了七八家，无不如此。郭靖又急又怒，在城中到处奔跑买药，连三开间门面、金字招牌的大药铺，也都说这些药本来存货不少，但刚才正巧给人尽数搜买了去。

郭靖这才恍然，定是赵王府中的人料到王处一中毒受伤后定要使用这些药物，竟把全城各处药铺中这几味主药都抄得干干净净，用心可实在歹毒。当下垂头丧气的回到客店，对王处一说了。王处一叹了一口气，脸色惨然。郭靖心中难过，伏在桌上放声大哭。

王处一笑道：“人人有生必有死，生固欣然，死亦天命，何况我也未见得会死呢，又何必哭泣？”轻轻击着床沿，纵声高歌：“知其雄兮守其雌，知其白兮守其黑，知荣守辱兮为道者损，损之又损兮乃至无极。”郭靖收泪看着他，怔怔的出神。王处一哈哈一笑，盘膝坐在床上，用起功来。

郭靖不敢惊动，悄悄走出客房，忽想：“我赶到附近市镇去，他们未必也把那里的药都买光了。”想到此法，心中甚喜，正要去打听附近市镇的远近道路，只见店小二匆匆进来，递了一封信给他，信封上写着“郭大爷亲启”五字。郭靖心中奇怪，“是谁给我的信？”忙撕开封皮，抽出一张白纸，见纸上写道：“我在城外向西十里的湖边等你，有要紧事对你说，快来。”下面画着一个小叫化的图像，笑嘻嘻的正是黄蓉，形貌甚是神似。

郭靖心想：“他怎知我在这里？”问道：“这信是谁送来的？”店小二

道：“是街边的一个闲汉送来的。”

郭靖回进店房，见王处一站在地下活动手足，说道：“道长，我到附近市镇去买药。”王处一道：“我们既想到这一层，他们何尝想不到？不必去啦。”

郭靖不肯死心，决意一试，心想：“黄贤弟聪明伶俐，我先跟他商量商量。”说道：“我的好朋友约我见面，弟子去一下马上就回。”说着将信给王处一看了。

王处一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这孩子你怎么认得的？”郭靖把旅途相逢的事说了。王处一道：“他戏弄侯通海的情状我都见到了，这人的身法好生古怪……”随即正色道：“你此去可要小心了。这孩子的武功远在你之上，身法之中却总是透着一股邪气，我也摸不准是甚么缘故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和他是生死之交，他决不能害我。”王处一叹道：“你和他相识有多久，能说甚么生死之交？你莫瞧他人小，他要算计你时，你定然对付不了。”

郭靖心中对黄蓉绝无半分猜疑，心想：“道长这么说，必因是不知黄贤弟的为人。”当下满口夸说黄蓉的好处。王处一笑道：“你去吧。少年人无不如此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这人……瞧这人身形与说话声音，似乎不是……似乎是个……你难道当真看不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说下去了，只摇了摇头。

郭靖把药方揣在怀里，出了西门，放开脚步，向城外奔去。出得城来，飞雪愈大，雪花点点扑面，放眼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野外人踪绝迹，行了将近十里，前面水光闪动，正是一个小小湖泊。此时天气倒不甚寒，湖中并未结冰，雪花落在湖面，都融在水里，湖边一排排都是梅树，梅花再加上冰花雪蕊，更显皎洁。

郭靖四望不见人影，焦急起来：“莫非他等我不来，先回去了？”放声大叫：“黄贤弟，黄贤弟。”只听忽喇喇一声响，湖边飞起两只水鸟。郭靖好生失望，再叫了两声，又想：“或许他还未到达，我在这里等他便了。”

当下坐在湖边，既挂念黄蓉，又挂念王处一的伤势，也无心欣赏雪景，何况这大雪纷飞之象，他从小就在塞外见惯了的，至于黄沙大漠与平湖寒梅之间的不同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等了好一阵，忽听得西首树林中隐隐传来争吵之声，他好奇心起，快步过去，只听得一人粗声说道：“这当儿还摆甚么大师哥的架子？大家半斤八两，你还不是也在半空中荡秋千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他妈的！刚才你若不是这么胆小，转身先逃，咱们四个打他一个，难道便会输了？”又一人道：“你逃得摔了一交，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。”听声音似乎是黄河四鬼。郭靖手按腰间软鞭，探头往林中张去，却空荡荡的不见人影。

忽听得声音从高处传来，有人说道：“明刀明枪的交战，咱们决不能输，谁料得到这小叫化诡计百出……”郭靖抬起头来，只见四个人吊在空中，摇摇摆摆，兀自指手划脚的争吵不休，却不是黄河四鬼是谁？他一见之下，心中大喜，料知黄蓉必在左近，笑吟吟的走过去，说道：“咦，你们又在这里练轻功！”钱青健怒道：“谁说是练轻功？你这浑小子不生眼睛，咱们是给人吊在这里的。”郭靖哈哈大笑。钱青健怒极，空中飞脚要去踢他，但相距远了，却哪里踢得着？马青雄骂道：“臭小子，你不再滚得远远的，老子撒尿淋你了！”

郭靖笑得弯了腰，说道：“我站在这里，你的尿淋我不着。”突然身后有人轻轻一笑，郭靖转过头去，水声响动，一叶扁舟从树丛中飘了出来。

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，长发披肩，全身白衣，头发上束了条金带，白雪一映，更是灿然生光。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，不禁看得呆了。那船慢慢荡近，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，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肌肤胜雪，娇美无比，容色绝丽，不可逼视。

郭靖只觉耀眼生花，不敢再看，转开了头，缓缓退开几步。

那少女把船摇到岸边，叫道：“郭哥哥，上船来吧！”

郭靖猛吃一惊，转过头来，只见那少女笑靥生春，衣襟在风中轻轻飘动。郭靖如痴似梦，双手揉了揉眼睛。

那少女笑道：“怎么？不认识我啦？”郭靖听她声音，依稀便是黄蓉模样，但一个肮脏褴褛的男叫化，怎么会忽然变成一个仙女，真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只听得背后黄河四鬼纷纷叫嚷：“小姑娘，快来割断我们身上绳索，放我们下来！”“你来帮个忙，我给你一百两银子！”“每人一百两，一共四百两！”“你要八百两也行。”

那少女对他们浑不理睬，笑道：“我是你的黄贤弟啊，你不睬我了吗？”郭靖再定神一看，果见她眉目口鼻确和黄蓉一模一样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只说了两个“你”字，再也接不下去了。黄蓉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本是女子，谁要你黄贤弟、黄贤弟的叫我？快上船来罢。”郭靖恍在梦中，双足一点，跃上船去。黄河四鬼兀自将救人的赏格不断提高。

黄蓉把小舟荡到湖心，取出酒菜，笑道：“咱们在这里喝酒赏雪，那不好吗？”这时离黄河四鬼已远，叫嚷之声已听不到了。

郭靖心神渐定，笑道：“我真糊涂，一直当你是男子，以后不能再叫你黄贤弟啦！”黄蓉笑道：“你也别叫我黄贤妹，叫我作蓉儿罢。我爸爸一向这样叫的。”郭靖忽然想起，说道：“我给你带了点心来。”从怀里掏出完颜康送来的细点，哪知他背负王处一、换水化毒、奔波求药，早把点心压得或扁或烂，不成模样。黄蓉看了点心的样子，轻轻一笑。郭靖红了脸，道：“吃不得了！”拿起来要抛入湖中。黄蓉伸手接过，道：“我爱吃。”

郭靖一怔，黄蓉已把一块点心放在口里吃起来。郭靖见她吃了几口，眼圈渐红，眼眶中慢慢充了泪水，更是不解。黄蓉道：“我生下来就没了妈，从没有惟这样记着我过……”说着几颗泪水流了下来。她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郭靖以为她要擦拭泪水，哪知她把几块压烂了的点心细心包好，放在怀里，回眸一笑，道：“我慢慢的吃。”

郭靖丝毫不懂这种女儿情怀，只觉这个“黄贤弟”的举动很是特异，当下问她道：“你说有要紧事对我说，是甚么事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我要跟你说，我不是甚么黄贤弟，是蓉儿，这不是要紧事么？”

郭靖也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样多好看，干么先前扮成个小叫化？”黄蓉侧过了头，道：“你说我好看吗？”郭靖叹道：“好看极啦，真像我们雪山顶上的仙女一般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你见过仙女了？”郭靖道：“我没见过，见了那还有命活？”黄蓉奇道：“怎么？”郭靖道：“蒙古的老人家说，谁见了仙女，就永远不想再回到草原上来啦，整天就在雪山上发痴，没几天就冻死了。”

黄蓉笑道：“那么你见了我发不发痴？”郭靖脸一红，急道：“咱们是好朋友，那不同的。”黄蓉点点头，正正经经的道：“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，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是好看还是丑八怪。”隔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我穿这样的衣服，谁都会对我讨好，那有甚么希罕？我做小叫化的时候你对我

好，那才是真好。”

她这时心情极好，笑道：“我唱个曲儿给你听，好吗？”郭靖道：“明儿再唱好不好？咱们要先给王道长买药。”当下把王处一在赵王府受伤、买不到伤药的情形简略说了。

黄蓉道：“我本在奇怪，你满头大汗的在一家家药铺里奔进奔出，不知道于甚么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”郭靖这才想起，他去买药时黄蓉已蹀在他身后，否则也不会知道他的住所，说道：“黄贤弟，我骑你的小红马去买药好吗？”

黄蓉正色道：“第一，我不是黄贤弟。第二，那小红马是你的，难道我真会要你的吗？我只是试试你的心。第三，到附近市镇去，也未必能买到药。”郭靖听她所料的与王处一不谋而合，不禁甚是惶急。

黄蓉微笑道：“现下我唱曲儿了，你听着。”

但见她微微侧过了头，斜倚舟边，一缕清声自舌底吐出：

“雁霜寒透幙。正护月云轻，嫩冰犹薄。溪玄照梳掠。想含香弄粉，靓妆难学。玉肌瘦弱，更重重龙绢衬着。倚东风，一笑嫣然，转盼万花羞落。

“寂寞！家山何在：雪后园林，水边楼阁。瑶池旧约，麟鸿更仗谁托？粉蝶儿只解寻花觅柳，开遍南枝未觉。但伤心，冷淡黄昏，数声画角。”

郭靖一个字一个字的听着，虽然于词义全然不解，但清音娇柔，低回婉转，听着不自禁的心摇神驰，意酣魂醉，这一番缠绵温存的光景，竟是他出世以来从未经历过的。

黄蓉一曲既终，低声道：“这是辛大人所作的‘瑞鹤仙’，是形容雪后梅花的，你说做得好吗？”郭靖道：“我一点儿也不懂，歌儿是很好听的。辛大人是谁啊？”黄蓉道：“辛大人就是辛弃疾。我爹爹说他是爱国爱民的好官。北方沦陷在金人手中，岳爷爷他们都给奸臣害了，现下只有辛大人还在力图恢复失地。”

郭靖虽然常听母亲说起金人残暴，虐杀中国百姓，但终究自小生长蒙古，家国之痛在他并不深切，说道：“我从未来过中原，这些事你将来慢慢说给我听，这当儿咱们想法儿救王道长要紧。”黄蓉道：“你听我话，咱们在这儿多玩一阵，不用着急。”郭靖道：“他说十二个时辰之内不眼药，就会残废的！”黄蓉道：“那就让他残废好了，又不是你残废，我残废。”郭靖“啊”的一声，跳起身来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脸上已现怒色。

黄蓉微笑道：“不用着恼，我包你有药就是。”郭靖听她言下之意似是十拿九稳，再者自己也无别法，心想：“她计谋武功都远胜于我，听她的话一定错不了。”只得暂且放宽胸怀。黄蓉说起怎样把黄河四鬼吊在树上，怎样戏弄侯通海，两人拊掌大笑。

眼见暮色四合，渐渐的白雪、湖水、梅花都化成了朦朦胧胧的一片，黄蓉慢慢伸出手去，握住了郭靖的手掌，低声道：“现今我甚么都不怕啦。”郭靖道：“怎么？”黄蓉道：“就算爸爸不要我，你也会要我跟着你的，是不是？”郭靖道：“那当然。蓉儿，我跟你在一起，真是……真是……真是欢喜。”

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。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，围住了湖水，围住了整个天地，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，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。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。

过了良久良久，黄蓉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里真好，只可惜咱们要走了。”

郭靖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你不是要去拿药救王道长吗？”郭靖喜道：“啊，到哪里去拿？”黄蓉道：“药铺子的那几味药，都到哪里去啦？”郭靖道：“定是给赵王府的人搜去了。”黄蓉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就到赵王府拿去。”郭靖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赵王府？”黄蓉道：“正是！”郭靖道：“那去不得。咱们俩去只有送命的份儿。”

黄蓉道：“难道你就忍心让王道长终身残废？说不定伤势厉害，还要送命呢！”郭靖热血上冲，道：“好，不过，不过你不要去。”黄蓉道：“为甚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总而言之，你不能去。”却说不出个道理来。

黄蓉低声道：“你再体惜我，我可要受不了啦。要是你遇上了危难，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吗？”

郭靖心中一震，不觉感激、爱惜、狂喜、自怜，诸般激情同时涌上心头，突然间勇气百倍，顿觉沙通天、彭连虎等人殊不足畏，天下更无难事，昂然道：“好，咱俩去拿药。”

两人把小舟划进岸边，上岸回城，向王府而去。走到半路，郭靖忽然记起黄河四鬼兀自挂在树上，停步说道：“啊，要不要去放了那四个人下来？”黄蓉格格一笑，道：“这四个家伙自称‘刚烈雄健’，厉害得很，冻不烂、饿不死的。就算饿死了，‘梅林四鬼’可也比‘黄河四鬼’高雅得多。”

杨铁心取下壁上挂着的一根生满了锈的铁枪，轻轻抚模枪杆，叹道：“铁枪生锈了。这枪好久没用啦。”王妃温言道：“请你别动这枪。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。”杨铁心道：“是吗？铁枪本有一对，现下却只剩下一根了。”

第九回 铁枪破犁

郭黄二人来到赵王府后院，越墙而进，黄蓉柔声道：“你的轻身功夫好得很啊！”郭靖伏在墙脚边，察看院内动静，听她称赞，心头只觉说不出的温馨甜美。

过了片刻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两人边谈边笑而来，走到相近，只听一人道：“小王爷把这姑娘关在这里，你猜是为了甚么？”另一个笑道：“那还用猜？这样美貌的姑娘，你出娘胎之后见过半个吗？”先一人道：“瞧你这副色迷迷的样儿，小心小王爷砍掉你的脑袋。这个姑娘么，相貌虽美，可还不及咱们王妃。”另一人道：“这种风尘女子，你怎么拿来跟王妃比？”先一人道：“王妃，你道她出身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住口，咳嗽了两声，转口道：“小王爷今日跟人打架，着实吃了亏，大伙儿小心些，别给他作了出气袋，讨一顿好打。”另一人道：“小王爷这么一拳打来，我就这么一避，跟着这么一脚踢出……”先一人笑道：“别自己臭美啦！”

郭靖寻思：“原来那完颜康已经有了个美貌的意中人，因此不肯娶那穆姑娘了，倒也难怪。但既是如此，他就不该去跟穆姑娘比武招亲，更不该抢了人家的花鞋儿不还。他为甚么又把人家关起来？难道是人家不肯，他要用强逼迫吗？”

这时两人走得更近了，一个提了一盏风灯，另一个提着一只食盒，两人都是青衣小帽、仆役的打扮。那提食盒的笑道：“又要关人家，又怕人家饿坏了，这么晚啦，还巴巴的送菜去。”另一个道：“不是又风流又体贴。怎能赢得美人儿的芳心？”两人低声谈笑，渐渐走远。

黄蓉好奇心起，低声道：“咱们瞧瞧去，到底是怎么样的美人。”郭靖道：“还是盗药要紧。”黄蓉道：“我偏要先看美人！”举步跟随两个仆役。郭靖心想：“女人有甚么好看？真是古怪。”他却哪里知道，凡是女子听说哪一个女人美貌，若不亲眼见上一见，可比甚么都难过，如果自己是美丽女人，那是更加非去看一看、比一比不可。郭靖却只道她孩子气厉害，只得跟去。

那赵王府好大的园林，跟着两个仆役曲曲折折的走了好一会，才来到一座大屋跟前，望见屋前有人手执兵刃把守。黄蓉和郭靖闪在一边，只听得两仆和看守的亲兵说了几句话，亲兵打开门放二人进去。

黄蓉捡起一颗石子，噗的一声，把风灯打灭，拉着郭靖的手，纵身挤进门去，反而抢在两仆之前。两仆和众亲兵全未知觉，只道屋顶上偶然跌下了石子。两仆说笑咒骂，取出火绒火石来点亮了灯，穿过一个大天井，开了里面的一扇小门，走了进去。

黄蓉和郭靖悄悄跟随，只见里面是一条条极粗铁条编成的栅栏，就如监禁猛兽的大铁笼一般，栅栏后面坐着两人，依稀可辨是一男一女。

一个仆人点燃了一根蜡烛，伸手进栅，放在桌上。烛光照耀下郭靖看得分明，不禁大奇，只见那男子须发苍然，满脸怒容，正是穆易，一个妙龄少女垂首坐在他身旁，不是他女儿穆念慈是谁？郭靖满腹疑团，大惑不解：“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了，定是给完颜康捉了来。那完颜康却是甚么心思？到底爱这姑娘不爱？”

两名仆人从食盒中取出点心酒菜，一盆盆的送进栅去。穆易拿起一盆点心掷将出来，骂道：“我落了你们圈套，要杀快杀，谁要你们假惺惺讨好？”

喝骂声中，忽听得外面众亲兵齐声说道：“小王爷您好！”

黄蓉和郭靖互望一眼，忙在门后躲起，只见完颜康快步入内，大声呵斥道：“谁惹怒穆老英雄啦？回头瞧我打不打断你们的狗腿子。”两个仆人各跪下一腿，俯首说道：“小的不敢。”完颜康道：“快滚出去。”两仆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站起来转身出去，走到门边时，相对伸了伸舌头，做个鬼脸。

完颜康等他们反带上了门，和颜悦色的对穆易父女道：“我请两位到这里，另有下情相告，两位千万不要误会。”穆易怒道：“你把我们当犯人的关在这里，这是‘请’吗？”完颜康道：“实在对不住。请两位暂且委曲一下，我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”穆易怒道：“这些话骗三岁孩子去。做官做府的人吃人不吐骨头，难道我还见得少了？”完颜康几次要说话，都给穆易一阵怒骂挡了回去，但他居然涵养甚好，笑嘻嘻的并不生气。

穆念慈听了一阵，低声道：“爹，你且听他说些甚么。”穆易哼了一声，这才不骂。

完颜康道：“令爱如此品貌，世上罕有，我又不是不生眼珠子，哪有不喜爱的？”穆念慈一阵红晕罩上双颊，把头俯得更低了。只听完颜康又道：“只不过我是王爵的世子，家教又严，要是给人知道，说我和一位江湖英雄、草莽豪杰结了亲家，不但父王怪罪，多半圣上还要严旨切责父王呢。”穆易道：“依你说怎样？”完颜康道，“我是想请两位在舍下休息几日，养好了伤，然后回到家乡去。过得一年半载，待这事冷了一冷之后，或者是我到府上来迎亲，或者是请老前辈送令爱来完姻，那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穆易沉吟不语，心中却在想着另一件事。

完颜康道：“父王为了我顽皮闯祸，三个月前已受过圣上的几次责备，如再知道我有这等事，婚事决不能谐。是以务恳老前辈要严守秘密。”穆易怒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我女孩儿将来就算跟了你，也是一辈子的偷偷摸摸，不是正大光明的夫妻了？”完颜康道：“这个我自然另有安排，将来邀出朝里几位大臣来做媒，总要风风光光的娶了令爱才是。”

穆易脸色忽变，道：“你去请你母亲来，咱们当面说个清楚。”完颜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母亲怎能见你？”穆易斩钉截铁的道：“不跟你母亲见面，任你如何花言巧语，我决不理睬。”说着抓起酒壶，从铁栅中掷了出来。

穆念慈自和完颜康比武之后，一颗芳心早已倾注在他身上，耳听他说得合情合理，正自窃喜，忽见父亲突然无故动怒，不禁又是惊讶又是伤心。

完颜康袍袖一翻，卷住了酒壶，伸手放回桌上，笑道，“不陪啦！”转身而出。

郭靖听着完颜康的话，觉得他确有苦衷，所说的法子也很周到，哪料穆易却忽然翻脸，心想：“我这就劝他去。”正想长身出来，黄蓉扯扯他衣袖，拉着他从门里窜了出去。

只听完颜康问一个仆人道：“拿来了吗？”那仆人道：“是。”举起手来，手里提着一只兔子。完颜康接过，喀喀两声，把兔子的两条后腿折断了，放在怀中，快步而去。

郭靖与黄蓉甚是奇怪，不知他玩甚么花样，一路远远跟着。

绕过一道竹篱，眼前出现三间乌瓦白墙的小屋。这是寻常乡下百姓的居屋，不意在这豪奢宫丽的王府之中见到，两人都是大为诧异。只见完颜康推开小屋板门，走了进去。

两人悄步绕到屋后，俯眼窗缝，向里张望，心想完颜康来到这诡秘的所

在，必有特异行动，哪知却听他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里面一个女人声音“嗯”的应了一声。

完颜康走进内室，黄蓉与郭靖跟着转到另外一扇窗子外窥视，只见一个中年女子坐在桌边，一手支颐，呆呆出神。这女子四十岁不到，姿容秀美，不施脂粉，身上穿的也是粗衣布衫。黄蓉心道：“这位王妃果然比那个穆姑娘又美了几分，可是她怎么扮作个乡下女子，又住在这般破破烂烂的屋子里？难道是给赵王打入了冷宫？”郭靖有了黄蓉的例子在先，倒是不以为奇，只不过另有一番念头：“她定是跟蓉儿一般，故意穿些粗布衣衫，假装穷人，闹着玩儿。”

完颜康走到她身旁，拉住她手道：“妈，你又不舒服了吗？”那女子叹了口气道：“还不是为你耽心？”完颜康靠在她身边，笑道：“儿子不是好好地在这里吗？又没少了半个脚趾头。”说话神情，全是在撒娇。那女子道：“眼也肿了，鼻子也破了，还说好好地？你这样胡闹，你爹知道了倒也没甚么，要是给你师父听到风声，可不得了。”

完颜康笑道：“妈，你道今儿来打岔的那个道士是谁？”那女人道：“是谁啊？”完颜康道：“是我师父的师弟。说来该是我的师叔，可是我偏偏不认他的，道长前、道长后的叫他。他向着我吹胡子，瞪眼珠，可拿我没法子。”说着笑了起来。那女子却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糟啦，糟啦。我见过你师父发怒的样儿，他杀起人来，可真教人害怕。”

完颜康奇道：“你见过师父杀人？在哪里？他干么杀人？”那女子抬头望着烛光，似乎神驰远处，缓缓的道：“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唉，我差不多都忘啦！”

完颜康不再追问，得意洋洋的道：“那王道士逼上门来，问我比武招亲的事怎样了结。我一口应承，只要那姓穆的到来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办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你问过爹爹吗？他肯答允吗？”完颜康笑道：“妈你就这么老实。我早差人去把那姓穆的父女骗了来，锁在后面铁牢里。那王道士又到哪里找他去？”

完颜康说得高兴，郭靖在外面愈听愈怒，心想：“我还道他真是好意，哪知竟是如此奸恶。”又想：“幸亏穆老英雄不上他的当。”

那女子也颇不以为然，愠道：“你戏弄了人家闺女，还把人家关了起来，那成甚么话？快去放了，再多送些银子，好好赔罪，请他们别要见怪。”郭靖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这还说得过去。”

完颜康道：“妈你不懂的，这种江湖上的人才不希罕银子呢。要是放了出去，他们在外宣扬，怎不传进师父的耳里？”那女子急道：“难道你要关他们一世？”完颜康笑道：“我说些好话，把他们骗回家乡，叫他们死心塌地的等我一辈子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

郭靖怒极，伸掌便要向窗格子上拍去，刚要张口怒喝，突觉一只滑腻的手掌按住了自己嘴唇，同时右手手腕也被人从空捏住，一个柔软的声音在耳边轻声道：“别发脾气。”

郭靖登时醒悟，转头向黄蓉微微一笑，再向里张望，只听完颜康道：“那姓穆的老儿奸猾得紧，一时还不肯上钩，再关他几天，瞧他听不听话？”

他母亲道：“我见那个姑娘品貌很好，我倒很喜欢。我跟你爹说说，不如就娶了她，可不是甚么事都没了。”完颜康笑道：“妈你又来啦，咱们这般的家世，怎么能娶这种江湖上低三下四的女子？爹常说要我择一门显贵

的亲事。就只可惜我们是宗室，也姓完颜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完颜康道：“否则的话，我准能娶公主，做驸马爷。”那女子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你瞧不起贫贱人家的女儿……你自己难道当真……”

完颜康笑道：“妈，还有一桩笑话儿呢。那姓穆的说要见你，和你当面说明了，他才相信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才不帮你骗人呢，做这种缺德事。”完颜康笑嘻嘻的在室中走了几个圈子，笑道：“你就是肯去，我也不给。你不会撒谎，说不了三句便露出马脚。”

黄蓉和郭靖打量室中陈设，只见桌凳之物都是粗木所制，床帐用具无一不是如同民间农家之物，甚是粗糙简陋，壁上挂着一根生了锈的铁枪、一张残破了的犁头，屋子一角放着一架纺纱用的旧纺车。两人都是暗暗称奇：“这女子贵为王妃，怎地屋子里却这般摆设？”

只见完颜康在胸前按了两下，衣内那只兔子吱吱的叫了两声。那女子问道：“甚么呀？”完颜康道：“啊，险些儿忘了。刚才见到一只兔子受了伤，捡了回来，妈，你给它治治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那只小白兔来，放在桌上。那兔儿后腿跛了，行走不得。那女子道：“好孩子！”忙拿出刀圭伤药，给兔子治伤。

郭靖怒火上冲，心想这人知道母亲心慈，便把好好一只兔子折断腿骨，要她医治，好教她无心理会自己干的坏事对亲生母亲尚且如此玩弄权谋，心地之坏，真是无以复加了。

黄蓉靠在郭靖身旁，忽觉他全身颤抖，知他怒极，怕他发作出来给完颜康惊觉，忙牵着他手蹑足走远，说道：“不理他们，咱们找药去。”郭靖道：“你可知药在哪里？”黄蓉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这就去找。”

郭靖心想，偌大王府，到哪里找去？要是惊动了沙通天他们，那可大祸临头，正要开言和她商量，突然前面灯光一闪，一人手提灯笼，嘴里低哼小曲：“我的小亲亲哟，你不疼我疼谁个？还是疼着我……”一阵急一阵缓的走近。

郭靖待要闪入树后，黄蓉却迎了上去。那人一怔，还未开口，黄蓉手腕一翻，一柄明晃晃的分水蛾眉刺已抵在他喉头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吓得魂不附体，隔了好一阵，才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我……是府里的简管家。你……你干甚么？”黄蓉道：“干甚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是管家，那好极啦。今日小王爷差你们去买来的那些药，放在哪里？”简管家道：“都是小王爷自己收着，我……我不知道啊！”

黄蓉左手在他手腕上一捏，右手微微向前一送，蛾眉钢刺嵌入了他咽喉几分。那简管家只觉手腕上奇痛彻骨，可是又不敢叫出声来。黄蓉低声喝道：“你说是不是说？”简管家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黄蓉右手扯下他帽子，按在他口上，跟着左手一拉一扭，喀喇一声，登时将他的右臂臂骨扭断了。那简管家大叫一声，立时昏晕，但嘴已被帽子按住了，这一声叫喊惨厉之中夹着窒闷，传不出去。

郭靖万料不到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下手竟会如是毒辣，不觉惊呆了。黄蓉在简管家胁下戳了两下，那人醒了过来。她把帽子顺手在他头顶一放，喝道：“要不要将左臂也扭断了？”简管家痛得眼泪直流，屈膝跪倒，道：“小的真是不知道，姑娘杀了小的也没用。”黄蓉这才信他不是装假，低声道：“你到小王爷那里，说你从高处摔下来摔断了手臂，又受了不轻的内伤，大夫说要用血竭、田七、熊胆、没药等等医治，北京城里买不到，你求小王爷

赏赐一点。”

黄蓉说一句，那管家应一句，不敢有丝毫迟疑。黄蓉又道：“小王爷在王妃那里，快去，快去！我跟着你，要是你装得不像，露出半点痕迹，我扭断你的脖子，挖出你的眼珠子。”说着伸出手指，将尖尖的指甲在他眼皮上一抓。简管家打个寒噤，爬起身来，咬紧牙齿，忍痛奔往王妃居室。

完颜康还在和母亲东拉西扯的谈论，忽见简管家满头满脸的汗水、眼泪，鼻涕，奔进来把黄蓉教的话说了一遍。王妃见他痛得脸如白纸，不待完颜康答复，已一叠连声的催他给药。完颜康皱眉道：“那些药梁老先生要去啦，你自己拿去。”简管家哭丧着脸道：“求小王爷赏张字条！”王妃忙拿出笔墨纸砚，完颜康写了几个字。简管家磕头谢赏，王妃温言道：“快去，拿到药好治伤。”

简管家退了出来，刚走得几步，一柄冰寒彻骨的利刃已架在后颈，只听黄蓉道：“到梁老先生那里去。”简管家走了几步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一个踉跄，就要跌倒。黄蓉道：“不拿到药，你的脖子就是喀喇一声，断成两截。”说着按住他的脑袋重重一扭。简管家大惊，冷汗直冒，不知哪里突来了一股力气，急往前走。路上接连遇见七八个仆役侍从。众仆见郭靖、黄蓉与他在一起，也无人查问。

来到梁子翁所住馆舍，简管家过去一瞧，馆门反锁，出来再问，一个仆役说王爷在香雪厅宴客。郭靖见简管家脚步蹒跚，伸手托在他腋下，三人并肩往香雪厅而去。

离厅门尚有数十步远，两个提着灯笼的卫士迎了上来，右手都拿着钢刀，喝道：“停步，是惟？”简管家取出小王爷的字条，一人看了字条，放他过去，又来询问郭黄二人，简管家道：“是自己人！”一名卫士道：“王爷在厅里宴客，吩咐了谁也不许去打搅。有事明天再回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两人只觉肋下一阵酸麻，动弹不得，已被黄蓉点中了穴道。

黄蓉把两名卫士提在花木丛后，牵了郭靖的手，随着简管家走到香雪厅前。她在简管家身后轻轻一推，与郭靖纵身跃起，攀住檐头，从窗缝中向里观看。

只见厅里灯烛辉煌，摆着一桌筵席，郭靖一看桌边所坐诸人，心中不禁突突乱跳，只见日间同席过的白驼山少主欧阳克、鬼门龙王沙通天、三头蛟侯通海、参仙老怪梁子翁、千手人屠彭连虎都围坐在桌边，在下首相陪的正是大金国六皇子完颜洪烈。桌旁放着一张太师椅，垫了一张厚厚的毡毯，灵智上人坐在椅上，双目微张，脸如金纸，受伤显是不轻。郭靖暗喜：“你暗算王道长，教你自己也受一下好的。”

只见简管家推门而进，向梁子翁行了个礼，将完颜康所写的字条递给他。梁子翁一看，望了简管家一眼，把字条递给完颜洪烈道：“王爷，这是小王爷的亲笔吧？”完颜洪烈接过来看了，道：“是的，梁公瞧着办吧。”梁子翁对身后一名青衣童子道：“今儿小王爷送来的四味药材，各拿五钱给这位管家。”

那童子应了，随着简管家出来。郭靖在黄蓉耳边道：“快走吧，那些人个个厉害得紧。”黄蓉笑了笑，摇摇头。郭靖只觉她一缕柔发在自己脸上轻轻擦过，从脸上到心里，都有点痒痒的，当下不再和她争辩，涌身往下便跳。黄蓉急忙抓住他的手腕，身子向前扑出，双足钩住屋檐，缓缓将他放落地下。郭靖暗叫：“好险！里面这许多高手，我这往下一跳，他们岂有不发觉之理？”

自愧初涉江湖，事事易出毛病。

简管家和那小童出来，郭靖跟在后面，走出十余丈，回过头来，只见黄蓉使个“倒卷珠帘势”，正在向里张望，清风中白衫微动，犹如一朵百合花在黑夜中盛开。

黄蓉向厅里看了一眼，见各人并未发觉，回头目送郭靖的身形正在黑暗之中消失，这才再向内窥探，突然间彭连虎一转头，两道闪电般的目光在窗上扫了一圈。黄蓉不敢再看，侧头附耳倾听。

只听一个嗓子沙哑的人道：“那王处一今日横加插手，各位瞧他是无意中碰着呢，还是有所为而来？”一个声音极响的人道：“不管他是有意无意，总之受了灵智上人这一掌，不死也落个残废。”黄蓉向内张望，见说话之人是那身材矮小、目光如电的彭连虎。

又听得一个声音清朗的人笑道：“兄弟在西域之时，也曾听过全真七子的名头，确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要不是灵智上人送了他个大手印，咱们今日全算折在他手里啦。”一个粗厚低沉的声音道：“欧阳公子别在老纳脸上贴金啦，我跟这道士大家吃了亏，谁也没赢。”欧阳克道：“总之他不丧命就落个残废，上人却只要静养些时日。”

此后各人不再谈论，听声音是主人在敬酒。隔了一会，一人说道：“各位远道而来，小王深感荣幸。此番能邀到各位大驾，实是大金国之福。”黄蓉心想，说这话的必是赵王完颜洪烈了。众人谦逊了几句。完颜洪烈又道：“灵智上人是西藏得道高僧，梁老先生是关外一派的宗师，欧阳公子已得令叔武功真传，彭寨主威震中原，沙帮主独霸黄河。五位中只要有一位肯拔刀相助，大金国的大事就能成功，何况五位一齐出马，哈哈，哈哈。那真是狮子搏兔用全力了。”言下得意之极。

梁子翁笑道：“王爷有事差遣，咱们当得效劳，只怕老夫功夫荒疏，有负王爷重托，那就老脸无光了，哈哈！”彭连虎等也均说了几句“当得效劳”之类的言语。这几个人向来独霸一方，都是自尊自大惯了的，语气之中俨然和完颜洪烈分庭抗礼，并无卑谄之意。

完颜洪烈又向众人敬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小王既请各位到来，自是推心置腹，天大的事也不能相瞒。各位知晓之后，当然也决不会和旁人提及，以免对方有所防备，坏了我大金朝廷的大事，这也是小王信得过的。”

各人会意，他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婉转，其实是要他们担保严守秘密的意思，都道：“王爷放心，这里所说的话，谁都不能泄漏半句。”

各人受完颜洪烈重聘而来，均知若非为了头等大事，决不致使了偌大力气，费了这许多金银珠宝前来相请，到底为了何事，他却一直不提，也不便相询，这时却知他便要揭开一件重大的机密，个个又是好奇，又是兴奋。

完颜洪烈道：“大金太宗天会三年，那就是赵官儿徽宗的宣和七年了，我金兵由粘没喝、斡离不两位元帅率领征代宋朝，俘虏了宋朝徽宗、钦宗两个皇帝，自古以来，兵威从无如此之盛的。”众人都啧啧称赞。

黄蓉心道：“好不要脸！除了那个藏僧之外，你们都是汉人。这金国王爷如此自吹自擂，说掳了大宋的两个皇帝，你们竟都来捧场。”

只听完颜洪烈又道：“那时我大金兵精将广，本可统一天下，但到今日将近百年，赵官儿还在杭州做他的皇帝。各位可知道是甚么原因吗？”梁子翁道：“这要请王爷示下。”

完颜洪烈叹了口气道：“当年我大金国败在岳飞那厮手里，那是天下皆

知之事，也不必讳言。我大金元帅兀术善会用兵，可是遇到岳飞，总是连吃败仗。后来岳飞虽被我大金授命秦桧害死，但金兵元气大伤，此后再无力大举南征。然而小王却雄心勃勃，不自量力，想为我圣上立一件大功，这事非众位相助不可。”

各人面面相觑，不明其意，均想：“冲锋陷阵，攻城掠地，实非吾辈所长，难道他要我们去刺杀南朝的元帅大将？”

完颜洪烈神色得意，语音微颤，说道：“几个月前，小王无意间在官里旧档之中，看到一通前朝留下来的文书，却是岳飞写的几首词，辞句十分奇特。我揣摸了几个月，终于端详出了其中的意思。原来岳飞给关在狱中之时，知道已无活命之望，他这人精忠报国，倒是不假，竟把生平所学的行军布阵、练兵攻伐的秘要，详详细细的写了一部书，只盼得到传人，用以抗御金兵。幸亏秦桧这人也好生厉害，怕岳飞与外人暗通消息，防备得周密之极，狱中官吏兵丁，个个都是亲信心腹。要知岳飞部下那些兵将勇悍善战，若是造起反来，宋朝无人抵挡得住。当年所以没人去救岳飞，全因岳飞不肯违抗朝廷旨意，倘若他忽然改变了主意，那可不得了啦，是不是？他可不知道岳飞想救的不是他自己的性命，而是大宋的江山。但也幸得这样，岳飞这一部兵书，一直到死后也没能交到外面。”众人聚精会神的听着，个个忘了喝酒。黄蓉悬身阁外，也如听着一个奇异的故事。

完颜洪烈道：“岳飞无法可施，只得把那部兵书贴身藏了，写了四首甚么《菩萨蛮》、《丑奴儿》、《贺圣朝》、《齐天乐》的歪词。这囚首词格律不对，平仄不叶，句子颠三倒四，不知所云。那秦桧虽然说得上才大如海，却也不明其中之意，于是差人送到大金国来。数十年来，这四首歪词收在大金宫里秘档之中，无人领会其中含意，人人都道岳飞临死气愤，因此乱写一通，语无伦次，哪知其中竟是藏着一个极大的哑谜。小王苦苦思索，终于解明了，原来这四首歪词须得每隔三字的串读，先倒后顺，反复连贯，便即明明白白。岳飞在这四首词中嘱咐后人习他的兵法遗书，直捣黄龙，灭了我大金。他用心虽苦，但宋朝无人，却也枉然，哈哈！”众人齐声惊叹，纷纷称誉完颜洪烈的才智。

完颜洪烈道：“想那岳飞用兵如神，打仗实是厉害得紧。要是咱们得了他这部遗书，大金国统一天下岂不是易如反掌吗？”

众人恍然大悟，心想：“赵王请我们来，原来是要我们去做盗墓贼。”

完颜洪烈道：“小王本来想，这部遗书必是他带到坟墓中去了。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各位是大英雄大豪杰，难道请各位去盗墓吗？再说，那岳飞是大金讎寇，但他精忠神武，天下人人相钦，咱们也不能动他坟墓。小王翻检历年南朝密探送来的禀报，却另外得到了线索。原来岳飞当日死在风波亭之后，葬在附近的众安桥边，后来宋孝宗将他的遗体迁至西湖边上隆重安葬，建造祠庙。他的衣冠遗物，却被人放在另外一处，这部遗书自然也在其中。这地方也是在临安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眼光逐一向众人望去。众人都急于听他说出藏书的地点来。

哪知他却转过话题，说道：“小王曾想：既有人搬动过岳飞的衣冠遗物，只怕也已把这部书取了出来。但仔细一琢磨，知道决计不会。须知宋人对他敬若神明，既不知他的原意，决不敢动他的遗物，咱们到了那个地方，必能手到拿来。只是南方奇材异能之士极多，咱们要不是一举成功，露出了风声，反被宋人先行得去，那可是弄巧成拙了。这件事有关两国的气运，是以小王

加意郑重将事，若非请到武林中一等高的高手相助，决计不敢轻举妄动。”众人听得连连点头。

完颜洪烈道：“不过藏他遗物的所在，却也是非同小可，因此这件事说它难吗，固然也可说难到极处，然而在有大本领的人看来，却又容易之极。原来他的遗物是藏在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突然厅门推开，一人冲了进来，面目青肿，奔到梁子翁面前，叫道：“师父……”众人看时，却是梁子翁派去取药的那个青衣童子。

郭靖跟随简管家和那青衣童子去取药，左手仍是托在简管家腋下，既防他支持不住而跌倒，又教他不敢向青衣童子通风示意。三人穿廊过舍，又来到梁子翁所住的馆舍。那童子开门进去，点亮了蜡烛。

郭靖一踏进房，便觉药气冲鼻，又见桌上、榻上、地下，到处放满了诸般药材，以及大大小小的瓶儿、罐儿、缸儿、钵儿，看来梁子翁喜爱调弄丹药，虽在客中，也不放下这些家伙。那小童显也熟习药性，取了四味药，用白纸分别包了，交给简管家。

郭靖伸手接过，转身出房。他药已到手，不再看住简管家。不料这管家甚是狡猾，出房时故意落后，待郭靖与那小童一出门，立时将门关上，撑上门闩，大声叫喊：“有贼啊，有贼啊！”郭靖一怔，转身推门，那门甚是坚实，一时推之不开。那青衣童子年纪虽小，却机伶异常，听得简管家叫喊，知道不妙，乘郭靖使力推门之际，夹手抢过他手中那四包药，往旁边池塘中一丢。郭靖击出两掌，居然都给他闪避开去。

郭靖又惊又怒，双掌按在门上，运起内力，喀喇一响，门闩立时崩断。他抢进门去，一拳击在简管家下颚之上，颚骨登时碎裂，哪里还能做声？幸好梁子翁性喜僻静，居处指定要与别的房舍远离，那简管家这几下叫唤，倒无旁人听到。

他回身出门，见那童子已奔在数丈之外，急忙提气纵身，霎时间已追到身后，伸手往他后领抓落。那童子听得脑后风响，身子一挫，右腿横扫，身手竟自不弱。郭靖知道只要给他声张出来，不但药物不能得手，而且黄蓉与自己尚有性命之忧，下手更不容情，钩、拿、抓、打，招招是分筋错骨手的狠辣家数。

那童子跟着梁子翁，到处受人尊敬，从未遇过强敌，这时不觉心慌意乱，脸上连中了两拳。郭靖乘势直上，拍的一记，又在他天灵盖上击了一掌，那童子立时昏晕过去。郭靖提足将他拨入路旁草丛，回进房去，打火点亮蜡烛，见那简管家倒在地下，兀自昏晕。

郭靖暗骂自己糊涂：“那童儿刚才从哪四个瓶罐里取药，我可全没留意，现今怎知这四味药放在哪里？”但见瓶罐上面画的都是些弯弯曲曲的符号，竟无一个文字，心下好生为难：“记得他是站在这里拿的，我且把这个角落里的数十罐药每样都拿些，回头请王道长选出来就是。”取过一叠白纸，每样药材都包了一包，生怕刚才简管家叫喊时被人听见，心里一急，包得更加慢了。

好容易在每个药瓶中都取了药包好，揣在怀里，大功告成，心下欢喜，回过身来，不提防手肘在旁边的大竹篓上一撞。那竹篓横跌翻倒，盖子落下，蓦地呼噜一声，窜出一条殷红如血的大蛇，猛向他脸上扑来。

郭靖大吃一惊，急忙向后纵开，只见那蛇身子有小碗粗细，半身尚在篓中，不知其长几何，最怪的是通体朱红，蛇头忽伸忽缩，蛇口中伸出一条分

叉的舌头，不住向他摇动。

蒙古苦寒之地，蛇虫本少，这般红色的奇蛇他更是生平未见，慌乱中倒退几步，背心撞向桌边，烛台受震跌倒，室中登时漆黑一团。他药材已得，急步夺门而出，刚走到门边，突觉腿上一紧，似被人伸臂抱牢，又如是给一条极粗的绳索紧紧缚住，当时不暇思索，向上急纵，不料竟是挣之不脱，随即右臂一阵冰冷，登时动弹不得。

郭靖心知身子已被那条大蛇缠住，这时只剩下左手尚可任意活动，立即伸手向腰间去摸成吉思汗所赐的那柄金刀。突然间一阵辛辣的药气扑鼻而至，其中又夹着一股腥味，脸上一凉，竟是那蛇伸舌来敌他脸颊，当这危急之际，哪里还有余暇去抽刀杀蛇，忙提起左手，叉住了蛇颈。那蛇力大异常，身子渐渐收紧，蛇头猛力向郭靖脸上伸过来。

郭靖挺臂撑持，过了片刻，只感觉腿脚酸麻，胸口被蛇缠紧，呼吸越来越是艰难，运内劲向外力崩，蛇身稍一放松，但随即缠得更紧。郭靖左手渐感无力，蛇口中喷出来的气息难闻之极，胸口发恶，只是想呕。再相持了一会，神智竟逐渐昏迷，再无抗拒之力，左手一松，大蛇张口直咬下来。

那青衣童子被郭靖击晕，过了良久，慢慢醒转，想起与郭靖相斗之事，跃起身来，回头见师父房中漆黑一团，声息全无，想来那人已逃走了，忙奔到香雪厅中，气急败坏的向梁子翁禀告。黄蓉在窗缝中听到那童子说话，心下惊惶，一个“雁落平沙”，轻轻落下。但厅中这许多高手何等了得，适才只倾听完颜洪烈说话，未曾留意外面，这时听那童子一说，个个已在凝神防敌，黄蓉这一下虽轻，但彭连虎等立时惊觉。

梁子翁身形晃动，首先疾窜而出，已挡住了黄蓉去路，喝道：“甚么人？”

黄蓉见了他这一跃，便知他武功远胜于己，别说厅里还有许多高手，单这老儿一人已不是他敌手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里的梅花开得挺好呀，你折一枝给我好不好？”

梁子翁想不到在厅外的竟是一个秀美绝伦的少女，衣饰华贵，又听她笑语如珠，不觉一怔，料想必是王府中人，说不定还是王爷的千金小姐，是位郡主娘娘，当即纵身跃起，伸手折了一枝梅花下来。黄蓉含笑接过，道：“老爷子，谢谢您啦。”

这时众人都已站在厅口，瞧着两人。彭连虎见黄蓉转身要走，问完颜洪烈道：“王爷，这位姑娘是府里的吗？”完颜洪烈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彭连虎纵身拦在黄蓉面前，说道：“姑娘慢走，我也折一枝梅花给你。”右手一招“巧扣连环”，便来拿她手腕，五指伸近黄蓉身边，突然翻上，抓向她的喉头。黄蓉本想假装不会武艺，含糊混过，以谋脱身，岂知彭连虎非但武功精湛，而且机警过人，只一招就使对方不得不救。

黄蓉微微一惊，退避已自不及，右手挥出，拇指与食指扣起，余下三指略张、手指如一枝兰花般伸出，姿势美妙已极。

彭连虎只感上臂与小臂之交的“曲池穴”上一麻，手臂疾缩，总算变招迅速，没给她拂中穴道。这一来心中大奇，想不到这样一个小姑娘竟然身负技艺，不但出招快捷，认穴极准，而这门以小指拂穴的功夫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却也从没见过。殊不知黄蓉这“兰花拂穴手”乃家传绝技，讲究的是“快、准、奇、清”，快、准、奇，这还罢了，那个“清”字，务须出手优雅，气度闲逸，轻描淡写，行若无事，才算得到家，要是出招紧迫狠辣，不免落了下乘，配不上“兰花”的高雅之名了。四字之中，倒是这“清”字诀最难。

黄蓉这一出手，旁观的无不惊讶。彭连虎笑道：“姑娘贵姓？尊师是哪一位？”黄蓉笑道：“这枝梅花真好，是么？我去插在瓶里。”竟是不答彭连虎的话。众人俱各狐疑，不知她是甚么来头。

侯通海厉声道：“彭大哥问你话，你没听见吗？”黄蓉笑道：“问甚么啊？”

彭连虎日间曾见黄蓉戏弄侯通海，见了她这小嘴微扁、笑嘻嘻的鄙夷神态，突然想起：“啊，那脏小子原来是你打扮的。”当下笑道：“老侯，你不认得这位姑娘了吗？”

侯通海愕然，上下打量黄蓉。彭连虎笑道：“你们日里捉了半天迷藏，怎么忘了？”侯通海又呆呆向黄蓉望了一阵，终于认出，虎吼一声：“好，臭小子！”他追逐黄蓉时不住骂她“臭小子”，现下她虽改了女装，这句咒骂仍不觉冲口而出，双臂前张，向她猛扑过去。黄蓉向旁闪避，侯通海这一扑便落了空。

鬼门龙王沙通天身形晃动，已抢前抓住黄蓉右腕，喝道：“往哪里跑？”黄蓉左手疾起，双指点向他的两眼。沙通天右手伸出。又将她左手拿住。

黄蓉一挣没能挣脱，叫道：“不要脸！”沙通天道：“甚么不要脸？”黄蓉道：“大人欺侮孩子，男人欺侮女人！”沙通天一愕，他是成名的前辈，觉得果然是以大压小，放松了双手，喝道：“进厅去说话。”黄蓉知道不进去不行，只得踏进门去。

侯通海怒道：“我先废了这臭小子再说。”上前又要动手。彭连虎道：“先问清楚她师父是谁，是谁派来的！”他见了黄蓉这等武功，又是这么的衣饰人品，料知必是大有来头，须得先行问明，才好处理。

侯通海却不加理会，举拳当头向黄蓉打下。黄蓉一闪，道：“你真要动手？”侯通海道：“你不许逃。”他最怕黄蓉逃跑，可就追她不上了。

黄蓉道：“你要和我比武那也成。”拿起桌上一只装满酒的酒碗顶在头上，双手又各拿一只，说道：“你敢不敢学我这样？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捣甚么鬼？”

黄蓉环顾众人，笑道：“我和这位额头生角的爷又没冤仇。要是我失手打伤了他，那怎么对得起大家？”侯通海踏进一步，怒道：“你伤得了我？凭你这臭小子，我额头上生的是瘤子，不是角！你瞧瞧清楚，可别胡说八道！”

黄蓉不去理他，仍是脸向旁人，说道：“我和他各拿三碗酒，比比功夫。谁的酒先泼出来，谁就输了，好不好？”她见梁子翁折花、彭连虎发招、沙通天擒拿，个个武功了得，均是远在自己之上，即如这三头蛟侯通海，虽曾迭加戏弄，但自己也只是仗着轻身功夫和心思灵巧才占上风，要讲真实本领，自知颇有不如，心想：“唯今之计，只有以小卖小，跟他们胡闹，只要他们不当真，就可脱身了。”

侯通海怒道：“谁跟你闹着玩！”劈面又是一拳，来势如风，力道沉猛。黄蓉闪身避过，笑道：“好，我身上放三碗酒，你就空手，咱们比划比划。”

侯通海年纪大她两倍有余，在江湖上威名虽远不如师兄沙通天，总也是成名的人物，受她这般当着众人连激几句，更是气恼，不加思索的也将一碗酒往头顶一放，双手各拿一碗，在腿微曲，右腿已猛往黄蓉踢去。

黄蓉笑道：“好，这才算英雄。”展开轻功，满厅游走。侯通海连踢数腿，都给她避开。众人笑吟吟的瞧着二人相斗。但见黄蓉上身稳然不动，长裙垂地，身子却如在水面飘荡一般，又似足底装了轮子滑行，想是以细碎脚

步前趋后退。侯通海大踏步追赶，一步一顿，腾腾有声，显然下盘功夫扎得极为坚实。黄蓉以退为进，连施巧招，想以手肘碰翻他酒碗，却都被他侧身避过。

梁子翁心道：“这女孩功夫练到这样，确也不容易了。但时候一长，终究不是老侯对手。管他谁胜谁败，都不关我事。”心中记挂的只是自己房里的珍药奇宝，当即转身走向门边，要去追拿盗药的奸细，心想：“对方要的是血竭、田七、熊胆、没药这四味药，自是王处一派人来盗的了。这四味也不是甚么名贵药物，给他尽数取去了也不打紧。可别给他顺手牵羊，拿了我旁的甚么。”

郭靖被大蛇缠住，渐渐昏迷，忽觉异味斗浓，药气冲鼻，知道蛇嘴已伸近脸边，若是给蛇牙咬中，那还了得？危急中低下头来，口鼻眼眉都贴在蛇身之上，这时全身动弹不得，只剩下牙齿可用，情急之下，左手运劲托住蛇头，张口往蛇颈咬下，那蛇受痛，一阵扭曲，缠得更加紧了。郭靖连咬数口，蓦觉一股带着药味的蛇血从口中直灌进来，辛辣苦涩，其味难当，也不知血中有毒无毒，但不敢张口吐在地下，生怕一松口后，再也咬它不住；又想那蛇失血多了，必减缠人之力，当下尽力吮吸，大口大口吞落，吸了一顿饭时分，腹中饱胀之极。那蛇果然渐渐衰弱，几下痉挛，放松了郭靖，摔在地下，再也不动了。

郭靖累得筋疲力尽，扶着桌子想逃，只是双脚酸麻，过了一会，只觉全身都是热烘烘地，犹如在一堆大火旁烤火一般，心中有些害怕，但过不多时，手足便已行动如常，周身燥热却丝毫不减，手背按上脸颊，着手火烫。一摸怀中各包药材并未跌落，心想：“药材终于取得，王道长有救了。那穆易父女被完颜康无辜监禁，说不定会给他害死，须得救他们脱险才是。”出得门来，辨明方向，径往监禁穆氏父女的铁牢而去。

来到牢外，只见众亲兵来往巡逻，把守甚严。郭靖等了一会，无法如先前一般混入，于是奔到屋子背后，待巡查的亲兵走过，跃上屋顶，轻轻落入院子，摸到铁牢旁边，侧耳倾听，牢旁并无看管的兵了，低声道：“穆老前辈，我来救你啦。”

穆易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尊驾是谁？”郭靖道：“晚辈郭靖。”

穆易日间曾依稀听到郭靖名字，但当时人声嘈杂，兼之受伤之后，各事纷至沓来，是以并未在意，这时午夜人静，突然间“郭靖”两字送入耳鼓，心中一震，颤声道：“甚么？郭靖？你……你……姓郭？”郭靖道：“是，晚辈就是日间和小王爷打架的那人。”穆易道：“你父亲叫甚么名字？”郭靖道：“先父名叫啸天。”他幼时不知父亲的名字，后来朱聪教他识字，已将他父亲的名字教了他。

穆易热泪盈眶，抬头叫道：“天哪，天哪！”从铁栅中伸出手来，紧紧抓住郭靖手腕。

郭靖只觉他那只手不住颤抖，同时感到有几滴泪水落在自己手臂之上，心想：“他见我前来相救，欢喜得不得了。”轻声道：“我这里有柄利刃，斩断了锁，前辈就可以出来啦。那小王爷先前说的话都是存心欺骗，两位不可相信。”

穆易却问：“你娘姓李，是不是？她活着呢还是故世啦？”郭靖大奇，道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我妈姓李？我妈在蒙古。”

穆易心情激动，抓住郭靖的手只是不放。郭靖道：“你放开我手，我好

斩锁。”穆易似乎拿住了一件奇珍异宝，唯恐一放手就会失去，仍是牢牢握住他手，叹道：“你……你长得这么大啦，唉，我一闭眼就想起你故世的爸爸。”郭靖奇道：“前辈认识先父？”穆易道：“你父亲是我的义兄，我们八拜之交，情义胜于同胞手足。”说到这里，喉头哽住，再也说不下去。郭靖听了，眼中也不禁湿润。

这穆易就是杨铁心了。他当日与官兵相斗，背后中枪，受伤极重，伏在马背上奔出数里，摔下马来，晕在草丛之中。次晨醒转，拚死爬到附近农家，养了月余，才勉强支撑着可以起床。他寄居的村子叫荷塘村，离牛家村有十五六里。幸好那人家对他倒是尽心相待。他记挂妻子，却又怕官兵公差在牛家村守候，又隔数日，半夜里回家查看。来到门前，但见板门反扣，心下先自凉了，开门进屋，只见事出之夕妻子包氏替他缝了一半的新衣兀自抛在床上，墙上本来挂着两杆铁枪，一杆已在混战中失落，余下一杆仍是倚壁而悬，却是孤零零地，宛似自己一般形单影只，失了旧侣。屋中除了到处满积灰尘，一切便与当晚无异，显是妻子没回来过。再去看隔壁义兄郭家，也是如此。

他想卖酒的曲三是个人身负绝艺的异人，或能援手，可是来到小酒店前，却见也是反锁着门，无人在内。敲门向牛家村相熟的村人询问，都说官兵去后，郭杨两家一无音讯。他再到红梅村岳家去探问，不料岳父得到噩耗后受了惊吓，已在十多天前去世。

杨铁心欲哭无泪，只得又回去荷塘村那家农家。当真是祸不单行，当地瘟疫流行，那农家一家七口，六个人在数天之内先后染疫身亡，只留下一个出世未久的女婴。杨铁心责无旁贷，收了这女婴为义女，带着她四下打听，找寻郭啸天之妻与自己妻子的下落，但这时一个远投漠北，一个也已到了北方，哪里找寻得着？

他不敢再用杨铁心之名，把“杨”字拆开，改“木”为“穆”，变名穆易。十余年来东奔西走，浪迹江湖，义女穆念慈也已长大，出落得花朵一般的人才。杨铁心料想妻子多半已死在乱军之中，却盼望老天爷有眼，义兄郭啸天有后，因此才要义女抛头露面，竖起“比武招亲”的锦旗，打造了一对镔铁短枪，插在旗旁，实盼能与郭靖相会结亲。但人海茫茫，却又怎能遇得着？

过得大半年，杨铁心也心淡了，只盼为义女找到一个人品笃实、武艺过得去的汉子为婿，也已心满意足。哪知道日间遇上了完颜康这件尴尬事，而这个仗义出手的少年，竟是日夜挂在心怀的义兄之子，怎教他如何不心意激荡、五内如沸？

穆念慈在一旁听两人叙旧，便想出言提醒，要郭靖先救他们出去，再慢慢谈论，忽然转念一想：“这一出去，只怕永远见不到他啦。”一句话刚到口边，又缩了回去。

郭靖也已想到救人要紧，缓缓伸手出栅，举起金刀正要往铁锁上斩去，门缝中忽然透进几道亮光，有脚步声走向门边。他忙往门后一缩，牢门打开，进来几人。郭靖从门缝里瞧出去，见当先那人手提纱灯，看眼色是个亲兵队长，身后跟着的却是完颜康的母亲赵王王妃。只听她问道：“这两位便是小王爷今儿关的吗？”亲兵队长应道：“是。”王妃道：“马上将他们放了。”那队长有些迟疑，并不答应。王妃道：“小王爷问起，说是我教放的。快开锁罢！”那队长不敢违拗，开锁放了两人出来。王妃摸出两锭银子，递给杨

铁心，温言说道：“你们好好出去罢！”

杨铁心不接银子，双目盯着她，目不转睛的凝视。

王妃见他神色古怪，料想他必甚气恼，心中甚是歉疚，轻声道：“对不起得很，今日得罪了两位，实是我儿子不好，请别见怪。”

杨铁心仍是瞪目不语，过了半晌，伸手接过银子揣入怀里，牵了女儿的手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那队长骂道：“不懂规矩的野人，也不拜谢王妃的救命之恩。”杨铁心只如不闻。

郭靖等众人出去，关上了门，听得王妃去远，这才跃出，四下张望，已不见杨铁心父女的踪迹，心想他们多半已经出府，于是到香雪厅来寻黄蓉，要她别再偷听，赶紧回去送药给王处一服用。走了一程，前面弯角处转出两盏红灯，有人快步而来。郭靖忙缩在旁边假山之后。那人却已瞧见了，喝道：“谁？”纵身扑到，举手抓将下来。郭靖伸臂格开，灯光掩映下看得明白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

原来那亲兵队长奉王妃之命放走杨铁心父女，忙去飞报小王爷。完颜康一惊：“母亲一味心软，不顾大局，却将这两人放走了。要是给我师父得知，带了他父女来和我对质，再也抵赖不得，那可糟了。”忙来查看，想再截住两人，岂知在路上撞见了郭靖。

两人白日里已打了半天，不意黑夜中又再相遇，一个急欲出府送药，一个亟盼杀人灭口，这一搭上手，打得比日间更是狠辣三分。郭靖几次想夺路而逃，总是被完颜康截住了无法脱身，眼见那亲兵队长拿出腰刀，更欲上来相助，心中只是叫苦。

梁子翁料到黄蓉要败，哪知他刚一转身，厅上情势倏变。黄蓉双手齐振，头顶一昂，三只碗同时飞了起来，一个“八步赶蟾”双掌向侯通海胸前劈到。侯通海手中有碗，不能发招抵御，只得向左闪让。黄蓉右手顺势掠去，侯通海避无可避，只得举臂挡格，双腕相交，侯通海双手碗中的酒水泼得满地都是，头上的碗更落在地下，当啷一声，打得粉碎。

黄蓉拔起身子，向后疾退，双手接住空中落下的两碗，另一碗酒端端正正的落在她云鬓之顶，三碗酒竟没溅出一点。众人见她以巧取胜，不禁都暗叫一声：“好！”欧阳克却大声喝彩。沙通天怒目向他瞪了一眼。欧阳克浑没在意，反而加上一声：“好得很啊！”

侯通海满脸通红，叫道：“再比过。”黄蓉手指在脸上一刮，笑道：“不害臊吗？”

沙通天见师弟失利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小丫头鬼计多端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明儿再对你说，现下我可要走啦。”沙通天膝不弯曲，足不跨步，不知怎样，突然间身子已移在门口，拦住了当路。

黄蓉刚才被他抓住双手手腕，立时动弹不得，已知他厉害，这时见他这一下“移形换位”功夫更是了得，心中暗惊，脸上却是神色不变，眉头微皱，问道：“你拦住我干吗？”沙通天道：“要你说出是谁门下，闯进王府来干甚么？”黄蓉秀眉微扬，道：“要是我不说呢？”沙通天道：“鬼门龙王的问话，不能不答！”黄蓉眼见厅门就在他身后，相距不过数尺，可就是给他拦在当路，万难闯关，见梁子翁正要走出，叫道：“老伯伯，他拦住我，不让我回家。”

梁子翁听她这般柔声诉苦，笑道：“沙龙王问你话，你好好回答，他就会放你。”黄蓉格的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就偏不爱答。”对沙通天道：“你不

让路，我可要闯啦。”

沙通天冷冷的道：“只要你有本事出去。”黄蓉笑道：“你可不能打我。”沙通天道：“要拦住你这小小丫头，何必沙龙王动手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大丈夫一言为定。沙龙王，你瞧那是甚么？”说着向左一指。沙通天顺着她手指瞧去，黄蓉乘他分心，衣襟带风，纵身从他肩旁钻出，身法甚是迅捷。

不料沙通天“移形换位”的功夫实是不凡，黄蓉刚要抢出，蓦地里见他右手伸出两根手指，对准了她眼睛，只待她自己撞将上去，幸而她能发能收，去势虽急，仍然在中途猛然止住，立即后退。她忽左忽右，后退前趋，身法变幻，连闯三次，总是给沙通天挡住了去路。最后一次却见他一个油光晶亮的秃头俯下尺许，正对准了自己鼻尖，若不是收脚得快，只怕自己的鼻血便得染上了他的秃头，只吓得黄蓉大声尖叫。

梁子翁笑道：“沙龙王是大行家，别再试啦，快认输罢。”说着加快脚步，疾往自己房中奔去。刚踏进门，一股血腥气便扑鼻而至，猛叫不妙，晃亮火折子，只见那条朱红大蛇已死在当地，身子于瘪，蛇血已被吸空，满屋子药罐药瓶乱成一团。梁子翁这一下身子凉了半截，二十年之功废于一夕，抱住了蛇尸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原来这参仙老怪本是长白山中的参客，后来害死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前辈异人，从他衣囊中得了一本武学秘本和十余张药方，照法修炼研习，自此武功了得，兼而精通药理。药方中有一方是以药养蛇、从而易筋壮体的秘诀。他照方采集药材，又费了千辛万苦，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条奇毒的大蝮蛇，以各种珍奇的药物饲养。那蛇体色本是灰黑，服了丹砂、参茸等药物后渐渐变红，喂养二十年后，这几日来体已全红。因此他虽从辽东应聘来到燕京，却也将这条累赘的大蛇带在身畔。眼见功德圆满，只要稍有数日之暇，就要吮吸蛇血，静坐修功之后，便可养颜益寿，大增功力。哪知蛇血突然被人吸去，岂不令他伤痛欲绝？

他定了定神，见蛇颈血液未凝，知道仇人离去未久，当下疾奔出房，跃上高树，四下眺望，只见园中有两人正在翻翻滚滚的恶斗。他怒火如焚，霎时赶到郭靖与完颜康身旁，甫近身就闻到郭靖衣上蛇血的腥气。

郭靖武功本来不及完颜康，这番交手，初时又吃了几下亏，拆不十余招，只觉腹中炎热异常，似有一团火球在猛烈燃烧，体内犹如滚水沸腾，热得难受，口渴异常，周身欲裂，到处奇痒无比，心想：“这番我真要死了，蛇毒发作出来了。”惊惧之下，背上又被完颜康连打了两拳。只是体内难受无比，相形之下，身上中拳已不觉如何疼痛。

梁子翁怒喝道：“小贼，谁指使你来盗我宝蛇？”他想这宝蛇古方隐密异常，谅郭靖这毛头小子决不能知道，必是另有高人指点了他来下手，十之八九便是王处一。郭靖也是心中大怒，叫道：“这条放在房中害人的毒蛇原来是你养的。我已中了毒，跟你拚啦！”飞步过去，举拳向梁子翁打到。

梁子翁闻到他身上药气，恶念陡生：“他喝了我的蝮蛇宝血，我立即取他性命，喝干他的血，药力仍在，或许更佳也未可知。”想到此处，不禁大喜，双掌翻飞，数招间已抓住郭靖手臂，脚下一勾，郭靖扑地倒了。梁子翁拿住他左手脉门，将他掀倒在地，张口便去咬他咽喉，要吸回宝血，收受这二十年采药饲蛇之功。

黄蓉连抢数次，不论如何快捷，总被沙通天毫不费力的挡住。此时沙通天如要擒她，可说手到拿来，然见赵王完颜洪烈在旁观看，便乘机露一手上

乘轻功。

黄蓉暗暗着急，忽然停步，道：“只要我一出这门，你不能再跟我为难，成不成？”沙通天道：“只要你能出去，我就认输。”黄蓉叹道：“唉，可惜我爹爹只教了我进门的本事，却没教出门的。”沙通天奇道：“甚么进门的，出门的？”黄蓉道：“你这路‘移形换位’功夫，虽然已很不差，但比起我爹爹可还差得远，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。”沙通天怒道：“小丫头胡说八道。你爹爹是谁？”黄蓉道：“我爹爹的名字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，不说也罢。当时他教我闯门的本事，他守在门口，我从外面进来，闯了几次也闯不进。但似你这般微末功夫哪，我从里到外虽然走不出，但从外面闯进来，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”沙通天冷笑道：“从外入内，跟从内到外还不是一样？好！你倒来闯闯看。”当即让开身子，要瞧她从外入内，又有甚么特别不同的功夫。

黄蓉闪身出门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中计啦。你说过的，我一到门外，你就认输，不能再难为我。现下我可不是到了门外？沙龙王是当世高人，言出如山，咱们这就再见啦。”

沙通天心想这一小丫头虽然行诡，但自己确是有言在先，对她这等后辈如何能说过了不算？左手在光头顶门上搔了三搔。胀红了脸，一时无计可施。

彭连虎却哪能让黄蓉就此脱身，双手连扬，两枚铜钱激射而出，从黄蓉头顶飞越而过。

黄蓉见钱镖双双越过头顶，正自奇怪此人发射暗器的准头怎么如此低劣，突然间当的一声，背后风声响动，两枚钱镖分左右袭来，直击脑后。原来彭连虎发出的钱镖算准了方位劲力，钱镖在廊下大理石柱子上一撞，便即回过来打向黄蓉后脑。钱镖所向，正是要害之处，黄蓉无法挡架，只得向前急跃，身刚站定，后面钱镖又到。彭连虎镖发连珠，十数枚接连不断的撞向石柱，弹了回来。黄蓉闪避固是不及，伸手相接更是难能，只得向前纵跃，数跃之后，又已回进了大厅。

彭连虎发射钱镖，只是要将她逼回厅内，其志不在伤人，是以使劲不急。众人喝彩声中，彭连虎挡住了门口，笑道：“怎么？你又回进来啦？”黄蓉小嘴一撅，说道：“你暗器功夫好，可是用来欺侮女孩儿家，又有甚么希奇？”彭连虎道：“谁欺侮你啦？我又没伤你。”黄蓉道：“那么你让我走。”彭连虎道：“你先得说说，教你功夫的是谁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是我在娘肚子里自己学的。”

彭连虎道：“你不肯说，难道我就瞧不出。”反手一掌，向她肩头挥去。黄蓉竟是不闪不避，不招不架，明知斗不过，便索性跟他撒赖。

彭连虎手背刚要击到她肩头，见她不动，果然撒掌回臂，喝道：“快招架！十招之内，我必能揭出你这小丫头的底来。”他生平各家各派的武功见得多了，眼见黄蓉身法诡异，一时瞧不准她的来历，但自料只要动上了手，不出十招，便能辨明她的宗派门户。

黄蓉道：“要是十招认不出呢？”彭连虎道：“那我就放你走。看招！”左掌斜劈，右拳冲打，同时右腿直踹出去，这一招“三彻连环”虽是一招，却包含三记出手。黄蓉转身闪过，右手拇指按住了小指，将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三指伸展开来，戳了出去，便如是一把三股叉模样，使的是一招叉法“夜叉探海”。

侯通海大叫：“夜叉探海！大师哥，这臭小子使的是……是本门武功。”

沙通天斥道“胡说！”心知黄蓉戏弄这个宝贝师弟多时，早已学会了几招他的叉法。

彭连虎也忍不住好笑，抡拳直冲。黄蓉斜身左窜，膝盖不曲，足不迈步，已闪在一旁。

侯通海叫道：“‘移形换位’！大师哥，是你教的吗？”沙通天斥道：“少说几句成不成？老是出丑。”心中倒也佩服这姑娘聪明之极，这一下“移形换位”劲力方法虽然完全不对，但单看外形，倒与自己的功夫颇为相似，而且一窜之下，居然避得开彭连虎出手如风的一拳，那可着实不易。

接下去两招，黄蓉右掌横劈，使的是沈青刚的“断魂刀法”，双臂直击，用上了马青雄的“夺魄鞭法”。只把侯通海看得连声“咦，咦，咦”的呼叫，说道：“大师哥，这……这臭小子当真是本门……”若不是见到大师哥脸色不善，早已将本门的招数叫出来了。

彭连虎怒气渐生，心道：“我手下留情，小丫头忒煞狡猾。若是不下杀手，谅她不会用本门拳法招架。”要知学武之人修习本门功夫之后，尽有旁采搏取、再去学练别派拳技的，但到了生死之际，自然而然的总是以最精熟的本门功夫抵御。

彭连虎初时四招只是试招，到第五招上，竟不容情，呼的一声，双掌带风，迎面劈去。旁观诸人见他下了杀手，不自禁的都为黄蓉担心。众人不知她来历，又均与她无冤无仇，见她年幼娇美，言行又俏皮可喜，都不想见她就此命丧彭连虎的杀手之下。惟有侯通海才盼这“臭小子”死得越快越好。

黄蓉还了一招完颜康的全真派掌法，又架了一招郭靖的“南山掌法”，那都是日间见到两人比武时学来的，第七招“三彻连环”，竟然现学现卖，便是彭连虎自己所使的第一招，但左支右继，已是险象环生。若凭二人真实功夫，黄蓉出尽全力，尚且抵御不住，何况如此存心戏弄？总算彭连虎招数虽狠，毕竟不愿真下毒手，凭凌厉内力取她性命，只是要从她招数上认出她的师承来历，这才容她拆了七招。

白驼山少主欧阳克笑道：“小丫头聪明得紧，可用上了彭寨主的拳法，啊哟，不成啦，不成啦，还不向左？”

彭连虎拳法灵动，虚实互用，到第八招上，左手虚晃，右拳抢出。黄蓉料得他左手似虚乃实，右拳如实却虚，正要向右闪避，忽听欧阳克叫破，心念一动，当即斜身轻飘飘向左跃出，这下姿式美妙，厅上众人竟是谁也认不出来。

彭连虎听欧阳克从旁指点，心下着恼，心想：“难道我就毙不了你这丫头？”他号称“千手人屠”，生性最是残忍不过，初时见黄蓉年幼，又是女子，若是杀了她未免有失自己身分，这时拆了八招，始终瞧不出分毫端倪，如何不怒，第九招“推窗望月”，竟自用上了十成力，左掌阴，右掌阳，一柔一刚，同时推到。

黄蓉暗叫不妙，正待急退闪躲，其势已是不及，眼见拳锋掌力迫到面门，急忙头一低，双臂内弯，手肘向前，似箭般向敌人胸口撞去。

彭连虎这一招去势虽猛，知她尚能拆解，但接着第十招料得她万难招架，倏然间见她以攻为守，袭向自己要害，第十招“星落长空”本已使出一半，立即凝住内力，便如悬崖勒马一般硬生生扣招不发，叫道：“你是黑风双煞门下！”语声竟是微微颤抖，右臂振处，黄蓉向后直跌出了七八步。

彭连虎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耸然动容。除了赵王完颜洪烈外，厅中对黑

风双煞人人忌惮。彭连虎第十招本要痛下杀手，至少也要打得这小丫头重伤呕血，但在第九招忽然看出她本门武功竟是黑风双煞一路，大惊之下，这个连杀百人不眨眼的魔头竟然敛手跃开。

黄蓉被他一推，险些摔倒，待得勉力定住，只觉全身都是震得隐隐作痛，双臂更似失了知觉，待要答话，静夜中远处传来一声大叫，正是郭靖的声音，叫声中带着惊慌愤怒，似乎遇到了极大危险。黄蓉情切关心，不禁失色。

郭靖被梁子翁按倒在地，手上腿上脉门同时被拿，再也动弹不得，倏觉梁子翁张口来咬自己咽喉，危急中也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神力，奋力猛挣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已跃起身来。梁子翁反手一掌。郭靖向前急跃，但梁子翁掌法如风，这一掌如何避得开？拍的一声，背心早着。这一下与完颜康的拳头可大不相同，登时奇痛彻骨。郭靖只吓得心胆俱寒，哪敢逗留，急步向前奔逃。他轻功本好，在花园中假山花木之间东西奔窜，梁子翁一时倒也追他不着。郭靖逃了一阵，稍一迟缓，嗤的一声，后心衣服被撕下了一大片，背心隐隐作痛，料知已被抓破皮肉。

郭靖大骇，没命的奔逃，眼见前面正是王妃所居的农舍，当即跃入，只盼黑暗中敌人找寻不到，得以脱难。他伏在墙后，不敢稍动，只听梁子翁与完颜康一问一答，慢慢走近，梁子翁粗声暴气，显是怒不可抑。郭靖心想：“躲在墙边，终究会给他找到。王妃心慈，或能救我。”危急中不暇再想，直闯进房，只见房中烛火尚明，那王妃却在另室。

他四下一望，见东边有个板橱，当即打开橱门，缩身入内，再将橱门关上，把金刀握在手里，刚松得一口气，只听脚步声响，有人走进房来。郭靖从橱缝中望出去，见进来的正是王妃。只见她缓步走到桌边坐下，望着烛火呆呆出神。

不久完颜康进来，问道：“妈，没坏人进来吓了您吗？”王妃摇摇头。完颜康退了出去，与梁子翁另行搜查去了。

王妃关上了门，便欲安寝。郭靖心想：“待她吹灭灯火，我就从窗里逃出去。不，还是多待一会，别又撞上了小王爷和那白发老头。这老头儿刚才要咬我的咽喉，这一招实在古怪，师父们可从来没教过，下次见到，须得好好请问。人家咬你咽喉，那又如何拆解？”又想：“闹了这么久，想来蓉儿早回去啦。我得快些出去，否则她定会记挂。”

忽然窗格一响，有人推窗跳了进来。郭靖和王妃都大吃一惊，王妃更是失声而呼。郭靖看这人时，正是那自称穆易的杨铁心。不禁大出意料之外，只道他早已带了女儿逃出王府，岂知仍在此处。

王妃稍一定神，看清楚是杨铁心，说道：“你快走罢，别让他们见到。”杨铁心道：“多谢王妃的好心！我不亲来向您道谢，死不瞑目。”但语含讥讽，充满酸苦辛辣之意。王妃叹道：“那也罢了，这本是我孩儿不好，委屈了你们父女两位。”

杨铁心在室中四下打量，见到桌凳橱床，竟然无一物不是旧识，心中一阵难过，眼眶一红，忍不住要掉下眼泪来，伸袖子在眼上抹了抹，走到墙旁，取下壁上挂着的一根生满了锈的铁枪，拿近看时，只见近枪尖六寸处赫然刻着“铁心杨氏”四字。他轻轻抚掌枪杆，叹道：“铁枪生锈了。这枪好久没用啦。”王妃温言道：“请您别动这枪。”杨铁心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王妃道：“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。”

杨铁心涩然道：“是吗？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铁枪本有一对，现下只

剩下一根了。”王妃道：“甚么？”杨铁心不答，把铁枪挂回墙头，向枪旁的一张破犁注视片刻，说道：“犁头损啦，明儿叫东村张木儿加一斤半铁，打一打。”

王妃听了这话，全身颤动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凝目瞧着杨铁心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杨铁心缓缓的道：“我说犁头损啦，明儿叫东村的张木儿加一斤半铁，打一打。”

王妃双脚酸软无力，跌在椅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你怎么……怎么知道我丈夫去世那一夜……那一夜所说的话？”

这位王妃，自就是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了。金国六王子完颜洪烈在临安牛家村中了丘处机一箭，幸得包惜弱相救，见了她娇柔秀丽的容貌，竟是念念不能去心，于是以金银贿赂了段天德，要他带兵夜袭牛家村，自己却假装侠义，于包惜弱危难之中出手相救。包惜弱家破人亡，举目无亲，只道丈夫已死，只得随完颜洪烈北来，禁不住他低声下气，出尽了水磨功夫，无可奈何之下，终于嫁了给他。

包惜弱在王府之中，十八年来容颜并无多大改变，但杨铁心奔走江湖，风霜侵磨，早已非复昔时少年子弟的模样，是以此日重会，包惜弱竟未认出眼前之人就是丈夫。只是两人别后互相思念，于当年遭难之夕对方的一言一动，更是魂牵梦萦，记得加倍分明。

杨铁心不答，走到板桌旁边，拉开抽屉，只见放着几套男子的青布衫裤，正与他从前所穿着的一模一样，他取出一件布衫，往身上披了，说道：“我衣衫够穿啦！你身子弱，又有了孩子，好好儿多歇歇，别再给我做衣裳。”这几句话，正是十八年前那晚，他见包惜弱怀着孕给他缝新衫之时，对她所说。

她抢到杨铁心身旁，捋起他衣袖，果见左臂上有个伤疤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只是十八年来认定丈夫早已死了，此时重来，自是鬼魂显灵，当即紧紧抱住他，哭道：“你……你快带我去……我跟你一块儿到阴间，我不怕鬼，我愿意做鬼，跟你在一起。”

杨铁心抱着妻子，两行热泪流了下来，过了好一阵，才道：“你瞧我是鬼吗？”包惜弱搂着他道：“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我总是不放开你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难道你没死？难道你还活着？那……那……”

杨铁心正要答言，忽听完颜康在窗外道：“妈，你怎么又伤心啦？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包惜弱一惊，道：“我没事，就睡啦。”完颜康明明听得室内有男人之声，起了疑心，绕到门口，轻轻打门，道：“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包惜弱道：“明天再说罢，这时候我倦得很。”完颜康见母亲不肯开门，疑心更甚，道：“只说几句话就走。”

杨铁心知他定要进来，走到窗边想越窗而出，一推窗子，那窗却给人在外面反扣住了。包惜弱惶急之下，心想只有暂且瞒过儿子再说，室中狭隘，无地可藏，于是指了指板橱。杨铁心与爱妻劫后重逢，再也不肯分手，拉开橱门，便要进去。

橱门一开，房内三人同时大惊。包惜弱乍见郭靖，禁不住叫出声来。

完颜康听得母亲惊呼，更是担心，只怕有人加害于他，肩头在门上猛撞，郭靖一把将杨铁心拉进板橱，关上了橱门。门闩跟着便断，门板飞起，完颜康直闯进来。他见母亲脸色苍包颊有泪痕，但房中却无别人，甚为奇怪，忙

问：“妈，出了甚么事？”包惜弱定了定神，道：“没事，我心里不大舒服。”

完颜康走到母亲身边，靠在她怀里，说道：“妈，我不再胡闹啦。你别伤心，是儿子不好。”包惜弱道，“嗯，你去吧，我要睡啦。”完颜康只觉母亲不住颤抖，问道：“妈，没人进来过吗？”包惜弱惊道：“谁？”完颜康道：“王府混进来了奸细。”包惜弱道：“是吗？你快去睡，这些事情你别理会。”完颜康道：“那些卫兵真够脓包的。妈，你休息罢。”正要退出，忽见板橱门缝中露出一片男子衣角，心中疑云大起，当下不动声色，坐了下来，斟了一杯茶，慢慢喝着，心中琢磨：“橱里藏得有人，不知妈知不知道？”喝了几口茶，站起来缓步走动，道：“妈，儿子今天的枪使得好不好？”

包惜弱道：“下次不许你再仗势欺人。”完颜康道：“仗甚么势啊？我和那浑小子是凭真本事一拳一枪的比武。”说着从壁上摘下铁枪，一抖一收，红缨一扑，一招“起凤腾蛟”，猛向板橱门上刺去。这一下直戳进去，郭靖与杨铁心不知抵御，眼见是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。包惜弱心中大急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完颜康枪尖未到橱门，已自收转，心想：“原来妈知道橱里有人。”拄枪靠在身旁，扶起母亲，双眼却注视着橱中动静。

包惜弱悠悠醒转，见橱门好端端地并未刺破，大为喜慰，但这般忽惊忽喜，已是支持不住，全身酸软，更无半分力气。

完颜康甚是害怒，道：“妈，我是您的亲儿子吗？”包惜弱道：“当然是啊，你问这个干吗？”完颜康道：“那为甚么很多事你瞒着我？”

包惜弱思潮起伏，心想：“今日之事，必得跟他明言，让他们父子相会。然后我再自求了断。我既失了贞节，铸成大错，今生今世不能再和铁哥重圆的了。”言念及此，泪落如线。完颜康见母亲今日神情大异，心下惊疑不定。包惜弱道：“你好生坐着，仔细听我说。”完颜康依言坐了。手中却仍绰着铁枪，目不转睛的瞧着橱门。包惜弱道：“你瞧瞧枪上四个甚么字？”完颜康道：“我小时候就问过妈了，你不肯对我说那杨铁心是谁。”包惜弱道：“此刻我要跟你说了。”

杨铁心躲在橱内，母子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心中怦然，暗道：“她现今是王妃之尊，岂能再跟我这草莽匹夫？她泄漏我的行藏，莫非要他儿子来杀我吗？”

只听包惜弱道：“这枝铁枪，本来是在江南大宋京师临安府牛家村，是我派人千里迢迢去取来的。墙上那个半截犁头，这屋子里的桌子、凳子、板橱、木床，没一件不是从牛家村运来的。”完颜康道：“我一直不明白，妈为甚么定要住在这破破烂烂的地方。儿子给你拿些家具来，你总是不要。”包惜弱道：“你说这地方破烂吗？我可觉得比王府里画栋雕梁的楼阁要好得多呢！孩子，你没福气，没能和你亲生的爹爹妈妈一起住在这破烂的地方。”杨铁心听到这里，心头大震，眼泪扑籁籁的落下。

完颜康笑道：“妈，你越说越奇怪啦，爹爹怎能住在这里？”包惜弱叹道：“可怜他十八年来东奔西走，流落江湖，要想安安稳稳的在这屋子里住上一天半日，又哪里能够？”完颜康睁大了眼睛，颤声道：“妈，你说甚么？”包惜弱厉声道：“你可知你亲生的爹爹是谁？”完颜康更奇了，说道：“我爹爹是大金国赵王的便是，妈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包惜弱站起身来，抱住铁枪，泪如雨下，哭道：“孩子，你不知道，那也怪你不得，这……这便是你亲生爹爹当年所用的铁枪……”指着枪上的名

字道：“这才是你亲生爹爹的名字！”

完颜康身子颤抖，叫道：“妈，你神智糊涂啦，我请太医去。”包惜弱道：“我糊涂甚么？你道你是大金国女真人吗？你是汉人啊！你不叫完颜康，你本来姓杨，叫作杨康！”完颜康惊疑万分，又感说不出的愤怒，转身道：“我请爹爹去。”

包惜弱道：“你爹爹就在这里！”大踏步走到板橱边，拉开橱门，牵着杨铁心的手走了出来。

郭靖抱起梅超风放在肩头，依着她口中指示，前趋后避，迎击敌人。他轻身功夫本就不弱，梅超风身子又不甚重，放在肩头，浑不减弱他趋退闪跃之灵。

第十回 冤家聚头

完颜康斗然见到杨铁心，惊诧之下，便即认出，大叫一声：“啊，是你！”提起铁枪，“行步踏虎”、“朝天一炷香”，枪尖闪闪，直刺杨铁心咽喉。

包惜弱叫道：“这是你亲生的爹爹啊，你……你还不信吗？”举头猛往墙上撞去，蓬的一声，倒在地下。

完颜康大惊，回身撤步，收枪看母亲时，只见她满额鲜血，呼吸细微，存亡未卜。他倏遭大变，一时手足无措。杨铁心俯身抱起妻子，夺门就往外闯。

完颜康叫道：“快放下！”上步“孤雁出群”，枪势如风，往他背心刺去。

杨铁心听到背后风声响动，左手反圈，已抓住了枪头之后五寸处。“杨家枪”战阵无敌，一招“回马枪”尤为世代相传的绝技。杨铁心这一下以左手拿住枪杆，乃“回马枪”中第三个变化的半招，本来不待敌人回夺，右手早已一枪迎面拥去，这时他右手抱着包惜弱，回身喝道：“这招枪法我杨家传子不传女，谅你师父没有教过。”

丘处机武功甚高，于枪法却不精研。大宋年间杨家枪法流传江湖，可是十九并非嫡传正宗。他所知的正宗杨家枪法，大抵便是当年在牛家村雪地里和杨铁心试枪时见得，杨家世代秘传的绝招，毕竟并不通晓。完颜康果然不懂这招枪法，一怔之下，两人手力齐进，那铁枪年代长久，杆子早已朽坏，喀的一声，齐腰折断。

郭靖纵身上前，喝道：“你见了亲生爹爹，还不磕头？”完颜康踌躇难决。杨铁心早已抱了妻子冲出屋去。穆念慈在屋外接应，父女两人越墙而出。

郭靖不敢逗留，奔到屋外，正要翻墙随出，突觉黑暗中一股劲风袭向顶门，急忙缩头，掌风从鼻尖上直擦过去，脸上阵剧痛，犹如刀刮。这敌人掌风好不厉害，而且悄没声的袭到，自己竟然毫不知觉，不禁骇然，只听那人喝道：“浑小子，老子在这儿候得久啦！把头颈伸过来，让老子吸你的血！”正是参仙老怪梁子翁。

黄蓉听彭连虎说她是黑风双煞门下，笑道：“你输啦！”转身走向厅门。

彭连虎晃身拦在门口，喝道：“你既是黑风双煞门下，我也不来为难你。但你得说个明白，你师父叫你到这儿来干甚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你说十招中认不出我的门户宗派，就让我走，你好好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如此无赖？”彭连虎怒道：“你最后这招‘灵鳌步’，还不是黑风双煞所传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我从来没见过黑风双煞。再说，他们这一点儿微末功夫，怎配做我师父？”彭连虎道：“你混赖也没用。”黄蓉道：“黑风双煞的名头我倒也听说过。我只知道这两人伤天害理，无恶不作，欺师灭祖，乃是武林中的无耻败类。彭寨主怎能把我和这两个下流家伙拉扯在一起？”

众人起先还道她不肯吐实，待得听她如此诋毁黑风双煞，不禁面面相觑，才信她决不是双煞一派，要知再无稽的天大谎话也有人敢说，但决计无人敢于当众辱骂师长。

彭连虎向旁一让，说道：“小姑娘，算你赢啦。老彭很佩服，想请教你芳名。”黄蓉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我叫蓉儿。”彭连虎道：“你贵姓？”黄蓉道：“那就说不得了。我既不姓彭，也不姓沙。”

这时阁中诸人除藏僧灵智与欧阳克之外，都已输在她的手里。灵智身受

重伤，动弹不得，只有欧阳克出手，才能将她截留，各人都注目于他。

欧阳克缓步而出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下走不才，想请教姑娘几招。”黄蓉看了他一身白衣打扮，道：“那些骑白骆驼的美貌姑娘们，都是你一家的吗？”欧阳克笑道：“你见过她们了？这些女子统统加在一起，也及不上你一半美貌。”黄蓉脸上微微一红，听他称赞自己容貌，也自欢喜，道：“你倒不像这许多老头儿们那么蛮不讲理。”

这欧阳克武功了得，又仗着叔父撑腰，多年来横行西域。他天生好色，历年派人到各地搜罗美女，收为姬妾，闲居之余又教她们学些武功，因此这些姬妾又算得是他女弟子。这次他受赵王之聘来到燕京，随行带了二十四名姬人，命各人身穿白衣男装，骑乘白驼。因姬妾数众，兼之均会武功，是以分批行走。其中八人在道上遇到了江南六怪与郭靖，听朱聪说起汗血宝马的来历，便起心劫夺，想将宝马献给欧阳克讨好，却未成功。

欧阳克自负下陈姬妾全是天下佳丽，就是大金、大宋两国皇帝的后宫也未必能比得上，哪知在赵王府中却遇到了黄蓉，但见她秋波流转，娇腮欲晕，虽然年齿尚稚，实是生平未见的绝色，自己的众姬相比之下竟如粪土，当她与诸人比武之时，早已神魂飘荡，这时听她温颜软语，更是心痒骨软，说不出话来。

黄蓉道：“我要走啦，要是他们再拦我，你帮着我，成不成？”欧阳克笑道：“要我帮你也成，你得拜我为师，永远跟着我。”黄蓉道：“就算拜师父，也不用永远跟着啊！”欧阳克道：“我的弟子可与别人的不同，都是女的，永远跟在我身边。我只消呼叫一声，她们就全部来啦。”黄蓉侧了头，笑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欧阳克一声呼哨，过不片刻，门中走进二十几个白衣女子，或高或矮，或肥或瘦，但服饰打扮全无二致，个个体态婀娜、笑容冶艳，一齐站在欧阳克身后。原来他在香雪厅饮宴，众姬都在厅外侍候。彭连虎等个个看得眼都花了，心中好生羡慕他真会享福。

黄蓉出言相激，让他召来众姬，原想乘阁中人多杂乱，借机脱身，哪知欧阳克看破她的心思，待众姬进厅，立即挡在门口，折扇轻摇，红烛下斜脱黄蓉，显得又是潇洒，又是得意。二十四名姬人都是目不转睛的瞧着黄蓉，有的自惭形秽，有的便生妒心，料知这样的美貌姑娘既入“公子师父”之眼，非成为他的“女弟子”不可，此后自己再也休想得他宠爱了。这二十四名姬人在他身后这么一站，有如两面屏风，黄蓉更难夺门而出。黄蓉见计不售，说道：“你如真的本领了得，我拜你为师那是再好没有，省得我给人家欺侮。”欧阳克道：“莫非你要试试？”黄蓉道：“不错。”欧阳克道：“好，你来吧，不用怕，我不还手就是。”黄蓉道：“怎么？你不用还手就胜得了我？”欧阳克笑道：“你打我，我喜欢还来不及，怎舍得还手？”

众人心中笑他轻薄，却又颇为奇怪：“这小姑娘武功不弱，就算你高她十倍，不动手怎能将她打败？难道会使妖法？”

黄蓉道：“我不信你真不还手。我要将你两只手缚了起来。”欧阳克解下腰带，递给了她，双手叠在背后，走到她面前。黄蓉见他有恃无恐，全不把自己当一回事，脸上虽然仍露笑容，心中却越来越惊，一时彷徨无计，心想：“只好行一步算一步了。”于是接过腰带，双手微微向外一崩，那腰带似是用金丝织成，虽用上了内力，竟然崩它不断，当下将他双手紧紧缚住，笑道：“怎么算输？怎么算赢？”

欧阳克伸出右足，点在地下，以左足为轴，双足相离三尺，在原地转了个圈子，只见砖地上已被他右足尖画了浅浅的一个圆圈，直径六尺，画得整整齐齐。画这圆圈已自不易，而足下内劲如此了得，连沙通天、彭连虎等均佩服。

欧阳克走进圈子，说道：“谁出了圈子，谁就输了。”黄蓉道：“要是两人都出圈子呢？”欧阳克道：“算我输好啦。”黄蓉道：“若是你输了，就不能再追我拦我？”欧阳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如你给我推出了圈子，可得乖乖的跟我走。这里众位前辈都是见证。”

黄蓉道：“好！”走进圈子，左掌“回风拂柳”，右掌“星河在天”，左轻右重，劲含刚柔，同时发出。欧阳克身子微侧，这两掌竟没能避开，同时击在他肩背之上。黄蓉掌力方与他身子相遇，立知不妙，这欧阳克内功精湛，说不还手真不还手，但借力打力，自己有多少掌力打到他身上，立时有多少劲力反击出来。他手不动，足不起，黄蓉竟是站立不稳，险些便跌出了圈子。她哪敢再发第二招，在圈中走了几步，说道：“我要走啦，却不是给你推出圈子的。你不能出圈子追我。刚才你说过，两人都出圈子就是你输。”

欧阳克一怔，黄蓉已缓步出圈子。她怕夜长梦多，再生变卦，加快脚步，只见她发上金环闪闪，身上白衫飘动，已奔到门边。

欧阳克暗呼：“上当！”只是有言在先，却也不便追赶。沙通天、彭连虎等见黄蓉又以诡计僵住了欧阳克，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
黄蓉正要出门，猛听得头顶风响，身前一巨物从空而堕。她侧身闪避，只怕给这件大东西压住了，但见空中落下来的竟是坐在太师椅的那个高大藏僧。他身穿红袍，坐在椅上竟还比她高出半个头，他连人带椅，纵跃而至，椅子便似乎粘在他身上一般。

黄蓉正要开言，忽见这藏僧从僧袍下取出一对铜钹，双手合处，当的一声，震耳欲聋，正自诧异，突然眼前一花，那对钢钹一上一下，疾飞过来，只见钹边闪闪生光，锋利异常，这一打中，身子只怕要被双钹切成三截，大惊之下，铜钹离身已近，哪里还来得及闪避，立即窜起，反向前冲，右掌从上面铜钹底下一托，左足在下面铜钹上一顿，竟自在两钹之间冲了过去。这一下凶险异常，双钹固然逃过，但也已跃进灵智身旁。

灵智巨掌起处，“大手印”向她拍去。黄蓉便似收足不住，仍是向前猛冲，直扑向敌人怀里。众人同声惊呼，这样花一般的少女眼见要被灵智巨掌震得筋折骨断，五脏碎裂。欧阳克大叫：“手下留情！”哪里还来得及？眼见灵智的巨掌已击在她背上，却见他手掌立即收转，大声怪叫。黄蓉已乘着这一掌之势飞出厅外。远远听得她清脆的笑声不绝，似乎全未受伤，料想灵智这一掌击出时力道虽巨，但不知如何，他手掌甫及对方身子，立即迅速异常的回缩，掌力竟然来不及发出。

众人一凝神间，但听得灵智怒吼连连，右手掌中鲜血淋漓。他举起掌来，只见掌中竟被刺破了十多个小孔，蓦地里想起，叫道：“软猬甲！软猬甲！”叫声中又是惊，又是怒，又有痛楚。

彭连虎惊道：“这丫头身上穿了‘软猬甲’？那是东海桃花岛的镇岛之宝！”沙通天奇道：“她小小年纪，怎能弄到这副‘软猬甲’？”

欧阳克挂念着黄蓉，跃出门外，黑暗中不见人影，不知她已逃到了何处，一声呼哨，领了众姬追寻，心中却感喜慰：“她既逃走，想来并未受伤。好歹我要抱她在手里。”

侯通海问道：“师哥，甚么叫软猬甲？”彭连虎抢着道：“刺猬见过吗？”侯通海道：“当然见过。”彭连虎道：“她外衣内贴身穿着一套软甲，这软甲不但刀枪不入，而且生满了倒刺，就同刺猬一般。谁打她一拳，踢她一脚，就够谁受的！”侯通海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亏得我从来没打中过这臭小子！”沙通道道：“我去追她回来！”侯通海道：“师哥，她……她身子可碰不得。”沙通道道：“还用你说？我抓住她头发拖了回来。”侯通海道：“对。对，怎么我便想不到。师哥，你真聪明。”师兄弟俩和彭连虎一齐追了出去。

这时赵王完颜洪烈已得儿子急报，得悉王妃被掳，惊怒交集之下，父子两人点起亲兵，出府追赶。同时汤祖德率领了卫队大呼小叫，搜捕刺客。王府里里外外，闹得天翻地覆。

郭靖又在墙边遇到梁子翁，怎肯乖乖的将头颈伸过去让他吸血？大骇之下，转头狂奔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尽往最暗处钻去。梁子翁一心要喝他鲜血，半步不肯放松。幸好郭靖轻功了得，又在黑夜，否则已为所擒，奔了好一阵，四下里已然灯烛无光，也不知到了何处，忽觉遍地都是荆棘，乱石嶙峋，有如无数石剑倒插。王府之中何来荆棘乱石，郭靖哪有余暇寻思？只觉小腿被荆棘刺得甚是疼痛，他一想到那白发老头咬向自己咽喉的牙齿，别说是小小荆棘，就是刀山剑林，也是毫不犹豫的钻进去了。突然间脚下一软，叫声不好，身子已凭空下堕，似乎跌了四五丈这才到底，竟是一个极深的洞穴。

他身在半空已然运劲，只待着地时站定，以免跌伤，哪知双足所触处都是一个圆球，立足不稳，仰天一交跌倒，撑持着坐起身来时手触圆球，吓了一跳，摸得几下，辨出这些大圆球都是死人骷髅头，看来这深洞是赵王府杀了人之后抛弃尸体的所在。

只听梁子翁在上面洞口叫道：“小子，快上来！”郭靖心想：“我可没那么笨，上来送死！”伸手四下摸索，身后空洞无物，于是向后退了几步，以防梁子翁跃下追杀。

梁子翁叫骂了几声，料想郭靖决计不会上来，喝道：“你逃到阎王殿上，老子也会追到你。”涌身一跃，跳了下来。

郭靖大惊：又向后退了几步，居然仍有容身之处。他转过身来，双手伸出探路，一步步前行，原来是个地道。

接着梁子翁也发觉了是地道，他艺高人胆大，虽然眼前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也不怕郭靖暗算，发足追去，心中反而喜欢：“瓮中捉鳖，你这小子再也逃不了啦。这一下还不喝干了你身上鲜血？”郭靖暗暗叫苦：“这地道总有尽头，我命休矣！”梁子翁哈哈大笑，双手张开，摸着地道的两壁，也不性急，慢慢的一步步紧迫。

郭靖又逃了数丈，斗觉前面一空，地道已完，到了一个土室。梁子翁转眼追到，笑道：“臭小子，再逃到哪里去？”

忽然左边角落里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谁在这里撒野？”

两人万料不到这地底黑洞之中竟会有人居住，斗然间听到这声音，语声虽轻，在两人耳中却直是轰轰焦雷一般。郭靖固然吓得心中突突乱跳，梁子翁也不禁毛骨悚然。

只听那声音又阴森森的道：“进我洞来，有死无生。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话声似是女子，说话时不住急喘，像是身患重病。

两人听话声不像是鬼怪，惊惧稍减。郭靖听她出言怪责，忙道：“我是不小心掉进来的，有人追我……”一言未毕，梁子翁已听清楚了他在的所在，

抢上数步，伸手来拿。郭靖听到他手掌风声，疾忙避开。梁子翁一拿不中，连施擒拿。郭靖左躲右闪。一团漆黑之中，一个乱抓，一个瞎躲。突然嗤的一声响，梁子翁扯裂了郭靖左手的衣袖。

那女子怒道：“谁敢到这里捉人？”梁子翁骂道：“你装神扮鬼，吓得倒我吗？”那女人气喘喘的道：“哼，少年人，躲到我这里来。”

郭靖身处绝境，危急万状，听了她这话，不加思索的便纵身过去，突觉五根冰凉的手指伸过来一把抓住了自己手腕，劲力大得异乎寻常，被她一拉之下，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扑出，撞在一团干草之上。

那女人喘着气，向梁子翁道：“你这几下擒拿手，劲道不小啊。你是关外来的罢？”

梁子翁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我瞧不见她半根寒毛，怎地她连我的武功家数都认了出来？难道她竟能黑中视物？这个女人，可古怪得紧了！”当下不敢轻忽，朗声道：“在下是关东参客，姓梁。这小子偷了我的要物，在下非追还不可，请尊驾勿以阻拦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啊，是参仙梁子翁杆顾。别人不知，无意中闯进我洞来，已是罪不可赦，梁老怪你是一派宗师，难道武林中的规矩你也不懂吗？”梁子翁愈觉惊奇，问道：“请教尊驾的万儿。”

那女人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郭靖突觉拿住自己手腕的那只手剧烈颤抖，慢慢松开了手指，又听她强抑呻吟，似乎十分痛苦，问道：“你有病吗？”

梁子翁自负武功了得，又听到她的呻吟，心想这人就算身负绝技，也是非病即伤，不足为患，当下运劲于臂，双手齐出，疾向郭靖胸口抓去，刚碰到他衣服，正待手指抓紧，突然手腕上遇到一股大力向左粘去。梁子翁吃了一惊，左手回转，反拿敌臂。那女子喝道：“去罢！”一掌拍在梁子翁背上。腾的一声，将他打得倒退三步，幸而他内功了得，未曾受伤。

梁子翁骂道：“好贼婆！你过来。”那女子只是喘气，丝毫不动，梁子翁知她果真下身不能移动，惊惧之心立时减了七分，慢慢逼近，正要纵身上前袭击，突然间脚踝上有物卷到，似是一条软鞭，这一下无声无息，鞭来如电，更是大吃一惊，他应变奇速，就在这一瞬间身随鞭起，右腿向那女子踢去，噗的一下，头顶已撞上了土壁。

他腿上功夫原是武林一绝，在关外享大名逾二十年，这一腿当者立毙，端的厉害无比。哪知他脚尖将到未到之际，忽觉“冲阳穴”上一麻，大惊之下，立即门回。这“冲阳穴”位于足跟上五寸，被人拿正了穴道，这一条腿便麻木不仁，幸好他缩脚得快，才没给拿中，但急踢急缩，自己扭得膝弯中一阵疼痛。

梁子翁心念一闪：“这人在暗中如处白昼，拿穴如是之准，岂非妖魅？”危急中翻了半个筋斗避开，反手挥掌，要震开她拿来的这一招。他知对手厉害，这一掌使上十成之力，心想此人这般气喘，决无内力抵挡，突然听得格格一响，敌人手臂暴长，指尖已搭上了他肩头。梁子翁左手力格，只觉敌人手腕冰凉，似非血肉之躯，哪敢再行拆招，就地翻滚，急奔而出，手足并用，爬出地洞，吁了一口长气，心想：“我活了几十年，从未遇过这般怪事，不知到底是女人还是女鬼？想来王爷必知其中蹊跷。”忙奔回香雪厅去。一路上只想：“这臭小子落入了那不知是女鬼还是女妖的手里，一身宝血当然给她吸得干干净净。难道还会跟我客气？唉，采阴补阳遇上了臭叫化，养蛇炼血却又遇上了女鬼，两次都是险些性命不保。难道修炼长生果真是逆天行事，鬼神所忌，以致功败垂成吗？”

郭靖听他走远，心中大喜，跪下向那女人磕头，说道：“弟子拜谢前辈救命之恩。”

那女人适才和梁子翁拆了这几招，累得气喘更剧，咳嗽了一阵，嘶哑着嗓子道：“那老怪干么要杀你？”郭靖道：“王道长受了伤，要药治伤，弟子便到王府来……”忽然想到：“此人住在赵王府内，不知是否完颜洪烈一党？”当下住口不说了。那女人道：“嗯，你是偷了老怪的药。听说他精研药性，想来你偷到的必是灵丹妙药了。”

郭靖道：“我拿了他一些治内伤的药，他大大生气，非杀了我不可。前辈可是受了伤？弟子这里有很多药，其中四味是田七，血竭、熊胆、没药，王道长也不需用这许多，前辈要是……”那女人怒道：“我受甚么伤，谁要你讨好？”

郭靖碰了一个钉子，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隔了片刻，听她不住喘气，心中不忍，又道：“前辈要是行走不便，晚辈负你老人家出去。”那女人骂道：“谁老啦？你这浑小子怎知我是老人家？”郭靖唯唯，不敢作声，要想舍她而去，总感不安，当下硬起头皮，又问：“您可要甚么应用物品，我去给您拿来。”

那女人冷笑道：“你婆婆妈妈的，倒真好心。”左手伸出，搭在他肩头向里一拉，郭靖只觉肩上剧痛，身不由主的到了她面前，忽觉颈中一阵冰凉，那女人的右臂已扼住他头颈，只听她喝道：“背我出去。”郭靖心想：“我本来要背你出去。”于是转身弯腰，慢慢走出地道。那女人道：“是我逼着你背的，我可不受人卖好。”

郭靖这才明白，这女人骄傲得紧，不肯受后辈的恩惠。走到洞口，举头上望，看到了天上的星星，不由得吁了口长气，心想：“刚才真是死里逃生，这黑洞之中，竟有人等着救我性命。我去说给蓉儿听，只怕她还不肯信呢，”他跟着马钰行走悬崖惯了的，那洞虽如深井，却也毫不费力的攀援了上去。

出得洞来，那女子问道：“你这轻功是谁教的？快说！”手臂忽紧，郭靖喉头被扼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心中惊慌，忙运内力抵御。那女人故意要试他功力，扼得更加紧了，过了一阵，才渐渐放松，喝道：“嘿，看你不出，浑小子还会玄门正宗的内功。你说王道长受了伤，王道长叫甚么名字？”

郭靖心道：“你救了我性命，要问甚么，自然不会瞒你，何必动蛮？”当下答道：“王道长名叫王处一，人家称他为玉阳子。”突觉背上那女人身子一震，又听她气喘喘的道：“你是全真门下的弟子？那……那好得很。”语音中竟流露出情不自禁的欢愉之意，又问：“王处一是你甚么人？干么你叫他道长，不称他师父、师叔、师伯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不是全真门下，不过丹阳子马钰马道长传过我一些呼吸吐纳的功夫。”

那女人道：“嗯，你学过全真派内功，很好。”隔了一会，问道：“那么你师父是谁？”郭靖道：“弟子共有七位师尊，人称江南七侠。大师父飞天蝙蝠姓柯。”那女人剧烈的咳嗽了几下，声音甚是苦涩，说道：“那是柯镇恶！”郭靖道：“是。”那女人道：“你从蒙古来？”郭靖又道：“是。”心下奇怪：“她怎么知道我从蒙古来？”

那女人缓缓的道：“你叫杨康，是不是？”语音之中，阴森之气更甚。郭靖道：“不是，弟子姓郭。”

那女人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坐在地下。”郭靖依言坐倒。那女人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卷物事，放在地下，卷开外面包着的一块不知是布是纸的东西，

露出一物，星光熹微下灿然耀眼，赫然是柄匕首。郭靖见了甚是眼熟，拿起一看，那匕首寒光闪闪，柄上刻着“杨康”两字，正是那晚自己用以刺死铜尸陈玄风的利刃。当年郭啸天与杨铁心得长春子丘处机各赠匕首一柄，两人曾有的言，妻子他日生下孩子，如均是男，给为兄弟，若各为女，结为姊妹，要是一男一女，那就是夫妻了。两人互换匕首，作为信物，因此刻有“杨康”字样的匕首后来却在郭靖手中。其时年幼，不识“杨康”两字，但匕首的形状却是从小便见惯了的，心道：“杨康？杨康？”一时想不起这名字刚才便曾听王妃说过。

他正自沉吟，那女人已夹手夺过匕首，喝道：“你认得这匕首，是不是？”郭靖若是机灵得半分，听得她声音如此凄厉，也必先回头向她瞥一眼，但他念着人家救命之恩，想来救我性命之人，当然是大大的好人，是以更无丝毫疑忌，立即照实回答：“是啊！晚辈幼时曾用这匕首杀死了一个恶人，那恶人突然不见了，连匕首都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突觉颈中一紧，登时窒息，危急中弯臂向后推出，手腕立被那女人伸左手擒住。

那女人右臂放松，身子滑落，坐在地下，喝道。“你瞧我是谁？”

郭靖被她扼得眼前金星直冒，定神看去时，只见她长发披肩，脸如白纸，正是黑风双煞中的铁尸梅超风，这一下吓得魂飞魄散，左手出力挣扎，但她五爪已经入肉，哪里还挣扎得脱？脑海中一片混乱，“怎么是她？她救了我性命？决不能够！但她确是梅超风！”

梅超风坐在地下，右手扼在郭靖颈中，左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十余年来遍找不见的杀夫仇人忽然自行送上门来，“是贼汉子地下有灵，将杀了他的仇人引到我手中吗？”一霎时心中喜不自胜，却又悲不自胜，一生往事，斗然间纷至沓来，一幕幕在心头闪过：

“我本来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整天戏耍，父母当作心肝宝贝的爱怜，那时我名字叫作梅若华。不幸父母相继去世，我受着恶人的欺侮折磨。师父黄药师救我到了桃花岛，教我学艺。给我改名叫梅超风，他门下弟子，个个名字中都有个‘风’字。在桃树之下，一个粗眉大眼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，摘了一个鲜红的大桃子给我吃。那是师兄陈玄风。在师父门下，他排行第二，我是第三。我们一起习练武功，他时常教我，待我很好，有时也骂我不用功，但我知道是为了我好。慢慢的大家年纪长大了，我心中有了他，他心中有了我。一个春天的晚上，桃花正开得红艳艳地，在桃树底下，他忽然紧紧抱住了我。”

一阵红潮涌上梅超风的脸，郭靖听得她喘气加剧，又轻轻叹了口气，叹息声却很温柔。

梅超风回忆到陈玄风和自己偷偷结了夫妻，怎样惧怕师父责罚，离岛逃走，丈夫告诉她盗到了半部《九阴真经》。以后是在深山的苦练，可是只练了半年，丈夫便说经上所写的话他再也看不懂了，就是想破了头，也难以明白。

“丈夫当年这样说：‘贼婆娘，《九阴真经》只盗到了下半部，上半部经中扎根基、练内功的秘诀丝毫不知。经上武功属于道家，跟师父所教的完全不同。咱们再也练不下去了，你说怎么办？’我说：‘那有甚么法子？’他说：‘再去桃花岛。’我怎敢再去？我们两人本领再大十倍，也敌不过师父的两根指头。我那贼汉子也是怕得很的，可是眼看着经上各种奇妙的功夫不能练，死了也不能甘心。他决意去盗经，说道：‘要就咱夫妇天下无敌，’

要就你这贼婆娘做寡妇。’我可不作寡妇！要死也死在一起，我们两人甩出了性命再去。

“我们打听到师父为了我们逃走而大发脾气，把众徒弟都挑断了脚筋赶走啦，岛上就只他夫妇二人和几个僮仆。我二人心惊胆战的上了桃花岛。就在那时候，师父的大对头正好找上门来。他二人说的就是《九阴真经》的事，争吵了一会就动上了手。这人是全真教的，说话傻里傻气的，可是武功可也真高，高到了我从来想不到的地步。但师父还是比他胜了一筹。这场比武只瞧得我们魂飞魄散。我悄悄说：‘贼汉子，咱们不成，快逃走罢！’可是他不肯。我们看着师父把那个对头擒住，要他立下毒誓，不得自行离岛逃走。

“我想起师母待我的恩情，想在窗外瞧瞧她，哪知看到的只是一座灵堂，原来师母过世了。我心里很难过，师父师母向来待我很好，师母死了，师父一人寂寞孤零，我实在对不起他，那时候我忍不住哭了，忽然之间，看见灵堂旁边有个一岁大的小女孩儿，坐在椅子上向着我直笑，这女孩儿真像师母，定是她的女儿，难道她是难产死的吗？

“我正在这样想，师父发觉了我们，从灵堂旁飞步出来。啊，我吓得手酸脚软，动弹不得。我听得那女孩儿笑着在叫：‘爸爸，抱！’她笑得像一朵花，张开了双手，扑向师父。这女孩儿救了我们的性命。师父怕她跌下来，伸手抱住了她。贼汉子拉着我飞奔，抢到了船里，海水溅进船舱，我的心还在突突的急跳，好像要从口里冲出来。

“我那贼汉子看了师父这一场大战，从此死了心。他说：‘不但师父的本事咱们没学到一成，就是那个全真教的高手，咱俩又哪里及得上？’我说：‘你懊悔了吗？若是跟着师父，总有一天能学到他的本事。’他说：‘你不懊悔，我也不懊悔。’于是他用自己想出来的法子练功，教我跟着也这么练。他说这法子一定不对，然而也能练成厉害武功。

“我夫妇俩神功初成，横行江湖，得了‘黑风双煞’的浑名。那飞天神龙柯辟那是贼汉子杀的，还是我杀的？可记不清楚了，反正谁杀的都是一样。有一天，我们在一座破庙里练‘摧心掌’，突然四面八方的给数十名好手围住了。领头的是师弟陆乘风。他恼恨为了我们而给师父打断双腿，大举约人，想擒我们去献给师父。这小子定是想重入师门。哼，要擒住‘黑风双煞’，可也没那么容易。我们杀了七八名敌人，突围逃走，可是我也受伤不轻。过不了几个月，忽然发觉全真教的道士也在暗中追踪我们。斗是斗他们不过的，我们结下的冤家实在大多，于是离开了中原，走得远远的，直到了蒙古的大草原。

“我那贼汉子成天担心他那部真经给人盗去。他不许我看。我也不知他藏在甚么地方。‘好罢，贼汉子，我不看就是。’‘贼婆娘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看了一定要练，可是不会道家内功，一定练坏身体。’‘是啦！你还啰唆些甚么？’于是我们继续练‘九阴白骨爪’和‘摧心掌’，他说这两项是外门神功，不会年功也不要紧。

“忽然间，那天夜里在荒山之上，江南七怪围住了我。‘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’我又是疼痛，又是麻痒，我运气抵御毒药，爬在地下，难受得几乎要晕了过去。我没死，可是眼睛瞎了，丈夫死了。那是报应，这柯瞎子，我们曾杀死了他的兄长，弄瞎了他的眼睛。”

梅超风想到这件痛事，双手自然而然的一紧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郭靖左手腕骨如欲断折，暗暗叫苦：“这次一定活不成啦，不知她要用甚么狠毒

法子来杀我？”便道：“喂，我是不想活啦，我求你一件事，请你答允罢。”梅超风冷然道：“你还有事求我？”郭靖道：“是。我身上有好些药，求你行行好，拿去交给城外安寓客栈里的王道长。”

梅超风不答，只是冷冷的瞧着他。郭靖道：“你答应了吗？多谢你！”梅超风道：“多谢甚么？我一生从来不做好事。”

她已记不起这一生中受过多少苦，也记不起杀过多少人，但荒山之夜的情景却记得清清楚楚。“眼前突然黑了，瞧不见半点星星的光。我那贼汉子说：‘我不成啦！真经的秘要是在胸……’这是他最后的话。忽然间大雨倾倒下来，江南七怪猛力向我进攻，我背上中了一掌。这人内劲好大，打得我痛到了骨头里。我抱起了贼汉子的尸体逃下山去，我看不见，可是他们没有追来，真奇怪。啊，雨下得这么大，四下里一定漆黑一团，他们看不见我。”

“我在雨里狂奔。贼汉子的身子起初还是热的，后来渐渐冷了下来，我的心也在跟着他一分一分的冷。我全身发抖，冷得很。“贼汉子，你真的死了吗？你这么厉害的武功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吗？是谁杀了你的？”我拔出了他肚脐中的匕首，鲜血跟着喷出来。那有甚么奇怪？杀了人一定有血，我不知杀过多少人。‘算啦，我也该和贼汉子一起死啦！没人叫他贼汉子，他在阴间可有多冷清！’匕首尖头抵到了舌头底下，那是我的练门所在，忽然间，我摸到了匕首柄上有字，细细的摸，是‘杨康’两字。”

“嗯，杀死他的人叫做杨康。此仇怎能不报？不先杀了这杨康，我怎能死？于是我在贼汉子的胸口掏摸那部真经的秘要，但搜遍了全身，也没摸到一点东西。我非找到不可！我从他头发开始，不漏过一个地方，忽然之间，摸到他胸膛上的皮肉有点古怪。”

她想到这里，喉头不禁发出几下干枯苦涩的笑声。她似乎又回到了荒漠之中，大雨淋得她全身早就湿透了，但她身子忽然火热起来：

“我仔细的摸索，原来他胸口用针刺着细字和图形，原来这就是《九阴真经》的秘要。‘你怕宝经被人盗去，于是刺在身上，将原经烧毁了！’是啊，像师父这般大的本事，真经也会给咱们偷来，谁又保得定没人来偷咱们的呢？你这主意是‘人在经在，人亡经亡’。我用匕首把你胸口的皮肉割下来，嗯，我要把这块皮好好硝制了，别让它腐烂，我永远带在身边，你就永远陪着我。”

“那时候我不伤心啦，忽然之间，我听到有人在哈哈大笑，不过笑得很可怕，原来是我自己在笑。我用双手在地下挖了一个坑，把你埋在里面。你教了我‘九阴白骨爪’的功夫，我就用这功夫来挖坑埋你。我躲在山洞里，只怕给江南七怪找到。现今不是他们对手，等我功夫练成之后，哼，每个人头顶心抓一把。不会道家内功而练这些功夫要伤身子？伤就伤啦，死也不怕，还怕甚么伤不伤的？总之我要练成最厉害的武功。冥冥中真是有天意的，倘若贼汉子不把真经刺在皮肉上，我瞎了眼睛，捧着一部笔墨写的真经又有甚么用？这些年来，他跟我风流快活之时，从来不脱上身衣衫，原来是为了这个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她脸上又火热起来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“甚么都完了，贼汉子，你在阴世也这般念着我吗？你若是娶了个女鬼做老婆，咱们可永远没了没完……”

“过了两天，我肚子很饿，忽然听到大队人马从洞旁经过，说的是大金国的女真话。我出去向他们讨东西吃。带队的王爷见着可怜，就收留了我，

带我到中都王府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位王爷是大金国的六皇子赵王爷。我在后花园给他们扫地，晚上偷偷的练功夫，这样的练了几年，谁也没瞧出来，只当我是个可怜的瞎眼婆子。

“那天晚上，唉，那顽皮的小王爷半夜里到后花园找鸟蛋，他一声不响。我瞧不见他，他却见到了我练银鞭，于是缠着我非教不行。我教了他三招，他一学就会，真是聪明。我教得高兴起来，甚么功夫也传了他，九阴白骨爪也教，摧心掌也教，只是要他发了重誓，对谁都不许说，连王爷王妃也不能说，只要泄漏一句，我一抓就抓破他天灵盖。小王爷练过别的武功，还着实不低。他说：‘师父，我另外还有一个男师父，这个人不好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你师父。我在他面前，决不显露你教我的功夫。他比你差得远，教的功夫都不管用。’哼，小王爷说话就叫人听着高兴。他那个男师父决非无能之辈，只不过我既不许他向人说跟我学武功，我也就不去查问他旁的师父。

“又过几年，小王爷说，王爷又要去蒙古。我求王爷带我同去，好祭一祭我丈夫的坟。小王爷给我说了，王爷当然答应。王爷宠爱他得很，甚么事都依从他。

“唉，贼汉子埋骨的所在当然找不到啦，他胸口肚子上的肌肤，日日夜夜都贴着我的肌肤，又何必去祭他的坟？我是要找江南七怪报仇。运气真是不好，全真教的七子居然都在蒙古，我眼睛瞧不见，怎能敌他们七人？那丹阳子马钰的内功实在了不起，他说话一点不使力，声音却送得这么远。

“去蒙古总算没白走，那马钰被我劈头一问，胡里胡涂的传了我一句内功真诀，回到王府之后，我打了地洞再练苦功。唉，这内功没人指点真是不成。两天之前，我强修猛练，凭着一股刚劲急冲，突然间一股气到了丹田之后再回不上来，下半身就此动弹不得了。我不许小王爷来找我，他又怎知我练功走了火？要不是这姓郭的小子闯进来，我准要饿死在这地洞里了。哼，那是贼汉子的鬼魂勾他来的，叫他来救我，叫我杀了他给贼汉子报仇。啊，哈哈，哈哈！啊，哈哈，哈，嘿嘿，哼，哈哈！”

梅超风大声狂笑，身子乱颤，右手突然使劲，在郭靖头颈中扼了下去。郭靖到了生死关头，反手顶住她的手腕，用力向外撑持。他得了马钰玄门正宗的真传，数年修习，内力已是不弱。梅超风猛扼不入，右手反被他撑了开去，吃了一惊：“这小子功夫不坏啊！”连击三抓，都被郭靖以掌力化开。梅超风长啸一声，举掌往他顶门拍下，这是她“摧心掌”中的绝招。郭靖功力毕竟和她相差太远，左手又被她牢牢抓住，这一招如何化解得开？只得奋起平生之力，举起右手便挡。

梅超风与他举手相交，只感臂上一震，心念一动，立时收势，寻思：“我修习内功无人指点，以致走火入魔，落得半身不遂。刚才我听他说跟马钰学过全真派内功，便想到要逼他说内功的秘诀，怎么后来只是要杀他为贼汉子报仇，竟把这件大事抛在脑后？幸好这小子还没死。”当下回手又叉住郭靖头颈，说道：“你杀我丈夫，那是不用指望活命的了。不过你如听我话，我让你痛痛快快的死了；要是倔强，我要折磨得你受尽苦楚，先将你一根根手指都咬了下来，慢慢的一根根嚼来吃了。”她行功走火，下身瘫痪后已然饿了几日。真的便想吃郭靖手指，倒也不是空言恫吓。

郭靖打个冷战，瞧着她张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不敢言语。

梅超风问道：“马任教你打坐，姿势怎样？”郭靖心中明白：“原来她想我传她内功。她日后必去害我六位师父。我死就死罢，怎能让她这恶妇再增

功力，害我师父？”当下闭目不答。梅超风左手使劲，郭靖腕上奇痛彻骨，但他早横了心，说道：“你想得内功真传，乘早死了这条心。”

梅超风见他倔强不屈，只得放松了手，柔声道：“我答应你，拿药去交给王处一，救他性命。”郭靖心中一凛：“啊，这是大事。好在她下半身不会动弹，我六位师父也不会怕她。”于是道：“好，你立一个重誓，我就把马道长传我的法门对你说。”

梅超风大喜，说道：“姓郭的……姓郭的臭小子说了全真教内功法门，我梅超风如不将药物送交王处一，教我全身动弹不得，永远受苦。”

这两句话刚说完，忽然左前方十余丈处有人喝骂：“臭小子快钻出来受死！”郭靖听声音正是三头蛟侯通海。另一人道：“这小丫头必定就在左近，放心，她逃不了。”两人一面说一面走远。

郭靖大惊：“原来蓉儿尚未离去，又给他们发现了踪迹。”心念一动，对梅超风道：“你还须答应我一件事，否则任你怎样折磨，我都不说秘诀。”梅超风怒道：“还有甚么事？我不答应。”郭靖道：“我有个好朋友，是个小姑娘。王府中的一群高手正在追她，你必须救她脱险。”

梅超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怎知她在哪里？别啰唆了，快说内功秘诀！”随即手臂加劲。郭靖喉头披扼，气闷异常，却丝毫不屈，说道：“救个救……在你，说……小说……在我。”梅超风无可奈何，说道：“好罢，便依了你，想不到梅超风任性一世，今日受你臭小子摆布。那小姑娘是你的小情人吗？你倒也真多情多义。咱们话说在前头，我只答允救你的小情人脱险，却是没答允饶你性命。”

郭靖听她答应了，心头一喜，提高声音叫道：“蓉儿，到这里来！蓉儿……”刚叫得两声，忽喇一声，黄蓉从他身旁玫瑰花丛中钻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早就在这儿啦！”郭靖大喜道：“蓉儿，快来。她答应救你，别人决不能难为你，”

黄蓉在花丛中听郭靖与梅超风对答已有好一阵子，听他不顾自己性命，却念念不忘于她的安危，心中感激，两滴热泪从脸颊上滚了下来，向梅超风喝道：“梅若华，快放手！”

“梅若华”是梅超风投师之前的本名，江湖上无人知晓，这三字已有数十年没听人叫过，斗然间被人呼了出来，这一惊直是非同小可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黄蓉朗声道：“桃花影落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按玉箫！我姓黄。”

梅超风更加吃惊，只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黄蓉叫道：“你怎样？东海桃花岛的弹指峰、清音洞、绿竹林、试剑亭，你还记得吗？”这些地方都是梅超风学艺时的旧游之地，此时听来，恍若隔世，颤声问道：“桃花岛的黄……黄师傅，是……是……是你甚么人？”

黄蓉道：“好啊！你倒还没忘记我爹爹，他老人家也还没忘记你。他亲自瞧你来啦！”

梅超风一听之下，只想立时转身飞奔而逃，可是脚下哪动得分毫？只吓得魂飞天外，牙齿相击，格格作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黄蓉叫道：“快放开他。”

梅超风忽然想起：“师父立誓不离桃花岛，怎能到这里来？只因如此，我和贼汉子盗了他的《九阴真经》，他才只有干生气，不能出岛追赶。我可莫被人混骗了。”

黄蓉见她迟疑，左足一点，跃起丈余，在半空连转两个圈子，凌空挥掌，

向梅超风当头击到，正是“落英神剑掌”中的一招“江城飞花”，叫道：“这一招我爹爹教过你的，你还没忘记罢？”梅超风听到她空中转身的风声，哪里还有半点疑心，举手轻轻格开，叫道：“师妹，有话好说；师父呢？”黄蓉落下身子，顺手一扯，已把郭靖拉了过来。

原来黄蓉便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独生爱女。她母亲于生她之时适逢一事，心力交瘁，以致难产而死。黄药师又已将所有弟子逐出岛去，岛上就是他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黄药师有“东邪”之号，行事怪僻，常说世上礼法规矩都是狗屁，对女儿又爱逾性命，自然从不稍加管束，以致把这个女儿惯得骄纵异常。她人虽聪明，学武却不肯专心，父亲所精的甚么阴阳五行、算经术数，她竟是样样要学，加以年龄尚幼，是以尽管父亲是一代宗主，武功已臻出神入化之境，她却只不过是初窥桃花岛武学的门径而已。

这天她在岛上游玩，来到父亲囚禁敌人的山洞门口，寂寞之中，和那人说起话来。谈了半天，但觉那人言语有趣之极，以后时时去找他说话解闷，不久便给黄药师知道了，狠狠责备了一顿。黄蓉从没给父亲这般严厉的责骂过，心中气苦，刁蛮脾气发作，竟乘了小船逃出桃花岛，自怜无人爱惜，便刻意扮成个贫苦少年，四处浪荡，心中其实是在跟父亲斗气：“你既不爱我，我便做个天下最可怜的小叫化罢了！”

“不料在张家口无意间遇到郭靖，初时她在酒楼胡乱花钱，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。哪知他浑不在意，言谈投机，一见如故，竟然便解衣赠马，关切备至。她正凄苦寂寞，蒙他如此坦诚相待，自是心中感激，两人结为知交。

黄蓉曾听父亲详细说起陈玄风、梅超风的往事，因此知道梅超风的闺名，至于“桃花影落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按玉箫”两句，是她桃花岛试剑亭中的一副对联，其中包含着黄药师的两门得意武功，凡桃花岛弟子是没有人不知的。她自知武功远不是梅超风的敌手，是以谎称父亲到来。梅超风果然在一吓之下放了郭靖。

梅超风心想：“师父竟然到此，不知他要如何处死我？”想起黄药师生性之酷、手段之辣，不禁脸如上色，全身簌簌而抖，似乎见到黄药师脸色严峻，已站在身前，不由得全身酸软，似已武功全失，伏在地下，颤声道：“弟子罪该万死，只求师父可怜弟子双目已盲，半身残废，从宽赐死。弟子对不起您老人家，当真是猪狗不如。”想到黄药师以往对待自己的恩义，突然间一番惧怕之心变作了满腔惭愧之意，说道：“不，师父不必从宽处死，你罚我越严越好。”

郭靖每次和她相遇，总是见她犹如凶神恶煞一般，纵然大敌当前，在悬崖之上落入重围，仍是行若无事，然而一听黄蓉提起她爹爹，竟然吓成这个样子，心中大感奇怪。

黄蓉暗暗好笑，一拉郭靖的手，向墙外指了指。两人正想跃墙逃出，突然身后一声清啸，一人长笑而来，手摇折扇，笑道：“女孩儿，我可不再上你的当啦。”

黄蓉见是欧阳克，知他武功了得，既给他见到了，那可难以脱身，当即转头对梅超风道：“梅师妹，爹爹最肯听我的话，待会我替你求情。你先立几件功劳，爹爹必能饶你。”梅超风道：“立甚么功？”黄蓉道：“有坏人要欺侮我，我假装敌不过，你便给我打发了。爹爹一会就来，见到你帮我，必定喜欢。”梅超风听小师妹肯为她向爹爹求情，登时精神大振。说话之间，

欧阳克也已带了四名姬妾来到眼前。

黄蓉拉了郭靖躲向梅超风身后，只待她与欧阳克动上了手，便即乘机溜走。

欧阳克见梅超风坐在地下，披头散发，全身黑黝黝的一团，哪把她放在心上，折扇轻挥，径行上前来拿黄蓉，突然间劲风袭胸，忽见地下那婆子伸手抓来，这一抓劲势之凌厉实是生平未遇，大骇之下，忙伸扇往她腕骨击去，同时急跃闪避，只听得嗤，喀喇，啊啊啊啊数声连响。欧阳克衣襟撕下了一大片，扇子折为两截，四名姬妾倒在地下。他一眼看去，四女尽数毙命，每人天灵盖上中了一抓，头顶鲜血和脑浆从五个指孔中涌出。敌人出手之快速狠毒，真是罕见罕闻。

欧阳克惊怒交集，眼见这婆子坐着不动，似乎半身不遂，怯意登减，当即展开家传的“神驼雪山掌”，身形飘忽，出掌进攻。梅超风十指尖利，每一抓出，都挟着嗤嗤劲风，欧阳克怎敢欺近身去？

黄蓉拉了郭靖正待要走，忽听身后哇哇狂吼，侯通海双拳打来。黄蓉身子略偏，侯通海眼见即可打到她肩头，正自大喜，总算脑筋还不算钝得到家，猛地想起她身穿软猬甲利器，大叫一声，双拳急缩，拍拍两响，刚好打在自己额头的三个肉瘤之上，只痛得哇哇大叫，哪里还有余裕变招去拉她头发？

片刻之间，沙通天、梁子翁、彭连虎诸人先后赶到。

梁子翁见欧阳克连遇险招，一件长袍被对手撕得稀烂，已知这女子便是地洞中扮鬼的婆娘，怒叫一声，上前夹攻。沙通天等见梅超风出手狠辣，都感骇然，守在近旁，俟机而动。均想：“甚么地方忽然钻出来这个武功高强的婆娘？”彭连虎看得数招，失声道：“是黑风双煞！”

黄蓉仗着身子灵便，东一躲，西一闪，侯通海哪里抓得到她头发？黄蓉见他手指不住抓向她头顶，一转念间已明白了他用意，矮身往玫瑰丛后一躲，反过手臂，将蛾眉钢刺从脑后插入了头舍，探头出来，叫道：“我在这里！”侯通海大喜，一把往她头顶抓去，叫道：“这可抓住了你这臭小……啊哟，啊哟！师哥，臭小子头上也生刺……刺猬！”手掌心被蛾眉钢刺对穿而过，只痛得双脚大跳。黄蓉笑道：“你头上三只角，斗不过我头上一只角，咱们再来！”侯通海叫道：“不来了，不再来！”沙通天斥道：“别嚷嚷的！”忙赶过去相助。

这时梅超风在两名高手夹击之下渐感支持不住，忽地回臂抓住郭靖背心，叫道：“抱着我腿。”郭靖不明其意，但想现下她和我们共抗强敌，且依她之言便了，当即俯身抱住她两腿。

梅超风左手挡开欧阳克攻来的一掌，右手向梁子翁发出一抓，向郭靖道：“抱起我追那姓梁的！”郭靖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她身子不能移动，要我帮手。”于是抱起梅超风放在肩头，依着她口中指示，前趋后避，迎击敌人。他轻身功夫本就不弱，梅超风身子又不甚重，放在肩头，浑不减他趋退闪跃之灵。梅超风凌空下击，立占上风。

梅超风念念不忘内功秘诀，一面迎敌，一面问道：“修练内功时姿势怎样？”郭靖道：“盘膝而坐，五心向天。”梅超风道：“甚么是五心向天？”郭靖道：“双手掌心、双足掌心、头顶心，是为五心。”梅超风大喜，精神为之大振，刷的一声，梁子翁肩头已着，登时鲜血迸现，急忙跃开。

郭靖上前追赶，忽见鬼门龙王沙通天踏步上前，帮同师弟擒拿黄蓉，心里一惊，忙拥着梅超风飞步过去，叫道：“先打发了这两个！”

梅超风左臂伸出，往侯通海身后抓去。侯通海身子急缩，让开一尺。岂知梅超风的手臂竟能在瞬息之间暴伸暴缩，直如通臂猿猴一般，侯通海缩得虽快，她手臂跟着前伸，已抓住他后心提起，右手手指疾往他天灵盖插下。侯通海全身麻软，动弹不得，大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，我投降了！”

